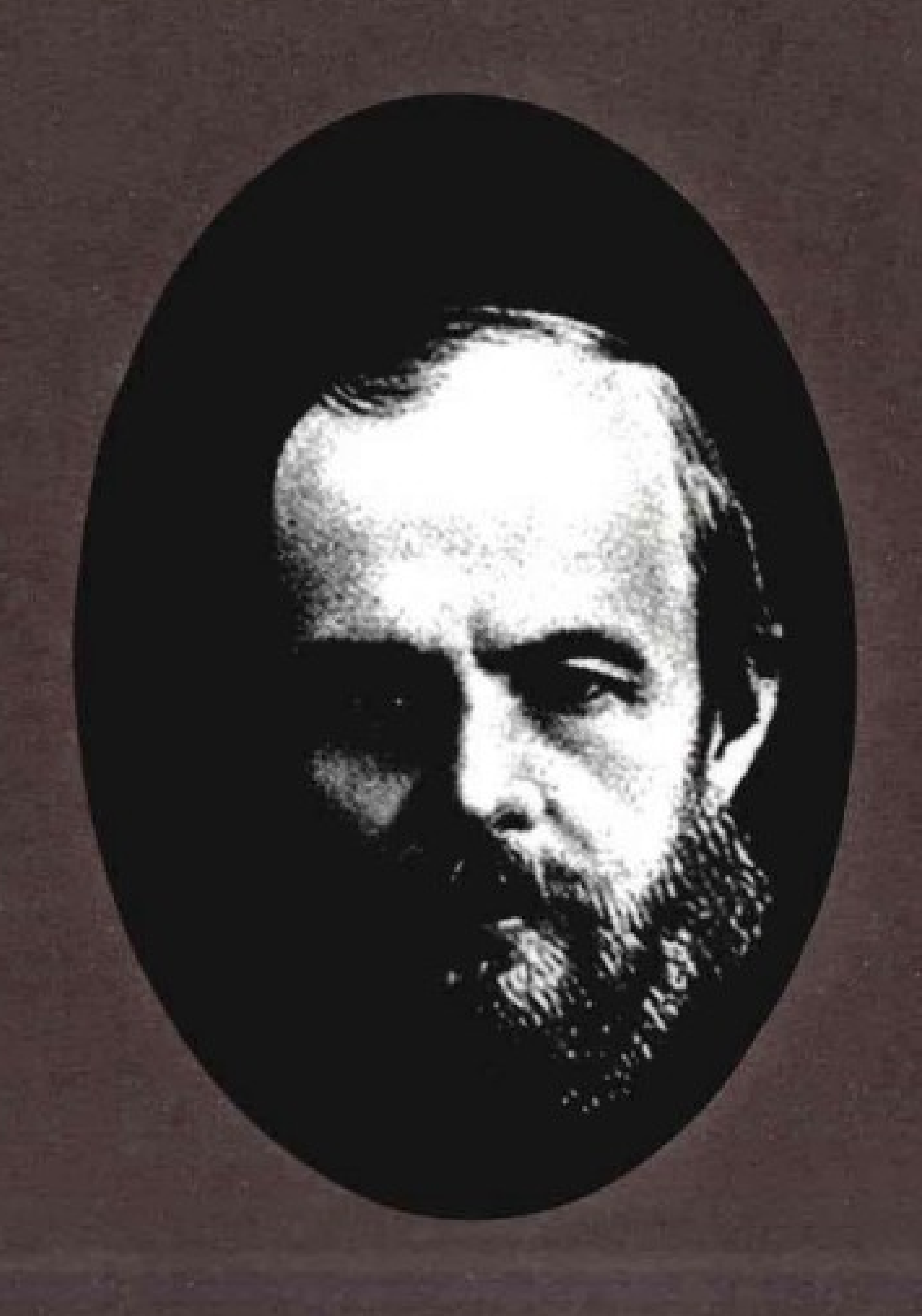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罪与罚 [下]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34-7434-5


定价 41.00 元（上、下）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罪与罚[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第四部

第一章

“难道这还是在做梦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道。他谨慎而又狐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

“斯维德里盖洛夫？真是胡扯！不可能!”他终于大声叫起来，感到困惑不解。

看来，这位客人对他的叫嚷丝毫不觉得惊奇。

“我前来拜访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想见见您本人，因为我久闻您的大名，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趣闻和美谈；第二，我希望您或许不会拒绝帮助我处理一件与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您的推荐，她出于成见是不会见我的，反之，如果有您的帮助，我就能指望……”

“没什么可指望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请问，她们不是昨天才到的吗?”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回答。

“是昨天才到的，我知道；我自己也不过是前天才到的。好吧，在这件事上，我有话要对您说，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认为没有必要替自己辩护，但是请允许我申述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不抱偏见，公正地进行评判，在这件事中，在所有这

一切当中，我真的有什么罪过吗?”

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一声不吭地端详着他。

“说我在自己家里折磨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用自己卑鄙下流的求婚侮辱了她’,是这样吗(我自己先说了吧)?要知道,您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我也是人,et nihil humanum①……总之，我也会受到诱惑，也会落入情网（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所能控制的），那么，一切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那么问题在于：我是个恶棍呢，或者本人就是牺牲品？万一我是个牺牲品呢？要知道，当我要意中人与我一起跑往美国或瑞士的时候，我兴许是出于真心实意,由衷地希望创造两人的共同幸福呢！……要知道，理智总是屈从于情感的；这样我可能受害更大呢！……”

“根本不是这么个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就是叫人讨厌，不管您做得对还是不对。她们就是不想与您交往，会把您赶出去的，您走吧！……”

斯维德里盖洛夫冷不丁地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您……不过您是不会上当的!”他坦诚无忌地大笑着说道，“我本想施点诡计，但没成，让您一下子就识破了!”

“您此刻还在继续要诡计。”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斯维德里盖洛夫毫无顾忌地大笑着，一边重复地说道，“要知道，这就是所谓的 bonne guerre②，是满可接受的诡计呢！……不过您还是打断了我的话；不管怎样，我还要强调一下：倘若花园里不出那件事，那就不

---

① 拉丁文:人所具有的……这是套用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1世纪)的剧本《自责者》中的一句名言:“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

② 法文：诚实的斗争。

会有任何的麻烦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

“听说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也是被您害死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您也听说了此事?其实,怎么会没听说呢……嗯,对您的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虽然在这件事上我可是完全问心无愧的。也就是说,您别以为我还有什么可提心吊胆的,因为一切都是严格照章办理,一切弄得准确无误:医生检查是中风,其原因是饱餐并喝了差不多一瓶酒以后马上洗澡所致。其实医生也不可能发现别的什么原因……倒是我曾暗自揣摩过此事,尤其是在途中,坐在火车里的时候:难道是我给了精神上的刺激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促成了这一……悲剧的发生?但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完全不可能。”

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

“何必如此惴惴不安呢!”

“那您笑什么呢?您想一想,我只用小鞭子抽了她两下,连印迹都没留下……请别把我看做无耻之徒,要知道,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么干是卑鄙的,还有些事也是这样。但是我也同样明确地知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准是喜欢我的这种多情。令妹的事几乎是了结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不得不待在家里已有两天多,她没有什么理由再去城里;她和她那封信,已经使所有人都感到了厌烦(您听说她念那信的事了吗)。这突如其来的两鞭子仿佛从天而降!她立刻吩咐套上马车!……我现在且不说女人有时非常非常喜欢受到点屈辱,尽管表面上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所有的人都有过这种情况。您是否注意到,一般来说,人甚至都喜欢受到些屈辱?尤其是女人。甚至可以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感到乐趣。”

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打算起身一走了之,结束这一场见面。

然而，某种好奇心，甚至还有某种企图，又使他暂时留了下来。

“您喜欢打架吗?”他心不在焉地问道。

“不，不是非常喜欢，”斯维德里盖洛夫平静地回答说，“我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几乎从来没打过架。我们生活得非常和睦，她对我一直很满意。在我们婚后的整整七年中，我只用过两次鞭子（如果不算第三次，其实那一次的事很难说清)：第一次在我们结婚两个月后刚到乡下时发生的。这一次就是最后的一次。可您还以为我是个恶棍，是个顽固分子，是个农奴制的拥护者？嘿嘿……顺便问一句，您是否记得，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几年前在那声誉良好的广开言路的时期，我们这里人们和各家报刊都纷纷谴责一个贵族，[1] 我忘记了他的姓名！弄得他声名狼藉，因为他在火车上打了一个德国女人，您是否记得此事？就在那一年，好像还有一个《〈世纪〉杂志的丑闻》[2]（嗯，当众朗诵《埃及之夜》，还记得吗？黑幽幽的眼睛！啊，你在哪儿，我们青春的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对殴打德国女人的那位先生并不很同情，因为事实上……有什么可同情的呢！但是，我同时又不能不说，有时真有这种令人火冒三丈的

---

① 这话是斯维德里盖洛夫讽刺19世纪60年代初期自由派报刊。当时报上曾揭露地主A. П. 科兹利亚伊诺夫在火车上殴打一个乘车的德国女人。此事引起社会关注，报刊上出现激烈争论。作者主办的《时代》也参加揭露和讨论。

② 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宣扬者，《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米·拉·米哈伊洛夫的一篇著名文章的标题。文章愤怒抨击了巴·伊·魏因贝格发表在《世纪》周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小品文讽刺一个小官吏的太太在一次晚会上当众朗诵普希金长诗《埃及之夜》是放荡的、不知羞耻的行为。米哈伊洛夫这篇批判文章得到了当时所有进步报刊的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与了与魏因贝格的论战。

‘德国女人’，我觉得，没有哪一个进步人士能管住自己不动手。当时谁也没有从这一点上去看这事，其实这个观点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观点，确实如此！”

说完这番话，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又一次大笑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明白了，这是一个打定了主意的人，又很有心计。

“您是几天没同人说话了吧？”他问道。

“差不多吧。怎么，您或许觉得奇怪，我这个人怎么这样随和？”

“不，我是对您太过于随和感到惊奇。”

“是不是由于我对您提出无礼的问题并不恼怒？是不是这样？是啊……有什么可恼怒的呢？问什么，就答什么呗，”他露出一副古怪的、天真无邪的表情补充说，“要说，我可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真的，”他若有所思地接着往下说，“尤其是现在，我无所事事……您可能认为，我巴结您是别有用心的，更何况我自己也说过，我有件事关系到令妹。但是，我要坦率地告诉您，我真是百无聊赖！尤其是这三天，所以见到您我甚至很高兴……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知何故我觉得您这个人非常与众不同。不管您怎样掩饰，您心事重重，就是现在；倒不是说此时此刻，而是指目前状况……好吧，好吧，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别愁眉苦脸的！要知道，我并不是像您想象中的那么蠢。”

拉斯柯尔尼科夫脸色阴沉地望了他一眼。

“或许，您一点儿都不蠢，”他说，“我甚至觉得您非常善于交际，或者说至少善于在适当的场合表现得像个正人君子。”

“要知道，我对任何人的看法都不特别在乎。”斯维德里盖洛夫口气冷淡，并似乎有点傲慢地回答道，“正因如此，我干吗不当一回庸俗凡人呢，况且我们的气候非常有利于这种庸俗

之辈的产生……尤其是一个人天生就有这种倾向的话。”他补充了一句，再次大笑起来。

“不过，我听说您在此地有许多熟人，您可谓是个‘交游很广的人’。要不是别有目的，您这时怎么会需要我呢？”

“您说得不错，我有一些熟人，”斯维德里盖洛夫回避主要的问题，顺着话头附和着说道，“我见到过他们了，要知道我已闲逛了两天多啦；我认出了他们，他们好像也认出了我。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穿着体面，不算个穷光蛋；要知道农民改革并没有危及到我们，还有树林和牧场，我们的收入也没损失。① 然而……我是不会去找他们的；我早就讨厌他们了，所以闲荡了两天，也没有去找任何人聊聊……这里还算是座城市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造出这样的城市来，请您说说看！一座满是公务员和各式各样的学生的城市！② 说实在的，过去，八年前我在这里消磨时光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许多事情……真的，我现在只是指望着解剖学了！”

“指望什么解剖学？”

“至于那些俱乐部、迪索餐馆③，你们的普安特④，或者还有那些文明的场所——哼，没有我们去还不是照样生意兴隆，”

---

① 这是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改革后划分地界，把好地留给了地主，故说“没有危及”。

②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的一贯看法。他不时称彼得堡为“幻想的”、“不现实”的城市，认为它是彼得大帝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它破坏了人民在东正教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亲切关系，又促使人民与知识分子的隔阂。这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改革的看法。

③ 迪索是彼得堡一家著名餐馆的老板，这家餐馆坐落在大滨海街（今赫尔岑大街）上，是上流社会人士常去的地方。

④ 法语 pointe 的音译，原意为“点”。这里指彼得堡叶拉金岛的一端，当时是一处游艺场所。

他又一次牛头不对马嘴地接着往下说，“再说哪有兴致去做赌徒呢？”

“您还是个赌徒呢？”

“怎么不是呢？八年前，我们有整整一大帮人，都是些最体面的人，一起消磨时光；您要知道，都是些举止文雅的绅士，有诗人，有产业家。总之，在我们俄国的社交界里，那些举止最文雅的人往往是遭到抨击的人，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要知道，我如今是在乡下堕落了。那时我欠了内津的一个希腊人的债，被判入狱。就在那时我遇到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她跟那人讨价还价，花了三万银币把我赎了出来（我总共欠了七万银币）。我跟她正式结了婚，她立刻把我当宝贝似的带到她的农庄里。要知道，她比我大五岁。她非常爱我。七年来我从未离开过农庄。您要注意，她生前一直持有一张对我不利的，以别人名义出借的三万银币的借条，因此，一旦我要反抗，我就会立即身陷囹圄！她会这么做的。要知道，在女人身上爱与恨是并存的。”

“假如没有这张借条，您会离开她吗？”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您。这张借条几乎并没有使我感到什么束缚。我哪儿也不想去，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看到我寂寞无聊，有两次亲自要我出国去玩玩。那又怎么样！我去过国外，但在那里总感到不舒服。我也说不出因为什么，哪怕是旭日初升，观望那不勒斯海湾和大海，不知怎地都会有一阵惆怅。最令人讨厌的是，确实能勾引起你对什么事情的忧愁！不，还是在祖国更好些：至少在这里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为自己开脱。或许我此刻应该去北极探险，① 因为 jai le

① 据报纸报道，1865 年俄国正筹备组织一支北极探险队。

vin mauvais[①]，我讨厌喝酒，但不喝酒又能干些什么呢。我也尝试过。听说，星期天在尤苏波夫花园里，别格尔[②]将乘坐一只大气球飞行，并出钱邀请同行者，是真的吗？”

“怎么，您会乘气球去飞行吗？”

“我？不……随便问问而已……”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确实陷入沉思似的，嗫嚅地说道。

“他怎么，真的是这样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思忖着。

“不，借条并没有束缚我，”斯维德里盖洛夫沉思着，继续往下说，“是我自己不愿离开农村。再说大约一年前，在我的命名日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把这张借条还给了我，同时还送给我一大笔钱。要知道，她非常富有。‘您瞧，我是多么信任您，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真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您不相信她会这么说？要知道，我已经成了一个规矩的庄园主，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我。我甚至还订购了书籍。玛尔法·彼得罗芙娜起初还夸奖我，后来则担心我看书太多累坏了身子。”

“您似乎还很怀念玛尔法·彼得罗芙娜？”

“我？或许是这样的吧。说真的，或许是这样的吧。顺便问一句，您相信有鬼魂吗？”

“怎样的鬼魂？”

“当然是普通的鬼魂啰，还有什么样的！”

“那您相信吗？”

“相信，也不相信，pour vous plaire[③]……也就是说，不

---

① 法文：我喝醉时，样子很难看。
② 游艺场的老板，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著名航空家。
③ 法文：为了投您所好。

是完全不信……”

“鬼魂出现了，还是怎么啦?”

斯维德里盖洛夫有些异样地望了他一眼。

“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不时来访,”他嘴一撇，露出有点儿古怪的笑容说道。

“怎么不时来访?”

“已经来过三次了。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下葬的那一天，在我离开墓地后一小时。这是我动身来这儿的前一天。第二次是在前天，在路上，黎明时分，在小维谢尔车站里。而第三次则是在两个小时前，在我现在落脚的房子里，就我一个人在。”

“不是在做梦?”

“完全不是。所有这三次都是醒着的时候。她来了，说上几句话，便朝门外走去，每一次都是朝门外走。甚至好像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不知怎的我一直在想，您一定是经常遇到这种事!”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开口说道，同时又因自己的这番话而感到大吃一惊。他非常激动。

“真的?您是这样想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惊讶地问道，“难道是真的?嗯，我是不是说过，我们两人之间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啊?”

“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很激动又毫不客气地回答道。

“我没说过?”

“没有!”

“我觉得我说过了。刚才我进来时，看见您闭着眼睛躺着，佯装睡着的样子，我便立即对自己说：‘正是这个人!’”

“正是这个人——是什么意思?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拉

斯柯尔尼科夫大叫起来。

“什么意思？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斯维德里盖洛夫支支吾吾地坦诚说道，自己也觉得有点儿糊涂。

他俩沉默了片刻，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

“全是一派胡言！”拉斯柯尔尼科夫恼怒地嚷道，“她来的时候，对您说了些什么？”

“她？您想不到，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我这人也真叫怪，这竟使我大为恼火。第一次，她走了进来（您也知道，我已经疲惫不堪啦。举行葬礼，安灵祷告，然后举办葬后宴，终于剩我一人独自待在书房里，抽起了雪茄烟，陷入了沉思），她走进了门，说：‘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今天您忙了一天，忘记了给饭厅里的钟上发条啦’。说实在的，这七年来，我每个星期总是亲自给这只钟上发条的，而且要是忘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她也会提醒我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到这儿来了。黎明时，我走进了车站，由于夜里我只打了个瞌睡，精神委靡，睡眼惺忪，我便要了杯咖啡；我突然看见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我身旁坐了下来，手里还拿着一副纸牌：‘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要不要为您的出行卜上一卦？’她精通占卦术。嘿，我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先卜上一卦！我吓得赶紧跑开了。就在这时，正好上车的铃声响了。今天，我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了一顿糟糕透顶的饭后，肚子胀鼓鼓地坐着抽烟，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突然又出现了。她打扮得非常漂亮，身穿一件崭新的绿色绸缎做的连衣裙，裙摆拖到地上。‘您好，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您喜欢我的这件连衣裙吗？阿尼西卡做不出这种式样。’（阿尼西卡是我们村子里的女裁缝，出身于农奴家庭，在莫斯科学过手艺，是个不错的姑娘。）她站在我的面前，转动着身子。我打量了她的连衣裙，然后又仔细地瞧了瞧她的脸。

‘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我说道，‘您可真乐意为这点琐事来找我，为这个操心。’‘哎呀，天哪，我的老爷，还不能打搅您一下呀！’我想捉弄一下她，便对她说道：‘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我想结婚。’‘您可别这么做，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您刚刚埋葬了妻子，马上就又结婚，那对您来说，可不是很光彩的。哪怕您选中了一个很好的未婚妻，但我知道，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您自己，都是不很光彩的，这只会成为那些善良的人们的笑料。’说着她突然走了出去，裙摆仿佛都在窸窣作响。这简直是瞎扯蛋吧，啊？”

“其实，您这可能全是胡编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应声答道。

“我很少瞎说，”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他问得那么唐突无礼。

“过去，在这以前，您从未见过鬼魂吗？”

“嗯……不，见到过，一生中只有一次，在六年前。菲利加是我家的一个家仆，刚刚把他埋葬了，可我却忘了此事，大声叫道：‘菲利加，拿烟斗来！’他走了进来，径直朝我那放烟斗的架子走去。我坐着，心里琢磨着：‘这是他对我的报复，’因为就在死前不久，我们还狠狠地大吵了一场。‘你怎么敢穿着胳膊肘带窟窿的衣服到我这儿来，’我说道，‘滚，浑蛋！’他转身走了，再也没有来过。那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我曾想为他举行一场追荐仪式①，因为我于心有愧。”

“您应该去看医生。”

---

① 基督教中在死者遗体旁，或在忌日（生日）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我有病，这一点用不着您提醒，我自己心里明白，尽管我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据我看来，我的身体或许要比您的身体强上五倍。刚才我不是问您是否相信鬼魂会出现，而是问您是否相信有鬼魂。”

“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有点儿恶狠狠地叫道。

“要知道，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微低着脑袋，眼瞧着一旁，“人们说：‘你有病，因此你见到的都是并不存在的幻觉，’但这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只有病人才能看见鬼魂，我同意这一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只不过说明：除了病人谁也看不见鬼魂；但却不能证明鬼魂本身不存在。”

“当然是不存在的！”愤怒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口咬定说。

“不存在？您是这样认为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慢腾腾地瞧了他一眼，接着往下说，“然而，能不能这样认为（请您指教）：‘鬼魂——不妨说另一些世界的小块和碎片，是它们的基础。当然啰，健康的人用不着看见他们，因为健康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尘世间的人，所以他们为了生活美满和井然有序，只应过这种尘世的生活。然而，人一旦生点儿病，正常机体遭到点儿破坏，那他接触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就立即产生了。而一个人病得越重，他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就越多；所以等他一死，便径直跨入另一个世界了。’我早已得出了这个结论。如果您相信有来世的话，那么您就会相信这个结论。”

“我不信有来世，”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

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坐着。

“可如果那里只有蜘蛛或者类似的东西呢，”他突然说道。

“这人是发疯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暗自思忖着。

“我们总觉得永恒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思想，是某种庞然大物！为什么一定是个庞然大物呢？突然间，您瞧，它并非庞然大物，却是一间小房子，像乡下被熏得漆黑的澡堂，屋里各个角落都爬满了蜘蛛，这也就是整个的永恒。您要知道，我有时正是这样感觉的。”

“难道，难道您就想不出比这更加令人宽慰、更加公平的东西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带着一种病态的感受大叫起来。

“更加公平？凭什么知道呢？或许这就是公平的，我一定会故意去这样干！”斯维德里盖洛夫似笑非笑地回答道。

听到这一番胡搅蛮缠的回答，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感到浑身发冷。斯维德里盖洛夫抬起头，凝视着他，突然又哈哈大笑起来。

“不，您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叫嚷着，“半小时前，我俩彼此还不相识，视为仇敌，我们之间还有一件未了结的事；可我们却抛开正事不谈，扯到什么玄虚的地方去了！嗯，我俩是一丘之貉，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劳驾，”拉斯柯尔尼科夫愤愤地接过话头，“烦请尽快赐教，为什么光临寒舍……而且……而且……我非常忙，没有时间，我要外出……”

“好吧，好吧。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要嫁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先生吗？”

“是否可以不谈舍妹的事，也别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都弄不明白，如果您确实是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您怎么敢在我的面前提到她的名字呢？”

“而我正是来谈她的事，怎能不提她的名字呢？”

“好吧，您说吧，但要快些！”

“我相信，要是您见过这位卢仁先生，我妻子的亲戚，哪

怕只有半小时，或者听到过有关他的真实准确的情况，那您一定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他配不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据我看来，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在这件事上是为了……为了自己的家庭而牺牲自己，很慷慨，却是失策的。根据我所听到的有关您的情况看来，我觉得，如果这个婚约能够解除而不损害令妹利益，您会满意的。现在，在我亲自了解了您以后，我甚至对此确信不疑了。”

“从您这方面说，所有这一切是过分天真了，请原谅，我想说是厚颜无耻，”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

“您是想说我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别担心，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倘若我真为了私利，我就不会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了，要知道我可绝不是个傻瓜。就此我得向您坦白一件心理上的怪事。刚才我还为自己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爱慕之情辩解，说自己才是一个牺牲品。可您要知道，现在我却感觉不到这种爱慕之情了，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我的确是有过某种感受……”

“因为你无聊和放荡，”拉斯柯尔尼科夫插嘴说。

“是的，我是个放荡和无聊的人。可令妹有那么多长处，我总不可能不受点儿影响吧。不过这一切已是无关紧要了，现在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您早就看出来了吗？”

“我早有察觉，不过彻底地明白是在前天，差不多在刚到彼得堡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打算来向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求婚，与卢仁先生竞争一番哩。”

“恕我打断您的话，您是否能简短些，直截说出来意。我很忙，要外出……”

“非常乐意遵命。我到这儿以后，现在决定做一次……远

行，想先做些必要的安排。我的孩子们寄养在他们的姨妈家里；他们都很富有，也不需要我亲自照顾。再说，我算不上什么好父亲！我只拿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一年前送给我的那笔钱，够我用的了。对不起，我立刻言归正传。在我可能做的这次远行之前，我打算把卢仁先生的事做个了结。倒不是我特别无法容忍他，但正因为他我才跟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大吵了一架，当我听说这门婚事是她牵的线时。我现在希望能通过您的帮助，见一见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最好当着您的面告诉她：首先，她从卢仁先生那儿不但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定会受到明显的损害；其次，对不久前的一切不快请她原谅，我还要请她允许我送给她一万卢布，以便她更容易解除与卢仁先生的婚约。我相信，只要有可能，她是不会反对解除这个婚约的。”

“您确实，确实是疯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叫道，他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惊诧。“您竟敢说这种话！”

“我料到您会大叫起来的；然而，首先，虽说我不富有，但这一万卢布是我闲置的钱，也就是说我完全、完全不需要。如果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不接受，我说不定会胡乱花掉。这是其一。其次，我问心无愧；我出这钱并没有任何的打算。不管您信还是不信，以后您和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会明白的。问题在于，我的确给您这位可敬的妹妹添了麻烦和不愉快，因此我后悔莫及；我不是为了赎罪，也不是对那些不愉快做出补偿，我是真诚希望为她做件好事。因为我总不能只做恶人吧。倘若我的提议哪怕百万分之一是别有用心，那我就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也不会只送一万卢布，因为仅仅在五个星期以前我曾提出要送给她更多的钱。此外，我可能很快就要娶一个年轻的女子，这样一来，有关我对阿芙多季娅·罗曼

诺芙娜存心不良的怀疑自然都会烟消云散。最后我还要说一句：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嫁给卢仁先生，同样也要拿那么一笔钱，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的钱而已……是的，您别发火，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应该心平气和、冷冷静静地考虑一下。”

说这番话时，斯维德里盖洛夫自己显得异常地心平气和，异常冷静。

“请您到此为止吧，”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不管怎样，这是不可饶恕的无礼之举。”

“丝毫不是无礼。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只能以恶相见，为了无聊的陋习也无权为他人做一点儿好事，这是荒唐的。比如说，倘若我死了，在正式的遗嘱上写明这笔钱是留给令妹的，难道她也会拒绝接受吗？”

“非常可能。”

“不会这样。其实，不要就不要，随她的便。只不过在缺钱时，一万卢布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哇。不管怎样，请把这件事转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不，我不会转告的。”

“这样一来，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就不得不自己设法单独见她一面，自然也会打扰她。”

“如果我替您转告，您就不去设法单独见她啦？”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我确实非常想再见她一面。

“别白日做梦。”

“真遗憾。其实，您不了解我。或许我们会十分投机呢。”

“您以为我们会十分投机吗？”

“为什么不呢？”斯维德里盖洛夫笑了一下说，接着站起身拿了帽子，“要知道，我其实并不想打扰您，来这里时我甚至

都没抱什么希望，尽管不久前的早上，您的面容让我大吃一惊……”

“不久前，在早上，您是在哪儿见到我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神色不安地问道。

“偶然见到的……我总觉得，您身上有某种与我相似的东西……别担心，我不会讨人嫌的；我既跟赌徒们相处得不错，也没让斯维尔别伊公爵——我的远亲、一位达官贵人，讨厌我；我还在普利鲁柯娃夫人的纪念册上写上几句有关拉斐尔圣母像[①] 的评语，而且形影不离地与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生活了七年。很久以前我还常在干草市场的维亚泽姆斯基大院[②] 里过夜，或许我还将与别尔格一起乘气球旅行。”

“嗯，好吧。请问，您很快就要远行吗？”

“什么远行？”

“就是那‘远行’啊……是您自己说的。”

“远行？噢，对了！……的确，我是对您说到远行的事……嗯，这个问题牵涉很广……但愿您能知道您在问什么问题！”他添上了一句，突然朗声大笑，“或许，我不是去远行，而是去结婚，有人在给我提亲呢。”

“在这里？”

“是的。”

“怎么这样快呀？”

“不过我非常想见见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我郑重地拜托您。好吧，再见……啊，对呀！我差点儿忘了。请转告令

---

① 指意大利画家拉斐尔（1483—1520）的《西斯廷圣母》。

② 在干草市场附近，是彼得堡最底层人们的栖居场所，有客栈、饭店、酒馆以至妓院等。

妹，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遗嘱中提到送给她三千卢布。这是千真万确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去世前一个星期就立下了这份遗嘱，而且是当着我的面办的。大约两三个星期以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就可以拿到钱了。”

“您说的是真话吗?”

“是真话。请您转告一下。嗯，拜托啦。要知道，我住的地方离您这儿不远。”

斯维德里盖洛夫出去时，在门口与拉祖米欣撞了个满怀。

第 二 章

差不多已经八点钟了，他俩匆匆赶往巴卡列耶夫旅馆，以便抢在卢仁之前到那里。

“喂，这个人是谁?”拉祖米欣一来到街上便问。

“这是斯维德里盖洛夫，就是那个地主，我妹妹在他家当家庭教师时受到过侮辱。由于他纠缠不休，我妹妹被他妻子玛尔法·彼得罗芙娜赶了出来。这个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后来又求杜尼娅宽恕，现在她却突然死去。我们刚才就谈到了她。不知为何，我非常害怕这个人。他在自己妻子的葬礼后，立即来到了这里。他很古怪，决心要干个什么事……他仿佛知道些什么……不能让他接近杜尼娅……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听见了吗?”

“不让他接近！可他会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怎么样呢？嗯，谢谢你，罗佳，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我们一定不能让他接近她！……他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问问？唉！真可惜！不过，我能打听到的!”

“你见过他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沉默了片刻后问道。

“是的，我见过他，而且记得很清楚。”

“你确实见过他？看清楚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固执地问道。

“是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千个人里我也认得出他，我善于记人的面孔。”

又是一阵沉默。

“嗯……是呀，是呀……”拉斯柯尔尼科夫嗫嚅地说，“可你要知道……我还以为……我一直觉得……这或许是幻觉。”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太明白。”

“你们都在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撇着嘴一笑，继续往下说，“我神经错乱了。现在我觉得，或许我真的神经错乱了，我看到的只是幽灵！”

“你说些什么呀?”

“谁知道呢！或许，我的确神经错乱了，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或许全是在我想象之中……”

“哎呀，罗佳！你怎么又心烦意乱啦！……他说了些什么，他来干什么?”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回答，拉祖米欣沉思了片刻。

“好吧，我给你讲一讲情况，”他开始说道，“我来找过你，你还睡着。后来我们去吃了午饭，然后我去找波尔菲里。扎米托夫还在他那里。我本打算开口谈一谈，但没谈成。我仍然无法认真地同他们说这个事。他们似乎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可是他们却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我把波尔菲里叫到窗前，与他谈了起来，但不知为何又毫无结果：他不看我，我也不看他。最后，我在他的面前挥动拳头说，我要像老子打儿子似的狠狠揍他一顿。他只瞧了我一眼。我啐了一口，就走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事干得真蠢。跟扎米托夫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你要知道，我还以为这下子坏了，可下楼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一

个念头：我们何必奔忙呢？倘若你真的有危险，或者有其他什么事，那当然值得。可你能有什么呀！你与此事毫不相干，别去理他们。以后我们甚至还要嘲笑他们，假如我处在你的境地，我还会戏弄他们一番。那他们可就无地自容了！去他们的，将来我们可以揍他们一顿，现在不妨先嘲笑他们！”

“那当然啰！”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可明天你会说什么呢？”他暗自思忖着。说来也奇怪，直到现在他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一旦拉祖米欣知道了真相，他会怎样想！想到这一点，拉斯柯尔尼科夫定睛看了他一眼。对拉祖米欣刚才说的见到波尔菲里的情况，他并不十分关切，须知自那以后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啊！……

在走廊上他们遇到了卢仁，他是八点钟准时到的，正在寻找房间。结果三人一起走了进去，但彼此都没有看一眼，也没有打招呼。两个年轻人先走了进去，而彼得·彼得罗维奇出于礼节，在外间待了一会儿，脱去了大衣。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刻走到门口来迎接他。杜尼娅向哥哥问好。

彼得·彼得罗维奇走进屋来向女士们点头行礼，相当殷勤却又加倍地拿着架子。不过，他看上去仿佛有点惶惑，还不知怎么办好。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同样也显得非常窘迫，赶紧请大家在圆桌旁坐下，桌上的茶炊正在沸腾着。杜尼娅和卢仁面对面地坐在桌子的两边。拉祖米欣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则坐在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对面，拉祖米欣靠近卢仁，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则挨着妹妹。

一阵短暂的沉默。彼得·彼得罗维奇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条香气袭人的麻纱手帕，擤起鼻涕来，那样子活像一个正人君子受到了人格侮辱，坚决要理论一番。还在外间时，他便闪过这样的念头：不脱大衣，立即离开，以此狠狠惩罚一下这两个女

人，让她们立即明白这里的利害关系。然而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再说他这个人凡事不喜欢不清不楚的。这会儿得把一切都搞个水落石出，因为既然他的命令这样公然遭到违抗，那定是事出有因。看来最好先把情况弄清楚，总有机会治她们，反正是攥在他手心里。

“我想你们一路平安吧？”他打着官腔向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

“平安无事，彼得·彼得罗维奇。”

“那太好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不觉得累吧？”

“我年轻，身强力壮，不觉得累。妈妈可累坏了。”杜尼娅回答道。

“有什么办法呢，我国的道路都非常漫长。真可谓‘俄罗斯母亲幅员辽阔……’虽然我很希望能尽快赶来看你们，但昨天却实在走不开。但愿一切都还顺利？”

“啊，不，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们可非常着急，不知所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赶紧用一种异样的语调解释道，“昨天要不是上帝给我们派来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那我们简直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您瞧，这就是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她补充了一句，给卢仁做了介绍。

“那还用说，我有幸……昨天就……”卢仁一边嘟哝着，一边怀着敌意瞟了拉祖米欣一眼，接着皱起眉头一声不吭了。总之，彼得·彼得罗维奇属于这样一类人：表面上待人接物非常殷勤，也特别期望得到别人的奉承，但稍稍不合心意立刻就原形毕露，手足无措，与其说变成一个放荡不羁、哗众取宠的绅士，不如说是笨手笨脚的呆子。又是一阵沉默：拉斯柯尔尼科夫执意不开口，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一时也不愿打破沉默，拉祖米欣则无话可说，因此，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

娜又不安起来。

“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死了，您听说了吗?”她转到自己主要的话题上说起来。

“当然听说了，我最早得到这个消息，现在正是来告诉你们。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安葬妻子以后，也立刻赶到了彼得堡。至少我所获得的最可靠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到彼得堡？到这儿来?”杜涅奇卡惊慌地问道，并与母亲对视了一下。

“正是这样。而且考虑到他匆忙上路，加上先前的一些情况，那么他来是别有用心的。”

“天哪！难道在这儿他也不让杜涅奇卡安宁吗?”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了起来。

“我觉得，不管是您，还是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都不必惊恐不安，当然啰，只要你们自己不愿与他有任何的来往。至于我嘛，我正在留神，在打听他的住处……”

“哎呀，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不会相信，刚才您可把我吓坏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接着说道，“我才见过他两次，可他使我觉得可怕，非常可怕！我相信，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的死与他有关。”

“关于这一点还不能做出结论。我有可靠的消息。我不想争辩，或许他促使事态发展，也就是说，他在精神上施加了折磨；至于这个人的行为以至整个的人品嘛，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有钱，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是否给他留下了财产；这些问题我很快就会弄清楚的。但毫无疑问，在这儿，在彼得堡，他只要有一些钱，就会旧病复发。他是他们那类人中最淫荡好色，最腐化堕落的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不幸爱上了他，并把他从债务中解救出来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八年前还曾在另一个案子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正是由于她大力斡旋并做出牺牲，那桩凶残的、也可以说是离奇的杀人案才刚刚立案就不了了之了，要不然他很有可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啊，天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道。拉斯柯尔尼科夫全神贯注地听着。

“您说，您有这方面的可靠消息，这是真的?”杜尼娅问道，语气严厉，很是认真。

“我说的只是一些私下里从已故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那里听来的事情。应该说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个案子是非常不清楚的。这里以前住着、现在大概还住着一个名叫列斯丽赫的外国女人，又是个兼做其他生意的放小额高利贷者①。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与这位列斯丽赫早就有着某种极其亲切而又暧昧的关系。有个远房亲戚住在她家，大概是侄女，是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十五岁甚至只有十四岁。那个列斯丽赫非常恨她，骂她白吃饭，甚至毒打她。结果发现她吊死在顶楼，法院判定她是自杀。在经过一般的法律程序后，案子就这样了结了。可后来有人告密说，这个孩子……受到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粗暴的凌辱。不过这都是可疑的，告密者是另一个下流而毫无信誉可言的德国女人。结果，由于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出力出钱，这次告密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一切只是传闻而已。不过，这一传闻可是另有深意的。当然啰，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在他们

---

① 在小说手稿中，用的是她的真实姓氏：列伊斯列尔。她实有其人，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主，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和笔记中。——俄编注

那儿同样也听到了一个名叫菲利普[①]的人。他是在六年前，还在农奴制时代，被残酷折磨致死的。”

“恰恰相反，我听说这个菲利普是自杀的。”

“确实如此，然而是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断迫害和处罚逼得他，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促使他走上了自杀这条路。”

“这我不知道，”杜尼娅冷冷地说道，“我只听说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说这个菲利普好像是忧郁病患者，是个什么自己学成的哲人。大家都说他是读书入魔了，说他自杀更多地是由于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的嘲讽，而不是受了他的殴打。我在那里时，他对人非常和蔼可亲，大家甚至都喜欢他，尽管确实因菲利普的死责怪过他。”

“我看出来，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突然要为他辩护了，”卢仁一边说一边撇着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的确，他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又是风流场上的老手，那位死得莫名其妙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就是个可悲的例子。我只想给您和令堂一个劝告，因为毫无疑问他马上会有新的图谋。至于我嘛，我坚信这个人一定又得进债务拘留所。为了子女，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绝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遗产的，即使给他留下些什么的话，那一定也是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只够应付一阵子，像他这种德性的人不够一年用的。”

“彼得·彼得罗维奇，求求您，”杜尼娅说道，“别再提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的事啦。这只能让我烦恼。”

“他刚才去找过我，”拉斯柯尔尼科夫冷不丁地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大家都惊叫起来，所有的人都转过脸去看他。甚至连彼

① 此人上文叫菲利加，此处可能是传闻之误。

得·彼得罗维奇也紧张起来。

“一个半小时前，我正睡着，他走了进来把我叫醒，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拉斯柯尔尼科夫接着往下说，“他态度相当随便，乐乐呵呵的，十分希望我与他交个朋友。与此同时，他多次要求见见你，杜尼娅，他还求我从中促成。他要向你提出一个建议；此事他已告诉了我。此外，他肯定地告诉我说，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在去世前一周立下了遗嘱，留给你杜尼娅三千卢布，你很快就能拿到这笔钱。”

“谢天谢地！”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画着十字，大声叫道，“为她祈祷吧，杜尼娅，祈祷吧！”

“这确实是真的？”卢仁脱口而出。

“那后来呢？”杜尼娅催促说。

“后来他说，他本人没什么钱，所有的田产都分给了现在寄养在姨妈家里的孩子们。接着他又说，他住的地方离我那儿不远，可住在哪里我不知道，也没有问……”

“可是他对杜涅奇卡提了什么建议，什么建议呀？”惊惧不安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道，“他对你说了？”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什么建议？”

“我等一会儿再说。”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再吭声了，眼睛看着自己的那杯茶。

彼得·彼得罗维奇拿出表来，看了一眼。

“我有事必须走了，这样也免得妨碍你们，”他带点揶揄的口吻补充了一句，站起身来。

“别走，彼得·彼得罗维奇，”杜尼娅说道，“您不是打算在这儿待一个晚上嘛。况且您自己还在信中说，想与妈妈谈谈。”

“确实如此，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彼得·彼得罗维奇

重新坐到了椅子上，但手里仍然拿着呢帽，神色庄重地说了起来，“我确实想与您，还有您那可敬的妈妈说说清楚，甚至想说些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就像令兄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出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的某种建议那样，我也不愿意，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谈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况且，我那个最大的最恳切的请求也没得到满足……”

卢仁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神色凛然地收住了话头。

“您不让哥哥参加我们的会面，这个请求没能满足，完全是我的意思，”杜尼娅说，“您来信说，您受到了哥哥的侮辱，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立刻说清楚，你们应该言归于好。要是罗佳真的侮辱了您，那么他应该，也一定会向您道歉。”

彼得·彼得罗维奇顿时装腔作势起来。

“有的侮辱，您就是想忘也忘不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凡事都有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越过，就无法再后退了。”

“我对您说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彼得罗维奇，”杜尼娅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请您弄明白，我们两人的未来现在取决于能否尽快地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顺利和解。我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这个态度，倘若您多少还在乎我的话，那么尽管很为难，这事也必须今天了结。我再对您说一遍，如果哥哥做错了，他会向您赔礼道歉。”

“我真觉得奇怪，您竟然会这样提出问题，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卢仁越来越恼怒了，“我在乎您，也可以说，非常珍视您，但同时我也完全可能不喜欢您家中的某个人。我希望有幸能娶您，但同时我不可能承担我所不同意的义务……”

“啊，别再斤斤计较了，彼得·彼得罗维奇，”杜尼娅有些冲动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应该做一个聪明高尚的人，正如我

一直认为的和希望的那样。我将以身相许，我是您的未婚妻；在这件事上请您相信我，相信我有能力做出公正的判断。至于我来充当评判人这件事，哥哥也像您一样，事先并不知道。收到您的来信后，我请他一定参加我们的会面，但丝毫没有向他透露我的意图。您应该明白，倘若你们不和解，我就不得不在你们两人之中做出选择：或者是您，或者是他，他和您都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不愿意，也不应该做出错误的选择：为了您，我得和哥哥断绝关系；为了哥哥，我得和您断绝关系。我想知道而且现在也能够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哥哥？至于您呢，您是否在乎我，是否珍视我，因此您是不是我的丈夫？”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卢仁傲慢地说道，“鉴于我俩关系中我所处的这种地位，您讲这一番话对我是太意味深长了，说得严重些，甚至是对我的侮辱。更不用说带一种侮辱、莫名其妙地把我与……那个狂妄自大的青年人相提并论，您的话中表明您有可能撕毁您对我许下的婚约。您说：‘或者是您，或者是他？’借此向我表示，我对您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鉴于我们之间既有的关系……和义务，我无法容忍这一点。”

“什么？”杜尼娅一下子火起来，说道，“我是把您的利益视同我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视同迄今为止构成我整个生命的东西，可您却突然抱怨说我认为您微不足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吭，只是嘲讽地冷笑一声。拉祖米欣浑身一颤。而彼得·彼得罗维奇并没有把她的反驳听进去，相反越说越胡搅蛮缠，越说越气愤，仿佛来了兴致。

“爱未来的生活伴侣，爱丈夫，应该超过爱兄长，”他用教训人的口吻说道，“不管怎样，不能把我看成同……尽管我刚才坚持说，令兄在场时我不愿意、也不能说出我来此要说的话，现在却准备请您那位可敬的妈妈解释清楚一个重要的问

题，于我有伤害的问题。令郎，”他转向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昨天当着拉苏德金先生（或许是……对不起，我忘记了您尊姓大名，——他客气地向拉祖米欣点了点头）侮辱了我，因为他歪曲了我那次与您喝咖啡时私下说的一番话，即据我看来，娶一个饱尝了生活艰辛的穷姑娘，要比娶一个过惯富裕生活的姑娘，对夫妻关系更为有益，因为这有益于道德。但令郎故意把这话的含意夸张到了荒诞的地步，怪罪我用心险恶，而且据我看是根据您的来信得出的。如果您，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能够向我证明说不是这样，令我放心，那我会感到很高兴的。请告诉我，您在给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的信中是怎么传达我的话的?”

“我记不得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知所措地回答道，“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写的。我不知道，罗佳是怎么对您说的……或许，他是有点夸张。”

“没有您的暗示，他是无法夸张的。”

“彼得·彼得罗维奇，”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失尊严地说道，“我们到这儿来了，这就足以证明我和杜尼娅并没有恶意曲解您的话。”

“说得对，妈妈!”杜尼娅赞同地附和道。

“您看，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一直在责怪罗佳，而您自己在不久前写的那封信中谈到他时也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鼓起勇气，补充了一句。

“我不记得在信中说过什么与事实不符的话。”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向卢仁转过脸去，毫不客气地说道：“您在信上说，昨天我的钱不是给了被马踩死的人的妻子（尽管我的确是送给她的），而是给了他的女儿（在昨天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她）。您在信中说这番话的用意，就是想挑拨我和亲

人之间的关系，为此您又用恶毒的语言污蔑您并不认识的姑娘的品行。这完全是诽谤，是卑鄙的行为。”

“对不起，先生，”卢仁气得发抖，“我在自己的信中提到您的所作所为，全是应令妹和令尊的请求：她们要我在信中谈谈我是怎样找到您的，您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至于我信中所写的内容，您能找出哪一句是不符合事实的呢，能说您没有乱花钱吗，能说那个家庭里虽然发生了不幸，但没有任何不体面的人吗？”

“照我看来，您本人连同您的全部体面尊严，都抵不上被您向其扔石头[①]的那个不幸姑娘的一个小指头。”

“看来，您已决定让她与令堂、令妹交往？”

“我已经这么做了，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今天我就让她与家母和杜尼娅坐到一起了。”

“罗佳！”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了起来。

杜涅奇卡满脸通红。拉祖米欣皱起了眉头。卢仁讥讽而又傲慢地微微冷笑。

“您自己看到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他说道，“这里可能有和解吗？现在我希望，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就算说清楚了。我这就走，免得妨碍你们一家人愉快的团聚和密谈（他站起身来，拿起了帽子）。但临走我想冒昧地说一句，我希望今后能避免这类的会面，也可以说这类的会面，也可以说这类的妥协。我特别要请求您，最尊敬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注意这一点，况且我的信也是写给您的，而不是写给别

---

①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8章，第3～7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把她打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的什么人。”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有些生气了。

“您好像完全摆布着我们，彼得·彼得罗维奇。杜尼娅已经向您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按照您的愿望办，她是出于好意。而且您给我写信，也像下达命令似的。难道我们就应该把您的每一个愿望都看做命令？我倒要告诉您，现在相反，您应该对我们特别客气些，体谅些，因为我们信任您才丢下了自己的一切来到这里。可见，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也几乎在您的控制之中。”

“您这话说得并不完全正确，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尤其是在此刻，已经宣布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赠送三千卢布的遗嘱。这来得似乎正是时候，从你们对我说话所用的全新语气就看得出来。”他讥讽地补充道。

“从您这话里确实可以看得出，您是指望我们无依无靠，”杜尼娅气愤地指出。

“不过至少现在我无法指望了，而且我特别不愿妨碍你们听取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委托令兄转告的秘密建议，这些建议据我看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能是很愉快的。”

“哎呀，我的天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尖叫道。

拉祖米欣在椅子上坐不住了。

“你现在不羞愧吗，妹妹？”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

“羞愧，罗佳，”杜尼娅说，“彼得·彼得罗维奇，您走吧！”她对他说道，气得脸色煞白。

彼得·彼得罗维奇看来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他太自信了，太相信自己的权利，太相信自己所控制的牺牲品是无依无靠的。此刻，他也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他脸色刷

白，双唇颤抖。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如果我此刻听了您的这句赠言走出这扇门，那请您注意，我是不会再回来的。好好考虑一下吧！我决不食言。”

“真是厚颜无耻！”杜尼娅噌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叫道，“我也不愿意您再回来！”

“什么？原来是这样！”卢仁嚷道，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完全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时变得不知所措。“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您要知道，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我也可能提出异议的。”

“您有什么权利对她这么说！”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激动地说，“您能有什么异议？您有什么权利？哼，我会把我的杜尼娅嫁给您这种人？走吧，彻底离开我们吧，是我们自己不好，干出这种错事，尤其是我……”

“但是，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卢仁狂怒地喊道，“您用许诺来约束我，现在却翻脸不认账了……结果……结果我受骗花了许多钱……”

这最后一句牢骚话完全符合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性格，以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尽管他刚才气得脸色发白，竭力控制住自己。可是，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却怒不可遏：

“花了许多钱？花了什么钱？您不是在说我们的衣箱吧？可这是列车员免费为您托运的呀。天哪，我们约束了您！您好好想一想吧，彼得·彼得罗维奇，是您约束了我们，而不是我们约束您！”

“够了，妈妈，够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央求道，“彼得·彼得罗维奇，请行行好，走吧！”

“我这就走，但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他说道，几乎已经完全失去自制力。“令堂似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决定娶您，可以说是在您名誉扫地，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我为了您不顾社会的舆论，想挽回您的名誉，这样我当然完全、完全可以期望得到报答，甚至可以要求您知恩图报……只是到了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明白，我不顾社会舆论，是一种非常、非常轻率的举动……”

“他太狂啦！”拉祖米欣嚷着，从椅子上霍然站起，准备要教训他一顿。

“您可真是个低贱、狠毒的小人！”杜尼娅说。

“住嘴！住手！”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叫喊，一边阻止拉祖米欣；接着他走到卢仁跟前，几乎紧贴着他：

“请您离开这儿！”他声音不高，一字一顿地说道，“别再开口，否则……”

彼得·彼得罗维奇脸色发青，气歪了脸，瞪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几秒钟，便转身走了。毫无疑问，此时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愤怒和仇恨已是无以复加。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归咎于他一个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下楼时仍然认为，事情或许还远没有失去希望，至于这两个女人嘛，甚至是“完完全全”可以说服的。

第 三 章

关键在于他直到最后一刻都无法想象事情会这样了结。他傲慢到了极点，根本没料到两个贫困无援的女人竟然可能摆脱他的控制。虚荣心，极端的自信或最好称为沾沾自喜，极大地助长了他的这一想法。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从社会底层熬出来的，所以他习惯于近似病态地自我欣赏，在才智和能力方面自视甚高，甚至有时会一个人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然而，在世上他最喜爱最珍重的，是他用劳动和各种手段弄来的金钱：因为金钱能使他跻身于在他之上的人群中。

当彼得·彼得罗维奇刚才痛苦地提醒杜尼娅，他是不顾她声名狼藉决意娶她时，他讲的完全是真心话，甚至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举感到极端愤懑。其实，他在向杜尼娅求婚时，已经完全确信这些谣言是无稽之谈，因为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亲自当众辟谣，全城的人早已不再议论，反而激烈地为杜尼娅辩护。就是现在他本人也不会否认，当时已知事情的真相。虽然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能做出这一决定，能把杜尼娅抬高到自己的地位上，是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他此刻向杜尼娅说的这番话，其实是吐露了自己内心珍视的隐秘思想，他不止一次地欣赏这一想法；他无法理解别人怎么能对他的壮举无动于衷。当

他去拜访拉斯柯尔尼科夫时，感到自己是恩人，准备有人报恩，听到相当悦耳的恭维。如今他下楼时，毫无疑问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壮举没有得到承认。

对他来说，杜尼娅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对他来说，与杜尼娅断绝关系真是不可想象。许久以来，有几年了，他一直梦想着美满的婚姻，他一边攒钱，一边等待时机。在内心深处，他如醉如痴地幻想有这样一位姑娘：她善良而且贫穷（一定要贫穷），年轻而又美貌，气质高雅而又受过教育，胆小怕事而且饱尝困苦，对他俯首帖耳而且终身感恩戴德，只对他一个人百依百顺，佩服得五体投地。工作之余，他耽于这一令人神往的有趣幻想，他在想象中用这个诱人、有趣的题材为自己编造过多少场面，多少甜蜜的情景啊！而此时，这个多年的幻想眼看就要成为现实：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美貌与学识令他惊讶；她的无依无靠尤其使他动心。这甚至比他幻想的还要好：出现了这样一位高傲、有个性、品行端正，学识和修养都高于自己的姑娘（他觉察到了这一点）。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将会因他的壮举终身奴仆般地对他感恩戴德，虔诚地对他俯首帖耳，而他将无限地而又绝对地拥有对她的控制权！……似乎出于巧合，不久前他经过多日的思索和期待，终于做出决定，要彻底改变仕途，扩大业务范围，逐渐跻身于更上层的社会，这是他早就梦寐以求的……总之，他决定在彼得堡试试身手。他知道，靠女人可以赢得“许许多多”东西。一个美貌、贤惠、有教养的女人能为他开拓道路，使他引人注目，博得盛名……然而，如今一切都化为泡影。现在这一意外的难堪的决裂，就像晴天霹雳打得他目瞪口呆。这简直是个可恶的玩笑，荒诞透顶！他只不过举止有些傲慢，甚至还没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不过是开开玩笑，一时冲动，结果竟是这样严重！再说，他甚至

已经照自己的想法爱上了杜尼娅，想象中已经控制了她，岂料……不！明天，明天马上应该恢复原样，挽回和弥补，而主要的是除掉那个妄自尊大、乳臭未干的小子，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卢仁不由自主，同样痛苦地想到了拉祖米欣……不过，这一方面他很快就放心了："还有这个家伙也一起制服！"事实上令他胆战心惊的人，正是那个斯维德里盖洛夫……总之，往后有许多操心的事呢……

"不，是我，主要是我的错！"杜涅奇卡拥抱着母亲，吻着她说，"我贪图他的钱财，但我起誓，哥哥，我没料到他是这么个卑鄙小人。假如从前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我决不会贪图任何东西！别责备我，哥哥！"

"多亏上帝保佑！多亏上帝保佑！"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似乎下意识地嘟哝着，仿佛还没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很高兴，过了五分钟甚至都笑了起来。只有杜涅奇卡偶尔回想发生的事，脸色变得苍白，双眉紧锁。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全没料到自己也会高兴。就在今天早上，她还认为解除与卢仁的婚约是一个可怕的灾难。拉祖米欣却是欣喜若狂。虽说他还不敢完全喜形于色，却像发疟疾似的全身直哆嗦，好像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落了地。现在他已有权为她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帮助她们了……谁知道往下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他更害怕往下想，害怕自己胡思乱想。只有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人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几乎忧心忡忡，甚至心不在焉。是他刚才最坚决地要求卢仁离开，现在却仿佛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杜尼娅不由得想到，他仍然很生她的气，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则胆怯地打量着他。

"斯维德里盖洛夫对你说了什么？"杜尼娅走到他的跟前。

“啊，是呀！是呀！”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嚷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抬起头来：

“他一定要送你一万卢布，同时希望有我在场的时候见你一面。”

“见一面！这绝对不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道，“再说他怎么敢提出送钱给她！”

接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叙述了（很冷淡地）自己与斯维德里盖洛夫之间的谈话。为了简明扼要，他略去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幽灵的事，因为除了最必要的话以外，他不想岔到别的事情上。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杜尼娅问道。

“我先对他说，我是什么也不会转告你的。于是他声称，他要设法亲自与你见面。他表示对你的迷恋是一时胡闹，现在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他不愿意你嫁给卢仁……总之他讲得很乱，前言不搭后语。”

“你自己是怎么理解他的呢，罗佳？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我承认，我不太理解。他提出送一万卢布，却又说自己不是个富有的人。他说他想远行，过了十分钟便忘记了说过这个话。他同样突然间说想结婚，有人给他提亲……当然，他是有目的的，而且多半是居心不良。不过想来有点儿奇怪，如果他对你不怀好意，这样做不是太蠢了吗……当然啰，我替你断然拒绝了这笔钱。总之，我觉得他非常古怪，而且……甚至……有些神经错乱的迹象。但我也可能弄错，可能这也是一种夸张吧。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的死看来对他刺激很大……”

“天哪，让她的灵魂安息吧！”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道，“我要永远、永远为她向上帝祈祷！杜尼娅，要是没

有这三千卢布，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哪！天哪，真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哎，罗佳，要知道早上我们总共只剩下三个卢布了，我与杜尼娅一直在盘算，如何尽快地把这块表拿到什么地方去抵押一下，以免我们在那个人想到给我们钱之前，开口向他要。”

不知怎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提议让杜尼娅着实大吃一惊。她一直若有所思地站着。

“他定是又有了可怕的念头！”她差点儿全身战栗，几乎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注意到了这一极度的恐惧。

“看来，我还会见到他，”他对杜尼娅说。

“我们会注意他！我一定跟踪找到他！”拉祖米欣坚决地嚷道，“我会盯紧的！这是罗佳叫我这么做的。刚才他亲口对我说，‘保护好我妹妹。’您同意吗，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杜尼娅笑了笑，向他伸出手去，但仍是愁眉不展。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忐忑不安地瞧了她一眼。不过，这三千卢布显然已经使她感到宽心了。

十五分钟以后，所有的人都热烈地交谈起来。甚至拉斯柯尔尼科夫尽管没有说话，也全神贯注地听了一会儿。拉祖米欣说得滔滔不绝。

“你们干吗要走，干吗要走呢！”他兴高采烈地说，“在那个小城里你们能干些什么呢？而主要的是，在这儿你们全家团聚，你们需要互相照顾，非常需要，你们得明白这一点！嗯，至少住些日子……可以把我看做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伙伴；我相信，我们能办一个很好的企业。听着，我详细地给你们解释整个这一方案！还在早上，那时还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一个念头……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叔叔（我会介绍你们认识，这是一个仪表堂堂、德高望重的老头

儿），他有一千卢布的积蓄，而他本人靠养老金生活，用不着这笔钱。有一年多了，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拿了他的这一千卢布，只需付给他六厘利息。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不过想帮助我。但去年我不需要这笔钱，今年我只等他到这儿来，我已决定向他借用这笔钱。尔后，你们从三千卢布中拿出一千卢布，在最初阶段，这笔钱就足够了，我们合伙一起干。我们将干些什么呢？”

接着拉祖米欣开始描述自己的方案，并详细地解释说，几乎所有我们的书商和出版商都不懂得自己的业务，因而一般来说出书都是亏本的。其实好的出版物通常能收回成本，并能赢利，有时还有相当大的赢利。拉祖米欣期望能在出版方面干一番事业，因为他已经给别的出版商干过两年，并且通晓三种欧洲语言，尽管他在六天前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他的德语“很糟”，其实这是为了劝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承担一半的翻译工作，获取三个卢布的报酬，所以当时他扯了谎，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也明白，他这是在扯谎。

“我们干吗要放过到手的东西呢，既然我们有了最重要的条件——本钱。”拉祖米欣兴奋地说，“当然啰，需要做许多事，但我们会努力干，有您，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我、罗季昂……现在有的出版物很赚钱！干这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知道该翻译些什么。我们又翻译，又出版，又学习，同时并进。① 现在我会很有用的，因为我有经验。我与出版商打交道已经快两年了，他们的底细我都知道，并非高不可攀，请相

① 拉祖米欣的这些翻译出版计划，会使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初登文坛时的翻译出版计划，当时，他在给哥哥的信中（1844 年 4 月、9 月）说他想和哥哥一起翻译出版一套席勒的文集。

信我！干吗要坐失良机呢！我自己知道，而且还从未告诉过别人，有两三本书是可以翻译的。仅仅提供翻译和出版这几本书的主意，每本书就能赚到一百卢布。其中有一本，就是给我五百卢布，我也不卖这个主意的。你们想，要是我告诉了某个人，他还会犹豫不决，脑子转不过弯来！至于印刷、纸张、销售方面的业务，你们就托付给我吧！我知道所有的门道！我们从小事着手，最终会干出一番大事的，至少我们可以靠这些来养活自己，无论如何也会收回成本的。”

杜尼娅的眼睛发光了。

“您讲的这些，我非常赞赏，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她开口说道。

“当然，对此我一窍不通，”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回答道，“或许这事不错，但谁知道呢。这是新行当，没什么把握。当然啰，我们必须留在这里，哪怕少住些日子……”

她望了罗佳一眼。

“你觉得怎么样，哥哥，”杜尼娅问道。

“我觉得他的主意很不错，”他回答道，“当然，不必先考虑成立公司的事，但确实能够出五六本肯定获利的书。我就知道有一本书一定会畅销。至于他处理业务的能力，也是无可怀疑的：他是个行家……不过，你们还得花些时间好好商量一下……”

“乌拉！”拉祖米欣大叫起来，“现在你们就住到这儿，这里有一套房子，就在这幢楼里，还是同一房主。这套房子有三间小屋，自己一个门，同这些客房不连通，还带家具，租金也适中。你们先把这房子租下来。明天我帮你们去抵押手表，并把钱拿来，那就一切都解决了。主要的是，你们三人可以住在一起，罗佳与你们……你去哪儿，罗佳？”

“罗佳，你怎么要走啦?”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恐地问道。

“在这种时候!”拉祖米欣嚷道。

杜尼娅难以置信而又惊奇地望着哥哥。他手里拿着制帽，准备走了。

“你们好像在埋葬我，或者在跟我永别似的，”他有点儿莫名其妙地说道。

他好像微微一笑，但似乎又不是在笑。

“谁知道呢，或许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冷不丁地添上了一句。

他本来是心里想着这句话，不知怎的竟脱口而出。

“你这是怎么啦!”母亲叫道。

“你去哪儿呀，罗佳?”杜尼娅感到奇怪地问道。

“是的，我得走啦，”他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好像想说些什么可又犹豫不决。然而，他那苍白的面孔却露出果断的神情。

“我本想告诉……来这儿时，我本想告诉您，妈妈……和你，杜尼娅，我们最好分开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不舒服，心境不宁……以后我会来的，我自己会来的，到……能来的时候。我不会忘记你们，我爱你们……别管我！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早已下定决心……对此我早已下定决心……不管我出什么事，不管我是死还是活，我只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把我彻底忘了吧。这样最好……别打听我的事。一旦需要，我自己会来的，或者……我会叫你们去的。或许，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可现在，你们爱我，就别管我……否则，我会恨你们的，我觉得……再见!”

“天哪!”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惊叫起来。

不管是母亲还是妹妹，都惊恐万状。拉祖米欣也同样如

此。

“罗佳，罗佳！咱们言归于好吧，让我们像从前那样！”可怜的母亲大声喊道。

他缓缓地朝门口转过身去，缓缓地走出了房间。杜尼娅追上了他。

“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妈妈，”她眼里闪着怒火，低声地说。

他心情沉重地看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会来的，我以后会来的！”他低声地嘟哝着，似乎不太清楚自己想说什么，随着就走出了房间。

“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杜尼娅嚷道。

“他有点儿神经错乱，并不是冷酷无情！他神经不正常了！难道您没有发现吗？您这样说倒是有些冷酷无情！……”拉祖米欣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在她耳边急切地悄声说道。

“我马上就回来！”他向目瞪口呆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叫了一声，跑出了房间。

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在走廊的尽头等待着他。

“我就知道你会跑出来，”他说，“回到她们身边去，和她们在一起……明天也待在她们那儿……永远待在她们那儿。我……或许，会来的……如果可能的话。再见！”

他没有跟拉祖米欣握手，就转身走了。

“那你上哪儿去？去干什么？你怎么啦？怎么能这样！……”完全不知所措的拉祖米欣嘟哝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停住了脚步。

“咱们一言为定：任何时候什么也别问我。我没什么好回答你……别来找我。或许我会来这儿的……别管我，但不要离开……她们。你明白我的话吗？”

走廊里一片漆黑，他们站在一盏灯旁。两人默默对视了片刻。拉祖米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时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目光越来越炽烈锋利，仿佛要刺入他的心灵，刺入他的意识。突然，拉祖米欣浑身一哆嗦。仿佛有种奇怪的东西在他们中间闪过……出现了某个像心灵感应一般的念头；这是件可怕的，见不得人的，双方突然心照不宣的事情……拉祖米欣的脸色灰白，像死人一般。

"现在你明白了吗?"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开口说，他的脸因痛苦而歪扭着。"回去吧，回到她们身边去吧，"他突如其来地补充了一句，迅速地转过身去，走出了这幢房子……

现在，我不打算描述那天晚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的情景：拉祖米欣是如何回到她们身边，如何安慰她们，如何发誓说应该让罗佳去休息治病，又如何保证说罗佳一定会来，每天都会来，现在他心情非常沮丧，不该去刺激他，而他，拉祖米欣，将会关心他，为他找一个好医生，让他得到最好的全面的治疗……总之，从那天晚上起，拉祖米欣便成了她们的儿子和哥哥。

第 四 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径直来到了位于河边的索尼娅住的那幢房子。这是一幢绿色三层旧楼。他找到了看门人，从他那儿大略打听到裁缝卡佩瑙莫夫的住处。在院中的一角，他找到了漆黑狭窄的楼梯口。他终于摸上二楼，进入临院一边的长走廊。当他在黑暗中摸索，弄不清卡佩瑙莫夫住在哪儿时，突然在两三步远的地方，有一扇门打开了，他不由自主地拉住了这扇门。

“谁在这儿?”一个女子的声音惊恐地问道。

“是我……我来找您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应道，走进了一间小小的门厅。屋里一把破椅上，放着一个歪歪扭扭的铜烛台，上面插了一支蜡烛。

“是您！天哪!”索尼娅轻声叫了起来，愣在那儿一动不动。

“您的房间在哪儿？在这里?”

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竭力不去看她，快步走进了房间。

索尼娅随后也端着烛台走了进来，她放下蜡烛，站到他面前，心慌意乱，焦虑不安。显然，他的突然来访使她手足无措，苍白的面孔猛地涨得通红，甚至泪水盈眶……她既感到难受羞愧，又感到高兴……拉斯柯尔尼科夫赶紧扭过脸去，在桌

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飞快地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

这间屋子很大，但屋顶非常低，是卡佩瑙莫夫家唯一出租的房间。左边墙上有一扇上了锁的、通往卡佩瑙莫夫家的门。对面右边的墙壁上，还有一扇一直紧锁着的门。门后面是相邻的另一套住宅，属于另一个门牌号。索尼娅的房间像一个棚子，是不规则的四边形，显得有些奇形怪状。临河那面开着三扇窗子的墙，走向稍斜，因而一个墙角又尖又深，在微弱的光线下甚至无法看清；另一头的墙角则成了极不像样的钝角。在这大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右边墙角放着一张床，床旁靠着门有一把椅子。挨床的那面墙，在通向邻家住宅的门旁，搁着木板钉成的普通桌子，上面铺了一块蓝台布，桌旁是两把藤椅。在对面墙靠近锐角处，孤零零地摆着一个不大的普通木制的五斗柜。这就是屋子里的全部家具。在每个墙角里，肮脏发黄、破破烂烂的糊墙纸都已成了黑色，看来冬天这里一定是阴冷潮湿，煤气呛人。贫穷之状显而易见，甚至床上都没有床幔。

索尼娅默默地望着自己这位客人那么聚精会神、那么毫无顾忌地打量她的房间，末了甚至吓得哆嗦起来，就像面对着法官，面对着掌握她命运的人。

“我来得太晚了……有十一点钟了吧？”他问道，仍然没有抬起眼来看她。

“有了，”索尼娅喃喃地说，“啊，有十一点钟了！”她突然急切地说道，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房东家的钟刚刚敲过……我听到的……有十一点钟了。”

“我是最后一次来看您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神色忧郁地接着往下说，尽管现在他只是头一次来。“或许，我再也见不到您了。”

“您……要离开此地？”

“我也不知道……明天一切就会……”

“那么明天您不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儿?”索尼娅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不知道，一切看明天早上……问题并不在这里，我来只是想对您说一句话……”

他抬起了自己那若有所思的目光，望着她，突然发现自己坐着，她却仍然站在他面前。

“您为什么站着呢? 坐吧。”他突然换了语气，轻声柔和地说道。

她坐了下来。他亲切地、几乎是怜悯地望了她一会儿。

“您这么瘦哇! 瞧您的手! 皮薄得透明一般。手指冰冷得像死人。”

他抓住了她的手。索尼娅淡淡地一笑。

“我一直是这样的。”她说道。

“住在家里时，也是这样的?”

“是的。”

“嗯，那当然啰!”他断然地说，脸上表情和语气突然又变了。他再一次环顾了一下四周。

“这房间是向卡佩瑙莫夫租的吗?”

“是的……”

“他们住在这扇门后?”

“是的……也是这样大小的房间。”

“全家住在一间屋子里?”

“住在一间屋子里。”

“我要是住在您这儿，夜里会害怕的，”他神色忧郁地说。

“房东夫妇为人很好，和蔼可亲，”她回答道，仿佛还没弄明白，没回过神来。“所有的家具，所有的……所有的东西都

是房东的。他们心地善良，孩子们也经常到我这儿来……”

“是那些口齿不清的？”

“是的……他说话结巴，又是个跛子。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不光是说话结巴，而且好像有些音发不出来。她为人善良，非常善良。他过去是个家奴。有七个孩子……老大是个结巴，其余的孩子也都有病……可说话不结巴……您怎么知道他们的事的？”她觉得有点儿奇怪，又问了一句。

“一切都是您父亲告诉我的。他对我讲了您的一切……说您六点钟出去，八点多钟才回来；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跪在您的床前。”

索尼娅一下子非常窘迫。

“今天我好像看见他了，”她犹豫不决地喃喃说道。

“谁？”

“我父亲。我在马路上走，靠近街角，九点多钟时，好像是他走在我前面。非常像他。我本打算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儿去……”

“您在散步？”

“是的，”索尼娅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迅速地嘟哝说。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差点儿没打您，是吗，那是父亲在的时候。”

“哎呀，没有，哪能啊，哪会这样，没有！”索尼娅甚至有点惊慌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那您爱她吗？”

“她？那——当——然啰！”她悲戚地拖长了声音，突然痛苦地双臂合抱。“哎呀！您对她……您要是了解她多好。要知道，她完全像个孩子……要知道，痛苦使她……好像精神失常了。她从前可是那么聪明能干……那么宽宏大度……那么善

良！您根本不了解，根本不了解……唉！”

索尼娅像是绝望中说了这番话。她绞着双手，又激动又悲伤。她那苍白的脸颊又一次泛起红晕，眼里流露着痛苦的神情。显然，她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显然，她非常想表达出来，想说出来，想维护什么。突然间她整个面庞都现出一种深沉无比的怜悯之情，如果能这样形容的话。

“她打我！您说的是什么呀！天哪，她打我！就算是她打了我，那又怎样呢！嗯，那又怎样呢？您根本不了解，根本不了解……她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哪，多么不幸的女人哪！而且还有病……她追求公道。她是个纯洁的人。她坚信一切都该是公道的，她要求公道……哪怕折磨她，她也不会干出不公道的事。她自己没发现，人间不可能处处都有公道，她为此生气恼怒……像个孩子似的，像个孩子！她为人公道，为人公道！”

“您以后怎么办？”

索尼娅探询地瞧了他一眼。

“他们要靠您生活呀。不过从前一切也都靠您，已故的那位不也是向您要钱去喝个酩酊大醉吗。嗯，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索尼娅忧郁地说。

“他们还住在那儿？”

“我说不上，他们欠了房租。听说房东太太今天说不愿意再租给他们住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则说，她自己也不多待一分钟。”

“她哪儿来这么大的勇气？指望您吗？”

“哎呀，别这么说，您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我们一起过活！”索尼娅突然又激动起来，甚至有点儿生气，宛如一只金丝鸟或别的小鸟在赌气。“她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她急切而又激动地问道，“她今天流了多少泪呀，流了

多少泪呀！她的精神有点儿错乱，您没注意到吗？精神有点儿失常。一会儿像个孩子坐立不安，操心要让明天过得像个样，有冷盘和其他的一切……一会儿绞着双手，咳着，流着眼泪，突然绝望地用头撞墙。过后她又感到一阵宽慰，因为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她说您现在会帮助她的，她要去借些钱，与我一起回到她的家乡去，在那儿办一所贵族女子寄宿中学，聘请我当学监，于是我们将开始一个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她亲吻我，拥抱我，安慰我，并对此深信不疑！她对这些幻想深信不疑！难道能去反驳她吗？今天整整一天她就忙着洗呀、擦呀、缝呀，独自一人凭借自己那点儿力气把洗衣盆拖进了房间，累得气喘吁吁，扑倒在床上。早上我与她一起去给波莲奇卡和莲尼娅[①] 买鞋，因为她们的鞋子都破了，只是我们带的钱不够，还差得很多。可她挑选了一双那么可爱的小皮鞋，因为她有审美眼光，您不知道……那时她在铺子里当着店里伙计的面放声大哭起来，因为钱不够……唉，看着真可怜……”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您为什么这样生活，”拉斯柯尔尼科夫苦笑地说道。

“难道您不怜悯吗？不觉得可怜吗？”索尼娅又问道，“我知道，您还一无所知就把自己仅有的钱送给了他们。要是您全知道了……天哪！我有多少次，多少次惹得她掉下了眼泪！上个星期还有一次！哎呀，我可真是！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我做得太冷酷太无情了！我这么做了多少次，多少次呀。现在回想起这些，我整天都痛苦不堪！”

索尼娅一边说，一边绞着手，因往事而痛苦万分。

“您怎么是冷酷无情呢？”

① 莉达的小名。

“是的，是我，是我！那天我回去了，”她哭着往下说，“父亲对我说：‘给我念一段吧，索尼娅，我有点儿头痛，给我念一段吧……书在那儿，’他有一本书，是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那儿拿来的，就是列别贾特尼科夫，他住在那儿，父亲常常从他那儿拿到这种滑稽可笑的书。而我却说：‘我该走啦，’因为我不愿意念这种书。我到他们那里去，主要是为了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看一些衣领。丽莎维塔，那个女贩子，给我送来一些便宜的领子和袖口，这些东西漂亮，新式，还绣着花。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非常喜欢，她比在身上，在镜子跟前打量着自己。她非常、非常喜欢，她说：‘请把这些东西送给我吧，索尼娅，’她都说了请字，是多么想要哇。可是她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回顾一下往日那美好的时光而已！她照着镜子，自我欣赏，可什么衣服也没有，什么饰物也没有，这样已经有几年了！但她任何时候也不会向任何人要任何东西，她高傲自重，宁愿把自己仅有的东西送人。可这一次她竟央求我，可见她是多么喜欢哪！可是我却舍不得给，我说：‘您有什么用呢，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我是这么说的：‘有什么用’。真不该对她说这样的话！她就那么瞅了我一眼，她心里因为我拒绝了她而特别难受，我望着这一切也真心酸……她难受的不是没有衣领，而是我拒绝送给她，我看出了这一点。哎呀，现在我恨不能把一切都收回，把一切都改变了，把过去说的一切都……哎呀，我……说这干吗，这对您是无所谓的！”

“您认识那个女贩子丽莎维塔？”

“是的……难道您也认识她？”索尼娅有点儿惊奇地反问道。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有肺病，非常严重，她活不了多

久,”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完沉默了片刻，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哎呀，不，不，不!”索尼娅下意识地紧紧抓住他的双手，仿佛在央求别让她死去。

“要知道，死了会好些。”

“不，不会更好，不会更好些！根本不会更好!”她惊慌失措，下意识地反复说道。

“那孩子们呢？要是不靠您的话，您又能把他们送到哪儿去呢?”

“啊，我也不知道!”索尼娅双手抱着脑袋，几乎绝望地叫道。显而易见，她脑海里已经多次闪过这一念头，他只不过又一次引出它来。

“现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还活着，你要是生了病住进医院，那怎么办呢?”他毫不留情地坚持说道。

“哎呀，哪能呢，哪能呢！这是不可能的!”极度恐惧扭曲了索尼娅的脸。

“怎么不可能呢?”拉斯柯尔尼科夫冷笑着继续往下说，“你们没有上保险吧？那时他们将会怎样？成群结队地流落街头；她咳嗽着乞求路人，像现在这样用头去撞墙，孩子们则号啕大哭……她将倒在街上，被送到警察局，再送到医院，然后死去，而孩子们……”

“哎呀，不！……上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索尼娅终于从压抑着的心底里吐出了这么一句话。她倾听着，哀求地望着他，合着手默默地央求着，好像他能主宰一切似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站起身，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这样过了片刻。索尼娅站在那儿垂着两手，低下脑袋，愁眉不展，忧心如焚。

“不能存些钱吗？以防万一?”他突然在她跟前站住了脚，

开口问道。

“不能，”索尼娅嗫嚅地说。

“当然不能！您试过吗？”他几乎是嘲讽地添上了一句。

“试过。”

“没成！那当然啰！用不着问！”

于是，他又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样又过了片刻。

“您不是每天都能赚到钱？”

索尼娅更加发窘，两颊再一次涨得通红。

“不是，”她喃喃地说，内心痛苦不堪。

“波莲奇卡大概也会这样的，”他突然说道。

“不！不！不会这样，不会的！”索尼娅是那么悲痛欲绝地大声叫喊着，仿佛被人冷不防地扎了一刀。“上帝，上帝是不会让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的！……”

“上帝已经让这在别人身上发生了。”

“不，不！上帝会保佑她的，上帝！……”她狂乱地重复说。

“或许连上帝都根本不存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似的回答道。他笑了起来，并瞥了她一眼。

索尼娅的面容突然大变：一阵痉挛从脸上掠过。她以无可名状的责备神情看了他一眼，想开口说些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用手捂着脸突然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您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精神失常，可您自己也是精神失常啊，”他沉默了片刻说道。

大约过了五分钟。他仍然一声不吭，也不看她，来回踱着步子。末了，他走到她面前，两眼炯炯有神。他双手抓住她的肩膀，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她那泪脸。他的目光严峻、激奋、咄咄逼人，双唇剧烈地颤抖着……突然他跪了下来，俯身到地吻

了吻她的脚。索尼娅吓得赶紧闪到一旁，就像避开一个疯子似的。的确，他看上去十足是个疯子。

"您这是干什么，这怎么成？跪在我面前！"她嘟哝着，脸色变白，心里充满了痛苦。

他立刻站起身来。

"我不是向您跪拜，我跪拜的是人类的全部苦难，"他生硬地说了一句，向窗口走去。"听着，"过了片刻，他又转向她补充说，"刚才我还对一个欺凌别人的家伙说，他比不上你的一个小手指……我还对他说，我今天就让妹妹很荣幸地和你坐到了一起。"

"哎呀，您怎么对他们说这话！还当着她的面？"索尼娅慌张地嚷道，"和我坐在一起还荣幸！要知道我……是个卑贱的女人……我是个罪孽深重的、罪孽深重的女人！哎呀，您怎么能这样说！"

"我这样说你，并不是为了你的卑贱和罪孽，而是为了你那巨大的苦难。至于你罪孽深重，确实如此，"他几乎激昂地补充说，"你最大的罪孽，是白白地毁了和出卖了你自己。这还能说不可怕吗！你过的生活连自己都深恶痛绝，同时心里也明白（只要睁开眼睛看看）这样做帮不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任何人；这还不可怕吗！最后请你告诉我，"他几乎狂怒地说，"在你身上，这种耻辱和卑贱怎么能跟与之水火不容的神圣情感共存呢？要知道，干脆投河一死了之也要比你这样好得多，好上一千倍，明智一千倍！"

"可他们怎么办呢？"索尼娅悲戚地望着他，有气无力地问道，同时对他出的这主意却丝毫不惊讶。拉斯柯尔尼科夫奇怪地瞥了她一眼。

从她的眼神中，他明白了一切。看来，她自己已有过这个

念头，或许她在绝望中曾多次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了事，所以现在对他的这一说法几乎不感到任何惊讶。甚至他说话的残酷，她也没有察觉出来（当然，她同样也没听出他话中的责备和对她的耻辱抱有的独特见解。但这一点他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不过他心里完全明白，很久以来她一想到自己那卑贱而耻辱的境地就痛不欲生。他一直在思索，是什么，是什么迄今阻碍她去自杀？只是在此刻，他才恍然大悟，这些可怜的小孤儿和这个不幸的、精神失控、肺病缠身的，常常以头撞墙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对她是多么的重要。

虽然如此，但他仍然意识到，索尼娅以其个性和所能受到的教育，是绝不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的。但他内心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说她无法投河自尽，那她为什么长期处于这种境地而没有发疯呢？当然，他心里明白，索尼娅的处境是社会上的一种偶然现象，但不幸的是，远不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现象。然而，正是这种偶然性，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及过去的全部生活，很有可能促使她在走上这条耻辱之路时就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支撑着她呢？不会是由于堕落吧？显而易见，她只是机械地陷入这种可耻的行为，真正的堕落还丝毫没有侵袭到她的心灵：他看清了这一点；她实实在在地站在他的面前，而不是在梦中……

"她有三条路，"他思忖道，"投河自尽，进疯人院，或者……或者最终堕落下去，变得头脑麻木，心肠冷酷。"在他看来，最后这种设想最使他感到厌恶。然而他已是个怀疑主义者，年纪轻轻，不切实际，因而也很冷酷，所以他不能不相信，最后一条堕落之路是最有可能的。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暗自叫起来，"难道这个保持着纯洁心灵的女子，最终会自觉地陷入那个龌龊恶臭的泥潭里去

吗？难道她已经开始堕落了？难道忍到今日是因为觉得淫荡不是那么丑恶了？不，不，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刚才索尼娅一样，他也这样叫了出来，“不，一直阻止她投河自杀的，是她认为那样做是罪过；还有他们，那些孩子们……如果说她至今还没有发疯……可谁又能说她没有发疯呢？难道她能理智地思考吗？难道有谁会像她那样说话？难道理智健全的人会像她那样去推理？难道可以这样安坐在把她拽进水的污潭上，等待着毁灭，而当别人提醒危险时，竟然挥手拒绝，捂住自己的耳朵，置之不理？她难道在等待奇迹出现？大概正是这样。难道这一切不恰是精神失常的迹象吗？”

他极力坚持这一想法，与其他出路相比，他更喜欢这一种出路。他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你是不是常祈祷上帝，索尼娅？”他向她问道。

索尼娅没有做声。他站在她的身旁，等着她回答。

“除了上帝，我还有什么呢？”她迅速而坚决地小声说，眼睛突然一亮，快速瞥了他一眼，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嗯，果然如此！”他暗自思忖。

“那么，上帝因此为你做了些什么？”他进一步追问道。

索尼娅久久不吭一声，仿佛回答不上来。她那瘦骨嶙峋的胸脯激动地上下起伏着。

“别说啦！别问啦！您不配！……”她猛地叫道，目光严厉而愤怒地瞧着他。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他固执地暗自想道。

“上帝会做一切事！”她又垂下了头，迅速而轻声地说道。

“这就是出路！这就是对出路的解释！”他暗自断言，同时非常好奇地打量着她。

他怀着一种新的奇特的心情，几乎近于病态的情感，端详

着这张苍白消瘦、颧骨凸起的脸庞，这双能闪射出冷峻强烈神情的温柔的蓝眼睛，这个因愤怒而瑟瑟发抖的孱弱身躯；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越来越无法捉摸，几乎难以想象。“狂热的信徒！狂热的信徒！”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五斗柜上放着一本书。他每次踱去踱回总会注意到它；这时他拿起书翻了一下。这是一本俄文版的《新约全书》，书已经看旧了，是皮面精装的。①

“这书是哪儿来的？”他从屋子另一角向她叫道。她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离桌子两三步远。

“人家给我拿来的，”她回答，仿佛很不情愿，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谁拿来的？”

“丽莎维塔，我向她要的。”

“丽莎维塔！真奇怪！”他心里想道。索尼娅的一切不知怎的使他越来越感到奇怪而不可思议。他捧着书，凑到蜡烛跟前，开始翻阅起来。

“讲拉撒路复活的在哪里？”他突然问道。

索尼娅两眼死死地瞧着地上，没有回答。她的身子微微侧向桌子站着。

“拉撒路复活是在哪一章②？帮我找一找，索尼娅。”

她朝他斜睨了一眼。

---

① 这里作家是按照自己那本《新约全书》的样子描写的。1850年流放途中，几位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作家这本唯一一本允许携带的书。他在流放后有时自己读，有时给别人念。参看《作家日记》(1873年，《老一代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圣经被保存了下来。

② 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1章。

“不在那儿……在第 4 篇福音书[1] 里……”她生硬地低声说道，但没有朝他走去。

“把它找出来读给我听，”他说着坐了下来，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托着脑袋，愁眉苦脸地凝视着别处，准备听她朗读。

“过三个星期，我将到七里外去[2]！如果情况不是更糟，我或许会待在那儿。”他喃喃自语。

索尼娅疑惑不解地听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古怪要求，犹豫不决地走到桌旁。不过，她还是拿起了书。

“难道您没有读过？”她问道，皱着眉头，隔着桌子瞅了他一眼。她的语气越来越严厉了。

“那很早了……还在上学时读过。念吧！”

“没在教堂里听过？”

“我……不上教堂。你经常上教堂？”

“不——不，”索尼娅嘟哝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那你明天也不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啦？”

“我会去。我上个星期……就参加了一个追荐仪式。”

“追荐谁？”

“丽莎维塔。她是被人用斧头砍死的。”

他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头也开始晕了起来。

“你与丽莎维塔是朋友？”

“是的……她为人很公道……她来过这儿……很少来……因为来不了。我同她一起读圣经……一起聊天。她必得见到上

① 《新约全书》共有四篇福音，第 4 篇福音为《约翰福音》。
② 离彼得堡七俄里处有一座精神病院，去“七里外”就是说进疯人院。

帝①。”

这文诌诌的词他听上去颇觉古怪；此外他又有一个新发现：她与丽莎维塔有着秘密的来往，她俩都是——狂热的信徒。

“这样连我自己也会成狂热的信徒了！会传染上的！能传染哪！”他暗自想道。“读吧！”他冷不丁坚决而又愤愤地叫道。

索尼娅仍然犹豫不决，心怦怦直跳。不知怎的她不敢读给他听。他近乎痛苦地望着这个“可怜的疯女”。

“干吗要读给您听呢？您不是不信教吗？……”她嗫嚅着，好像喘不上气来。

“读吧！我想听！”他坚持说，“你不是给丽莎维塔读过吗！”

索尼娅打开书，找到了这一章。她双手颤抖着，嗓子也发不出声音。她开始了两次，但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②

她终于念出了声，吃力地读起来，然而从第三个单词起，声音突然变得又尖又细，一下子又没声了，就像一根绷得过紧的琴弦断了。她透不过气，胸口憋得难受。

拉斯柯尔尼科夫多少有些明白，为什么索尼娅不想读给他听。他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就越是粗鲁地、愤愤地坚持要她朗读。他太清楚了，袒露和揭示自己的一切此刻对她来说是多么痛苦。他明白，这种感情确实构成了她的真正秘密，或许是早就埋藏在心底，还在少女时代，还在家里，在她那可怜

---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8 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② 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1 节。

的父亲和痛苦发狂的继母身边，在饥寒交迫的孩子们中间，在哭喊和责骂声中。不过此时他心里也明白，明白无误：她尽管此刻开始朗读时感到非常痛苦和害怕，但与此同时又强烈地想要朗读，不管有多么痛苦和害怕；而且是给他朗读，让他听到，就是在现在，不管会引起什么后果！……他从她那眼神中看出了这一点，从她那激动的情绪中明白了这一点……她控制住情绪，克服了刚开头读时的抽噎，继续往下读《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就这样，她读到了第 19 节：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在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①]

这时她重又停了下来，羞怯地预感到，她的声音会再次打颤，再次停止……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

(索尼娅仿佛痛苦地缓了口气，又清晰有力地读起来，好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19～22 节。
② 这里及下文《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的引文中的异体字，均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标出的。

像自己在大声忏悔：)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①

她稍稍停顿，迅速抬眼看了看他，随即克制自己，又接着往下读。拉斯柯尔尼科夫坐着一动不动地听，没有转过脸来，胳膊支在桌上，两眼瞧着别处。她读到了第 32 节。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看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亲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②

拉斯柯尔尼科夫朝她转过脸去，神情激动地望着她：是的，果然如此！她像真发了疟疾，浑身直打哆嗦。这是他预料到了的。她快要读到那些描写前所未闻的伟大奇迹的词句了，心里涌起了狂喜。她的声音像金属般铿锵有力，充溢着兴奋与欢乐而更加动听。她眼前模糊不清，一行行字错乱交叠，但她能背出所读的章节。在读到最后一节："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的时候，她压低声音，热烈激动地传达出那些不信教的瞎眼犹太人的疑惑、责备和辱骂；可他们刚过一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23～28 节。
②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32～37 节。

会儿就像遭了雷击似的俯倒在地，号啕大哭，从此信起教来……“他呀，他同样也是瞎子，也是不信教的；他马上也会听到，同样也会信起教来，对，对！马上。”她幻想着，由于兴奋的期待而浑身发抖。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①

她把“四”②字读得特别有力。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嘛。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仰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便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

---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38～39 节。

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那本圣经上，“四天”两字被画上了着重线。这里的“四”字，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时的处境而言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当时正是他谋杀了老太婆后的第四天。但是，这里的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也许还另有深意。在谈到自己服苦役时，他曾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认为那四年里我是被活埋，被钉入了棺材。”（1854 年 11 月 6 日）在自传性的作品《死屋手记》的末尾，作者又写道：“自由，新生活，死人的复活……”与拉撒路的死而复生一样的精神复活，也应该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身上。这段阅读福音书的文字，有可能取代了曾计划写作的“基督显容”一章。“拉撒路复活”的主题在他手稿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但大段大段的福音书引文，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应《俄国导报》编辑部的要求（《罪与罚》发表在《俄国导报》上，该刊因书中让一妓女读圣经，认为是一种亵渎，要求作者修改）被迫对第 9 章进行修改时加上去的。——俄编注

来。那死人就走出来了。

（她高声兴奋地读完，身上一阵寒战，仿佛在亲眼目睹：）

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①

她没再往下读，也无法读下去，就合上书，随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这就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她突然严肃地低声说。她一动不动地呆立着，脸扭向一旁，不敢而又像不好意思地抬眼望他，全身仍如发寒热似的不停地哆嗦。插在那个歪斜烛台上的残烛已快熄灭，暗淡地照着陋室里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他们奇怪地凑在一起读这本永远的书②。这样过了五分钟，或许更久些。

“我是来说一件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皱起眉头大声说，并站起来走到索尼娅的跟前。她默默地抬起眼看他。他的目光特别严肃，流露出某种疯狂的决心。

“今天我丢开了自己的亲人，”他说，“我的母亲和妹妹现在我再也不去她们那儿了。我与她们断绝了一切关系。”

“为什么？”呆若木鸡的索尼娅问道。不久前与他的母亲和妹妹的见面，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她自己也说不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1 章，第 40～45 节。

②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4 章，第 6 节）：“……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永远的书”当指此。

清楚这是怎样的印象。听到断绝关系的话，她几乎惊骇万分。

“现在我只有你一个人了，”他补充了一句，“让我们一起走吧……我是来找你的。我们都是该诅咒的人，我们一起走吧！”

他两眼熠熠发光。“他像个疯子！”——这回轮到索尼娅这么想了。

“去哪儿？”她吃惊地问道，不由得向后退去。

“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我准确知道的，只有这一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她望着他，什么也没听懂。她只是意识到，他非常不幸，极其不幸。

“你要对他们说，他们之中谁也无法理解，”他接着往下说，“可我明白了。我需要你，因此我才来找你。”

“我不明白……”索尼娅喃喃地说。

“你以后会明白的，难道你不是也这样做了？你同样出了格……居然走了这一步。你是在自杀，你害了一个生命……自己的生命（这反正都一样）。你本可以依靠精神和理智过活，而后死在干草市场……但你无法忍受下去。倘若剩下你孤身一人，你会像我一样发疯的。现在你就已经像个疯子了。所以我们应该一起走，走同一条路！让我们走吧！”

“为什么？为什么您要这样！”索尼娅说道。他的这番话使她感到莫名其妙，又令她激动不安。

“为什么？因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最终应该是认真地、毫不回避地考虑一下，而不是孩子似的大哭大叫，说什么上帝是不会允许的！假如明天你真的被送进医院，那怎么办呢？她已是精神失常，又患肺病，很快就会死去，那孩子们呢？难道波列奇卡不会被毁掉吗？难道你在这里没有看

见过被母亲打发去街头行乞的孩子们吗？我知道这些母亲住在什么地方，过着怎样的生活。那儿的孩子不可能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那里七岁的孩子已经堕落，成了小偷。要知道，孩子——是基督的形象：‘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①]。他吩咐尊重他们，热爱他们，他们是未来的人类……”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索尼娅歇斯底里地哭着，绞动双手，一遍又一遍地说。

“怎么办？该摧毁的就摧毁，完全彻底，只能这样；由自己承担起痛苦！什么？听不懂？以后你会懂的……要有自由和权利，而主要是权利！支配一切怯懦的生灵，支配全部蚂蚁窝[②]的权利！……这就是目的！记住这一点！这是我给你的临别赠言！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谈话。如果我明天不来，你自己会听说一切的，那时你想一想我现在说的这些话。而以后，过上几年，现实生活可能会让你明白这番话的意思。如果我明天来了，那我要告诉你，是谁杀了丽莎维塔。再见！”

索尼娅吓得全身震颤了一下。

“难道您知道谁是凶手？”她问道，一下子觉着浑身冰凉，惊异地望着他。

“我知道，而且会告诉——你，你一个人！我选中了你。

---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9 章，第 14 节。

② 作者不同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社会理想，故以“蚂蚁窝”象征这种理想的民众生活。同一象征说法又见《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莱辛、伏尔泰都曾用“蚂蚁窝”来形容民众的生活，法国作家诺迪耶（1780—1844）在其小说《让·斯波加尔》（1818）也重复过这一说法，在《罪与罚》的写作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提起诺迪耶那部小说的主人公。19 世纪 60 年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在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论战中，他常常使用“蚂蚁窝”这个形象的说法。——俄编注

我再来不是向你乞求宽恕，我只是来告诉你。我早已选中了你，要把这件事告诉你。还在你的父亲谈起你的时候，还在丽莎维塔活着的时候，我就这样想过。再见。不必握手。明天见！”

他走了出去。索尼娅像望着一个疯子似的望着他，而她自己也像个精神失常的人，对此她也有所感觉。她头昏脑涨。“天哪，他怎么会知道谁杀害了丽莎维塔？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这太可怕啦！”但这时她脑子里并没那想法。“决不会！决不会！……啊，他一定是太不幸啦！……”他丢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啦？他打算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话？他吻了她的脚，并说……说（是的，他清清楚楚地说了这句话），他没有她已经无法生活了……啊，天哪！

索尼娅整夜都处在病态的狂热和谵妄之中。她有时跳起来，痛哭着绞手；有时又陷入狂热的梦境，她梦见了波列奇卡、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丽莎维塔，梦见了读圣经时的情景，还梦见了他……他，他那张苍白的脸，那双熠熠发光的眼睛……他吻着她的脚哭泣着……啊，天哪！

右面的门后，就是把索尼娅房间与格尔特鲁达·卡尔洛芙娜·列斯丽赫房间隔开的那扇门后，有一个隔间，属于列斯丽赫太太住宅的一部分，这间屋很早就空着，正准备单独出租；大门上已挂了招租牌子，临河的玻璃窗上也贴着招租的纸条。索尼娅早已习惯地以为这个房间是空闲无人居住的。然而，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却一直站在这空房门旁，窃听他们的谈话。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了以后，他还站着，思索了一下，然后踮着脚回到了那间空房隔壁的自己的房间，搬来一把椅子，悄悄放在通往索尼娅房间的那扇门旁。他觉得这场谈话很有趣，很重要；他非常、非常感兴趣，甚至搬来一

把椅子，以便今后，比如说明天，就不必受累站上一个小时，而能完全舒舒服服地享受偷听的乐趣了。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整，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到×分局的侦查科，求见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他甚至奇怪为什么让他等了这么久的时间：过了至少十分钟才叫他进去。他还以为会被立刻抓起来呢。可他站在接待室里时，人们就从他身旁来来往往，显然都同他无关。在隔壁一个像办公室的房间里，有几个录事正坐着抄写东西，显然，谁也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谁，是干什么的。他以不安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周围，暗中察看是否有某个卫兵和某种神秘的目光在监视他，防备他逃走，却根本没有这种迹象，他看见的只是一些关心办公琐事的面孔，还有几个人，全同他毫无关系，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越来越相信，倘若昨天那个神秘的家伙，那个从地下冒出来的幽灵，真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见的话，那么难道他们会让他，拉斯柯尔尼科夫，现在就这样站着，就这样安静地等着？难道他们会在这里等他到十一点，等着他来自投罗网？可见，或者这个人还没告发什么，或者……或者他本就一无所知，什么也没看到（他怎么能看见呢），因此昨天发生在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一切，又是一种幻觉，被他那愤懑和病态的想象给夸大了。甚至就是在昨天处于惊恐和绝望之中的时

候，他已开始产生了这种揣测。现在他把一切缜密地思考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抗争，这时他感到自己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一想到是由于害怕可恨的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才浑身发抖，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同这个人再次接触，因为他极度愤恨此人，恨得无以复加，他甚至害怕自己会一怒之下露出马脚。可气恼一来，身子却立即不再发抖了。他准备以一副冷静而粗鲁的样子走进去，决心尽可能少说话，多观察，多听，这一次不管怎样至少要克服自己那种病态易怒的个性。就在这时，有人叫他去见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

原来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此刻是独自一人在办公室。这办公室不大也不小，里面放着的东西有：漆布沙发前面一张大写字台，一张办公桌，角落里一个书橱和几把椅子，全是公家的家具，用抛光的黄色木头制成。后墙角或者最好说是在间壁上，有一扇上了锁的门。间壁后面看来一定还有几间房子。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进屋子后，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随即把他身后的门掩上，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他看起来是非常愉快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只是在几分钟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才根据一些迹象发现，他似乎有点儿发窘，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或者突然被人发现了某种隐秘。

"啊，老兄！看您……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波尔菲里向他伸出双手，开口说道，"请坐吧，老弟！您大概不喜欢人家称您为老兄和……老弟，就是 tout court[①]？别以为我是套近乎……坐这儿吧，坐到沙发上。"

拉斯柯尔尼科夫坐了下来，眼睛一直望着他。

说"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亲热而向人道歉，说出

---

① 法文：亲热。

法语“tout court”等等，——所有这些迹象都是很说明问题的。“他向我伸出了双手，却一只手也没有同我握，马上缩了回去，”他疑惑地思忖着。他俩彼此观察着，但当目光相遇时，又都闪电般把视线移开。

“我把申请书给您拿来了……关于手表的申请书……给您。这样写行吗，要不要我重新写?”

“什么? 申请书? 对，对……别担心，就是这样写，”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说，仿佛忙着要去干什么；他说完才接过申请书，看了起来。“对，就是这么写的。不用再写了，”他同样急速地又肯定了一次，把申请书放到了写字台上。后来，过了一会儿谈别的话题时，他又从写字台上拿起申请书，放在了自己跟前的办公桌上。

“您昨天好像说过，想问我……按照手续……同那个……死者相识的情况?”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又开口，脑里闪过一个想法：“为什么我要说好像?”接着又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我用了好像这个词，就这么心神不安呢?”

他突然察觉到，刚与波尔菲里接触，只同他说了两句话，仅仅瞥了他两眼，自己便疑心大增……这非常危险，因为神经会越来越紧张，情绪也越来越激动。“糟糕！糟糕！……又要说多了。”

“对——对——对！别担心！别着急，别着急，”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嘟哝着，在写字台旁走来走去，但好像漫无目的，一会儿走到窗口，一会儿走到书桌旁，一会儿又走向写字台，一会儿避开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怀疑的目光，一会儿又冷不丁地站住，直愣愣地瞅着他。这时，他那矮小肥胖的滚圆身躯显得非常古怪，活像滚动着被墙壁或角落弹回来的皮球。

“来得及，来得及！……您抽烟吗? 您有烟吗? 请，来支

烟……”他递给客人一支纸烟，继续往下说，“您知道吗，我在这儿接待您，而我的住宅也在这儿，在这间壁的后面……是公家的房子。我现在暂时住在别处。这里需要改造一下。现在眼看要完工了……有公家的房子嘛，您知道，是很不错的事。您看呢？”

“是很不错，”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差不多讥讽地望着他。

“很不错的事，很不错的事……”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好像突然想到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对的！是很不错的事！”最后，他几乎大叫起来，忽然朝拉斯柯尔尼科夫瞥了一眼，在离后者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这样愚笨地反复唠叨有公房是很不错的事，实在过于庸俗，与他此刻投向客人的那严肃、深邃而神秘的目光实在太不协调。

这却更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怒火中烧。他再也忍不住，不能不以嘲讽的相当危险的挑战来回击。

“您知道吗，”他突然开口问道，几乎无所畏惧地瞧着他，似乎从自己的无畏中感到乐趣。“司法上好像有这样一种方法，有这样一种刑侦手段，对所有的侦探都适用：从远处入手，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或者甚至是从重大的却毫不相干的事开始，可以说是为了鼓励，或者最好说是为了分散受审者的注意力，麻痹他的警觉性，然后突如其来地提出最致命的、最危险的问题，让他措手不及；是这样的吧？大概迄今为止，所有的手册教程里都还推崇这一手法？”

“是的，是的……那么您认为，我是用公家住房这个话题来对付您……是吗？”说完这话，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微眯双眼，朝他挤了挤。他脸上掠过某种愉快而狡黠的神情，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小眼睛变得细长，整个面庞也拉长了。冷不

丁地他发出一阵神经质的、持续不断的大笑，笑得全身晃动，两眼直盯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强迫自己露出笑容。可是波尔菲里一发现他也要笑，就笑得更厉害，以至满脸通红。这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厌恶感突然完全压过了他的谨慎：他收起笑容，皱起眉头，久久地愤然盯着波尔菲里，看后者好像故意不停地长时间大笑。其实，双方显然都很不谨慎：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似乎在当面嘲笑自己这位客人，因为他的客人极度憎恨这笑声，而他对此却毫不在乎。这一点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尤为重要：他心里明白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刚才也根本没有感到局促不安，反而多半是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落入了圈套。这里显然有着他不知道的情况，有着某种目的；或许此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马上就会亮底，就会出击……

他立刻回到正题上，站起来拿了帽子。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他口气坚决地开始说，但带着相当大的怒气。“您昨天希望我来接受讯问（他特别强调讯问这个词）。我来了，如果您要讯问，那就请问吧，否则就让我走。我没有时间，我有事……我得去参加一个被马踩死的官吏的葬礼，这人您……同样也知道……”他添上了一句，随即又因添上这句话而恼火，便更加愤怒。“我讨厌这一切，听见了吗，早就讨厌了……这也是我生病的一个原因……总之，”由于感到谈什么疾病尤其不妥，他气得几乎大喊起来，“总之，请您要么立刻讯问我，要么立刻让我走……如果讯问，那一定要按照规章办！否则我是不答应的。所以我们暂时分手吧，因为现在只我们两个人什么也干不了。”

“天哪！您这是怎么啦！讯问您什么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立刻改变语气和神态，马上停止了笑声，像老母鸡咕咕

叫了起来，“请别担心，”他又忙碌起来，来回走动，时而又关切地请拉斯柯尔尼科夫就座，“别着急，别着急，不过是小事一桩！其实我很高兴，您终于到我们这儿来了……我是把您当客人接待的。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弟，原谅我那可恶的笑声吧。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吧？您的父称是这样吧？……我是个神经质的人，您那俏皮的说法逗得我大笑。真的，有时我会像橡皮似的浑身颤抖着笑上半个时辰……我爱笑。就我的体质而言，我甚至害怕得了瘫痪病。请坐呀，您怎么啦？……请坐吧，老弟，要不然我以为您在生气呢……”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吭地听着，观察着，仍然愤愤地皱着眉头。不过他还是坐了下来，只是手里仍然拿着帽子。

“我给您讲一讲，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弟，我自己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说是解释一下我的性格，”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在屋里走动着接着往下说，他好像仍然避而不看客人的眼睛。“您知道，我是个单身汉，又不善钻营，没有名望，况且还是仕途封顶，没有奔头的人，一生也不过是粒发不了芽的种子，而且……而且……而且，您是否注意到了，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在我们这儿，也就是在我们俄国，尤其是在我们彼得堡的社会中，如果两个有头脑的人彼此还不太熟悉却是相互尊重的，就像我们两人现在这样，要是相遇在一起，就能半个小时都找不到话题，僵坐着面面相觑。话题人人都有，例如太太们……例如上流社会的人士总是有话可谈，cést de rigueur[①]。可像我们这样的中等阶层却都扭扭捏捏，不善言谈……我是说有思想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弟？是没有共同的兴趣，或者我们都太诚实，不愿意相互欺骗，我说不上。您是怎么看的

① 法文：就这样开始了。

呢？请把帽子放下吧，您好像打算立刻就走似的，说实在的，我看了很不舒服……我其实很高兴……”

拉斯柯尔尼科夫放下帽子，仍然一声不吭，神情严峻，紧锁双眉，仔细听着波尔菲里这番空洞而语无伦次的废话。“他真的要用这种愚蠢的废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吗？”

“我不请您喝咖啡了，这儿不方便；但为什么不能跟朋友一起坐上五六分钟聊聊天呢，”波尔菲里像炒爆豆似的不停地说，“您知道，所有这些公务……老弟，我这样来回走动，您可别见怪呀。对不起，老弟，我很怕惹恼您，但踱步对我简直必不可少。我一直坐着，所以很高兴能走上五六分钟……我有痔疮……总打算通过体操来治疗；据说有五级文官、四级文官、甚至是三级文官也乐意跳绳。您看，我们这个时代……讲究科学……是吧……至于这里的公务、讯问和一切手续……瞧，老弟，刚才您自己就提到了讯问……的确是这样，您要知道，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弟，有时这种讯问会把讯问者搞得比被讯问者还要糊涂……老弟，您刚才谈到这一点，完全正确而且精辟（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真能给搞糊涂了！真的，真能给搞糊涂了！要说，总是那么一套，像击鼓似的，总是那么一套！现在不是实行改革吗①？我们至少会改些名称，嘿嘿嘿！至于我们的刑侦手段也还是如此，正像您刚才精辟地说明的，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您想啊，所有的被告，甚至是最土的乡巴佬，有谁不知道开始会用一些毫不相干

① 指1864年俄国进行的司法改革，当时的报刊上登载了许多关于这项改革的报道及相关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时世》杂志对此也做出过反响（1864年，第3期）。根据这项改革，警察机关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审判过程的透明度有所增加。

的问题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是您的巧妙用词），而后冷不丁地给他当头一棒，让他措手不及，嘿嘿嘿！措手不及，就像您巧妙比喻的那样，嘿嘿！您当真以为我想用房子的话题来……嘿嘿！您真会挖苦人！好啦，我不说这个了！啊，还有，这真是一个话头引出另一个话头，刚才您同样也提到照规章办，您要知道……照规章又能怎样呢！您要知道，规章在许多场合都是无稽之谈。有时你只要像朋友似的谈谈，会有更大的收获。规章任何时候也跑不掉，这个您可以放心。可规章的实质又是什么呢，请问？绝不能用规章来处处束缚侦探。[①] 要知道，侦探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艺术，一种独特的艺术，或者说像别的什么艺术……嘿嘿嘿！……"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歇了口气。他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一会儿说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一会儿突如其来冒出几句令人费解的话，随即又是废话连篇。他简直就是满屋子乱转，两条胖腿迈得越来越快，眼睛一直瞧着地上，右手放在背后，左手则不停地挥动，做出与他的话毫不相称的种种手势。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发现，当他满屋子奔来奔去时，有两次似乎正好停在了门口，只一瞬间，好像在听什么动静……"他是不是在等待什么？"

"您说的确实完全正确，"波尔菲里又开口了，同时愉快地非常善意地望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后者却因此浑身一颤，立刻做好了防范的准备）。"您这么俏皮地讽刺司法规章，确实很有道理，嘿嘿！如果让规章捆住手脚，我们这些（当然是一部

① 根据作者的构思来看，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大约属于1865—1866年间出现的那些注重心理分析来办案的新派司法人员。

分）富有深意的心理战手段，就显得极其滑稽，大概也就毫无用处了。是的……我又谈到了规章，您想啊，如果我认定，确切说是我怀疑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我承办的某个案件中的罪犯……您不是在学法律吗，罗季昂·罗曼诺维奇？”

“是的，我学过……”

“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将来可作为参考。不过您别认为我敢胆来教导您；您不是在发表论犯罪的文章嘛！不，我举这个案子，只是作为一个实例。比如说，如果我认为，这个人或那个人是罪犯，那么请问，我干吗要过早地惊动他，尽管我已掌握了他的罪证？有的人我必须尽快地把他抓起来，有的人情况则不同，为什么不先让他在城里溜溜达达呢。嘿嘿！不，我看您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那么我再给您讲得清楚些：比如说，如果我过早地把他关起来，那我或许会因此给了他某种精神上的支柱，嘿嘿！您在笑（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想笑：他端坐着紧咬双唇，灼热的目光紧盯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双眼）？事情就是这样，尤其是对待某种人，因为人是各种各样的，对付他们全凭经验。您现在会说：那罪证呢。要知道，罪证这东西，老弟，罪证大多数是有利也有弊。我是个侦探嘛，因而很软弱；我承认，我总希望提出的侦查结果，可说像数学那样准确，希望获得的罪证像二二得四那样明白无误，最好是直截了当、无可争辩的证据！要是我抓得不是时候，虽然我已确信他就是罪犯，那我自己也许就失去了进一步揭露他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说把他的身份定死了，也可以说从心理上给他下了结论，让他平静下来，这样他就会躲避我，封住自己的口，因为他毕竟心里明白，他已被捕了。据说，在塞

瓦斯托波尔，当阿利马河战役[1] 结束时，一些聪明人非常担心敌军立即挥师攻城，一举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等他们发现敌军愿采取规范的围攻战役，并已开始挖掘第一条堑壕时，就喜出望外，感到放心了：因为要实施规范的围攻战役，战事至少要拖延两个月！您又在笑了，又不相信，是吗？当然，您是对的。您是对的，是的！这只是个别的情形，我同意您的看法；这里举的事件，确实是个别的事件！但与此同时，最善良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应该注意到：写进书中的一切司法规章和形式所依据的、所衡量的那种普遍性事件，都是虚构的，因为每一件案子，哪怕是每一桩犯罪，只要在现实中发生了，那就会立即变成了纯粹个别的事件，有时还与先前的事件毫不相像。偶尔也会发生十分滑稽可笑的事情。如果我能让某位先生自由活动，不抓他，也不惊动他，但却使他每时每刻都知道，至少使他总在怀疑：我对他的一切、他的全部底细都了如指掌，我在日夜跟踪，密切监视着他。他要是整天疑心重重，胆战心惊，定会被弄得晕头转向，真的要自己前来投案，或许还会干出什么事来，这样就有了二二得四的数学般精确的证据，那可就太好了。那些笨头笨脑的乡巴佬会是这样，而我们这些现代的聪明人，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就更是这样了！因此，老弟，了解一个人受过怎样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至于神经、神经，您忘了神经啦！要知道，现在人们的神经都是不太正常，都是脆弱的，易怒的……好动肝火！你看人们的肝火有多盛！我告诉您，有时它深藏着如同矿山一般！我让他在城里自由走

---

① 指 1853—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于 1854 年 9 月 20 日在该河畔被英、法、土耳其联军击败的战役。联军此后立即进而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让他，让他暂时去闲逛吧，我明知他是我的掌中之物，他逃不出我的手心！他能往哪儿逃呢，嘿嘿！逃到国外去？波兰人会往国外逃[①]，但他不会，况且我在监视，还采取了措施。逃到偏远的地方去？要知道，那儿住着地地道道的、土头土脑的俄国乡巴佬；要知道，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宁愿坐牢，也不愿同无异于外国人的乡巴佬一起生活，嘿嘿！不过，这些都是闲话，都是表面的现象。什么叫逃跑！这只是外表上的，主要的并不在此。他逃不出我的掌心，不是因为无处可逃，而是因为在心理上摆脱不了我的控制，嘿嘿！这说法很妙呢！按照自然规律他摆脱不了我的控制，即便有地方可逃。您见过蜡烛前的飞蛾吧？嗯，他要一直不停地围着我转，就像飞蛾围着蜡烛转一样，自由也将不再可爱了，他会整天地冥思苦想，满心狐疑，惶惶不可终日！……不仅如此，他会自己给我提供二二得四那样精确的数学证据，只要我多给他一些喘息的时间……他要不停地在我周围打转，越转圈越小，最后啪地一声落下来，他直接掉进我的嘴巴，我就把他一口吞下去，这可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嘿！您不相信吗？”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回答，他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坐着，一直紧张地瞧着波尔菲里的脸。

“绝妙的演讲，”他心里思忖着，不禁毛骨悚然，“这甚至已经不是昨天那种猫玩老鼠了。他并非平白无故地向我显示他的才能，不只是……暗示：他于这一行是绝顶聪明！他是别有用心的，那是什么用意呢？啊，别来这个，老兄，你在吓唬我，你在搞诡计！你没有证据，昨天那个人也是虚构的！你不

① 沙皇军队镇压波兰人民起义（1863—1864）后，波兰人大批流亡国外。

过是想让我惊慌失措，想先激怒我，然后趁机压倒我。你这是胡说，不能得逞，不能得逞，不过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我这样明确的暗示？……是指望压垮我的病态的神经？……不，老兄，别来这个，你不会得逞，尽管你设了什么圈套……好吧，让我们瞧瞧你设下了什么圈套。”

于是，他竭力稳定自己的情绪，准备迎接可怕而莫测的灾难。他不时地想扑上去，立即掐死波尔菲里。还在进门的时候，他就担心自己这么动火。他觉得嘴唇发干，心怦怦直跳，唇上的唾沫都凝固了。但他仍然决定一声不吭，不到时候不开口说话。他心里明白，在他这种处境中这是最好的策略，因为不但他不会说露什么，反而能用缄默来激怒自己的敌人，说不定还能让他泄露出点什么来。至少他期望如此。

“不，我发现您不相信，您仍以为我在对您说些无关紧要的笑话，”波尔菲里接着说道，他越来越兴致越高，不停地发出得意的嘿嘿笑声，又一次在屋子里来回踱起步来。“当然啰，您是对的；上帝给我造的这副模样，也只能让人感到滑稽可笑；是个буффон[①] 嘛。但是我要对您说，我再重复一遍，您，老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要原谅我这个老头儿，您还年轻，可以说青春年少，因此您像所有的年轻人那样，最看重的是人的智慧。您醉心于头脑的机智游戏和引人入胜的理性推论。这正好像从前奥地利的御前军事会议，例如，据我对战事的理解，他们是在纸上击败了拿破仑，抓住了他，在自己的书斋里做出了巧妙的计划和结论，可最终的结果呢，马克将军率领全

---

① 这是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法语：丑角。

军投降[1]，嘿嘿嘿！我看得出，老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在嘲笑我，一个文职人员怎么总是举些军事史上的例子。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嗜好，我喜欢军事，我非常喜欢阅读所有这些战况报告……看不起自己这个行当。要是我在军队服役就好了，真的。也许我成不了拿破仑，但我能当上一名少校，嘿嘿嘿！啊，亲爱的，我现在就把一桩个别案例的详情说给您听：现实和人的天性，我的老兄，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会打乱那些深谋远虑的策划！您听听老头儿的话吧，我可不是说着玩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说到这，才三十五岁的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仿佛真的突然变得老态龙钟：嗓音也变了，不知怎的身子也佝偻了），再说我是个坦率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坦率的人呢？您怎么看？恐怕是相当坦率了，连这些情况都白白地告诉您，又不要报酬，嘿嘿！好吧，我接着往下说。我看机智是一种绝妙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美，是生活的慰藉，但它可以变出眼花缭乱的魔术，可怜的侦探怎能看得破呢。况且侦探也会沉溺于幻想之中，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他毕竟也是个人嘛！可是罪犯的本性救了可怜的侦探。该他倒霉。那种'跨越各种障碍'（您这形容机智而又巧妙），迷恋自己聪明的年轻人，哪里会料到这一点呢。就算他会扯谎，我是指某个人，个别案子，incognito[2]，扯谎的本领相当高明，极其巧妙，眼看胜利在望，就该享受凭聪明得来的果实了，可他——突然啪地

---

① 1805 年 10 月法军围攻奥地利要塞乌尔姆城，奥军马克元帅（1752—1828）率部向拿破仑投降。马克此后曾求见俄军库图佐夫元帅。列·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第 1 卷第 2 部第 3 章中写到此事，该章载于《俄国导报》1866 年第 2 期，正好《罪与罚》也在该刊发表，波尔菲里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谈话的这一段，刊在同年该刊第 7 期上。

② 拉丁文：一个匿名者。

摔倒在地！昏倒在最引人注目，最令人难堪的地方。就假设说是有病吧，屋子里有时确实也很憋闷，但不管怎样，不管怎样他让人产生了某种想法！他扯起谎来是天衣无缝，却没有料到天性的力量。这个才难对付呢。有的时候，他醉心于玩弄自己的小聪明，想愚弄怀疑他的人，像演戏似的，脸色故意变白，结果却苍白得太自然了，又太逼真了，以至于再次让人产生了某种想法！尽管头一次那人会受骗上当，但过了一夜就会明白过来，只要他不是个傻瓜。要知道，他会一直如此！他总是先发制人，纠缠一些谁也没问过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些其实应该缄口不言的话题，讲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嘿嘿！他会亲自跑来，开口问道：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来抓我？嘿嘿嘿！要知道，这种事也会发生在最聪明机智的人身上，发生在心理学家和文学家身上！人的天性就是一面镜子，一面最明亮的镜子！照着镜子就可以自我欣赏，就是如此！您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呀，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不觉得憋闷吗，要不要打开一扇窗子?”

“哦，别担心，”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嚷道，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请别费神啦！……”

波尔菲里在他对面站住，等了一会儿，突然也跟着他放声大笑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从沙发上站起来，歇斯底里般的笑声戛然而止。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他大声而清楚地说道，尽管他的双腿在发抖，勉强站稳。“我终于看清了，您断定是我杀害了那个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我得告诉您，所有这些我早听厌了。倘若您认为，您有权合法地跟踪我，那就跟踪吧；有权合法地逮捕我，那就逮捕吧。但我决不允许当面嘲笑我，折磨我。”

他的双唇突然打颤，眼里喷射出怒火，一直压低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我决不允许！”他猛地大叫道，竭尽全力拍打桌面。“您听到了吗，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我决不允许！”

“哎呀，天哪，怎么又这样啦！”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叫道，显得惊恐万分。“老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亲爱的！老兄！您怎么啦？”

“我决不允许！”拉斯柯尔尼科夫又一次嚷道。

“老弟，声音轻点！要知道，他们会听见的，会跑来的！到时候我们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想一想！”波尔菲里把脸凑近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脸，一边惶惶不安地低声说着。

“我决不允许，决不允许！”拉斯柯尔尼科夫机械地重复着，但同样也突然变成悄悄的低语声了。

波尔菲里迅速地转过身，跑去打开窗子。

“应该透透气，换点新鲜空气！您该喝口水，亲爱的，要知道您是发病了！”他正要冲到门口吩咐拿水来，碰巧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装着水的细颈玻璃瓶。

“老弟，喝吧，”他拿着玻璃瓶跑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跟前低声说，“也许会有用的……”波尔菲里的惊慌不安和体贴入微是那么自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就不再做声，并极其好奇地打量起他来。不过他没有喝水。

“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亲爱的朋友！您这样会发疯的，请相信我的话！啊！喝些水吧！哪怕喝一点儿也好哇！”

他硬要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那瓶水。拉斯柯尔尼科夫下意识地把瓶子端到了嘴边，但猛醒过来，厌恶地放回桌上。

“对，您的病又发作了！亲爱的朋友，您的旧病复发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仍然慌乱，但却和善同情地唠叨着，“天

哪!您怎么能这样不爱惜自己?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昨天也到我这儿来过,我承认,我承认,我这人性情坏,好挖苦人,但人们由此怎么得出了那样的结论呢!……天哪!他昨天来了,在您走后来的,我们一起吃了饭,他谈了许多,我真是束手无策。我想……哎呀,天哪!他是您打发来的吧?请坐呀,老兄,看在基督的分上,请坐下!"

"不,不是我让他来的!但我知道他到您这儿来过,并且也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断然回答道。

"您知道?"

"是的,那又怎样呢?"

"老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的事我哪有不知道的呀!我知道傍晚时您去过出租屋;我知道您拉过门铃,打听过那摊血的事,令工人和两个看门人都莫名其妙。要知道我理解您的心情,那时的心情……可这样一来您会发疯的,真的!您会晕头转向!您怒火中烧,这是正义的愤慨,因为您受了侮辱,起初是命运的捉弄,后来是受了警察的气,于是您东奔西走,可以说是为了叫大家尽快地说出实情,好把事情一下子了结,因为您非常厌恶这些胡说八道和一切怀疑。是不是这样?我猜透了您的心思吧?……只不过您不但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把我的拉祖米欣也搞得晕头转向。您自己也知道,他太善良了,禁不起这个。您有病,而他则心善,这病对他是有感染性的……老弟,等您心平气和时,我会告诉您……坐吧,老弟,看在基督的分上!您休息一会儿吧,脸色不好,坐一坐。"

拉斯柯尔尼科夫坐了下来;他不再战栗,但全身却开始发热。他惊讶不已,神情紧张地听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讲话,而后者一直显得很担心,在友善地照顾他。不过,对他的这番话,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句也不相信,尽管有一种奇怪的很想

相信这番话的念头。波尔菲里冷不丁地谈起了出租屋来，这着实让他大吃一惊。“怎么会呢，看来他知道有关那幢房子的事？”他突然思忖道，“而且还亲自讲给我听！”

“是的，在我们案例中有过一件几乎类似的案子，涉及心理的、病态的案子，”波尔菲里迅速地接着往下说，“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而且说得很死，结果他自己产生了错觉，列举出事实，描述了案情，把所有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为什么呢？原来他本人完全是无意之中与谋杀案有些瓜葛，却只是有些瓜葛。可是当他知道自己给凶犯提供了口实以后，便开始忧心忡忡，胡思乱想，甚至坚信自己就是凶手！最后，拥有中央政府权力的参政院① 把这个案子审理清楚了，这个可怜人被宣判无罪，送进了福利院。应感谢拥有中央政府权力的参政院！哎——呀——呀！这样怎么行，老弟？要是总这样刺激自己的神经，夜夜去拉门铃，去打听那摊血，那您可要发热病了。要知道，我在办案中可把这种心理研究透了。有时候就弄得一个人很想从窗口或者从钟楼上跳下去，这种念头会很诱人的。拉门铃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病态，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这是一种病态！您太轻视自己的病了。您得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夫看看，而您的那个胖子又能干些什么！……您这都是说呓语！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您神志不清！……”

刹那间，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

“难道，难道，”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现在他还在说谎吗？不可能，不可能！”他摒弃了这个念头，因为

---

① 俄国 1711—1917 年间隶属沙皇的最高国家机关，由彼得大帝设立，原为最高立法机关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机关。从 19 世纪上半叶起，改为最高司法机关，监督国家机关和有关的活动。后据 1864 年司法条例规定，是最高审级法院。

他预感这念头会使他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会因此气得发狂。

“这不是神志不清，我非常清醒！”他叫嚷着，同时又竭力想识破波尔菲里玩的把戏。“非常清醒，非常清醒！听见了没有？”

“是的，我明白，我听见了！您昨天也说不是神志不清，甚至特别强调没有什么神志不清！您所说的一切，我都能理解！哎呀！……听着，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的大好人，就拿这样一个情况来说吧。如果您真的犯了罪，或者与这件可恶的案子有牵连，您自己还会坚持说您干这一切时头脑完全清醒，并没有神志不清吗？您还特别强调，一口咬定是这样，这可能吗，这可能吗，请问？据我看，完全相反。要是您觉得自己干了什么，您应该一口咬定当时一定是神志不清啦！不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吧？”

这句问话听来有一些诡诈的东西。拉斯柯尔尼科夫往沙发背上一靠，避开了向他俯下身子的波尔菲里，一声不吭，用迷惑不解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波尔菲里。

“再比如拉祖米欣先生，也就是说他昨天来这儿，是他自己要来的，还是您怂恿他来的？您本该说是他自己要来的，隐瞒起您怂恿他来的事实！可是，您并没有隐瞒事实！您恰恰一口咬定，是您怂恿他来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可从来没有这样咬定。他的脊背上掠过一阵寒意。

“您一直在说假话，”他慢吞吞地轻声说，撇撇嘴，露出病态的冷笑。“您又想向我显示，您知道我的一切计谋，您预想到了我的一切回答，”他说着，几乎觉得已不再斟酌词句了。“您想吓唬我……或者只是在嘲弄我……”

他说着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波尔菲里。忽然他的眼中再次冒

出怒火。

"您一直在扯谎!"他嚷道,"您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罪犯来说,最好的掩饰就是尽可能地不要隐瞒那些无须隐瞒的事。我不相信您!"

"您真精明!"波尔菲里嘿嘿地笑了起来,"老弟,您真难对付;您有某种偏执狂。您就是不相信我?但是我告诉您,您已经相信了,至少有点儿相信了,而我要使您百分之百地相信我,因为我真心喜欢您,真心为了您好。"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双唇颤抖起来。

"是的,希望您好,我最后还要告诉您,"他接着说道,并轻轻地、友好地抓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手臂。"我最后要告诉您,您要注意自己的病。何况,现在 фамилия[①] 也来看望您了;您应该替她们想想。您应该让她们安心愉快,可您却让她们担惊受怕……"

"关您什么事?您怎么知道的?您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可见您在跟踪我,还想让我知道这一点?"

"老弟!我可是从您那儿,从您本人那儿知道这一切的!您没注意到,当您激动时,您会首先向我,向别人吐露出一切。昨天,我从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拉祖米欣先生那儿也同样了解到许多有趣的细节。不,您别打断我的话,我要对您说,您虽然聪明机智,但疑心太重,从而您甚至失去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比如再拿这个话题来说,关于拉门铃的事。我向您透露了这么重要的情况(要知道,这可是个完完整整的事实),我可是个侦探哪!而您却从中什么也没察觉?倘若我对您哪怕只有一丝怀疑,我能这么做吗?恰恰相反,我首先应该

---

① 这里是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法语:一家人。

打消您的疑心，不让您知道我已掌握了这一情况，把您的注意力引开，然后再冷不防地给您当头一棒（就像您描述的那样），让您措手不及。我会说，‘啊，先生，晚上十点，几乎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您在被害人的屋子里干什么啦？您为什么要去拉门铃，为什么打听那摊血的事？您为什么弄得看门人莫名其妙，叫他们去警察局，找警察局中尉？’我要是对您有一点儿怀疑，那我就应该这么做。我就应该按照章程录下您的口供，进行搜查，大概还会逮捕您……可见，我并不怀疑您，因为我的做法截然不同！而您却不能正确地看待问题，甚至什么也不懂，我再说一遍！”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由得浑身一颤，而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您完全在扯谎！”他叫嚷着，“我不知道您的用意，但是您完全在扯谎……您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会弄错的……您扯谎！”

“我扯谎？”波尔菲里接过话头，看来很激动，但仍保持着很快活和嘲笑人的模样，好像并不在乎拉斯柯尔尼科夫先生对他的看法。“我扯谎？……哼，那刚才我是怎样对待您的（我可是个侦探哪），亲自向您暗示，告诉您自我辩护的种种理由，亲自给您归纳了种种心理状态。我说到‘有病，神志不清，受了很大的委屈，忧郁症，警察局’等等，不是吗？啊？嘿嘿嘿！尽管如此，其实呀——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为自己辩护的心理原因、借口和诡辩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是既有利又有害的。您说‘有病，神志不清，幻想，错觉，我忘了’——就算是这样，老弟，可为什么您在病中，在神志不清时会产生这样的幻觉，而不是其他的幻觉呢？不是也可产生其他幻觉吗？不是这样吗？嘿嘿嘿嘿！”

拉斯柯尔尼科夫傲慢而又鄙视地瞅着他。

“总之，”他固执地高声说，一边站起来，稍稍推开波尔菲里。“总之，我想知道：您是认定我毫无嫌疑，还是不这么认为？说吧，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肯定的最终的看法，快点说，马上就说！”

“这真是不胜其烦！哎呀，您可真麻烦哪，”波尔菲里完全是一副十分开心、狡黠却毫不慌张的模样大叫道，“您干吗要知道，您干吗要知道那么多，不是还丝毫没有去麻烦您吗！您可真像个孩子，要把火拿到手里玩！您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为什么要这样死气白赖地纠缠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嘿嘿！”

“我再对您说一遍，”拉斯柯尔尼科夫愤怒地大叫道，“我不能再忍受了……”

“不能忍受什么？不能忍受情况不明？”波尔菲里打断了他的话。

“别挖苦我！我不愿意……告诉您，我不愿意！……我不能，也不愿意！……听着！听着！”他又挥拳猛击了一下桌子，大叫道。

“声音轻点，轻点！人家会听见的！我认真地告诫您：您得保重自己。我可不是开玩笑！”波尔菲里轻轻地说，但这一次他脸上已经没有先前娘儿们那种又惊慌又宽厚的神色了。相反，他现在是直截了当地下达命令，严厉地紧锁眉头，仿佛一下子戳穿所有的秘密和含糊其辞。不过这种情形只持续了片刻。不知所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真正感到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他又一次听从了压低声音的命令，尽管已是火冒三丈。

“我不会让自己受人折磨！”他忽地像刚才那样轻声说道，与此同时他痛苦而愤怒地一下子意识到不能不服从命令，因而更加怒不可遏。“逮捕我吧，搜查我吧，但要按照法律规章办

事，不能戏弄我！您不能……”

“别为法律规章担心，”波尔菲里打断了他的话，并带着先前那种狡黠的微笑，甚至仿佛愉快地欣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老弟，我现在招待您就像在家里似的，完全是友好的！”

“我不要您的友谊，我唾弃您的友谊！听见了吗？好，我现在拿上帽子就走。如果您打算逮捕我，现在该说了吧？”

他抓起帽子，朝门口走去。

“难道您不想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吗？”波尔菲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又一次抓住他的上臂，把他拦在门口。显而易见，他越来越高兴，越来越诙谐，这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失去了自制力。

“什么意想不到的人？怎么回事？”他问道，猛地收住了脚步，惊慌失措地望着波尔菲里。

“意想不到的人就在这儿，在我的门后面坐着，嘿嘿（他用手指指间壁上通往他那套公房的门）！我上了锁，免得他跑掉。”

“怎么回事？在哪儿？什么事？……”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那扇门跟前，想把门打开，可是门锁着。

“门上了锁，这是钥匙！”

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给他看。

“你一直在扯谎！”拉斯柯尔尼科夫再也忍不住了，叫喊起来，“你在扯谎，该死的 полишинель①！”并且向悄悄朝门口退去却毫无惧色的波尔菲里扑去。

“我心里一切，一切都明白！”他一个箭步地跳到他的跟前，“你在扯谎，你在挑逗我，想让我露出马脚……”

---

① 这是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法语：小丑。

“老弟，您已经全暴露了嘛，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要知道您在狂怒。别嚷啦，要不然我就喊人了！”

“你在扯谎，什么也不会有的！喊人吧！你知道我有病，想刺激我，逼我发怒，让我暴露自己，这就是你的目的！不，你得拿出证据来，我全都明白了！你没有证据！……你只有一些糟糕透顶、毫无价值的猜测，扎米托夫那种猜测……你了解我的个性，你想逼我气得发狂，接着突然再叫来什么神父以至见证人[1] 来吓唬我，[2] 让我不知所措……你在等他们？是吗？你在等什么？他在哪儿？叫他出来吧！”

“这里哪来什么见证人，老弟！人也真能胡思乱想！真要这样也就不能像您所说按什么法律规章办了，而您，亲爱的，并不了解这些……您自己会看到，法律规章也是少不了的！……”波尔菲里一边嘟哝着，一边倾听着门口的动静。

真的，就在这时，在另一个房间的门口好像响起了喧闹声。

“啊，他们来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叫了起来，“是你派人叫来的！……你在等他们！你策划好了的……好吧，让他们到这儿来吧：见证人、证人、随便什么人……让他们来吧！我做好准备！做好了准备！……”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通常情况下实在是出人意料的事，以至于不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是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都没料到这样的结局。

---

① 原文为 депутат（代表），此处意为“见证人”。

② 此处神父、见证人，是指搜查时在场的见证人。

第 六 章

后来，在回想这一时刻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眼前是这样一种景象。

门后传来的喧闹声忽然加剧，门也开了个缝。

“怎么回事？”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懊恼地叫道，“我不是嘱咐过……”

一下子没有人应声，但门外显然有几个人，似乎正在把某人推走。

“那里怎么啦？”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不安地又问了一遍。

“把犯人尼古拉带来了，”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这不需要！把他带走！等一会儿！……他为什么溜到这儿来啦！真是乱来！”波尔菲里一边叫喊着，一边向门口奔去。

“是他……”又响起那个声音，但戛然而止。

真正的搏斗持续了不到两分钟，接着好像有人突然使劲把另一个人推了一下，随即一个脸色苍白的人大步进了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办公室。

这人的样子初看十分古怪。他两眼直瞪前方，却好像什么都视而不见。他的目光中有着毅然的神情，可脸色却死一般地苍白，像赴刑场似的。他那毫无血色的嘴唇在微微地颤抖。

他还非常年轻，穿着像个平民，中等身材，体格消瘦，留着一个盖儿头，五官端正，但面容显得憔悴。被他猛力推开的人紧跟着他，抢先跑进了房间，并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这是一个押送兵，可尼古拉猛地一抽胳膊，又一次挣脱了。

门口聚集了一些好奇的人，其中有的还竭力想挤进来。上述的一切几乎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把他带走，还早呢！等着吧，到时候会喊你们的！……为什么提早把他带来？”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仿佛被搞得措手不及，极其懊丧地嘟哝着。然而，尼古拉突然跪了下来。

“你这是干什么？”波尔菲里吃惊地叫道。

“我有罪！是我干的！我是个杀人犯！”尼古拉突然开口说道，好像有些喘不过气，但声音还是很响的。

大约有十秒钟，谁也没吭声，仿佛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连押送兵也向后退去，不再扑向尼古拉，机械地退到门口，呆呆地站在哪儿。

“怎么回事？”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愣了一下，清醒后叫道。

“我……是个杀人犯……”沉默片刻后，尼古拉又说道。

“怎么……你……怎么……你杀了谁？”

显然，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感到手足无措。

尼古拉又沉默了一会儿。

“阿廖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我……用斧子……砍的。我一时犯浑……”他突然添上了一句，又一次缄口不语了。他仍然跪着。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站了一会儿，像在思索什么，但突然身子一震，挥手让那些围观的人走开。那些人立即就消失不见了，门也被掩上。接着，他瞧了一眼正站在屋角惊愕地望着

尼古拉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想朝他走去又收住了脚步，再瞧瞧他，便立刻把目光移到了尼古拉的身上，接着又移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身上，随后又移到了尼古拉的身上。突然他如同着魔一般冲着尼古拉嚷了起来。

“你这么早给我讲什么疯话?”他几乎恶狠狠地冲着尼古拉吼道，“我还没问你是不是犯浑了呢……你说说，是你杀了人吗?”

“是我杀了人……我招供……”尼古拉说道。

“好哇！你用什么杀的人?”

“斧头。我预先准备好的。”

“好哇，挺痛快！一个人吗?”

尼古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

“一个人干的?”

“是的。米杰卡[①] 是无罪的，他同这事没关系。”

“别忙着扯上米杰卡！好吗！……”

“你怎么……嗯，当时你怎么跑下楼的？看门人不是遇见你们两个人吗?”

“我是为了不惹人注意……当时……和米杰卡一起下的楼，”尼古拉好像按照腹稿慌慌张张地回答道。

“啊，没错!”波尔菲里恶狠狠地叫道，“他说的不是实话!”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突然又看见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他显然全神贯注在尼古拉身上，一时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给忘了。此时，他忽地清醒过来，甚至感到有些尴尬。

“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弟！对不起，”他急忙向拉斯柯

① 德米特里的小名。

尔尼科夫奔去，“不能这样，走吧……这儿没您的事……我自己都……您瞧，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呀！……走吧！……”

于是，他抓住他的胳膊，朝门口指了指。

“您大概没有料到吧？”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他当然还不清楚何以如此，但已经精神大振。

“老弟，您也感到意外嘛。瞧，手都在颤抖呢！嘿嘿！”

“您的手也在颤抖，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

“我是在颤抖，我真没想到！……”

他们已经站在门口了。波尔菲里迫不及待等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离去。

“不让我见见那个意想不到的人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冷不丁地问道。

“还嘴硬呢，可自己牙齿却格格地打架，嘿嘿！您真会讽刺！好吧，再见。”

“我看该是告别了！”

“听天由命，听天由命！”波尔菲里撇着嘴，带着一丝微笑嘟哝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穿过办公室时，发现许多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在前室，他在人群中间认出了那幢房子里的两个看门人，那天夜里他曾叫他们来警察局。两人站着，像等着什么。他刚走到楼梯上，突然听到身后又一次传来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声音。他回过头去，看见后者气喘吁吁地追了来。

“就一句话，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别的什么都听天由命吧。只是按照法律规章我还得问您几个问题……就这样，我们还得再见个面，就这样吧。”

波尔菲里微笑着站到他面前。

“就这样吧，”他又补充了一句。

或许他还打算说些什么，但不知为何没有说出口。

“而您，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刚才……我有点发火，”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完全振作起来，忍不住想做个姿态。

“没什么，没什么……”波尔菲里几乎是愉快地接过话头，“我自己也是……坏脾气，抱歉，抱歉！我们还要见面的。听天由命，说不定还会经常见面，经常见面！……”

“会彼此彻底了解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接着他的话问道。

“我们会彼此彻底了解的，”波尔菲里附和着说，并眯缝起眼睛郑重地望了他一眼。

“您现在去参加命名日？”

“去参加葬礼。”

“哦，忘了，是去参加葬礼！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

“我却想不出该祝福您什么！”已经开始下楼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忽然转身对波尔菲里说，“还是祝您成就更大吧，您瞧，您的职务是颇为滑稽的！”

“为什么是滑稽的？”同样转身要离开的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顿时警觉起来。

“那还用说，当这位可怜的尼古拉没有招供时，您一定是用自己那套手法从心理上折磨他、虐待他；您一定是昼夜不停地向他证实：‘你是个杀人犯，你是个杀人犯……’如今他供认了，您又开始折磨他：‘胡说，你不是杀人犯！你不可能是杀人犯！你说的不是实话！’这样一看，您的职务难道不滑稽可笑吗？”

“嘿嘿嘿！您还是注意到了我刚才对尼古拉说，他讲的‘不是实话’？”

“怎么会没注意到呢?”

“嘿嘿!您真是机敏,真是机敏。一切都瞒不过您!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幽默家!抓到了最可笑之处……嘿嘿!据说作家中只有果戈理达到了这一最高境界,是吗?”

“是的,只有果戈理达到了这一最高境界。”

“是的,只有果戈理……再见,希望下次见面愉快。”

“希望下次见面愉快……”

拉斯柯尔尼科夫径直回家去了。他是那么心慌意乱,一到家便倒在沙发上,呆坐了一刻钟,只是为了休息一下,并清理一下思绪。他不打算再想尼古拉的事,因为他感觉到这事让他大为震惊;他还觉得尼古拉的供词中有某种东西是无法解释的,令人惊讶,此刻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不过,尼古拉的招供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他立刻明白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因为谎言是不可能不被揭穿的,到那时他们又会来找他。不过在这之前他至少是自由的,一定得为自己做点什么,因为危险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危险有多大呢?情况逐渐地明朗起来。他只是略微回想一下刚才与波尔菲里见面的大致情景,就不禁又一次吓得浑身发抖。当然,他还不知道波尔菲里的全部目的,也不了解他刚才的全部打算。但一部分诡计已经暴露了,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波尔菲里这一“招”对他说来是多么可怕。只差一点儿,他便可能彻底暴露自己,在事实上暴露。由于了解他性格上的弱点,并一下子就抓住并掌握这一点,波尔菲里的行动尽管过于大胆,但几乎是准确无误的。毫无疑问,刚才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过于暴露,但还算没有暴露事实;这仍然只是相对的暴露。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他现在对一切的看法果真正确吗?他不会失误吗?今天波尔菲里想要达到怎样的结果呢?

今天他是不是确实做了某种准备？做了什么准备？他是不是确实在等待着什么？要不是尼古拉出乎意外地出现，他俩今天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波尔菲里几乎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招数，当然啰，他冒着风险，但还是施展出来了；倘若波尔菲里真的掌握更多的东西，那他一定也会施展出来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总觉得是这样）。这个“意想不到的人”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一种嘲笑？这是否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是否隐藏着某种证据和确凿的指控？昨天的那个人呢？他跑哪儿去了？今天他在哪儿？如果说波尔菲里掌握着什么有用的东西，那一定与昨天的那个人有关……

他坐在沙发上，垂着脑袋，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手蒙住脸。他的身体仍然神经质地颤栗着。末了，他站起来拿上帽子，沉思了片刻便朝门口走去。

不知怎的他有一种预感，至少今天他几乎肯定是安全的。突然间，他觉得心头涌出一股喜悦：他想尽快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儿。当然，去参加葬礼已经迟了，但还赶得上葬后宴，而且在那里他马上就能见到索尼娅。

他停步想了一下，一丝病态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

“今天！今天！”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对，就在今天，应该这样……”

他刚想开门，突然门自己开了。他浑身一颤，赶紧往后闪。门被人慢慢地轻轻推开，门口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正是昨天那个从地下钻出的人。

那人站在门槛上，默默地瞧了瞧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步跨进屋内。他跟昨天一模一样，同样的身材，同样的衣着，但脸色和眼神却有很大变化：此刻他看上去有点儿愁眉苦脸。他站立了片刻，大口喘着气。这时他只要把手掌往腮帮子上一按，

脑袋往旁边一歪，就活像个乡下的婆娘。

“您有什么事?”吓得面无人色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

那人一声不吭，突然向他几乎深深地一躬到地。至少他右手的一个手指已经触到了地面。

“您怎么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叫了起来。

“我有罪，”那个人轻声说。

“什么罪?”

“我起过坏念头。”

他俩彼此对视了一下。

“我当时感到很恼火。您来到的时候，可能是喝醉了；您叫看门人去警察局，并打听那摊血。我感到很恼火，因为他们都不理睬您，还把您当做酒鬼。我一恼火，就睡不着觉了。后来记起了您的地址，昨天就来这儿打听……”

“谁来过这儿?”拉斯柯尔尼科夫插嘴问道，随即开始回忆起来。

“就是我，我得罪了您。”

“那么您是那幢房子来的人?”

“是的，我在那儿，当时我同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您忘记了吗? 我们一直在那儿干着自己的活计。我们是皮革匠人，小市民，我们把活计带回家做……当时特别地恼火……”

拉斯柯尔尼科夫顿时清晰地回想起前天在大门口的那幕情景。他想起当时那里除看门人还站着几个人，也有女人。他还回想起一个人的声音，主张把他直接送到警察局去。那人的脸他没能记住，甚至现在当面也认不出来，但他记得当时自己甚至搭腔回了他几句，并向他转过脸去……

原来，昨天那场恐惧竟这样就结束了。一想到他真的差点儿被毁了，差点儿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毁了自己，他不由

得不寒而栗，看来，除了租房子和打听那摊血的事，这个人是不可能说出什么的。想必波尔菲里除了知道他神志不清之外（但那是可以做正反两种解释的），同样也没有掌握什么，除了知道他的心态难以捉摸之外，也无法确定什么。可见，倘若不出现更多的证据（不会再出现了。绝不，绝不），那么……那么他们能把他怎样呢？即使逮捕了他，最终又能指控他什么呢？可见，波尔菲里只是现在，只是刚刚才知道有关出租屋的事，而在这之前，他还一无所知。

“是您今天告诉波尔菲里……说我到过那儿吗？”他大声问道，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他惊呆了。

“哪个波尔菲里？”

“探长。”

“是的。那时看门人没去，我就去了。”

“是今天？”

“比您早一点儿。我全都听到了，听到了他是如何折磨您的。”

“在哪儿？听到了什么？什么时候？”

“就在那儿，在他的间壁后面，我一直坐在那儿。”

“怎么？您就是那个意想不到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事？说说吧！”

“我呢，”那个小市民开始说了起来，“看那两个看门人听了我的话后不愿意去，因为他们说太晚了，他说不定还会大发脾气，说当时为什么不来，我感到很恼火，睡不着觉，就开始去打听。我昨天打听到了，今天就去了。第一次去他不在，隔了一个小时，我又去了，他们不让我进去。我第三次再去才让我进去。我向他报告了所有的情况，他就开始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他说：‘你们这些强盗，给我干了

些什么？我要知道这个情况，早派警察去抓他了！’接着他跑了出去，叫来一个人，跟他在角落里谈了一会儿；然后他又走到我跟前，开始一边盘问、一边骂人。他狠狠地训斥我；我向他报告了一切情况，并告诉他，您不敢回答我昨天的任何问话，而且您也没有认出我。他就开始在屋子里跑了起来，又不停地捶胸顿足，大发脾气跑来跑去，直到有人通报说您来了。他说：‘好吧，你到间壁后面去坐一会儿，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要动。’然后亲自给我拿来一把椅子，又把我锁了起来。他说：‘我可能有事要问你。’当他们把尼古拉带来以后，您一走，他立即把我放了出来。他说：‘以后我要找你，还有事要问。’……”

“他当着你的面审问了尼古拉？”

“您一走，他就立刻让我走了，然后才开始审问尼古拉。”

那个小市民收住了话头，突然又鞠了一躬，手指都触到了地面。

“请饶恕我对您的诬蔑和对您的恶意吧。”

“上帝会饶恕您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话音刚落，那个小市民又向他鞠了个躬，但这一回不是一躬到地，只是弯了弯腰，然后慢腾腾转过身，走出了房间。“一切都有利有弊呀，现在一切都有利有弊。”拉斯柯尔尼科夫反复说着，走出了房间。他的精神从没这么振作。

“现在我们还得较量一番呢。”他一边下楼，一边愤愤地冷笑着说。这愤恨是对自己来的，他轻蔑而且羞愧地回想起自己的“胆怯”。

第五部

第一章

在昨晚彼得·彼得罗维奇与杜尼娅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进行了一场决定命运的谈话之后，第二天的清晨对彼得·彼得罗维奇起到了令他清醒的作用。尽管他极不情愿，但不得不逐渐承认这件事已成定局，难以挽回；可昨天他还觉得这是海外奇谈，虽已发生却总以为绝不可能。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如同一条毒蛇整夜在啃噬他的心。彼得·彼得罗维奇一起床便立刻去照镜子，担心一夜间发了黄疸病，不过这方面暂时一切正常。彼得·彼得罗维奇看了看自己那端庄白净、近来微微发福的面庞，一时甚至感到宽慰，完全相信自己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位未婚妻，或许是更纯洁的呢。但他随即清醒过来，用力向一旁啐了一口；这一举动却引起他那位年轻朋友，同屋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无声嘲笑。彼得·彼得罗维奇发现了这种讥笑，立刻暗自给自己的这位年轻朋友记上了一笔账。最近，他已经记上他的许多老账了。他突然想到，真不该把昨天的结局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因此更加怒不可遏。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无法自制，盛怒之下犯的第二个错误……而后，这个上午仿佛故意与他作对，令人不快的事情接踵而来。甚至连他去参政院奔走承办的那个案子，

也可能败诉。他因为很快要结婚，租了一套房子，并用自己的钱装修了一下，这套房子的房东特别使他恼火：这是个发了大财的德国手艺人，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取消刚刚签订的租约，一定要收取租约规定的全部违约金，尽管彼得·彼得罗维奇退还给他的几乎是装修一新的房子。同样，家具店也无论如何不肯退回一点儿定金，尽管他们还没有把家具送来。“难道为了家具，我非结婚不可吗！”彼得·彼得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自说道。与此同时那已经破灭了的希望又在他脑际浮现：“难道这一切真的就这样难以挽回，就此了结吗？难道不能再试试看吗？”一想到杜尼娅，有种诱惑刺痛了他的心。这时他感到非常痛苦。毫无疑问，倘若此刻仅仅用一个愿望就能置拉斯柯尔尼科夫于死地的话，那么彼得·彼得罗维奇会立即说出这个愿望来的。

“此外，我还错在一点儿钱也没有给她们，”他思忖着，忧心忡忡地回到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斗室。“真见鬼，我为什么这么吝啬呢？这样做甚至没有一点儿计算！我本打算先让她们受点儿罪，好使她们把我看做上帝，可她们竟然会这样！……呸！……不，如果当时我给上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做嫁妆，买礼品、化妆品、梳妆盒、光玉髓、布料，到克诺普公司和英国店[①] 里弄些这类东西，那事情就会好办些……会牢靠些！那现在就不这么容易回绝了！她们是那类人，认为退婚定要归还聘礼和钱财，可退聘礼和钱财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会舍不得！再说良心上也过不去，怎么能这样把如此慷慨和体贴的人一下

① 克诺普是彼得堡涅瓦大街上一家服饰用品商店的老板；英国店指的是小百万街上的一家百货店，主要出售从英国进口的服饰用品。

子赶走呢？……唉！这下我栽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地骂自己是个傻瓜，当然是在心里骂的。

由于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回到家时要比出门时加倍地气恼。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家里正在准备葬后宴，多少引起了他的一点儿兴趣。他昨天就听说了办葬后宴的事，甚至还记起好像自己也得到了邀请，但由于忙着自己的事，也就没留意这些。他连忙去向莉佩韦泽太太打听。因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在家（她去了墓地），莉佩韦泽太太正在摆开的餐桌跟前忙碌着。他从她那儿得知，葬后宴要办得很隆重，几乎邀请了所有的房客，其中有人还不认得死者，甚至请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尽管他曾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吵过架。最后他还了解到，他们不仅邀请了他彼得·彼得罗维奇，而且迫不及待地等候他的光临，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最重要的一位客人。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虽说与她有过不愉快，但这次也同样受到盛情邀请，因此她忙碌着操办一切，几乎感到兴高采烈。而且她虽说身着丧服，却穿上了簇新的绸衣，打扮得漂漂亮亮，为此而得意扬扬。所有这些事实和消息使彼得·彼得罗维奇萌生了某种念头。于是他若有所思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房间。原来他得知，邀请的宾客中有拉斯柯尔尼科夫。

不知怎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个上午都坐在家里。对这位先生，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态度有点儿奇怪，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几乎从住到他这儿的那天起就瞧不起他，甚至极其憎恶他，但同时又仿佛有点儿惧怕他。他来到彼得堡住在他那儿不全是为了省钱，尽管这几乎是主要的考虑，但也还另有原因。他在外省就听说过去他监护过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最激进的进步青年，甚至在某些有趣的神

秘的小团体里担任着重要角色。这使彼得·彼得罗维奇大为惊讶。这些势力强大、无所不知，蔑视一切并揭露一切的团体，早令彼得·彼得罗维奇感到某种特别的却又茫然的恐惧。当然，他本人身在外省，不可能对这类事有确切的了解，哪怕是大体上清楚。他和其他人一样，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露者，等等①，尤其是在彼得堡，但也像许多人那样，把这些名称的含义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地步。这几年来他最害怕的就是揭露，也是他一直惊慌不安的主要症结，尤其是梦想转到彼得堡开展业务的时候。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个惊弓之鸟，就像受惊吓的孩子一样。几年前在外省开始创业时，他就遇到了两起事件，无情地揭发了省里几位相当有权势的人物，这些人正是他一直依附的靠山，是他的保护人。一起事件以被揭发者身败名裂而告终；另一起事件又差一点儿引起许多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决定一到彼得堡便立刻要全面了解情况，如果需要就应该抢先去巴结"我们年轻的一代"，以防万一。在这种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例如拜访拉斯柯尔尼科夫时，他就已从别人那里好歹学会了几句流行的词句……

当然，他很快就看透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头脑简单的人。然而这丝毫没有使彼得·彼得罗维奇感到失望，也丝毫没有使他感到兴奋。即使他确信所有的进步人士都是这样的傻瓜，那么他的担心也不会消除。其实他毫不关心那些学说、思想和体系（这正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给他大讲特讲的）。他有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打探清楚：这儿发生过

① 这里显然是指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民主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

什么事，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是否有权势？他本人是否有什么可担心的？假如他要做某件事，会不会被人揭发？如果会被揭发，那是为了什么事，而且现在具体说人们要揭发的是什么事情？此外，假如他们当真有势力，能不能设法巴结他们，向他们吹一吹？该不该这样做？比如说，能不能利用他们给自己的前程打点一下呢？总之，他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①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瘦弱多病，身材矮小，当过公务员，一头黄发淡得出奇，他为之扬扬得意的络腮胡子，活像烤肉饼。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很软，可说起话来却十分自信，有时甚至极其傲慢，这与他的体形一对照，常常显得非常滑稽。不过他在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眼里是个相当可敬的房客，也就是说他不酗酒，也不欠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确有点儿傻气。他投靠进步和“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凭一股热情。他属于那些不可胜数的形形色色的酒囊饭袋，浅薄低能，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他们能很快地趋附最时髦的流行思想，结果却马上把它弄得庸俗不堪，立刻就丑化了他们有时是极其真诚地要效力的事业。

尽管列别贾特尼科夫心地善良，同样也开始忍受不了自己的同屋，过去的监护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既并非有意，又都有责任。尽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头脑简单，但渐渐地察觉到彼得·彼得罗维奇当面奉承他，暗地里则鄙视他，感到他“根本不是那样子”。他曾试图给他讲解

① 在 1866 年 4 月 25 日致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那些 19 世纪 60 年代虚无主义者们时说：“他们中间骗子、恶棍多得不可胜数……可是我多次见到的这些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为了荣誉、为了真理和真正的利益，多么纯真、多么无私地转向虚无主义！”

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理论，可彼得·彼得罗维奇听起来，特别是近期，开始明显表现出嘲讽的神情，到了最近他甚至开始出言不逊。原因是他本能地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庸俗傻气，或许还夸夸其谈地胡诌，就连在自己的圈子里可能都没什么重要的关系，只会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此外，他或许对自己干的事，即宣传事业，也一知半解，因此说话常常前言不搭后语，哪里能成为一个揭露者呢！顺便提一下，在这一个半星期中，彼得·彼得罗维奇很乐意（尤其是在开始时）听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夸赞，甚至是些十分奇怪的赞扬。比如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夸他准备赞助将来在平民街某处尽快建立一个新"公社"①，或是称赞他不干涉杜尼娅，哪怕她婚后一个月就找个情人，还称赞他将来不给自己的孩子做洗礼，如此等等，他听着都不加反驳，表示默认。彼得·彼得罗维奇向来不反对给他加上这类美德，甚至让人如此地夸赞自己，可见任何的称赞都会使他心花怒放。

彼得·彼得罗维奇这天上午出于某种原因，兑换了一些五厘债券，此刻正坐在桌旁，清点着一叠叠纸币和公债。而几乎一直缺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则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钱无动于衷、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得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对这些钱真的无动于衷。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苦恼地想：彼得·彼得罗维奇真可能对他有这种看法，

---

① 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的影响下，当时彼得堡出现一些由进步青年组成的公社，他们计划先从普通的城市公共宿舍开始，以后逐渐发展为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位于平民中街（今公民街）的这个"公社"，参加者多为受卡拉科佐夫案件牵连坐过牢的人，在卡拉科佐夫案件中有许多虚无主义者被捕。在写作《罪与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对这个"公社"有所风闻。——俄编注

而且大概巴不得有这个机会用摆在桌上的一叠叠钞票来撩拨和嘲弄自己的年轻朋友，提醒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在他俩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这一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他面前虽然又谈起创建一个新的特别“公社”这个自己津津乐道的话题，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极度烦躁，待理不理。彼得·彼得罗维奇一边劈劈啪啪打着算盘，一边简短地表示自己不同的意见，口气中流露出露骨的嘲讽和有意无礼的揶揄。可是，“博爱仁慈”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把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情绪归结于昨天与杜尼娅关系破裂的影响，急切地希望尽快转入这个话题，因为就此他有些进步的思想和宣传的内容可以说说，以便能安慰自己这位可敬的朋友，并且“毫无疑问”会给他未来的发展带来好处。

“这个……寡妇要办什么葬后宴是吗?”当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谈得正起劲时，彼得·彼得罗维奇冷不丁插嘴问道。

“您怎么不知道，我昨天不是对您谈起过这件事嘛，而且说了我对所有这类仪式的看法……要知道，她也同样邀请了您，我听说了。您昨天亲自同她谈过的……”

“我怎么也没料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柯尔尼科夫那里得到的钱全部花在葬后宴上。刚才我经过那里时，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准备得那么充分，还有酒！……请了不少人，天晓得是些什么人!”彼得·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仔细地打听起来，好像怀有某种意图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什么？您说我也受到了邀请?”他抬起头，突然补充了一句，“什么时候？我可不记得了。其实我不会去。我到那儿干什么呢？我昨天只不过顺便跟她说起，作为官吏的穷困遗孀，她可认领到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补助。她不会是

因此邀请我吧？嘿嘿！”

“我也不打算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动手揍过人家。可以理解，不好意思呀，嘿嘿嘿！”

“谁揍过人？揍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涨得通红。

“是您哪，您揍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约一个月前，不是吗？我可是听说啦，昨天听说的……所谓信念也不过如此！……连妇女问题也搞砸了。嘿嘿嘿！”

说着说着，彼得·彼得罗维奇仿佛得到了安慰，又劈劈啪啪打起了算盘。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造谣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大为光火，一提起此事他总感到心里发憷，“根本不是这样的！那是另一码事……您听说的不对，这是诽谤！当时我只是自卫。她自己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把我的络腮胡子都要扯掉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况且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施行暴力……这是原则。所以她的举动几乎是横行霸道。那我该怎么办呢？就这么在她面前傻站着？我只不过把她推开了。”

“嘿嘿嘿！”卢仁继续恶意地冷笑着。

“您存心挑起这件事，因为您自己有气，就想发作……这是胡说八道，完完全全与妇女问题无关：您不该这样理解，我甚至想过，如果公认妇女在各方面，甚至在体力上都是与男子平等的（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一观点），那么在这事上也得平等。当然啰，后来我也认为，实际上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因为打架是不该发生的，而且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当中寻求什么平等当然是怪事。我没那么

蠢……尽管现在还有打架这种事……但以后不会有了，现在还是有的……呸！真见鬼！同您在一起，总要被搞糊涂的！我不去参加葬后宴，并不是因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我只不过按照原则不去参加葬后宴，这是种丑陋的习俗。就是这样！其实，也可以去，但只是去嘲弄一番……不过遗憾的是不会有神父来。否则我一定要去。”

“也就是说，您一边享受人家的款待，一边鄙夷这种吃喝，也鄙视款待您的人。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鄙视，而是抗议。我可用心良苦啊。我能够间接地促进人们进步，促进宣传。每个人都有义务进步，有义务宣传，或许方法越激烈越好。我可以散布观点，播撒种子……种子将生长出实事。我怎么是侮辱他们呢？起初他们会觉得是受到了侮辱，但后来他们自己会发现，我给他们带来了利益。我们的捷列比耶娃曾经遭人指责（如今她在公社里），因为她当时离家出走……投入他人的怀抱，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不愿在陈规陋习中生活，并且将不按宗教仪式结婚。人们还指责说她这样做对父母是太粗暴了，应该体谅他们，把信写得婉转些。据我看来，这都无所谓，完全不必写得婉转，恰恰相反，这里正该提出抗议。又如瓦莲茨与丈夫共同生活了七年后，抛下两个孩子，斩钉截铁地写信对丈夫说：‘我意识到，与您生活在一起我是不会有幸福的。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您，因为您欺骗了我，对我隐瞒了原来还存在着像公社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不久前，我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那儿得知了一切，并委身于他，与他一起创办公社。我之所以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告诉您，是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诚实的行为。您随便怎样吧。但别指望我回心转意，您太晚了。祝您幸福’。这类信都

是这样写的!"①

"这个捷列比耶娃不就是您说起过的那个女人,她已经第三次没按宗教仪式结婚了!"

"认真算起来,总共只有两次!但哪怕是四次,哪怕十五次,那又算得了什么?倘若说我什么时候对父母去世感到过惋惜,那就是现在。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假如他们还活着,我会用抗议弄得他们痛苦不堪!我会存心这样做的……这是因为我成了'嫁出去的女儿'②吗?呸!我要让他们瞧瞧!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只可惜都去世了!"

"要让他们大吃一惊?嘿嘿!好吧,这随您的便,"彼得·彼得罗维奇插嘴说,"不过请告诉我,您不是认识死者的那个女儿吗,那个瘦弱的女子,人们对她的议论是不是完全属实,啊?"

"这怎么啦?据我看来,也就是说我个人的观点,这正是女人最正常的状况。为什么不是呢?也就是说 distinguons③。在现今的社会中,这当然是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被迫的,可到未来的社会里,这将是十分正常的状况,因为这是自由的。再说现在她也有这个权利,因为她受了苦,这是她的本钱,也可以说是她可以随意支配的资本。当然,在未来的社会中是不需要什么本钱的,她的作用会表现为另一种含义,受到严格而理智的约束。至于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现在我把她的行为看做是对社会体制坚决而具体的抗议,我为此非常敬

① 这里是在讽刺性模拟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② 转义为不再需要照看的人。
③ 法文:我们要加以区别。

重她，甚至很高兴看见她！”①

“可我听说，是您把她从这儿，从这幢房子里撵走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简直暴跳如雷了。

“这又是一个诽谤！”他大叫起来，“事情完完全全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诽谤，因为她根本不了解！我从没有追求过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我只不过想培养她，完全是无私的，努力激发她内心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只是反抗精神，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自己在这里住不下去了！”

“是让她去公社吗？”

“您总是开玩笑，又很不得体，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一点。您根本不理解！公社里是没有这种角色的。建立公社就是为了这种角色不再存在。在公社里，这种角色将改变自己今天的全部本质，如果在这里是愚蠢的，到那里就会变得聪明，如果在当前的环境中是不自然的，到那里就会变得非常自然。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处在怎样的环境和怎样的氛围之中。一切都由环境而定，人本身则是无足轻重的。② 我到现在与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都是和睦相处，这可以向您证明，她从未把我当做敌人和欺负她的人。是的！现在我正在吸引她加入公社，但这完完全全是建立在别的基础上！您笑什么？我们想创办自己的公社，特别的公社，只是基础要比先前更加宽广。我们在信念上

① 这里是讽刺俄国 19 世纪 60 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以及巴格宁要废除婚姻制度的论点。

② 这里与上文一样都是反对当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机械地解释“环境决定一切”的论点。

更向前进了。我们否定得更多![1] 倘若杜勃罗留波夫从坟墓里爬出来，那我得跟他好好辩论辩论；把别林斯基更要甩得远远的![2] 眼下我在继续启发培养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

“嗯，那您也就正好利用这个非常好的人，啊？嘿嘿!”

“不，不！哦，不！恰恰相反!”

“哼！恰恰相反！嘿嘿嘿！那才怪呢!”

“您要相信我！您说，我何必要对您隐满呢？恰恰相反，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她和我在一起时，不知怎的那么紧张，那么胆怯，显得纯洁而且腼腆。”

“您当然要启发培养她啦……嘿嘿！您是不是在向她证明，所有的羞耻都是无稽之谈？……”

“根本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啊，您对启发培养的理解是多么粗俗，甚至是多么愚昧呀，请您原谅我的用词！您什么也不懂！啊，天哪，您还……还没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在寻求妇女的自由，而您脑子里只有那一个念头……我完全不谈妇女贞操和羞耻心的问题，因为这问题本身毫无价值，甚至含有偏见，但我完全认可她与我保持纯洁的关系，因为这是她的愿望和权利。当然，假如她亲口对我说：‘我想拥有你，’那么我会把这看做是自己的极大成功，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姑娘，但是现在，至少是现在，当然我对她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有礼貌，更尊重她的人格……我等待着，期望着，仅此而已!”

---

① 这里是断言：当时的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把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见解推向极限。

②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俄国文艺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文学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

“您最好送她点什么。我敢打赌，您都没想到吧。”

“我说过了，您根本什——么都不了解！她的处境当然是明摆着的，但这里有另一个问题！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您只是鄙视她。当您看到一件事，误以为是应该鄙视的，就拒绝用人道的眼光去发现这事的本质。您还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只是非常遗憾，最近她不知为何不再读书了，也不再向我借书。以前她常常向我借书。同样可惜的是，她虽然有反抗的毅力和决心，这一点她已经证实了，但似乎还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否定精神，以便能彻底摆脱一些偏见和……愚昧。尽管如此，她能十分清楚地理解某些问题。比如说，她深刻地理解了吻手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那么男人就是用不平等侮辱了女人。① 这个问题我们那里辩论过，我立即向她做了转述。她同样认真地听了有关法国工人协会的事。现在，我正向她解释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们可以随意走进别人房间的问题。”

“这又是怎么回事？”

“最近我们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公社社员是否有权利进入其他社员的房间，不管男的或女的房间，也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果做出了决定，有权利……”②

“那好，他或者她这时正在忙着解手的事，那该怎么办，嘿嘿！”

---

① 这里实际是讽刺地引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薇拉·巴夫洛芙娜的一句话。她说：男人不必吻妇女的手，这对妇女是一种侮辱（第2章，第18节）。

② 这里列别贾特尼科夫是夸大甚至是歪曲了《怎么办?》中的一个思想。小说中说：“我们将有两个房间，你的和我的，还有第三个房间，我们将在其中饮茶、吃饭、接待客人……”彼此不进入别人的房间，以免对方讨厌（第2章，第18节）。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甚至要发火了。

“您总是惦着这种事，这种可恶的‘解手’!”他愤愤地喊道，“呸！我真够恼火，真够懊丧，讲解一种制度时过早地向您提到了可恶的解手！真见鬼！对你们这种人来说，这成了一种障碍，尤其是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把它当做笑料来谈了！仿佛他们是正确的！仿佛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自豪！呸！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到最后，等新加入者坚信这一制度，变得成熟，而目标明确时，才有可能向他讲清整个问题。请告诉我，就说污水坑吧，您在里面能找到什么可耻可鄙的东西呢？而我，我准备第一个去清除任何污水坑！这里甚至不需要什么自我牺牲![1] 这只不过是一项工作，一项高尚的、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它能与其他一切活动相媲美，并且要比任何一个拉斐尔或者普希金的活动更为重要，因为它更加有益!”[2]

“更加高尚，更加高尚，嘿嘿!”

“什么叫‘更加高尚’？用这种词汇来界定人类的活动，我不明白是什么含义。‘更加高尚’，‘更加慷慨’——这些都是胡扯，都是无稽之谈，都是旧时的成见，我一概否定！一切对

---

① 这里隐射和讥讽谢德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1864）一文中的见解。

② 这话反映了当时知识界中一种反对所谓纯科学、纯艺术，一味主张功利实用的观点。作者让人物以简单可笑的方式表述出来，显然意在讽刺。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扎伊采夫、皮萨列夫等人曾在《俄国言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纯艺术”，要求艺术必须对社会具有实际的益处；批评家 H. 索洛维约夫曾撰文《丑陋之理论》、《没有繁殖能力的繁殖力》和《不协之音》等，嘲笑那种理论是在说明“一双靴子要胜过普希金”。索洛维约夫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时世》杂志上（1864 年，第 7 期），而且，编者还加了一句按语，称文章作者的“基本思想与我完全一致”。——俄编注

人类有益的，就是高尚的；我只懂得一个词：有益![1]随您怎么嘿嘿笑，事实就是如此!”

彼得·彼得罗维奇的笑声不止。他已经数完钱，收了起来。但是，不知为什么桌上还留有一些钱。这个“污水坑问题”虽说俗不可耐，却不止一次引起彼得·彼得罗维奇和他年轻朋友的不和，闹翻了脸。可笑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当真生起气来。卢仁却拿这事来开心，此刻他特别想激怒列别贾特尼科夫。

“您是昨晚碰了钉子才这么有气，故意找碴儿。”列别贾特尼科夫终于按捺不住，脱口而出。一般来说，他尽管讲“独立自主”和“反抗精神”，却不敢反对彼得·彼得罗维奇，在他面前仍然保持多年沿袭下来的某种习惯性的恭敬态度。

“您最好还是告诉我，”彼得·彼得罗维奇傲慢而又不悦地打断他的话，“您是否能够……或者最好说：您是否真的与刚才提到的那位年轻女子关系十分密切，能请她马上到这间屋子里来一下？他们好像已经都从墓地回来了……我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我需要见一见，见见这个女子。”

“您为什么要见她呢!”列别贾特尼科夫惊奇地问道。

“哦，我有事，这两天我就离开这里，因此我想告诉

① 与上文一样，同样是对皮萨列夫的“有益论”的嘲讽，可能也同时嘲讽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者在他的《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 中写道：“只有对人有益的东西，才能被视为真正的善。”关于“有益论”，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也有其理解，皮萨列夫在《现实主义者》(1864) 一文中写道：“我们绝对不会对一位诗人说：‘去缝靴子吧。’也不会去对一位历史学家说：‘去烤馅饼吧。’但是，我们无疑要求，一个诗人就要像一个诗人那样，一位历史学家就要像一位历史学家那样，各自都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给社会带来真正的益处。”——俄编注

她……其实，我们谈话时您可以留在这里。这样甚至更好些。要不然，天晓得您会怎么想？”

“我什么也不会想……我只不过问问而已。要是您有事，把她叫来那还不简单。我这就去。请您相信，我不会妨碍你们的。”

的确，大约过了五分钟，列别贾特尼科夫带着索涅奇卡回来了。她十分惊奇，像往常一样怯生生地走进了房间。碰到这种情况，她向来感到羞怯，害怕见到新的面孔和结识新的人，她从小就非常胆小，现在则更加害怕了……彼得·彼得罗维奇接待她是“温和而彬彬有礼的”，不过还带点快活、亲昵的味道。彼得·彼得罗维奇觉得，像他这样受人尊重又有身份的男子，用这种态度对待这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味的妙龄女郎，是很得体的。他赶快帮她“壮胆”，请她在自己对面的桌旁坐下。索尼娅坐了下来，朝四周打量，看看列别贾特尼科夫，看看放在桌上的钱，然后突然又转向彼得·彼得罗维奇，目光再也没有移开，仿佛被钉住了似的。列别贾特尼科夫朝门口走去。彼得·彼得罗维奇站起来，做了个手势请索尼娅坐着别动，自己则在门口拦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

“那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那边吗？他来了吗？”他轻声向他问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那边。怎么啦？是的，在那儿……刚刚进来，我瞧见的……怎么啦？”

“好吧，我特别求您留下，和我们在一起，别让我和这个……姑娘单独在这儿。事情倒不重要，但天晓得人家会怎么说。我不愿意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到那去搬弄是非……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一下子恍然

大悟，“是的，您有理由……当然，照我个人的观点，您过于多虑了，但是……您毕竟是有理由的，对不起，我留下。我就在这窗前，不会妨碍你们的……我想您有理由……”

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沙发旁，坐在索尼娅对面，仔细地打量了她一下，突然摆出一副十分庄重，甚至有些严厉的模样，好像在说：“女士，你自己可别胡思乱想啊。”索尼娅感到极度的窘困。

“首先请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向您那位可敬的继母表示我的歉意……是这样的吧？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是您的继母吧？”彼得·彼得罗维奇十分郑重却相当和蔼地说了起来。看来他完全是一片好意。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她是我继母，”索尼娅急切而胆怯地回答道。

“那好，就请您向她表示我的歉意，由于身不由己的一些情况，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宴席……也就是葬后宴，尽管您继母好意地邀请了我。”

“好吧，我会告诉她的，马上就去告诉她，”索尼娅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

“还有呢，”彼得·彼得罗维奇拦住了她，对她的单纯和不谙礼节不禁一笑，“亲爱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如果您以为我只是因为关系我个人的这件区区小事就冒昧地打扰您，把您这样的女子叫到这里来，那您可太不了解我了。我还有其他的事。”

索尼娅赶紧坐了下来。桌上没收起的五颜六色的钞票，又在她眼前晃动。但她飞快地扭过脸去，抬头望着彼得·彼得罗维奇，因为她突然觉得，看别人的钱，尤其对她来说，是很不适宜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彼得·彼得罗维奇左手拿着的金色

长柄眼镜和他右手中指上那只又大又重、镶着黄宝石的光彩夺目的戒指。突然她又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可不知该看什么地方,末了竟直愣愣地望着彼得·彼得罗维奇的眼睛。他则更加郑重地沉默了片刻,接着说道:

“昨天我偶然有机会,也是顺便跟不幸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谈了几句话。从这几句话中就足以发现,她有点反常,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

“是的……有些反常,”索尼娅急忙附和道。

“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她有病。”

“是的,更简单明了……是的,她有病。”

“既是这样,出于人道主义和……可以说是恻隐之心,我想自己这方面可尽一份绵薄之力,因为我预料她的命运必然是不幸的。这个穷家大概现在只有靠您一个人了。”

“请问,”索尼娅蓦地站起身来,“您昨天不是对她说可以领抚恤金吗?所以她昨天就告诉我,说您着手为她张罗抚恤金的事。这是真的吗?”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甚至在某一方面来说这有点荒唐。我只是提到在职官吏的遗孀可以领到临时补助金,如果他有靠山,但是已故的令尊不但任职没达到期限,而且最近根本就没有任职。总之,即使有希望,也机会很少,因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利享受补助的,甚至恰恰相反……可是她却已经在考虑抚恤金的事了,嘿嘿嘿!是这个女人脑筋转得快!”

“是的,她在考虑抚恤金……因为她没有心眼,为人善良,心善什么都相信,而且……而且……而且……她精神又是那样……是的……请原谅,”索尼娅说着又一次起身要走。

“请原谅,您还没有听我把话说完。”

“是的,没有听您把话说完,”索尼娅喃喃地说着。

“那么请坐吧。”

索尼娅慌乱已极，再一次，也就是第三次坐了下来。

“看到她这种处境，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我希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尽可能帮一点儿忙，也就是所谓量力而行。比如可以为她募捐，或是抽彩……做诸如此类的善事；类似的情况下亲友或有意助人的局外人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我打算告诉您的事。这是能办成的。”

“是的，不错……上帝因此会保佑您……”索尼娅目不转睛地瞧着彼得·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

“这是能办成的，不过……这事我们以后……其实今天就可着手办。晚上我们再见面商量一下，可以说拟定一个计划。就请七点钟左右到我这儿来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希望您也与我们一起干……然而……这里有一个条件必须事先仔细地加以说明。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我正是为了这个麻烦您上这儿来的。我的意见就是：钱不应该交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人，交给她是危险的；今天的葬后宴就是一个证明。可以说明天填肚子的面包渣都没有……嗯，连穿的鞋子也没有……一无所有，今天却买了牙买加朗姆酒①，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咖啡。我路过时看到的。而明天又得由您来负担一切，直到最后一片面包，这就太荒唐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募捐应该这样进行，不让这位可怜的寡妇知道这笔钱的事，只有您知道。我说得对吗？”

“我不知道。她只不过今天才这样……一生中就这么一次……她是非常想纪念他一下，有些光彩……她是很有头脑

① 一种用甘蔗制造的烈性酒。

② 一种葡萄酒。

的。不过，您看着办吧，我将非常，非常，非常……他们也将非常感激您……上帝会保佑您的……孤儿们也……”

索尼娅没把话说完，哭了起来。

“就这样，好吧，请您记住；现在请您替您的亲人接受我个人的一笔捐款，数目有限，应付一下急用。我非常非常希望在这件事上不要提我的名字。您看……因为我自己有急需，不能拿出更多了……”

于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小心地展开一张十卢布纸币，递给了索尼娅。索尼娅接过钱，满脸涨得通红，站起身来，嘴里嘟囔着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得罗维奇很庄重地把她送到门口。她终于跑出了这间屋子，又激动又疲惫，十分窘迫地回到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里。

这场谈话的整个过程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一会儿在屋中踱步，不想打断他们的交谈。索尼娅刚走出房间，他突然走到彼得·彼得罗维奇跟前，郑重地伸出手去：“我一切都听到了，看到了，”他说时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举动是高尚的，我想说是人道的！您希望避免别人的感激，我看到了！我向您承认，尽管按照原则我不可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因为它不仅不能根除罪恶，甚至助长罪恶，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我很高兴看到您的这一举动；是的，是的，我欣赏这一举动。”

“哎，这完全算不了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嘟哝着，情绪有点儿激动，不知为什么仔细盯着列别贾特尼科夫。

“不，不能说算不了什么！像您这样正为昨天的事感到羞辱懊丧，同时却还想到他人的不幸，这样的人……虽说他的行为造成社会性的错误，但是……仍然值得尊敬！我甚至没有想到，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会这样做，再说您还有着自己的那

种观念。啊！您的观念对您妨碍太大了！比如说，昨天的失败就弄得您心神不宁，”心地善良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慨地说道，他对彼得·彼得罗维奇有了更多的好感。“您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婚姻，这个合法的婚姻呢，最高尚和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非得需要婚姻的这种合法性呢？好吧，如果您愿意，您就打我好啦，可我非常高兴这门婚事破裂了，非常高兴您是自由的人了，非常高兴您还能为人类做出些贡献，非常高兴……您瞧，我都说了出来！”

“就因为我不愿在您的那种自由婚姻中戴犄角①，养出别人的孩子来，所以我需要合法的婚姻，”卢仁为了应付这样回答着。他在全神贯注地想着什么事。

“孩子？您说到孩子？”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活像战马听到了军号声，立刻精神一振，“孩子——这是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孩子的问题得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有些人甚至否定孩子是家庭的一个要素，我们以后再谈孩子问题，现在谈一谈戴犄角的问题！我得承认，这是我的弱项。在未来的词典里，不可能有这个令人厌恶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语汇②。什么是戴犄角呢？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有什么戴犄角的？干吗叫戴犄角的？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在自由婚姻中不会有戴犄角！戴犄角的——这只不过是任何合法婚姻的一个必然产物，也可以说是对它的调整，对它的抗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戴犄角甚至丝毫无损尊

① 相当于中国民间所说的“戴绿帽子”，指那些妻子与人通奸的丈夫。

② 普希金在其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写道：“……还有个很神气的戴犄角的人，对自己总是十分满意，满意自己的饭餐和自己的妻子。”（第 1 章，第 12 节）

严……倘若我有朝一日——做一个荒诞的假设——有了合法的婚姻，那么我甚至很乐意戴您所诅咒的犄角了；那时我会对我的妻子说：‘我的朋友，过去我只是爱你，现在我更要尊重你，因为你敢于反抗了！’① 您在嘲笑？这是因为您无力摆脱市俗偏见！真见鬼，要知道我能理解在合法的婚姻中如果爱人欺骗，那是很令人不快的；然而，这正是卑鄙行为所导致的卑鄙后果，这时双方自尊心都要受到伤害。一旦戴犄角的在自由婚姻中公开化了，那么这种现象也就不复存在；这种事会变得不可思议，甚至要失去戴犄角的这个说法。相反地，您的妻子只会向您证明她是多么敬重您，因为您不反对她追求幸福，认为您有极高的修养，不会因她有新丈夫而向她报复。真见鬼，我有时也会幻想把我嫁出去，呸！是幻想我真的娶了妻子（不管是自由婚姻还是合法婚姻），那么我大概会亲自给妻子找个情人来，要是她很久找不到的话。‘我的朋友，’我会对她说，‘我爱你，但我更希望你敬重我，就是这样！’我说得对吗，说得对吗？……”

彼得·彼得罗维奇一边听，一边嘿嘿地笑着，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致。他其实没怎么听。他的确在考虑另一件事情，连列别贾特尼科夫后来也觉察到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甚至挺激动，搓着双手，陷入了沉思。这些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回想起来的，才弄明白的……

① 这句话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一书中对爱情与妒忌的观点的讽刺性的模拟。

第 二 章

很难确切地说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不正常的头脑想起办这种毫无用处的葬后宴。的确，拉斯柯尔尼科夫为安葬马尔梅拉多夫拿出的二十多个卢布，几乎有十个卢布花在了这上面。或许，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认为自己有责任“像样地”悼念死者，好让所有房客尤其是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知道，她“不仅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也许比他们还好些”，他们中任何人都没权利在她面前“趾高气扬”。或许，穷人特有的自尊在这里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正由于这种自尊心，许多穷人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会仪式上，打肿脸充胖子，花掉节省下来的最后几个戈比，只是为了显得“不比别人差”，为了不被别人“戳脊梁骨”。也可能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正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在她好像被人抛弃在世上的这一刻里，向所有那些“卑鄙可恶的房客们”显示一下，她不仅“善于度日和待客”，而且所受的教养绝不是为了过这种苦日子，她出身在“高贵的，甚至可以说贵族式的上校家庭”，根本不需要自己擦地板，夜里洗孩子们的破衣服。这种自尊心和虚荣心时而也会出现在极度贫困、备受摧残的人们身上，有时竟会变成愤怒而不可抑制的需求。何况卡捷琳

娜·伊凡诺芙娜还不是一个任凭摧残的人，环境可以完全置她于死地，但无法压垮她的精神，也就是说吓不倒她，摧毁不了她的意志。[①]此外，索涅奇卡说她精神错乱，是有根据的。当然还不能完全地肯定地这么说，但的确在最近，在过去的整整一年中，她那可怜的脑子受到太多的折磨，很难不受到一些损伤。肺病的恶化，正如医生所说，同样也会导致脑神经失常。

酒准备得不多，品种也很少，马德拉酒也是如此，所以是言过其实。不过酒还是有的，有伏特加酒、罗姆酒和里沙波酒，都是最劣质的，不过数量足够喝了。葬后宴的吃食除了蜜粥[②]以外，还有三四道菜（其中有煎饼），所有这些都是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在厨房做的。此外一下子就摆上了两个茶炊，准备饭后喝茶和潘趣酒。所有的东西都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一个邻居，一个可怜巴巴的波兰人帮助下，亲自采购的。这个波兰人天晓得为何住在莉佩韦泽太太这里。他很快地跑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儿听候差遣，昨天忙碌了一整天，今天又忙了整整一个上午，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又总吐着舌头，仿佛想让人们注意他如此卖劲。为每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他一刻不停地跑去找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甚至追到市场找她，不停地呼她为“官太太”，最后惹得她十分讨厌，尽管起初她说过，要是没有这么个“热心助人、心地善良”的好人，她非

---

① 在这里可以感觉出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个观点，他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时曾写道：“这些被压垮的人，这些可以被认为是精神上堕落、死亡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仍然在牢固、深刻地保持着活生生的灵魂，保持着那种不会被任何苦难所磨灭的永恒意识，即他们是拥有生活和幸福的人的权利的，尽管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必知道他们心中的这种保持。”——俄编注

② 葬礼后飨客的一种食物（多用大米、蜜、葡萄干做成）。

累垮不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生性如此，随便遇见一个生人，就夸赞得无以复加，让人听了脸红，还杜撰根本不存在的种种事由来赞扬他，而她自己又打心底里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然后突然一下子失望了，就同她几小时前还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决裂，翻脸对他横加指责，推搡着把人赶走。她性格天生地可笑、开朗、平和，然而由于接连遇到不幸和挫折，她变得狂热地渴求大家都过上和平愉快的生活，而绝不该是别样的生活；所以生活中稍不如意，小有挫折，她便立即气得发狂，刚刚还有着美好的愿望和幻想，现在则开始诅咒命运，撕碎和扔掉随手抓到的任何东西，用头去撞墙。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也不知怎的突然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所特别看重，受到她的特别尊敬。或许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办葬后宴，因为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一心扑到这事上：她动手摆桌子，拿来桌布、容器和其他用具，在自己的厨房里准备饭菜。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把一切都托付给她，自己腾出空到墓地去了。的确，一切都准备得很周到：餐桌上摆得相当井井有条，盘子、刀叉、酒杯、玻璃杯、茶杯——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从各个房客那儿借来的，样式不同，大小也不同，但此时却摆得恰到好处。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感到自己干得非常好，就颇有点儿扬扬得意地迎接从墓地回来的人们。她全身打扮得漂漂亮亮，戴的是一顶扎着崭新黑纱布的包发帽，穿的是一条黑裙。她的扬扬得意虽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知为何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却对此感到不快：“好像没有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就办不成葬后宴啦！”那顶带黑纱的包发帽也同样使她感到不快：“这个愚蠢的德国女人扬扬得意，别是因为自己是房东吧，是出于仁慈之心才同意帮助可怜的房客？仁慈之心！太谢谢啦！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爸爸是上校，差点儿当省长，有时会举办四十人

的宴会，像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或最好叫她柳德维戈芙娜，这样的人甚至连厨房都不让进的……”不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拿定主意，先不流露自己的情绪，尽管她已暗下决心，今天一定要刺激一下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叫她有自知之明，否则天晓得她会把自己想象成什么人；此刻对她还只是冷淡而已。还有件不快的事，也让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感到恼火：除了一个波兰人及时赶到墓地外，其余被邀请参加葬礼的，一个也没有去；而出席葬后宴的，也就是说来吃饭的，尽是些卑微贫穷的房客，其中不少人甚至已是醉醺醺的，全是下流坯！房客中年事稍高，较有身份的人，似乎串通一气，一个也没有来。比如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可算房客中最有身份的，就没有到。但昨天晚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嚷得无人不知，也就是说她告诉了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波列奇卡、索尼娅和波兰人，说什么他是个最高尚最慷慨的人，他交际甚广，非常富有，他是她前夫的朋友和她父亲的常客，他答应千方百计为她弄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这里必须说明，假如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夸奖什么人交际甚广，非常富有，那她绝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不是要达到什么个人意图，她完全是无私的，可说出于至诚，仅仅是为了快感才去称赞和抬高一个人。“那个讨厌的恶棍列别贾特尼科夫”大概是“学卢仁的样子”也没有来。“这个家伙是自以为了不起呢！我们只是赏脸才邀请他，再说他同彼得·彼得罗维奇住一个屋，是他的熟人，不好意思不请他呀。”那位有着上流社会风度的太太和她那个女儿，“待嫁的老姑娘”，同样没有来。她们在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的公寓里尽管总共只住了两个来星期，却已经不止一次地抱怨马尔梅拉多夫家喧闹和叫喊之声不绝于耳，尤其在死者生前喝得醉醺醺回家时。当然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经从阿玛丽娅·

伊凡诺芙娜的嘴里听到了这些抱怨，因为后者在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吵嘴时，威胁说要把他们全家赶出去，并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说他们搅得那些他们都“不配为其拎鞋的高贵房客”不得安宁。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次特意邀请了这对她“不配为其拎鞋”的母女。况且过去同她们偶然相遇时，这位太太总是傲慢地扭过脸去，她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太太知道，在这里“人们的思想感情更为高尚，能不记前嫌地邀请她们”；也让她们看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光是会过苦日子。这一点在吃饭时一定要讲给她们听，同样也要说说先父已经官近省长，暗示相遇时用不着扭过脸去，这种举止是非常愚蠢的。胖胖的中校也没有到（其实他只是退了役的上尉），原来从昨天早上就“烂醉如泥”了。总之，来的只有波兰人，接着是个丑陋体弱的公务员，他沉默寡言，穿了件油渍斑斑的礼服，一脸的粉刺，身上有股怪味；后来是个既聋又瞎的老头儿，曾在某邮局供职，很久以来一直有人不知为何供养他住在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的公寓里。同样还来了一位喝得醉醺醺的退役中尉，其实是个军需官，他进来时毫无礼貌地哈哈大笑，“您想得到吗”，连坎肩也没穿！有个家伙也没问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就一屁股坐到桌旁。最后有一位因没有外衣，只穿着睡袍来了，这实在不成样子，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和波兰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拉了出去。不过，这个波兰人还带来另外两个波兰人。他们从未在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公寓里住过，谁也没在这里见过他们。所有这一切都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极为恼怒。“要这样，操办一切是为了谁呀？”为了腾出座位，甚至都没让孩子们上桌；即使这样餐桌也占满了整个房间。在里面的墙角，用木箱为孩子们摆了些食物，两个小的坐在长凳上，波列奇卡作为大孩子照看他们，喂他们吃，给他

们这些“体面的孩子”擦鼻涕。总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由自主地大摆架势，甚至有点傲慢地接待每一个客人。对某些人她神色特别严峻地上下打量着，傲慢地请他们入座。不知为什么她认为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应该对那些人没来负责，所以对她的态度突然变得极不客气，以致后者立即有所觉察，因此感到大受委屈。这样的开场是不会有圆满结局的。大家总算都入座了。

几乎在他们从墓地回来的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了进来，他的到来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非常高兴。首先，因为他是所有来客中唯一“有学问的客人”，“大家都知道，他打算两年后在本地的大学里当一名教授”；其次，因为他立刻彬彬有礼地请求原谅他没能参加葬礼，尽管他非常想来。她奔过去把他拉到桌旁，在她左边坐下（右边坐的是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尽管她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让每道菜都给客人们分享，尽管那折磨人的咳嗽这两天似乎特别厉害，不时妨碍她说话，让她喘不上气来，但她还是不停地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诉说着，急着轻声倾吐郁结在她心头的一切情感，还有对这次不顺心的葬后宴的全部愤恨。与此同时，这愤恨不时变成针对在座客人，而主要是房东太太的一阵阵最快活、最放肆的嘲笑。

“全怪这只布谷鸟。您明白我指的是谁：是她，是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用头朝女房东摆摆，向他示意，“您瞧，她瞪起了眼睛，感到我们在说她，又弄不清说什么，只得瞪着眼睛。呸，猫头鹰！哈哈！咳——咳！她戴这顶包发帽要表示什么呢？咳——咳！您可注意到，她希望大家以为她在护着我，以为她能光临，是我的荣幸。我当她是个正派人，让她去邀请些比较体面的人，认识亡夫的人，可是您瞧瞧，她把谁请来了。一些小丑！一些邋遢鬼！您瞧瞧这个脏脸，简直是长着两

条腿的饭桶！还有这几个波兰人……哈哈！咳——咳！谁也没有，谁也没有在这里见过他们，我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来干什么呢，我请问您？那么规规矩矩地坐了一排。喂，先生！”她冷不丁对其中一个波兰人大叫起来，“您拿了煎饼了吗？再吃点吧！喝点啤酒，啤酒！不想要伏特加吗？您瞧，他站起来一劲儿点头致谢。您瞧，您瞧，大概是饿坏了，穷鬼！没关系，让他们吃吧，至少他们不吵闹了，不过……不过，说真的，我担心房东太太的那些银勺！……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她突然转向女房东，几乎大声地说道，“万一您的勺子被人偷走，我可不负责赔偿。我事先向您声明了！哈哈！”她大声笑着，转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再次用头指指女房东，为自己这乖张举动而得意扬扬。“她又没弄懂，又没懂！惊得目瞪口呆地坐着。您瞧，猫头鹰，活脱脱一只猫头鹰，系着新纱带的猫头鹰！哈哈！”

这时，笑声又一次变成了难以忍受的咳嗽，持续达五分钟之久。手帕染上了一些血丝，额头渗出了汗珠。她默默地把血迹举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看了看。等一喘过气来，她又立刻对他低语起来，情绪异常激动，两颊绯红。

“您瞧，我托她办一件可以说是极细致的事，就是去请那位太太和她的女儿，您知道我指的是谁吧？这得十分地客气，十分地巧妙，可她弄得糟透了。这个外地来的呆子，这个傲慢的女人，这个卑微的乡下人，就因为是什么少校的遗孀，是来跑衙门要求抚恤金的，已经五十五了还染发，还涂脂抹粉（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这么个女人不仅不来登门，而且也不派人来道个歉，既然自己不能来，但在这种情况下最起码的礼节还是需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连彼得·彼得罗维奇也不来？哎呀，索尼娅呢？到哪儿去了？瞧，她总算来了！索尼娅，你

到哪去了？怎么连办父亲的丧事也迟到，真奇怪。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让她坐在您旁边吧，那是你的座位，索涅奇卡……你想吃什么自己拿。要些肉冻吧，这最好吃。煎饼马上就端来，给孩子们吃了吗？波列奇卡，你们那儿菜都有吗？咳——咳——咳！嗯，很好。真是个乖孩子，莲尼娅。科利亚，你别老晃腿，像个体面孩子那样坐着。你说什么，索涅奇卡？”

索尼娅赶紧向她转达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歉意。她尽量高声说，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并且选用一些最客气，最恭敬，甚至是以彼得·彼得罗维奇名义编出来的话。她补充说，彼得·彼得罗维奇特别吩咐她转告，只要他一有工夫立即赶来，以便同她单独谈些事情，商量一下现在可以做什么，以后打算做什么，如此等等。

索尼娅知道，这样能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安静下来，让她感到高兴，而主要是满足了她的自尊心。索尼娅慌忙地向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躬身，就在他身边坐了下来，飞快地朝他好奇地瞥了一眼。不过，随后不知怎的她就一直避免看他，也不跟他说话。尽管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脸，想讨好她，可总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无论是她还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都没有着丧装，因为没有裙服。索尼娅穿着一件深褐色的衣服，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则穿着自己唯一的一条连衣裙，是深色条纹印花布的。关于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消息，很顺当地就讲完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郑重其事地听索尼娅说完，又同样郑重其事地问道：彼得·彼得罗维奇身体好吗？接着她几乎大声地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嘀咕说，彼得·彼得罗维奇这样受尊敬、有身份的人，同这一帮“不同寻常的人”在一起，确实会感到别扭，尽管他对她的家庭非常热忱，跟她的父亲还有老交情。

“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感谢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的缘故，因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您都没有鄙弃我的邀请！”她几乎大声地补充道，“我确信，您只是因为同我那可怜的亡夫有着特别的友情才来参加葬后宴的。”

接着，她又一次骄傲而郑重地扫视一下自己的客人，突然隔着桌子以特别关切的语气大声问那个聋老头儿：“是不是再来点儿烤肉，喝了里沙波酒吗？”老头儿没有回答，好一会儿也弄不清楚问了他什么事，虽然旁边的人为了寻开心一劲儿推他。他只是大张着嘴，东张西望地环视，这使大伙儿更加开心。

“简直是个傻子！您瞧，您瞧！带他来干吗？至于彼得·彼得罗维奇，我始终是信任他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继续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当然啰，他不像……”她口气生硬，嗓门很大，神态严厉地冲着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说，不禁让后者感到一阵害怕。“不像您那两个花里胡哨、裙摆拖地的女人，这种人在我父亲家里连厨娘都当不上。亡夫倒是会给她们面子，会邀请她们，那也只不过是出于他那无限的仁慈心。”

“是呀，他是喜欢喝一口；大家喜欢喝酒，都一起喝过！”那个退役的军需官刚干完第十二杯伏特加，猛地大声叫道。

“亡夫的确有这个嗜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下子抓住他的话头说开来，“但他为人善良高尚，他热爱和尊重自己妻儿。他只有一个缺点，由于心地太善良，轻信各式各样堕落的人，天晓得跟什么人没喝过酒，甚至配不上他脚跟的人！请想一想，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在他口袋里发现了蜜糖饼干：醉得像个死人，却还惦记着孩子们。”

“饼——干？您是说饼——干？”军需官先生嚷道。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爱搭理他。她想起了什么事，叹了口气。

“或许您和大家一样，认为我对他太严厉了吧，”她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往下说，“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尊重我，他非常，非常尊重我！他是个善良的人！有时我真可怜他呀！他时常坐着，从屋角望我，我不觉可怜起他来，想对他温存些，接着又暗自琢磨：‘你如果对他温存，那他却又会去喝得酩酊大醉。’只有对他严厉，多多少少还能有点儿约束。”

“是呀，揪过他的头发嘛，不止一次呢，”军需官再次大叫，又往嘴里倒了一杯伏特加。

“对付呆子不光是揪头发，甚至可以用布掸子打。我这可不是指亡夫说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毫不客气地对军需官说。

她脸颊上的红晕越来越深，胸脯不停地上下起伏。再过片刻，她准会叫闹起来。许多人嘿嘿地笑，他们显然都很快活。有人轻轻推了推军需官，对他轻声说了点儿什么。显然有人想挑唆他们吵架。

“我请——问，您指的是什么，”军需官开口说道，“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到底是谁……其实，用不着问！这没关系！是寡妇嘛！我能原谅……算啦！”说着他又喝了一杯伏特加。

拉斯柯尔尼科夫坐着一声不吭，极其厌恶地听着。他仅仅出于礼貌，才吃了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断盛到他盘中的食物，免得让她难堪。他不断地朝索尼娅仔细打量。然而，索尼娅却越来越不安和担心，她同样预感这葬后宴不会平安地结束，因此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火气越来越大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其实她也知道，那两位外省女士之所以对卡捷琳娜·伊

凡诺芙娜的邀请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她索尼娅。她听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本人说，这位母亲甚至感到这一邀请是一种侮辱，并且问道："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与这种女子坐到一起呢?"索尼娅猜想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经得知此事，而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来说，侮辱索尼娅，要比侮辱她自己、她的孩子们、她的父亲都更加严重，这是最致命的侮辱。索尼娅也明白，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此刻是无法平静下来了，"除非她让这两个长裙拖地的女人知道，她俩是什么货色。"说也凑巧，有人从桌子的另一端传给索尼娅一个盘子，里面放着用黑面包切成的两颗心，用一支箭穿在一起。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勃然大怒，顿时便隔着桌子骂那人一定是头"醉驴"。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同样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内心又因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傲慢受到极大的侮辱，此时，为了转移人们不良的气氛，顺便也抬高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她突然不着边际地讲起了故事。说她有个熟人，"药房里的卡尔"，一天夜里乘坐马车，"车夫向（想）杀他。卡尔库库（苦苦）地艾（哀）求车夫别杀他。他大哭不至（止），双手合十，瞎（吓）得要死，像刀扎进心窝一样。"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虽然微露笑意，却立即指出，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不应该用俄语来说笑话。后者觉着受到了更大的侮辱，就反唇相讥，说她的"父庆（亲）来似（自）柏林，似（是）匪（非）常匪（非）常重要的营（人）物，走路时手总似（是）摸口袋"。生性爱笑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再也忍耐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气得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忍无可忍，强作镇定。

"您看看这只猫头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几乎快活起来，立即又开始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嘀嘀咕咕地说了起来，"她是想说：总把手插在口袋里，却说成了手总摸口袋。咳——

咳！您是否注意到了，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所有这些住在彼得堡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不知来自何处的德国人，都要比我们愚蠢！您也会同意，怎么可以讲什么‘药房里的卡尔吓得像刀扎心窝一样’，怎么他（没用的家伙！）没有把车夫捆起来，却是‘双手合十，大哭不至（止），库库（苦苦）地艾（哀）求’。哼！这个傻女人！要知道她还以为这故事非常动人呢，可没想想自己有多蠢！据我看来，这个喝得醉醺醺的军需官比她要聪明得多；至少看得清楚，这是个酒鬼，喝得稀里糊涂，可那些人虽然彬彬有礼，一本正经……您瞧她，坐那儿眼睛瞪得滚圆。她生气啦！她生气啦！哈哈哈！咳——咳——！”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兴致来了，马上津津乐道地东拉西扯起来，忽然间她说自己一定要用正在设法搞到手的这笔抚恤金，在自己故乡T城……开办一所贵族女子寄宿中学。关于这件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还没有亲口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此时她立即津津有味地设想出十分引人入胜的种种细节；她的手中不知怎么突然出现一张“奖状”，正是已故的马尔梅拉多夫曾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提到过的那张。那时在酒馆里他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的妻子，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时曾经“在省长和其他官员面前”跳过披巾舞。显而易见，这张奖状如今应能成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人有资格办寄宿中学的证明。但找出这张奖状的主要目的，是想镇住那“两个花里胡哨、长裙拖地的女人”；倘若她们来参加葬后宴，那一定要让她们明白：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出身高贵，“甚至可以说是出身贵族家庭，是上校的女儿，比起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那些招摇撞骗的女士可要好得多”。这张奖状顿时在喝醉的客人手中传来传去，对此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并

不阻拦，因为那上面的确写明了，en toutes lettres[①]，她是一个获勋的七等文官的女儿，因而实际上几乎就是上校的女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兴奋起来，立即滔滔不绝，描绘起未来在T城那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她说起将聘请到她的寄宿学校讲课的中学教师；说起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法国人曼戈，他曾在贵族女子中学教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法语，现在T城闲度晚年……有合适的薪水就会到寄宿中学来任教。末了她谈到索尼娅，说她将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起去T城，协助处理各项事务"。但这时桌子另一端有人突然扑哧地笑了一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尽管立即对嘲笑竭力装出不屑一顾的模样，却又马上故意提高嗓门，兴奋地谈起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无疑会成为她的帮手，说"她性情温柔，有耐心，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气质高贵，有教养"。她边说边又抚爱地拍拍索尼娅的面颊，并且欠身亲吻了她两下。索尼娅满脸通红，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是个神经脆弱的傻女人，真是心烦意乱，该散席了；既然菜已吃完，那就该上茶了"。就在这时，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因一直没机会说话，甚至根本没人听她说话，感到十分委屈，毅然做最后的尝试，怀着深藏的忧虑斗胆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进言，讲出一番极有见地的高深看法：在将要开办的寄宿中学里首先应该特别注意扭（女）孩子纳（内）衣的洁净，"必是（须）又（有）一个很能干的抬抬（太太）来管理纳（内）衣"；其次"应该禁止年斤（轻）姑娘夜里偷偷刊（看）任何小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此刻确实情绪低落，又疲惫不堪，对葬后宴已极为厌烦，就立刻"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阿玛

---

① 法文：白纸黑字。

丽娅·伊凡诺芙娜的话，说她尽是“胡扯”，一窍不通；关心内衣是女管理员的事，而不是贵族女子寄宿学校校长的事；至于读小说嘛，那简直是不成体统，所以请她免开尊口。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脸涨得通红，怒火中烧。她指出，她只是“出于好依（意）”，她“（完全是）出于许多匪（非）常的好依（意）”，而且她“好久没收到房祖（租）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立即向她发起了“进攻”，说什么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说自己“出于好依（意）”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就在昨天，她丈夫去世还停在床上的时候，她为房子的事折磨过她。对此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回答得头头是道，她说她“邀青（请）了那两位女士，但没有赖（来），因为她们是高尚的女人，不可能赖（来）看不高尚的女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当即向她“强调指出”，正由于她自己是个下贱之人，所以无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高尚。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忍耐不住，马上声称，她的“父庆（亲）来似（自）柏林，似（是）匪（非）常匪（非）常重要的营（人）物，而且走路时，双手总似（是）往所有口袋里伸；而且总‘呸！呸！’个没完”；为了真能惟妙惟肖地模仿父亲，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鼓起腮帮，开始发出类似“呸——呸”的声音。房客们哈哈大笑，预感将会爆发一场争斗，故意赞赏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但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再也按捺不住了，她马上“一字一顿”地高声说，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可能根本没有父亲，她只不过是彼得堡酗酒的芬兰女人，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当过厨娘，或许比这个还要糟。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气得脸像煮熟的大虾，尖声叫道，大概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才“根本没有父庆（亲）；而她的父庆（亲）来似（自）柏林，穿着文（晚）礼服，总是说：呸！呸！呸！”卡捷琳娜·

伊凡诺芙娜一脸鄙夷，她说自己的出身是人所共知的，在这张奖状上白纸黑字印着，她父亲是个上校；而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假如她有父亲的话）大概是彼得堡卖牛奶的某个芬兰人；非常可能她根本没有父亲，因为迄今为止谁也不知道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的父称是什么，是伊凡诺芙娜，还是柳德维戈芙娜？这时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气急败坏，拳击桌面，尖声叫嚷说她是伊凡诺芙娜，而不是柳德维戈芙娜，她父庆（亲）较（叫）约翰还曾是个寸（村）长[①]，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父庆（亲）从来没有当过寸（村）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椅子上站起来，正颜厉色但很镇静地（虽然她脸色煞白，胸脯急剧起伏）对她说，假如她胆敢再一次“把自己的缺德父亲与我的父亲相提并论”，那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就扯下对方的包发帽，把它踩个稀巴烂。听到这话，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在屋里暴跳起来，拼命地叫喊，说她是房东，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得“立刻从这幢房子里板（滚）出去”，接着不知怎的，她冲过去把桌上的银勺都收了起来。屋里响起了一片喧闹声和撞击声；孩子们大哭起来。索尼娅扑过去拦住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但是，当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突然嚷起了什么黄执照，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把推开索尼娅，向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扑了过去，要兑现自己的威胁：扯下包发帽，踩个稀巴烂。就在这时门开了，门口突然出现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他站着，严厉而又认真地扫了一眼所有的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朝他奔去。

---

① 指农奴制时代地主所委派的管理庄园的人。

第三章

“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叫起来，“您可得保护我们！得让这个蠢货明白，她可不能这样对待一个遭遇不幸的高尚女人，这事是有人管的……我要见省长本人……她得承担责任……请您保护孤儿寡母吧，看在同我父亲的友情上。”

“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对不起，太太，”彼得·彼得罗维奇挥手赶她，“您也知道，我根本没有荣幸认识令尊……对不起，太太！（有人大声地笑了起来）我可不想卷到您与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没完没了的纠纷里去……我需要……想马上同您的继女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谈一谈，大概是这样称呼吧？请让我进去……”

于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侧身绕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朝索尼娅所在的对面墙角走去。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犹如巨雷轰顶，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无法理解，彼得·彼得罗维奇怎么能矢口否认同她父亲的交情。自从她杜撰出这种友谊，就已虔诚地深信不疑。彼得·彼得罗维奇说话时那种公事公办的冷冰冰的态度，充满鄙视和威胁的口气，也使她大为震惊。他一进来，人们不知为啥全都安静了下来。既是因为这个“干练严肃”的人与屋里一伙

人太不协调，也是因为他显然是为了某件重要的事情而来，大概是某种不同寻常的缘由促使他落入了这帮人里，看来马上会出什么事儿，马上。站在索尼娅身旁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闪到一旁，让他过去；彼得·彼得罗维奇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不一会儿，门口又出现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他没有进屋，但同样怀着某种特别的好奇心，几乎是惊讶地站在那里。他仔细听着，却好一会儿都无法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我大概打扰了你们的谈话，但事情相当重要，”彼得·彼得罗维奇似乎不是特别对着某个人，而是对着大家说道，“我甚至很高兴当着大家的面谈这件事。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我恳请您作为房东仔细地听听我下面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谈话。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他直截了当地对惊奇万分并已惶恐不安的索尼娅说，“在您来访之后，在我的桌上，在我的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房间里，我的一张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随即不见了。假如您不论怎样知道并告诉我这张钞票现在在哪里，那么我向您保证，并请大家作证，事情就到此为止。否则，我不得不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到那时……您只好咎由自取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甚至孩子们也停住不哭了。索尼娅脸色惨白地呆立着，眼睛望着卢仁，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她好像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几秒钟过去了。

“噢，怎么啦？”卢仁问道，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索尼娅终于声音微弱地说道。

“不知道？您不知道？”卢仁追问一句，接着沉默了几秒钟，“想一想吧，小姐，”他语气严厉起来，但似乎仍在劝说，“好好想一想吧，我可以再给您一些时间仔细想想。您该看到，

如果我不是确有把握，凭自己的经验，我绝不会贸然地指责您。因为这样直接公开地指责，如是诬告或者弄错，那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承担责任的。对此我一清二楚。今天早上，我因需要钱用，把一些五厘债券兑换成现金，总共三千卢布。这笔账我记在本子里。回家后我开始点钱，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作证，我点出二千三百卢布放进了皮夹，皮夹子揣到外套的口袋里。桌上还剩下大约五百卢布的纸币，其中有三张钞票，每张面值都是一百卢布。就在这时，您进来了（因为我找您），您在我那儿一直显得非常局促不安，谈话时您甚至有三次不知为何站起身来，急着要走，尽管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证实这一切。或许，您自己，小姐，也不会否认，我把您叫去，通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您叫去，只是为了与您谈谈您的亲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孤苦无靠的境况（我不能来这儿参加葬后宴），谈谈如何为她做些善事，比如募捐、抽奖或诸如此类的事。您感谢我，甚至流下了泪水（我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说出来，首先是为了提醒您，其次是为了向您表明，我是不会忘却任何细枝末节的）。后来，我从桌上拿起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了您，这是以我名义赠给您的亲人的第一笔捐款。所有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看在眼里。接着我把您送到门口，您还是十分局促不安。您走后只剩下我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两人，我们交谈了十来分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便出去了。我重又回到放着钱的桌旁，以便把钱清点一遍后单独收着，我事先就打算这样做。使我吃惊的是，其中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不翼而飞了。请您想一想：我无论如何不能怀疑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就连产生这种疑心都令我感到羞耻。我同样又不会数错，因为在您进来之前，我刚刚清点完毕，我发现总数是正确的。您自己也得承认，我回想

起您那局促不安的神态，急于要走的模样，还有您把手放在桌上待了片刻，最后我也考虑到您的社会地位和与此相关的一些习惯，我可以说是吃惊，甚至不情愿，不得不产生这种怀疑，当然这怀疑是可怕的，但又是不带偏见的！我还要补充和重复一遍的是，尽管我确信无疑，但我明白现在这样指控是担着风险的。但您看，我没有罢休；我告诉您我为什么要干到底，就是因为小姐您太忘恩负义！不是吗？我为了您那可怜的亲人请您来，我还尽自己所能给您十个卢布作为我的捐助，可您随后就干出这种事来回报我。不行，这太糟糕了！一定得教训您一下。您考虑一下吧，而且我作为您真正的朋友恳请您（因为此刻您不可能有更好的朋友了），快回头吧！否则我绝不手下留情！嗯，怎么样？”

“我没拿您的任何东西，”索尼娅吓得喃喃地说道，“您给了我十个卢布，您拿回去吧。”索尼娅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绢，找到结头打开，取出十卢布纸币递给了卢仁。

“那余下的一百卢布您是不承认喽？”他没有接钱，用责备的口吻追问道。

索尼娅朝四周张望。大家都看着她，一张张脸都那么可怕、严厉，全是嘲讽和愤恨的神态。她瞥了一眼拉斯柯尔尼科夫……后者正站在墙根，胳膊交叉抱在一起，眼露怒火望着她。

“啊，上帝呀！”索尼娅冲口而出。

“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这事得报警，因此我求您把门房找来，”卢仁轻轻地甚至是温和地说道。

“Гот дер бармгериге![①] 我就积（知）道，她是各（个）

① 这是用俄文字母写出的波兰语：仁慈的上帝。

贼!”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两手一摊说。

“您早就知道?”卢仁接茬说,“可见您早就有了些证据,这么说。尊敬的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请您记住您说的这个话,况且还有证人在。”

四周突然响起了叫嚷声,人们一片骚动。

“什——么?”醒悟过来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突然大叫,猛地朝卢仁扑了过去,“什么?您说她偷钱?索尼娅能干这个?好哇!卑鄙的小人,卑鄙的小人!”接着她奔向索尼娅,两条干瘦的胳膊把她紧紧抱住,像夹在老虎钳里似的。“索尼娅!你怎么能拿他十个卢布!唉,傻瓜!拿过来!马上把那十个卢布拿过来,对!”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索尼娅手里夺过钞票,揉成一团,挥手用力照着卢仁的脸上扔去。纸团打在他的眼上,弹到了地面,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跑过去捡了起来。彼得·彼得罗维奇气急败坏。

“拉住这个疯女人!”他叫道。

这时门口在列别贾特尼科夫身边又出现了几个人,外省来的那两位女士也在其中张望。

“什么!我是疯子?我能是疯子?浑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尖声叫道,“你自己是浑蛋,可恶的讼棍,卑鄙小人!索尼娅能拿他的钱吗!索尼娅能是个贼!她还会给你好瞧的呢,浑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见过浑蛋吗?”她从这边跑到那边,指着卢仁对大家说,“怎么!你也来劲儿了?”她看见了女房东,“你这臭婆娘也跟

着说她是‘贼’，你这个普鲁士小人，穿裙子的母鸡腿！[①]你们这些家伙！她没有离开过屋子，从打你这卑鄙小人屋里回来一直坐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旁边！……你们搜她的身吧！既然她哪儿也没有去过，那钱应该在她身上！搜吧，搜吧，搜吧！不过如果你搜不到，那对不起了，先生，你可得负责！我要去见皇上，要见皇上，要见仁慈的皇帝本人，伏在他脚下喊冤。马上就去，今天就去！我一个孤单女人，会放我进去的！你以为不会让我进去？胡说八道，我进得去！我会进去的！你以为她老实可欺？是不是指望这一点？但我可不是好惹的！你不会得逞！搜吧！搜吧！哎，搜哇！”

气得发狂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揪住卢仁拽到索尼娅跟前。

“我愿意负责……但您不要闹，太太，不要闹！我太清楚了，您可不是好惹的！……这……这该怎么办呢？”卢仁喃喃地说道，“应该有警察在场……其实现在就有足够的证人了……我愿意……但无论如何男人总是不便……由于性别的原因……如果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肯协助一下……不过这事不该这么办……那怎么办呢？”

“随便找谁！谁愿意就来搜身！”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嚷道，“索尼娅，把口袋给他们翻出来。瞧，瞧哇！你看，恶棍，这是空的，这里放着手帕，口袋是空的，你看！这是另一只口袋，瞧，瞧哇！你看，你看哪！”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仅翻了两个口袋，还把它们一个

---

① 据作家的侄女M. A. 伊万诺娃回忆，1866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住在莫斯科附近柳勃里诺她的家中，当时作家正在写《罪与罚》的第5部，他曾将隔壁一位来自德国的家庭女教师称作“穿裙子的母鸡腿”。——俄编注

接一个地拽了出来。突然那第二个右边口袋里，蹦出一张钞票，在空中划了个弧形，落到卢仁的脚边。这情景大家都看到了，不少人惊叫起来。彼得·彼得罗维奇弯下腰，用两个手指夹起地上的钞票，举起来让大家看，并且把它展了开来。这是折成八折的一张一百卢布纸币。彼得·彼得罗维奇举着手转了一圈，让大家都看看这张钞票。

“小偷！从房子里滚出去！叫警擦（察），叫警擦（察）！”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喊叫起来，“应该把他们干（赶）到西伯利亚去！滚出去！”

四周传来了惊叫声。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索尼娅，时而又飞快地扫卢仁一眼。索尼娅站在原地，好像失去了知觉，甚至几乎不为所动。突然她满脸涨红，惊叫一声，就用手蒙住了脸。

“不，这不是我拿的！我没有拿！我不知道！”她撕心裂肺地叫喊着，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扑去；后者抱住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像用胸膛来保护她不受伤害

“索尼娅！索尼娅！我不相信！你知道，我不相信！”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喊着（不顾明摆着的事实），像抱着小孩似的摇晃着，一遍又一遍吻她，还抓起她的双手使劲地亲着。“说是你拿了钱！这些人该多蠢哪！哦，上帝呀！你们太蠢了，太蠢了，”她朝着大家叫道，“你们不明白，不明白她的心多好，她是个多好的姑娘！她会拿钱？她？她会把最后一件衣裙脱下来卖掉，光着脚走路，把钱送给你们，只要你们需要，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领了黄执照，是因为我的孩子要饿死了，她为了我们出卖了自己！……唉，死鬼呀，死鬼呀！唉，死鬼呀，死鬼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为你办的葬后宴！天哪！你们倒是帮她一下呀，为什么都站着不动！罗季

昂·罗曼诺维奇！您为什么不站出来为她辩解？难道您也信以为真？你们所有这些人都抵不上她一个小手指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天哪！救救她呀！”

孤苦穷困又身染肺病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么痛哭流涕，看来对大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张被痛苦扭曲了的十分憔悴的肺痨患者的脸上，在这干枯而布满血痂的嘴唇上，在这嘶哑了的喊声里，在这孩子般的号啕大哭中，在这轻信的、天真而又绝望的为姑娘求救声中，凝聚着太多的痛苦，令人可怜。至少，彼得·彼得罗维奇顿时也起了怜悯之心。

“太太！太太！”他用动情的语气说道，“这事跟您无关！谁也不会指控您有歹意或是共谋，再说还是您把口袋翻了过来才发现的，可见您事先一无所知。如果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是贫困所迫，我非常非常可怜她，但是为什么小姐您不愿承认呢？害怕蒙受耻辱？第一次干这种事？也许是惊慌不知所措？事情可以理解了，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诸位！”他对在场所有的人说道，“诸位！我可怜她，也可以说是同情她，所以准备原谅她，甚至是在现在，尽管我个人也受了委屈。但愿今天的耻辱，小姐，能成为您日后的教训，”他对索尼娅说，“我不再往下追究了，就这样了结了，得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斜扫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眼。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愤怒的眼神似乎要把他烧成灰烬。然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发疯地抱住索尼娅亲吻着。孩子们也同样用自己的小手从四面八方抱着索尼娅，而波列奇卡（其实她不很懂得是怎么回事）也是泪痕满面，哽咽着把自己哭肿的漂亮小脸蛋靠在索尼娅的肩上。

“这太卑鄙了！”突然门口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彼得·彼得罗维奇立刻回头去看。

"这是多么卑鄙呀！"列别贾特尼科夫盯着他的眼睛，又说了一遍。

彼得·彼得罗维奇甚至仿佛全身一颤。这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后来回想起了这个情况）。列别贾特尼科夫一步迈进了屋子。

"您居然还叫我作证？"他走到彼得·彼得罗维奇跟前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您在说什么呀？"卢仁嘟哝着。

"这意思就是，您……在诬陷。这就是我说的意思！"列别贾特尼科夫激动地说着。他那双深度的近视眼则严厉地盯着他。列别贾特尼科夫这时义愤填膺。拉斯柯尔尼科夫眼睛死盯着他，仿佛在捕捉和琢磨他的每一个字眼。又是一片寂静。彼得·彼得罗维奇眼看着惊慌失措了，尤其是最初那一瞬间。

"如果您这是说我……"他结结巴巴地开始说道，"您怎么啦？您神智清醒吗？"

"我很清醒，您才是个……骗子！哎呀，这太卑鄙了！我一直都在听，我故意一直等着，好把这一切都弄个明白，因为我承认直到现在这事还不太合乎逻辑……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明白。"

"我做了什么？您还不停止胡说八道吗？或许您是喝醉了吧？"

"您这个卑鄙小人才喝酒呢，我是清醒的！我从来不喝伏特加，因为这违背我的信念！你们想不到，是他，是他自己亲手把这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塞给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我亲眼目睹，我可以作证，我可以发誓！是他！是他！"列别贾特尼科夫对着大家，对着每一个人反复地说道。

“您是不是疯啦，乳臭未干的小子？”卢仁尖声叫道，“她就在这儿，在你们面前。就在刚才她当着大家的面证实了：除了十卢布以外，她没有从我手里拿过任何东西。因此怎么是我给她的呢？”

“我亲眼看见，亲眼看见！”列别贾特尼科夫叫喊着，并强调指出，“尽管这违背我的信仰，但我愿意此刻就到法庭发誓作证，因为我眼见您悄悄把钱塞给了她！只是我这个傻瓜当时还以为您塞钱是出于行善！在门口，当她转过身去时，您一只手握住她的手与她告别，另一只左手却悄悄地把钞票塞进了她的口袋里。我亲眼看见！亲眼看见！”

卢仁的脸刷地变得惨白。

“您胡说八道！”他粗暴地叫道，“您站在窗口，怎么能看清楚钞票？您是深度近视……产生了错觉，您在说梦话！”

“不，不是错觉！尽管我站得比较远，但我一切，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尽管从窗旁的确很难看清楚钞票，这一点您说得完全正确，但这次情况特殊，我可以肯定这正是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因为当您给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十个卢布的钞票时，我亲眼看见您那时从桌上拿起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我看到这一切，是因为我当时就站在旁边，也是因为我脑海里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正因为如此，我不会忘记您手里有一张钞票）。您把钞票折起一直捏在手里。后来我就忘了，可当您站起身来，把纸币从右手换到左手，差一点儿掉下来，我这才又回想起来，因为那个念头又出现：您想瞒着我悄悄救济她。您可以想象出，我是多么认真观察的，因此我是亲眼所见，您是怎样顺顺当当把钱塞进了她的口袋。我亲眼所见，亲眼所见，我可以起誓！”

列别贾特尼科夫上气不接下气，四周一片喧哗，多半是惊

奇的叹息，但也能听到恫吓声。大家都朝彼得·彼得罗维奇挤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扑向列别贾特尼科夫。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错怪了您！您保护了她！只有您一个人为她辩护。她是个孤儿，您是上帝派来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亲爱的，我的老爷！”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几乎无意识地朝他跪了下来。

“胡扯！”恼羞成怒的卢仁大声吼叫，“您一直在胡说八道，先生。‘忘记了，想起了，忘记了’，这算什么话！那是我故意偷偷塞给她的？为了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呢？我同这么个女的有什么相干呢……”

“为了什么呢？正是这一点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但我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我是不会弄错的，您这个卑劣罪恶的人，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就在我向您表示谢意并与您握手时，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您要悄悄塞进她的口袋呢？也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要悄悄地干？难道仅仅是为了想瞒着我，因为您知道我的信念不同，我反对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个人善行？于是我想，您一定是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给这么一大笔钱。此外，我还想到，或许他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当她在自己口袋里发现整整一百个卢布时，大为诧异（因为我知道，慈善家有的就爱这样掩盖自己的善行）。后来，我同样又想到您是想考验她，看她发现钞票后会不会前来致谢？后来又以为您要避免别人致谢，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不要让右手（大概是右手吧）知道[1]……总之，当时就是这样……我脑海里出现了许多想法，因此我打算以后再好好思考

① 语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3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这一切，不过我仍觉得当面把我所知道的秘密揭露出来是不礼貌的。很快我脑海里又产生了一个疑问：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在发觉这钱之前也很可能丢失。因此我决定来这里，叫她出来，告诉她有人在她口袋里放了一百卢布。我顺便先去了一趟科贝利亚特尼科娃太太的房间，给她们拿去一本《实证法概论》[①]，向她们特别推荐了皮德里特的论文（其实我也推荐了瓦格纳的论文），然后就来到这里，正赶上这件令人吃惊的事！我要不是亲眼目睹您把钱塞进了她的口袋里，我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一切想法和这一番推论呢？”

当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结束长篇大论，并最终得出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时，他已精疲力竭，甚至脸上都滚下了汗珠。真可以！连用俄语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都不会了（其实，他并不懂其他任何语言），结果这一下子就搞得他疲惫不堪，他完成这一番辩护伟业后，好像人也瘦了一圈。虽然如此，他的一席话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说得慷慨激昂，令人信服，大家显然都相信了他。彼得·彼得罗维奇感到事情不妙了。

“您脑袋瓜里出现什么愚蠢的疑问，与我有什么相干，”他嚷道，“这不是证据！您说的可能全是梦里的呓语，不过如此！而我告诉您，您在胡说八道，先生！您在胡说八道，您出于某种险恶用心对我进行诽谤，您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我不赞同您那带有自由思想和无神论的社会观，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这一番诡辩并没有给彼得·彼得罗维奇带来好处，相反地，四周响起了一片不满的抱怨声。

---

① 这是一本译自德文的自然科学论文集，收入的大多是关于大脑和心理活动问题的文章，其中作者有德国作家兼医生皮德里特和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

“啊，你扯到哪儿去啦！”列别贾特尼科夫叫道，“这是胡说八道！去叫警察吧，我可以起誓！只有一点儿我弄不明白：他为了什么要冒险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啊，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起誓！”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语气果断地开口说道，并向前迈了一步。

他的神态显得坚决而又沉着。所有的人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确实了解事情的真相，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了。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拉斯柯尔尼科夫直冲着列别贾特尼科夫说下去，“从一开始，我就怀疑这里面有着某种卑鄙的诡计；我之所以会起疑心，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只有我本人知道，现在我就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家：关键就在这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您这番至关重要的证言，更让我彻底弄清了一切。请大家，请大家都听我说：这位先生（他指着卢仁）不久前向一位姑娘，也就是舍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求了婚。但是他来彼得堡以后，前天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两人发生了冲突，我把他从我那儿赶了出去，此事有两个见证人。这个人非常恶毒……前天我还不知道他就住在这里，同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大概就在我们发生冲突的那一天，也就是前天，他看见我作为已故马尔梅拉多夫先生的朋友，送给他的遗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些钱作为安葬费。他便马上给家母写信，说我把所有的钱送给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而不是送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同时他污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品行，也就是暗示我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有不正常的关系。所有这一切，你们都看得明白，是要挑拨我同母亲、妹妹之间的关系，并向她们暗

示，我出于可耻的目的挥霍她们对我倾囊相助的几个钱。昨天晚上，当着家母和舍妹的面，也当着他的面，我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并证明，我是送钱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作为安葬费的，而不是送给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而且前天我还不认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甚至都没见过她。同时，我又补充说，他，彼得·彼得罗维奇，连同他所有的优点都抵不上那个被他恶毒攻击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一个小拇指。对他提的一个问题：我是否会让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与舍妹坐在一起？我答复说：我已经这么做了，就在当天。由于家母和舍妹没有听信他的诽谤，也没有跟我闹别扭，于是他恼羞成怒，开始出言不逊，对她们说了些不可饶恕的粗鲁话。婚约被解除了，他也被赶出了房间。这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现在我请大家特别注意：请试想一下，假如他的诡计得逞，他现在能够证实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是个贼，那么他首先就能向家母和舍妹证明，他的怀疑几乎是正确的；其次证明，他完全有理由恼怒，因为我让舍妹与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坐在一条板凳上；并且证明，他抨击我是为了保护、保全舍妹，也就是他未婚妻的名誉。总之，通过这一切，他甚至可以重新挑拨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企盼再一次获得她们的青睐。我姑且不论他还想对我个人进行报复，因为他有理由认为，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名誉和幸福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他的全部用意！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事实真相！这就是全部的动机，不可能有其他的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就这样，或者几乎就这样结束了自己这番长篇大论；他说话时，常常被聚精会神的听众们的感叹声打断。然而，尽管如此，他的口气严厉，神态沉着，用词准确，口齿清晰，并且语气坚定。他那激烈的声音，确信不疑的口气，以及正颜厉色的面容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对，对，正是这样！”列别贾特尼科夫激动地证实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一走进我们的房间，他就向我打听您是不是在这里？打听我有没有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来客中看见您？为此他把我叫到窗前，在那儿悄悄地问我。可见，他一定需要您在这里！正是这样，完全是这样的！”

卢仁一声不吭，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冷笑。其实，他脸色惨白。看来，他正在考虑如何脱身。或许他非常想一走了之，但是此刻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公开承认别人对他的指控是正确的，公开承认他确实是在诬陷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况且，即使没有此事，喝得微醉的众人也已太激动了。那个军需官尽管并没有明白所有的一切，但却叫嚷得比谁都凶，并提出一些对卢仁极其不利的办法。还有没喝醉的人，他们都是从各个房间里跑出来，聚集在这儿的。三个波兰人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不停地冲着卢仁喊道：“лайдак!”[1] 又用波兰语嘟哝着威胁他的话。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紧张地听着，却似乎也没有完全明白，像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她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觉得只有他才能保护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仿佛已经疲惫不堪。最傻眼的要数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她目瞪口呆地呆立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只看见彼得·彼得罗维奇不知怎的被当场揭穿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要求再说几句话，可人们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因为群情激愤，大伙儿围住了卢仁，咒骂他，恫吓他。但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并没有胆怯，眼看诬陷索尼娅的诡计已经败露，他干脆要蛮干了。

---

① 这是用俄文字母写的波兰语：恶棍。

“让开，诸位，请让开；别挤啦，让我过去！”他一边说，一边从人群中挤了过去，“劳驾，别吓唬人；请你们相信，我会没事的，你们什么也捞不到，我可不是胆小鬼，恰恰相反，诸位，你们倒该承担责任，因为用暴力掩饰了一桩刑事案。这个小偷需要进一步地揭露，我将追究此事。法院里的人可不会这么愚昧无知……这么醉醺醺的，也不会轻信这两个极端可恶的无神论者、煽动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他们指控我是为了报私仇，对此这两个傻瓜自己都承认了……就是这样，请让开！”

“请您立刻离开我的房间，立刻搬走，我们之间一刀两断！我悔不该那么竭尽全力、苦口婆心地给他讲了……整整两个星期！”

“刚才我不是告诉过您吗，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我要搬走，您还挽留我呢。现在我只补充一句，您是个傻瓜。但愿您能治好您的脑筋和您那高度的近视眼。让开，诸位！”

他勉强挤过人群，但那个军需官却不想让他只挨几句骂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走掉：他从桌上抓起一个玻璃杯，用力朝彼得·彼得罗维奇甩去；但杯子却径直打到了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的身上。她尖叫了一声，而那个军需官用力过猛，身体失去平衡，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桌下。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半小时以后他就离开了此地。生性胆怯的索尼娅本来就心里明白，她比谁都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谁都可以凌辱她，并几乎不受到任何惩罚。但在这事之前，她仍还觉得，只要她对任何人，对每一个人，都小心谨慎，温顺听话，就可以消灾免祸。这一次她感到极度的绝望。当然，她可以隐忍，几乎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一切，甚至是今天的事。但在最初那一刻实在令人太难受了。尽管她获得了胜利，并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但当最初的恐惧、最初的呆痴过去，当她了解了一切以

后，一种孤苦伶仃、受人欺凌的痛苦袭上心头。她号啕大哭起来，终于再也忍受不住，冲出屋子，跑回家去。这几乎就发生在卢仁走后不久。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被玻璃杯击中时，引起了哄堂大笑，她不肯平白无故地代人受过，像疯子似的尖叫着，朝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扑去，因为觉得她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从房子里滚出去！马上！快滚！”她一边叫喊着，一边随手抓起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东西，就往地上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来就已有气无力，几乎昏厥，一直气喘吁吁的，脸变得惨白，这时蓦地从床上跳起（她已经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朝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扑过去。然而，双方力量太过悬殊了，她就像一片羽毛似的被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一把推开。

“怎么！昧着良心诬陷还不够，这个畜生也来打我！怎么！在我丈夫下葬的日子里，吃了我的酒菜以后，却要把我和孤儿一起从房子里赶出去，叫我们流落街头！我上哪儿去呀！”这个可怜的女人一边痛哭，大喘着气，一边诉说，“上帝啊！”她突然叫了起来，两眼喷射出怒火，“难道就没有公道吗？倘若你不保护我们孤儿寡母，你还保护谁呀？我们等着瞧吧！世上还存在法律和公道，我就去找！马上就去，你等着吧，无法无天的畜生！波列奇卡，你跟孩子们一起留下，我会回来的。你们等着我，哪怕在街上等也行！让我们瞧瞧，世上是不是有公道！”

于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把那条已故的马尔梅拉多夫曾提到过的绿呢头巾披上，穿过屋子里乱成一团的醉醺醺的房客们，放声痛哭着，泪流满面地跑到了街上，尽管不知道公道在哪儿，反正无论如何要马上找到它。波列奇卡吓得和另两个孩子一起躲进屋角，坐在箱子上，她搂着弟弟妹妹，胆战心

惊，浑身直打哆嗦，等待母亲回来。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在屋子里窜来窜去，叫嚷着，数落着，随手抓到东西就扔在地上，简直像发了疯。房客们则叫嚷着，各说各的事，有的人就自己所知议论着刚才的事，有的人在互相争吵咒骂，有的竟唱起了歌……

"现在我该走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寻思道，"好吧，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让我们听听，现在您可说什么？"

于是，他动身去索尼娅的住处了。

第四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扮演了索尼娅抗诉卢仁的一个积极而勇敢的辩护者，尽管他内心在忍受自己的恐惧和痛苦。不过经历了早上的一番磨难后，他的确很高兴有机会来改变一下自己那已不堪忍受的心境，更不用说他所以要为索尼娅辩护，还包含许多个人的真挚的情感。此外，他即将与索尼娅见面，而这不时让他极其惊恐不安，因为他必须告诉她，是谁杀了丽莎维塔；他预感到这将是可怕的折磨，不由得挥手驱赶这种折磨。因此，当他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儿出来时想道："好吧，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现在您可说什么？"显然他那时还沉浸在某种表面的激昂之中：他精神振奋，挺身而出，因刚刚击败卢仁而扬扬自得。但说也奇怪，当他走到卡佩瑙莫夫家门口时，突如其来地感到浑身发软，不胜恐惧。他若有所思地停在门口，心里冒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有必要告诉她谁杀了丽莎维塔吗？"这个问题着实很怪，因为同时他又突然意识到，他不仅不能不说，而且甚至还不能拖延时间，哪怕是拖延一会儿。他还不知道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只不过是感觉到了这一点。面对这件必须去做的事自己显得怯懦无力，他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这种无力，因此几乎喘不过气来。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为了

不再忍受痛苦的煎熬，他迅速地推开房门，在门口望了望索尼娅。她正坐着，胳膊肘支撑在小桌上，两手掩着脸，不过，她一看见拉斯柯尔尼科夫，便迅速站起身来，向他迎了上来，似乎在等候着他。

“假如没有您，我会怎么样呢!”当她与他一起走到屋子中央时，她急切地说道。显而易见，她想尽快对他说的正是这句话。为此她才等着他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桌前，在她刚才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就像昨天那样，她站在他的眼前，有两步远的距离。

“会怎么样呢，索尼娅?”他说道，突然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颤，“要知道，所有这一切能够发生，完全是因为‘社会地位及其相关的习惯’。您刚才明白了这一点吗?”

她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只是您别像昨天那样同我说话!”她打断了他的话，“请别再说这个啦。我已经够受折磨的了……”

她赶紧微微一笑，唯恐这么责怪会引起他的不快。

“我一时糊涂，离开了那儿。那里现在怎么样啦?我本想回去，但总感觉您……您会来的。”

他告诉她，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要把他们赶出公寓，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公道”了。

“哎呀，我的天哪!”索尼娅叫道，“那我们快走……”

她一把抓起自己的大披肩。

“又是这样!”拉斯柯尔尼科夫生气地叫道，“您只想着他们!跟我一起待一会儿嘛。”

“那……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呢?”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当然离不开您，她既然从家里跑出来了，她自己会上门找您的，”他不满地补充道，“就是她找不

到您，您也还是罪魁祸首哇……”

索尼娅痛苦地犹豫着，只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声不吭，两眼望着地板，心里在琢磨着什么。

“我们假定卢仁现在已经不想指控您了，”他看也没看索尼娅一眼，便开始说道，“但如果他想指控您，或者这是他计谋的一部分，要没有我和列别贾特尼科夫碰巧在场，他就会把您送进监狱的！是吧？”

“对的，”她声音微弱地说，“对的！”她惶惶不安地重复了一遍。

“要知道，我当时的确可能不在那儿，列别贾特尼科夫更是偶然碰上的。”

索尼娅一声不吭。

“要是进了监狱，那时该怎么办哪！您记得我昨天说的吗？”

她还是一声不吭。他等了片刻。

“我还以为您又会叫起来：‘唉，别说啦，请打住吧。’”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不过像是强打精神，“怎么，又不吭声了？”稍后他又问道，“我们总得谈点什么呀？我就很想知道，您现在会怎么解决列别贾特尼科夫说的那种‘问题’（他好像有点儿语无伦次了）。说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索尼娅，假如您事先知道卢仁的一切阴谋诡计，也知道（准是那样）由于这些阴谋诡计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要被毁掉，孩子们也要被毁掉，还会搭上您（因为您不把自己当回事，那就只能搭上）。波列奇卡也无法逃脱，因为她只有这条路可走。这样一来，要是现在突然得由您来决定一切：让谁活在世上，是让卢仁活着胡作非为，还是让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去死？那您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两人之中叫谁去死？我在问您。”

索尼娅不安地望着他，因为在这含糊其辞又若有所指的语言中，她听出了某些特别的含意。

“我料到您会问这样的问题，”她边说边用打探的目光盯着他。

“好吧，就算这样；不过您会怎么决定呢？”

“您为什么要问这不会有的事？”索尼娅厌恶地问道。

“那么说，最好让卢仁活着胡作非为？您连这个都下不了决心？”

“我怎么能知道天意呢……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不能问的事？干吗提这种无聊的问题？一切由我来决定，这怎么可能呢？谁派我来裁决谁该活，谁该死呢？”

“那么说——有了天意，你就束手无策啦，”拉斯柯尔尼科夫郁郁不欢地抱怨道。

“您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想说的话！”索尼娅痛苦地叫嚷起来，“您又是话里有话……难道您来这儿只是为了折磨我！”

她再也忍受不住了，突然悲楚地放声痛哭起来。他神色忧郁地望着她，这样过了五分钟。

“要知道你是对的，索尼娅，”他终于轻轻地说道，突然间，他像变了个人，那佯装蛮横的和强作挑衅性的语调消失不见了，甚至连声音也突如其来变得微弱了。“昨天我亲口告诉过你，我来这里不会是求你谅解的，可我几乎第一句话就是为求你宽恕……我谈卢仁和天意是为了自己……我是请你谅解，索尼娅……”

他想开颜一笑，然而他那惨然的笑意却流露出无可奈何和欲说又止。他低下头，用手蒙住了脸。

突然，他感到心里对索尼娅闪过一种意外而奇怪的强烈愤恨。这似乎令他十分吃惊和恐惧，他猛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

盯着她看。然而他遇上的是投向他的不安而痛楚关切的目光，里面充满了爱意，他的愤恨如幻影般消失了。原来那并不是愤恨，他把一种情感错觉为另一种了。这些意味着，那一时刻已经到来。

他的手又一次蒙住脸，深深低下头去。忽然间他脸色变白，从椅子上噌地站起，瞧了索尼娅一眼什么也没说，便机械地坐到了床边。

他觉得此时非常像过去那一时刻：他已把斧头从套中取出，正站在老太婆身后，感到“再也不能错失良机了”。

“您怎么啦?”索尼娅胆战心惊地问道。

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预想中完全、完全不是这样子来宣布此事，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现在他是怎么啦。她悄悄走到他身旁，挨着他坐下等待着，同时又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的心怦怦跳着，又像要停顿下来。他再也忍受不住，那张死人般惨白的脸转向她，双唇无可奈何地撇着，竭力想说出点什么。索尼娅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您怎么啦?”她重复道，稍稍地离开他一点儿。

“没什么，索尼娅。别怕……没什么不得了的！真的，仔细想一想，也没有什么，”他嘟哝着，像个连自己是谁都记不得的人在发谵语。“我干吗要来这儿折磨你呢?”他望着她，突然补充说，“真的，为什么？我总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索尼娅……”

或许，一刻钟之前他是在不断地问自己，可现在他心力交瘁地说了出来；此刻他已不甚清醒，浑身不停地哆嗦。

“哎呀，看您难受的样子！”她仔细地打量着他，痛苦地说道。

“没什么了不得！……你听着，索尼娅（他不知怎的突然

微微一笑，笑得惨然无力，持续了大约两秒钟)，你可记得我昨天想对你说什么吗?”

索尼娅神色不安地等待着。

“我走时说也许我与你是永别了，但如果我今天来，我要告诉你……谁杀死了丽莎维塔。”

她浑身忽地一阵颤抖。

“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昨天您确实这么说过……”她吃力地低语道，“您怎么会知道?”她好像一下子恍然大悟，急匆匆问道。

索尼娅变得喘息艰难，脸色更加苍白。

“我知道。”

她沉默了片刻。

“是不是查出了他?”她胆怯地问道。

“没有，没有查到。”

“那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她又沉默了片刻，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道。

他朝她转过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你猜猜看，”他说道，脸上重又出现先前那种勉强的扭曲的笑容。

她全身好像一阵痉挛。

“您……吓唬我……您干吗要……吓唬我?”她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

“既然我知道，可见我同他是好朋友……”拉斯柯尔尼科夫接着往下说，两眼仍逼视她的脸，似乎无力把目光移开。“他并不想杀……这个丽莎维塔……他是无意中杀了……她……他想在那个老太婆……独自一人时杀了她……他就去了……可这时丽莎维塔走进来……他……就连她也杀了。”

又过了可怕的一分钟。两人依然面面相觑。

“你就猜不到吗?”他突然问道，觉得自己好像从钟楼上跳了下来。

“猜不到，”索尼娅的声音隐约可辨。

“那就好好瞧瞧吧。”

他话音刚落，一种曾经有过的熟悉感觉袭来，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望着她的脸，突然仿佛看见了丽莎维塔的面孔。他清晰地记得丽莎维塔脸上的表情，他拿着斧头朝她逼去，而她则向墙壁退去，一只手朝前伸着，脸上露出孩子般的恐惧。孩子突然对什么感到恐惧时，就会惊慌地呆望着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一面向后退，一面向前伸出小手，立刻就会大哭起来。现在索尼娅几乎也正是这样，她无力而又惊慌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伸出左手，用手指轻轻按住她的胸口，自己缓缓地从床上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向后退，可目光却越发呆望着不动。她的恐惧一下子也传给了他，因为他脸上也出现了那样惊恐的神色，他也用同样的目光望着她，甚至也露出同样孩子般的微笑。

“猜到了吧?”末了他喃喃地说。

“天哪!”她的胸腔迸发出可怕的一声尖叫。她软弱无力地倒在了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但随即又翻身坐起，身子很快挪到他的身边，抓住他的双手，握在自己那纤细的小手中，如同用老虎钳夹住似的。她又开始呆呆地望他的脸，好像目光被粘住了。她想最后再绝望地看他一眼，希望发现并抓住哪怕是最后一线希望。但没有看出任何的希望，完全无可怀疑了；事情就是这样！甚至到后来，当她回想起这一时刻时，她都奇怪莫解：为什么她当时一下子就认为无可怀疑了呢？要知道，她当时还不能说已有类似的预感。可现在他刚把这件事告诉她，

她顿时觉得似乎确实有着这种预感。

“够了，索尼娅，得了！别折磨我啦！”他痛苦地哀求道。

他完全没想，完全没想这样子向她坦白，但结果却成了这样。

她好像无力自持，噌地跳起来，绞着双手，走到屋子中央；但很快又转回去，几乎肩并肩地坐到他旁边。突然间，她似乎被扎了一下，浑身一颤，尖叫起来，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扑通一下跪倒在他面前。

“您，您对自己干了些什么呀！”她绝望地说着，猛地站起向他扑去，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拥抱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挣脱出来，带着忧郁的笑意望着她说：

“你多么怪呀，索尼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你之后，你倒拥抱我，吻我。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现在世上没人比你更不幸啦！”她发狂似的叫喊着，并没有听到他的话。突然又像癫狂病发作，她放声大哭起来。

一股久违了的感情犹如热浪涌上来，一下子融解了他的心。他没有去抑制这种感情，两颗泪珠夺眶而出，悬挂在睫毛上。

“那你会抛弃我吗，索尼娅？”他问道，几乎是带着希望看着她。

“不，不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索尼娅嚷道，“我跟你走，到天涯海角！啊，天哪！……我多么不幸！……为什么，为什么我早不认识你！为什么你不早来呀？啊，天哪！”

“现在我不是来了吗。”

“现在来了！啊，现在该怎么办哪！……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她似乎丧失了知觉，反复嘟哝着，又一次拥抱了

他。“我和你一起去服苦役！”他仿佛抽搐了一下，嘴角又出现了先前那种愤恨的颇似傲慢的笑意。

“可我，索尼娅，也许还不想去服苦役呢，”他说道。

索尼娅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最初她对不幸者满怀着强烈而痛苦的同情，可随着那可怕的杀人念头重又令她震惊。从他变换的语调里，她似乎突然听出了他就是杀人犯。她吃惊地打量着他。对此她还一无所知，不知这么干为了什么，怎样的情形，要达到什么目的。此刻，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下子涌进她的脑海。于是，她又变得疑心重重：“他，他是个杀人凶手！这怎么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哪儿？”她大惑不解地问道，仿佛还没有清醒过来似的。“像您、像您这样的人……怎么能下决心干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呀！”

“还不是为了抢劫。别说啦，索尼娅！”他疲惫地，又像是懊丧地回答道。

她一时呆若木鸡，随即突然大叫起来：

“你是被饥饿逼的！你……你想接济你母亲？是吗？”

“不是，索尼娅，不是，”他转过身，垂下了脑袋，嘴里嘟哝着，“我还没有饿到那种地步……我的确也想帮助母亲，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别折磨我啦，索尼娅！”

索尼娅两手一摊。

“难道，难道这都是真的！天哪，这怎么会是真的呢！谁能相信这一切？……您怎么，怎么能把自己仅有的几个钱送人，同时又为了抢劫而去杀人呢！啊！……”她冷不丁地又叫了起来，“您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钱……那些钱……天哪，难道那也是……”

“不，索尼娅，”他急忙打断她说，“这可不是那样来的钱，

你放心吧！这是我母亲通过一个商人寄给我的，我收到钱时正在生病，当天我就把它送给了……拉祖米欣看见的……他替我收下的……这笔钱是我的，我自己的，确实是我的。”

索尼娅疑惑不解地听着，努力要想清楚。

“至于那里的钱……其实我都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钱，”他轻轻地补充道，像在沉思。“当时从她脖子上取下一只钱袋，鹿皮的……塞得满满的，鼓鼓囊囊的钱袋……可我没打开看，大概是来不及了……那些东西呢，什么扣子呀，链子呀，第二天早上我连同钱袋都藏到 B——ий 大街一个陌生的院子里，埋在一块石头下面……所有的东西现在还在那儿……”

索尼娅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怎么是……您怎么说是为了抢劫，可自己却什么也没拿上？”她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赶紧追问道。

“我不知道……我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拿这些钱，”他又像陷入沉思，低声地说，但他猛地清醒过来，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冷笑。“哎呀，我刚才怎么说了这么些浑话，啊？”

索尼娅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莫非他疯了！”但她立刻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不，这是另一码事。这事她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明白的。

“你可知道，索尼娅，”他突然激动起来说，“你可知道，我要对你说：假如我只是出于饥饿动手杀人，”他一字一顿地强调说，同时用一种神秘却很真诚的目光望着她。“那我现在……该是幸福的！你得明白这一点！”

“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思呢，”停了片刻，他甚至是绝望地叫了起来，“就算我现在承认自己干了件蠢事，这对你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毫无意义地击败我，就是胜利了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唉，索尼娅，难道是为了这个我现在到你这儿

来吗！"

索尼娅欲言又止。

"昨天我叫你同我一起走，是因为我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叫我去哪儿？"索尼娅怯生生地问道。

"不是去偷，也不是去杀人，别担心，不是去干这种事，"他讽刺地冷笑了一声，"我们不是同类人……你要知道，索尼娅，我只是现在，只是刚刚才弄明白，我昨天叫你去哪儿。可昨天我对你说这话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我叫你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我来这儿也只是为了一件事：你别抛弃我。你不会抛弃我吧，索尼娅？"

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我干吗，干吗告诉她呢？干吗向她坦白实情呢！"片刻之后，他一边绝望地叫道，一边痛苦不堪地望着她。"你在等着我倾诉，索尼娅，你坐着，等待着，我看得出。可我对你说什么呢？要知道，你是无法理解这件事的，只会为我……无限伤心！你瞧，你在流泪了，又在拥抱我，但你为什么拥抱我呢？是因为我自己承受不住，来把痛苦给别人分担，'你也感到痛苦，我就好受些！'但你能爱这样一个卑鄙的人吗？"

"你不也同样痛苦不堪吗？"索尼娅叫道。

那种感情又一次热浪似的涌上他心头，他的心一时又软了下来。

"索尼娅，我这人心狠，你得知道这一点，这能解释许多事情。我来这儿，正因为我是个狠心人。有的人就不会来。但我是胆小鬼……又是个卑鄙的家伙！不过……算了吧！这都不是我要说的……现在应该说说了，可我却又不知从何谈起……"

他收住话头，默想着。

"唉，我们是不同的人！"他又一次叫道，"我们不是一类人。我干吗，干吗要来这儿！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不，不，你能来，这很好！"索尼娅大声嚷道，"能让我知道，这就好多了！这太好了！"

他痛苦地望着她。

"真不妨就告诉你！"他仿佛拿定了主意说道，"要知道，事情真的是这样！你瞧，我是想成为拿破仑，因此我杀了人……喏，现在明白了吗？"

"不，不会，"索尼娅天真而又胆怯地嘟哝着，"不过……你说,你说吧！我会明白的，我心里全都明白！"她央求他说。

"你会明白？那么好，我们看看吧！"

他沉默起来，久久地思索着。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给自己提了个问题：比如说，倘若拿破仑处于我的境遇，他既没有占领土伦，也没有夺取埃及，越过勃朗峰[①] 这些伟大的壮举来建立功业，而只有一个可笑的老太婆，十四等文官的遗孀，他还必须把她杀掉，以便从她的箱子里取到钱（为了建立功业，明白吗），没有别的出路，那么他肯这样干吗？他会不会因为这种事太不豪迈，并且……还有罪过，而退缩呢？告诉你，这个'问题'很久以来一直在折磨我。最终我领悟到（不知怎的突然开窍了），他不但不会退缩不干，而且甚至根本想都不想这事是否豪迈……他甚至都不理解什么叫做退缩不干。这时，我觉得羞愧难言。只

① 西阿尔卑斯顶峰，欧洲西部的最高峰，拿破仑曾率军越过此峰进入意大利境内。

要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他就会毫不犹豫，不让她叫喊一声就把她掐死了！……于是，我也……效仿这位权威……毫不犹豫地……杀了她……事情就是这样！你是不是觉得可笑？是的，索尼娅，可笑就在与实际情形一模一样……”

索尼娅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可笑。

“您最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要打比方，”她越发胆怯，用微弱的声音请求说。

他向她转过身去，忧郁地望着她，握住了她的手。

“你又说对了，索尼娅。这其实都是胡扯，几乎全是废话！你瞧！你也知道，我母亲几乎一贫如洗。我妹妹受过教育，这也是偶然的机会，她注定只能当家庭教师。她们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进了大学，但无力供养自己上大学，不得不暂时辍学。即便能这样维持下去，过上十年、十二年（如果情况有所好转）我也只有望当上年俸一千卢布的一名教师或者一个小官吏（他好像背书似的说着）……可那个时候，我母亲早因操劳和忧虑而心力交瘁，我仍然无法让她安心；妹妹呢……唉，我妹妹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再说，谁愿意一辈子一无所有，甘守清贫呢？谁愿意忘掉母亲，眼看着自己妹妹遭人凌辱。为了什么呢？为了在埋葬她们以后再去养活妻小，然后同样一文不名地把他们抛在世上？于是……于是我决定攫取老太婆的钱财，作为自己头几年的生活费，不用母亲操心，保障自己在大学里的学习费用，以及毕业后开创自己事业的经费并且是大展宏图，以便开创一番崭新的事业，走上全新的独立之路……嗯……嗯，就是这么回事……自然，我就杀了那个老太婆。这是我干了坏事……行了，够了！”

他有气无力地把话说完，垂下了头。

“哎呀，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索尼娅痛苦地叫道，

“难道能这么干吗……不，不能这样，决不能这样!”

“你自己看出了事情不会是这样！……我讲的可是心里话，是实话!”

“这算什么实话呀！啊，天哪!”

“要知道，我不过杀死了一只虱子，索尼娅，一只无用的、讨厌的、有害的虱子。”

“人能是虱子!”

“我也知道，人不是虱子,”他用古怪的眼神望着她，回答道，“其实，我在瞎说，索尼娅,”他补充道，“我很久以来就在瞎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你说的完全正确。这里完全是，完全是，完全是别的原因！……我很久没同任何人谈话了，索尼娅……我现在头痛得厉害。”

他那两眼闪着光，像在发昏热。他几乎说起胡话来了；嘴角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微笑。透过他激动的情绪，已经可以觉察到极度的虚弱。索尼娅心里明白，他在受着痛苦的折磨。她也开始头昏目眩起来。可他的话那么奇怪：有的好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然而，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天哪!”她绝望地绞着手。

“不，索尼娅，事情不是那样!”他猛地抬起头来说，思路突然一变，使他大为震惊，也让他精神重又一振。“事情不是那样！最好……这样设想一下（是的，这的确更好些），就当我好面子，爱妒忌，心狠，卑鄙，报复心重，喏……或许还有点儿精神错乱的倾向（让我一下子全说出来吧！以前就有人说我精神错乱，我注意到了）。我刚才对你说过，我无力供养自己上大学。你可知道，我或许也能够上得了？母亲会寄钱来让我交学费，我自己能挣点钱来买靴子、衣服和食品，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去教过书，每小时赚半个卢布。拉祖米欣也在工作

嘛！可我一发火就不愿干了。我真是发了脾气（这个词很贴切)。那时，我像只蜘蛛似的躲在墙角里。你不是去过我的小屋，看到过……你可知道，索尼娅，矮矮的天花板和窄小的房间会封闭一个人的心灵和智慧的！[①] 啊，我是多么憎恨这间小屋！但我仍然不愿离开那儿。我故意待在那里。我整天闭门不出，也不愿工作，甚至也不愿吃饭，只是躺着。纳斯塔霞把饭菜端来，我就吃，不端来就一天不吃；我一赌气故意不开口要！夜里也不点灯，黑灯瞎火地躺着，不愿为买蜡烛去挣钱。应该看书学习，可我把书本给卖了；我的桌子上，笔记本和练习本现在已盖上了一指厚的灰尘。我最喜欢躺着想事。没完没了地乱想……做的梦也莫名其妙，形形色色的，用不着说是什么梦了！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感到……我，不是这样！我又说错了！你瞧，我一直在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这样愚蠢；如果别人都很愚蠢，而且我也确切地知道别人都很愚蠢，那我为什么不愿变得聪明些呢？后来我才明白，索尼娅，要是等到大家都变得聪明起来，那要等的时间就太长了……后来我又明白了，这种事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人是无法改变的，谁也无法改变他们，也不值得去耗费精力！对，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法则……法则，索尼娅！就是这样！我现在明白，索尼娅，谁强大，谁智谋和精神超人，谁就是人们的主宰！谁胆大敢干，谁就真理在握！谁能藐视一切，谁就是人们的立法者！谁最敢干，谁就最正确！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将来也总是

---

① 在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作家同样写道：“在拥挤的住房里，甚至连思考都觉得拥挤。”

这样！只有瞎子才看不清这一点！”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番话时，虽说眼睛望着索尼娅，却并不关心她是否能听懂了。他完全陷入狂热，处在某种可怕的兴奋之中。(的确，他很久没有同人交谈了！）索尼娅明白了，这个可怕的念头已经成了他的信仰和法则。

“那时我领悟到，索尼娅，”他继续兴奋地说道，“权力只赋予那些敢于弯身去取的人。这里只要一个条件，唯一的一个：得有胆量！当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念头，是在我之前谁也没有过的念头！谁也没有！我突然感到豁亮，如同出了太阳：怎么迄今谁也不敢眼见这种种荒谬，一把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扔掉，让它见鬼去！我……我就想显示这份胆量，于是杀了人……我只想显示胆量，索尼娅，这就是全部的原因！”

“啊，别说啦，别说啦！”索尼娅两手一摊叫嚷道，“您背离了上帝，因此上帝惩治您，把您交给了魔鬼！……”

“真的，索尼娅，我在黑暗中躺着的时候，总觉得有个魔鬼搅得我六神无主，是这样吗？”

“别说啦！不许嘲笑，这个不信神的人。您一点儿，一点儿也不懂！啊，天哪！他真的什么也不懂。”

“别嚷啦，索尼娅，我根本没有嘲笑，要知道我自己心里也清楚，这是魔鬼怂恿我去干的。别嚷啦，索尼娅，别嚷啦！”他脸色阴沉，语气坚决地重复道，“我全都明白。那时我躺在黑暗中，把这一切都翻来覆去地想过，都对自己说过了……所

① 在《罪与罚》的写作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过这样的话：“难道您没有注意到，从古至今，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没有服从过这些法则。拿破仑之流就践踏和改变过他们……”“只有一个法则，即道德法则。”

有的一切我在内心都争辩过，直到最小的细节。所有的一切我都明白，所有的一切！那时我对这絮絮叨叨的苦思冥想讨厌极了！我恨不得忘掉一切，重新开始，索尼娅，我不能再这么冥思苦想了！难道你以为我像个傻瓜似的，不假思索就去干了吗？我去时自认为是个聪明人，可正是这一点毁了我！难道你真以为我连这一点也不明白：如果我追问自己是否有权决定人的生死，那我就会说没有这种权利。或者如果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是不是虱子，那我也会说，对我来说人不是虱子；对根本不思考这个问题，说杀人就去干的人来说，人才是虱子……既然这么多天来我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拿破仑会不会去干？那么这表明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拿破仑……我忍受了这些痛苦思索的折磨，索尼娅，我希望能彻底地摆脱这种痛苦，因此我就想无须什么理由便杀人，索尼娅，为我自己去杀人，为了我一个人！这一点我甚至不想欺骗自己！我杀了人不是为的接济母亲，那是胡说！我杀人不是为了攫取钱财和权力，不是为了当人类的救星，那全是胡说！我说杀就杀了；我杀人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个人；不论事后我是成为什么人的救星，还是一生都得像蜘蛛一样张网捕捉生物，并吸干它们的养料，反正当时我要去干！……我杀人之后，索尼娅，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主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别的东西……这一点现在我很清楚……你要明白：因为我是出于这种想法，我是不会再去杀人了。当时我需要弄清楚另外一点，促使我干出此事的别的原因：当时我要知道，尽快地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个人？我敢不敢越轨？我敢不敢俯身去拾取？我只是怯懦的生灵，还是有权去……”

“有权去杀人？您有权去杀人？”索尼娅吃惊地双手举了起来。

“哎呀，索尼娅！”他气恼地叫道，原想反驳却不屑地沉默了。“别打断我，索尼娅！我只想给你证明一点：当时是魔鬼怂恿我干的，事后他才向我说明我没有权利去那儿，因为我同其他人一样也是只虱子！他把我嘲笑了一通，于是我现在就到你这儿来了！招待客人吧！假如我不是只虱子，我会到你这儿来吗？听着：当我去老太婆那儿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去试试……你要清楚这一点！”

“可您杀了人！可您杀了人！”

“知道我是怎样杀的吗？难道会这样去杀人吗？难道有人会像我当时那样去杀人吗！有时间我会给您讲一讲我是怎么去的……难道我是杀死了小老太婆吗？我是杀了自己，而不是小老太婆！① 我就这样一下子杀死了我自己，永远杀死了我自己！……而那个小老太婆是魔鬼杀的，不是我杀的……行啦，行啦，索尼娅，行啦！别管我！”他在极度痛苦中猛然喊道，“别管我！”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卡特科夫的信中曾写道：“对犯罪的惩罚很少能叫犯罪者感到恐惧……因为他本人（在精神上）就需求惩罚。”在19世纪60年代，对罪犯进行法律惩罚的问题在俄国曾有过广泛的讨论，1865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论死刑。A. 贝尔纳文集》一书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书中引述了著名的德国犯罪学家A. 费尔巴哈（1775—1833）的这样一个论点：“一个人一旦被一个同类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双手，并与自己的良心妥协，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他就将永远成为一个可怕、危险的现象。此人习惯了鲜血，在第一次克制住了的厌恶感之后，第二次就不再需要去克制了。一个犯下了血腥罪行的人，要么会发疯，要么就会继续在死亡中寻找心灵上的安宁；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那么，由他带给他人的那种血腥的死亡，就会在道德上杀死他自己。这样的犯罪与墨杜萨的形象有些相像：在这里，变成石头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中的道德部分。”——俄编注。按：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凡看她一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头。

他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手钳子似的夹着脑袋。

“看把人折磨的！”索尼娅发出一声难受的吼叫。

“现在可怎么办，你说呀！”他猛地抬起头，望着她问道，脸色因绝望而显得特别难看。

“怎么办！”她倏地从座位上站起叫道，噙满泪水的眼睛突然灼灼放光。“站起来（她抓住他的肩头，他站起身来，不胜惊讶地望着她）！现在就走，马上就走，去站到十字路口，先跪下吻一吻被你玷污了的大地，然后向四周整个的世界大声说：‘我杀了人！’到那时上帝会再次给你生命。你去吗？去吗？”她向他问道，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不停，同时抓着他的双手，紧紧捏在自己手里，用炽热的目光直盯着他。

他大感惊奇，对她突如其来的兴奋甚至吃惊不小。

“你这是指去服苦役，不是吗，索尼娅？是得去投案自首，是吗？”他神情抑郁地问。

“去受苦受难，用这个赎罪，应该这样做。”

“不，我不去自首，索尼娅。”

“那以后你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呀？你的生活靠什么支撑呢？”索尼娅嚷道，“难道现在这样子能行吗？你怎么跟你母亲说呢？（啊，她们可怎么办哪？）不用说是我了！你连母亲和妹妹都抛弃了。要知道你已经抛弃了，抛弃了。啊，天哪！”她嚷道，“要知道这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呀！孤单一人怎么活下去呢！你现在可难办了呀！”

“别像小孩子似的，索尼娅，”他轻声地说，“我对他们有什么罪？我干吗要去投案？我对他们说什么呀？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幻觉……他们自己害了千千万万的人，还以为自己做了善事。他们都是骗子和坏蛋，索尼娅！……我不去。我去说什么呢？说我杀了人却没敢拿钱，把钱藏到石头底下了？”他面

带讥讽的冷笑补充道，“要知道，他们会嘲笑我：傻瓜才不拿呢，真是胆小鬼，傻瓜！他们丝毫也不会理解，索尼娅，他们也不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去。别天真了，索尼娅……”

“你会痛不欲生的，你会痛不欲生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并向他伸出手去，绝望地哀求着。

“或许我骂自己说过了头，”他仿佛陷入沉思，忧郁地说，“说不定我还是个人，而不是虱子，过早地自责了……我还要抗争。”

他的嘴角露出傲慢的冷笑。

“就忍受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是一辈子，一生一世！……”

“我会习惯的……”他愁苦地说，若有所思。“听着，”停了片刻他又开口说道，“哭得够多了，该谈谈正事：我来这儿是为了告诉你，他们现在正在找我，要抓我……”

“哎呀！”索尼娅吓得惊叫起来。

“你叫什么呀！你不是希望我去服苦役吗，现在怎么又害怕啦？只不过我是不会向他们投降的。我还要与他们进行抗争，他们不会怎么样。没有确凿的证据。昨天我的处境非常危险，我还以为自己完蛋了呢；今天的情况有了好转。他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把他们的指控变成有利于我的证据，你明白吗？我能改变的，因为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但他们多半会把我关进牢房。要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今天他们大概已经把我关起来了，或许他们今天还会这样做……但这算不了什么，索尼娅：我坐上几天牢，然后他们就会把我释放的……因为他们不会有任何一个确凿的证据，我发誓。光凭他们掌握的那些东西是无法给人定罪的。好吧，行啦……我只不过想让你知道……我将想方设法不让我母亲和妹

妹知道真相，不让她们担惊受怕……其实，我妹妹现在大概有了依靠……因而我母亲也就有了依靠……喏，没有别的了。不过，你得小心。我要坐了牢，你会来监狱看我吗？”

“噢，我会来的！我会来的！”

他俩并排坐着，愁苦绝望，如同暴风雨过后被孤零零抛在无人的荒岸上。他望着索尼娅，感到她眼里充满了怜爱，但奇怪的是他突然因有人这样爱他而感到沉重和痛苦。是的，这是一种奇特而可怕的感觉！当他来找索尼娅时，他觉得自己的希望和出路全在她身上；他以为能消除部分的痛苦。可现在，当她向他敞开了心扉时，他突然觉得并意识到，他比先前更加不幸了。

“索尼娅，”他说，“你最好不要来看我，如果我被关进牢房。”

索尼娅没有回答，她在哭泣。几分钟过去了。

“你有没有戴着十字架？”她出乎意料地问道，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

起初他没有明白过来。

“没有，真的没有？把这个，柏木的拿去吧。我还有一个，铜的，是丽莎维塔的。我同丽莎维塔交换了十字架，她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了我，而我把自己带圣像的送给了她。我以后就戴丽莎维塔的，这个给你。拿去吧……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她哀求道，“我们要一起受苦，也就一起背十字架！……”

“给我吧！”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他不想伤她的心，然而，他又立刻缩回了已伸出去拿十字架的手。

“不是现在，索尼娅。最好以后给我。”为了安慰她，他添上了一句。

“行，行，最好以后，最好以后，”她激动地接着说，“等

你一去受苦，马上就戴上。你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戴上，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走。”

就在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三下。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可以进来吗?”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彬彬有礼的声音。

索尼娅慌张地跑去开门。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把淡黄色的头探进了屋子。

第 五 章

列别贾特尼科夫一脸惊恐不安的样子。

“我找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原谅……我料到会遇上您的，”他忽然转过身来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我倒没有……想是这样……但我确实料想……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我们那儿发疯啦，”他撇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急切地对索尼娅说道。

索尼娅惊叫了一声。

“至少让人觉得是如此。可是……我们在那儿都束手无策，情况就是这样！她回来啦，像是被人从哪儿赶了出来，大概挨过打了……似乎是如此……她跑去找谢苗·扎哈罗维奇的上司，到他家扑了空；他去一个将军家吃饭了……您想得到吗，她居然跑到他们吃饭的地方……另一位将军的家里；她坚持求见，把谢苗·扎哈罗维奇的上司叫了出来，说不定那人还没吃完就离席呢。您可想而知，结果会是怎样。她当然被赶了出来，可她说自己当面骂了他，并把什么东西扔到了他的身上，这种举动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可她怎么没被抓起来，我实在无法理解！她现在见了人便说，甚至也告诉了阿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只不过很难听懂她的话；她是又叫又闹……啊，对啦，她

叫喊说：既然她现在被人们抛弃了，就带着孩子们去流落街头，拿上手风琴，让孩子们唱歌跳舞，向人乞讨，她也同样如此，而且每天她都到那个将军的窗下去……她说：‘让人们瞧瞧，父亲做过官的高贵子弟是怎么沿街乞讨的！’孩子们都挨了她的打，哭叫着。她教莉多奇卡唱《小农庄》，教男孩子跳舞，同样也让波丽娜·米哈伊洛芙娜学舞蹈。她把衣裙撕碎，给孩子们缝成演员戴的帽子。她自己要带个脸盆去敲打，充当音乐……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您想，怎么能这样呢？这绝对不行啊！”

列别贾特尼科夫还想往下说，但几乎屏息听他说话的索尼娅突然抓起大披肩和帽子跑出了房间，一边跑一边披戴。拉斯柯尔尼科夫跟着走了出来，列别贾特尼科夫则紧随着他。

“她肯定是疯了！”当他俩走到大街上时，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我只是怕吓着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才说‘觉得是’，其实这是肯定无疑的。据说，肺结核里那种小结节会钻到脑子里去。[①] 可惜，我不懂得医学。不过，我试着劝她，但她什么也听不进去。”

“您对她讲了小结节的事？”

“也不完全是讲小结节。其实她什么也不懂。我是说：如果能通情达理地劝说一个人，告诉他实际上没什么理由哭泣，那他就会停止不哭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您以为呢，他不会停

---

① 据医生С. Д. 亚诺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曾产生过兴趣，看过一些相关的医学书籍。作者在这里所言的“小结节”，可能指的是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的学说，他把心理现象解释为活的机体中神经粒子的运动。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曾提到贝尔纳的名字，并不无嘲讽地谈到大脑里的那些“小尾巴”。——俄编注

下来吗？”

“那样生活也就太容易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说。

“听我说，听我说，当然啰，要让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理解这个是很困难的；不过，您是否知道，在巴黎人们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试验，研究是否有可能单纯用逻辑劝说法治愈神经病患者？那儿有一位教授，是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不久前刚刚去世。他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他的基本观点是：神经病患者的机体没有什么特别的失常，而所谓的发疯，也就是一种逻辑上的失误，判断上的失误，以及观察事物的失误。他对患者的失误逐一进行驳斥，据说获得了成功！但因为他同时又采用了浴疗，所以这一疗法的效果当然就显得可疑……至少让人觉得是这样……”

拉斯柯尔尼科夫早已不听他在说什么了。他走到家门口，朝列别贾特尼科夫点了点头，便拐进了大门。列别贾特尼科夫醒悟过来，朝四周看了看，便继续向前跑去。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进自己的小屋，在屋子中央站住了。“他干吗要回到这里来呢？”他环顾着这微微发黄的撕破了的墙纸，堆积起来的尘土，还有自己的沙发床……院子里传来一阵连续不断的刺耳的敲击声；似乎那儿有人在钉什么东西，在敲钉子……他走到窗前踮起脚，久久地专注地望着院子。但院子里空无一人，也看不到有人钉东西。在左边的厢房，看得见几扇开着的窗子；窗台上放着几盆枯萎了的天竺葵。窗外晾着内衣……所有这一切他早已是屡见不鲜了。他转过身坐到了沙发上。

他还从未感到过，从未感到过如此可怕的孤独。

不错，他又一次觉得也许自己真的会恨索尼娅，尤其是现在，因为他使她变得更加不幸了。“他干吗要去乞求她的眼泪

呢？他干吗非得破坏她的生活呢？啊，真是卑鄙！”

“我一定要独身！”他突然下定决心，“她不该去探监！”

过了五分钟，他抬起头异样地笑了一下。这是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或许服苦役确实要好些，”他突然不由自主地想。

他脑海里尽是些模糊不清的想法，就这样不知在屋里坐了多久。突然间门被推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走了进来。起初她站在门口望着他，就像他刚才望着索尼娅那样；接着她走了过来，坐到了他对面的椅子上，就是昨天她坐过的那个位子。他一声不吭，似乎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样望了她一眼。

“别生气，哥哥，我只待一会儿，”杜尼娅说。她脸上的表情像在沉思，却不是正颜厉色。她的目光清澈而温和。他看得出，她也是怀着爱心来的。

“哥哥，现在我全知道了，一切都知道了。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出于愚蠢可恨的怀疑，人们对你施加了迫害和折磨……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对我说，你没有什么危险，用不着这么担惊受怕。我倒不那么想，我完全明白你心里是如何地愤慨，而这种愤慨可能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这正是我担心的。至于你丢下了我们，我不责备你，也不敢责备你。我只是请你原谅，我先前埋怨过你。我扪心自问，假如我遭遇这么大的不幸，我同样也会远离大家。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妈妈一个字，但我会经常谈起你，以你的名义告诉她，你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别为她难过，我会安慰她的，但你也别让她伤心，哪怕回来一次也好。要记住，她是你的母亲哪！这次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杜尼娅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万一你在什么地方用得着我，或者需要……我的整个生命，或者别的什么……那你就告诉我一声，我会来的。再见！”

她迅速转身向门口走去。

“杜尼娅！”拉斯柯尔尼科夫叫住了她，起身走到她跟前。“这个拉祖米欣，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是个非常好的人。”

杜尼娅脸上微露红晕。

“真的吗？”停了片刻，她问道。

“他是一个能干、勤劳、正直的人，能够真心实意地爱人……别了，杜尼娅。”

杜尼娅的脸刷地红起来，接着又突然大为不安：

“这是什么意思，哥哥，难道我们真的永别了，所以你给我留下……这么几句遗言？”

“反正都一样……别了……”

他转身离开她走到窗前。她站了一会儿，不安地望了他一眼，在惊慌中走掉了。

不，他对她并非是冷漠。有那么一瞬间（最后的一瞬间），他很想紧紧地拥抱她告别，甚至想告诉她，他甚至连朝她伸手握别的勇气都没有。

“以后她要回想起我现在拥抱过她，说不定会浑身打战，会说我骗了她的一吻！”

“像她这样的人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呢？”过了片刻，他又暗自补充道，“不，她承受不了；这样的人是承受不住的！她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这个……”

于是他想到了索尼娅。

窗外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院里天色已经发暗。他突然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当然，他没有可能也不愿意去关注自己的病状。然而，整日里提心吊胆，心绪恶劣，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如果说他发着热病而没有躺倒，那或许正是由于内心持续不断的惶恐支

撑着他，维持着头脑的清醒，但这只是勉强为之，不能持久。

他毫无目的地游荡着。太阳落山了。于是他开始感到一种特别的忧郁。[①] 这忧郁并不含有什么特别的刺痛和折磨，但却给他一种永恒不变的印象，他预感到这种令人不寒而栗、几近窒息的忧郁岁月将是无止境的，预感到自己将在“一俄尺大的空间”度过终生。黄昏的时刻这种预感就使他越加痛苦。

“由于什么日落就糊里糊涂地感到体力不支，这样子怎么能不干出蠢事来！不仅会去找索尼娅，你还要去找杜尼娅呢！”他愤愤地嘟哝着。

有人在叫他。回头一看，是列别贾特尼科夫朝他奔来。

“您瞧，我上您那儿去过，我在找您。您想得到吗，她说到做到，带着孩子们走啦！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她自己敲打煎锅，逼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孩子们都在哭。他们停在十字路口一家小铺旁边，身后跟了一群愚民。我们去吧。”

“那索尼娅呢？……”拉斯柯尔尼科夫紧跟着列别贾特尼科夫，不安地问道。

“简直是发狂了。我说的不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而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不过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也气得要发狂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可完全疯了。我告诉您，她彻底疯了。他们会被送到警察局的。您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打击……他们此刻正在桥边的河岸上，离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住

① 落日的斜晖这一景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是常见的，他的早期作品就已出现。在他的小说中，日落时分会使其作品主人公的内心紧张起来。在《罪与罚》中，落日的金色战胜了彼得堡夏日的尘土和暑热，而由夕阳所引发的忧郁，则有助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净化。

处不远。紧挨着。”

在离桥不远的河岸上，离索尼娅住处只隔两幢房子，聚着一群人，特别是有很多孩子。可以听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嘶哑的声音从桥头传来。的确，这是颇引行人注目的奇特场面。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穿着自己那件旧裙衣，披着一块呢子披巾，歪戴着揉皱的破草帽，的确处于狂癫之中。她累得气喘吁吁。肺痨折磨的脸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再说结核病人在街上，在太阳地里总是显得比在家时病情更重，脸色更加骇人）；但她的精神仍在亢奋之中，她的怒气越来越大。她跑到孩子们跟前，对他们又叫又哄，当众教他们怎么跳舞，唱什么歌，并且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们听不懂，她感到非常绝望，揍了他们……教着教着，她还不时跑到围观的人群面前；如果发现围观人群中有穿着稍微体面一些的人，她便立即过去告诉他，说请看这些“可以说出身贵族家庭”的孩子落到了什么地步。人群中要有嘲笑声或者某种挑衅的话，她听到便立刻扑向那胆大妄为的人，同他对骂起来。的确，有人在发笑，有人在摇头，大家都怀着好奇瞧着这疯女人和几个战战兢兢的孩子。列别贾特尼科夫讲到的那只煎锅不见了，至少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看见。当她硬要波列奇卡唱歌，要莉多奇卡和科利亚跳舞时，她不是敲击煎锅，而是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打拍子，同时自己在伴唱；但每唱一句就被痛苦的咳嗽打断，令她感到极其绝望，便诅咒自己的咳嗽，甚至哭了起来。科利亚和莉多奇卡的哭泣和恐惧尤其使她恼火。确实，她曾想把孩子们打扮好，像街头卖唱的那样。男孩子扎着一条红白相间的缠头巾，像个土耳其人。没有什么衣服可给莉多奇卡穿，只得让她戴上已故的谢苗·扎哈罗维奇的红色绒线帽（也许不如说是个尖顶帽），上面插着一根白色的鸵鸟羽毛；这羽

毛还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祖母的遗物，一直当传家宝藏在衣箱里。波列奇卡穿着平日的衣服，胆怯而惊慌地望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偷偷掉眼泪；她心里明白母亲精神失常了，因而焦急不安地四下张望着。街道和人群都使她非常害怕。索尼娅紧跟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哭泣着不断央求她回家。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却不为所动。

“别说啦，索尼娅，别说啦！”她一边气喘咳嗽，一边急切地嚷道，“你像个小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我对你说了，我不会回到那个醉醺醺的德国婆子那里去。让大家瞧瞧，让整个彼得堡瞧瞧，高贵父亲的孩子是怎么沿街乞讨的，他们的父亲一辈子忠心耿耿，可以说是以身殉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经及时杜撰了这个故事，自己也盲目地信以为真）。就让这个没用的将军瞧瞧好了。你也真傻，索尼娅：现在可吃什么呀，你说说看？我们已经把你折磨坏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啊，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是您！”她一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便向他扑去，一边叫喊说，“您给这个傻丫头讲一讲，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啦！哪怕当街头歌手也能混口饭，再说，大家一眼就会看出我们不同一般，知道我们是贵族家贫穷的孤儿寡母沦为乞丐的，那个将军一定会被革职的，您瞧着吧！我们每天都到他的窗口去，等当沙皇经过时，我朝他下跪，让孩子们在我前面跪下，指着他们说：‘你要保护我们哪，父亲！’他是孤儿寡母的父亲，他是慈悲心肠，他会保护我们的，您瞧着吧，而那个将军……莉多奇卡！你得 tenez-vous droite[①]！科利亚，你马上再跳一个。你哭个什么？看他又哭了！你怕什么，怕什么呢，小傻瓜！天哪，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哪，罗季昂·罗曼诺

① 法文：站直。

维奇！您不知道，他们太不懂事啦！拿这些孩子有什么办法呀！……”

她自己也几乎哭出声来（这并没有妨碍她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倾诉），朝他指了指哭泣的孩子们。拉斯柯尔尼科夫试图劝她回去，甚至想唤醒她的自尊心，于是对她说，像街头歌手那样在大街上流浪对她来说是很不体面的，因为她自己还准备当贵族女子寄宿学校的校长呢……

“寄宿学校，哈哈！一场美梦！”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笑，可笑声一停便猛咳起来。“不，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美梦破碎了！我们被抛弃了！……而那个将军……您知道吗，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朝他扔了墨水瓶，它就放在门房的桌上，在签名簿旁边；我签了名，扔了墨水瓶，便跑掉了。啊，全是卑鄙小人，卑鄙小人。这算不了什么，现在我自己来养活这些孩子，我谁也不求！我们让她（她指着索尼娅）吃尽了苦头！波列奇卡，收了多少钱啦，让我看看？怎么？总共只有二个戈比？啊，真可恶！分文不给，就知道吐着舌头跟在后面跑！这个蠢货笑什么（她指着人群中的一个说）？这完全是因为科利亚不够伶俐，他净添乱！你要干什么，波列奇卡？用法语跟我说话，parlez-moi français①。我不是教过你吗，你会说几句呀！……要不怎么看得出你们是贵族家庭出身，是受过教育的孩子，根本不是街头歌手；我们可不是在街上演什么‘彼得鲁什卡’②，我们要唱优雅的抒情曲……哎呀！我们可唱点什么呢？你们老是打断我，我们就……您瞧，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们停下来是为了选支歌唱，选科利亚会伴舞的歌……您可想

① 法文：用法语跟我说。
② 俄罗斯民间傀儡戏中主要丑角的名字。

而知，我们对此是毫无准备。我们应该商量好，排练一下，然后上涅瓦大街，那儿上流社会的人要多得多，立刻就会注意到我们。莉多奇卡会唱《小小农庄》……只不过老唱《小小农庄》不行，这个大家都会唱！我们应当唱一支更加优雅的歌曲……哎，你想出了什么，波列奇卡，最好帮帮妈妈！我的记性，我的记性不行啦，我本该想得起来的！总不能唱《拄着军刀的骠骑兵》[1] 吧！有了，我们用法语唱'Cinq sous'[2] 吧！我不是教过你们吗，教过你们。主要是用法语唱，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你们是贵族子弟，这会更加感动人们……甚至可以唱'Malborough s'en va-t-en guerre'[3]，因为这完全是一首儿童歌曲，所有贵族家庭在哄孩子入睡时都唱这首歌。"

Malborough s'en va-t-en guerre,
Ne sait quand reviendra...[4]

她开始唱起来……"不，还是唱'Cinq sous'好！哎，科利亚，两手叉腰，快点。莉多奇卡，你也朝相反的方向转，我和波列奇卡来伴唱，打拍子！"

---

① 这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歌曲，是由作曲家M. Ю. 维耶利戈尔斯基根据诗人巴丘什科夫的《别离》一诗谱写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波尔宗科夫》（1848）中也提到过这首歌曲。

② 法文：《五个苏》。按：这是一出法国歌剧中乞丐的唱段，当时在彼得堡很流行。

③ 法文：《马尔勃鲁格准备远征》。按：这是一首当时流传很广的法国幽默歌曲，的确曾被人当做摇篮曲来吟唱。

④ 法文：马尔勃鲁格准备远征，天晓得他何时返回。

Cinq sous, cinq sous,

pour monter notre ménage...[1]

咳——咳——咳（她大咳起来)!“把衣服拉好，波列奇卡，带子滑下来了,”她气喘吁吁，咳嗽着提醒说，“现在你们特别应该做到举止得体，让人们能看出你们是贵族子弟。当初我说过，胸衣要裁得长点，而且用两片料子。可你，索尼娅，却自作主张：‘短些，再短些,’结果呢，孩子们穿得多难看……唉，你们又哭啦！这是怎么啦，傻瓜！唉，科利亚，快点开始，快点，快点。啊哟，这孩子真叫人受不了！……”

Cinq sous, cinq sous...

“大兵又来了！喂，你来干什么?”

真的，从人群中挤过来一名巡警。然而就在这时，有位先生穿着文官制服，披着大衣，脖子上挂着勋章（最后这样东西特别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高兴，并且也对巡警起了作用),五十来岁，神态庄重地走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跟前，默默地递给她一张三卢布的绿色纸币。他的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同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接过钱，彬彬有礼地，甚至是毕恭毕敬地朝他鞠了个躬。

“谢谢您，先生,”她傲气地说道，“我们走了这一步的原因……把钱拿好，波列奇卡。你看见了吧，还是有好心大方的人愿意解囊帮助不幸的贫穷贵族。先生，您看到的都是贵族的遗孤，可以说是有真正贵族血统的孩子……可那个将军却坐在

① 法文：五个苏，五个苏，我们置办日用品。

餐桌旁啃松鸡……跺着脚说我打扰了他……我说：‘大人，请保护我们孤儿寡母吧，因为您非常熟悉已故的谢苗·扎哈罗维奇，他的亲生女儿就在他去世那天遭到一个最卑鄙的家伙诽谤和侮辱……’这个大兵又来了！请保护我们吧！”她对那个官吏叫道，“这个大兵凑到我跟前干什么？为了避开一个大兵，我们才从麦夏大街跑到这儿……你要干什么，浑蛋？”

“因为街上禁止行乞。你不要胡闹。”

“你自己才胡闹呢！我不是同卖唱的风琴手一样吗，你要干什么？”

“街上拉手风琴需要领取执照，而你们擅自招惹人们围观，你们住在哪儿？”

“怎么，要领执照！”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大叫起来，“今天我安葬了丈夫，这还要什么执照吗！”

“太太，太太，请安静些，”那个官吏开口说道，“我们走吧，我送你们回家……当着这么多人不成体统……您身体好……”

“先生，先生，您什么也不知道！”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叫道，“我们要去涅瓦大街。索尼娅，索尼娅！她在哪儿？她也在哭！你们都怎么啦！……科利亚，莉多奇卡，你们上哪儿去呀？”她突然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唉，傻孩子！科利亚，莉多奇卡，他们上哪儿去啦！……”

事情是这样的，科利亚和莉多奇卡被街上的人群和母亲疯疯癫癫的样子吓坏了，接着又见那个大兵要抓他们，并把他们带走，便突然不约而同地手牵手跑了起来。可怜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又哭又叫地扑上去追赶他们。她那狂跑、哭叫、气喘的样子真令人惨不忍睹。索尼娅和波列奇卡也赶紧跟在她后面跑去。

“把他们追回来，追回来，索尼娅！哦，这两个不知好歹的傻孩子！……波列奇卡！抓住他们……我是为了你们哪……”

她在狂奔中绊了一下，跌倒在地。

“她摔得出血啦！啊，天哪！”索尼娅弯下腰去看她，大声叫起来。

人们都跑拢来，挤成一圈。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列别贾特尼科夫最先跑到她跟前，那个官吏也急忙赶过来，巡警则跟在他后面，嘴里还说着牢骚话：“哎呀！”他挥着手，预感到事情可能很难应付。

“走开！走开！”他驱赶挤成一团的人们。

“她要死了！”有人叫道。

“她疯了！”另一个人说。

“上帝保佑！”一个女人画着十字说道，“那个女孩和男孩拦回来了没有？哦，带过来了，是那个大女儿截住的……你看，多么不懂事呀！”

然而，当人们仔细察看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以后，他们发现，她根本不是索尼娅说的在石头上磕破了皮，那染红了路面的鲜血是从她的胸腔通过喉咙涌出来的……

“这个我知道，我见过，”那个官吏悄悄地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列别贾特尼科夫说道，“这是肺结核，这样大出血，人会死的。我有一个亲戚，不久前我亲眼所见，就是这样咯了一杯半鲜血……突然之间……可现在怎么办呢，她马上就会死的。”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我家去！”索尼娅央求道，“我就住在这儿！……就是那幢房子，从这边数第二幢……上我那儿去，快点，快点！……”她在人群中跑来跑去，“请派人去请医生……啊，天哪！”

由于那个官吏出面，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甚至连巡警也来帮着抬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等抬到索尼娅房间，放到床上，人已是奄奄一息了。她还在咯血，但似乎开始清醒了。除了索尼娅，一下子涌进屋子的还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列别贾特尼科夫，那个官吏和那个先把人群驱散了的巡警。不过还有少数几个人仍然留在院子里。波列奇卡拉着瑟瑟发抖又在哭泣的科利亚和莉多奇卡的手，把他们带进了房间。卡佩瑙莫夫一家人也跑来了：他本人是个跛子，独眼，相貌古怪，粗硬的头发向上直竖着，满脸络腮胡子；他的老婆总是那副战战兢兢的模样；而他的几个孩子则大张着嘴巴，脸上表情由于不断的惊愕而显得呆板僵硬。这些围观的人们中间，突然冒出了斯维德里盖洛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惊异地望着他，弄不清楚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不记得在人群中见过他。

大家议论着请医生和神父。那个官吏虽然低声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请医生现在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但还是吩咐人去找医生来。卡佩瑙莫夫自告奋勇跑去了。

此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缓过气来，暂时也不咯血了。她那因病而痛苦的但依然敏锐的目光凝视着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索尼娅，后者正用手帕替她擦去额头的汗珠。稍停，索尼娅让人帮她微微坐起。她被搀坐在床上，两边有人扶着她。

"孩子们在哪儿?"她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你把他们带回来了吗，波列娅? 唉，这些傻孩子! ……你们干吗要跑哇……哎哟!"

她那干裂的嘴唇上血迹斑斑。她转动着眼珠四下打量：

"原来你就住这样的房间，索尼娅! 我一次也没来过……这才有机会……"

她痛苦地望着索尼娅。

“我们可把你给榨干了，索尼娅……波列娅、莉多奇卡、科利亚，到这边来……好，他们全在这儿啦，索尼娅，你把他们带去吧……我亲手交给你……我活够了！……一切都了结了！咳！……放我躺下，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

她又被放到了枕头上。

“什么？神父？……不必啦……你们哪有多余的钱？……我没有罪过！……不请神父上帝也会宽恕我……他自己知道我吃了多少苦！……他不宽恕，那就算了！……”

她神志昏迷，越来越重，不时地浑身哆嗦，转着眼珠四下张望，一会儿能认出所有的人，一会儿又迷糊起来，开始胡言乱语。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好像喉咙里响着什么东西。

“我对他说：‘大人！……’”她叫喊说，每讲一句就停住喘息一下。“这个阿玛丽娅·柳德维戈芙娜……哎呀！莉多奇卡、科利亚！把手叉在腰上，快点，快点，滑步，滑步，巴斯克舞！用脚踏拍子……举止优雅一点儿。”

“Du hast Diamanten und Perlen …[①] 后面怎么啦？唱啊……”

Du hast die schönsten Hugen
Madchen，was willst du mehr?[②]

“嗯，怎么不是这样！was willst du mehr，——是他想出来的，

---

① 德文：你有钻石和珍珠。

② 德文：“你有一双最漂亮的眼睛，姑娘，你还要什么？”这是舒伯特根据海涅的一首诗谱写的浪漫曲，作家于 1866 年在柳勃里诺写作《罪与罚》期间曾听到过这首歌曲，后来也经常唱它。——俄编注

傻瓜！……啊哈，还有：

在正午的炎热时分，在达吉斯坦的山谷里……①

啊，我多么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首抒情歌。波列奇卡！……你知道吗，你父亲……结婚前经常唱……啊，那些时光！……是的，是的，咱们应该唱一唱！可怎么唱，怎么唱呢……你瞧，我竟然给忘了……你们提醒一下呀，该怎么唱？”她精神异常亢奋，用力欠起身来。末了，她用可怕的嘶哑声音竭力唱了起来，一边嘶喊，一边喘气，一副越来越惊恐的样子。

在正午的炎热时分！……在达吉斯坦的……山谷里！……胸膛里有一颗子弹！……

“大人！”突然间，她泪如泉涌，发出令人心碎的号叫，“您要保护孤儿呀！您认得已故的谢苗·扎哈罗维奇……那可说是贵族哇！……咳！”她突然全身一颤，清醒了过来，有点儿惊恐地打量着所有的人，但立刻就认出了索尼娅。“索尼娅，索尼娅！”她温和而亲切地说道，仿佛因她在自己面前感到惊奇。“索尼娅，亲爱的，你在这儿？”

人们又帮她微微坐起。

“够了……时辰到了！……别了，不幸的人！……这匹马骑到头了！……它完了！”她绝望而又愤恨地叫道，咕咚一声头倒在了枕头上。

她又一次失去了知觉，但这最后一次的昏迷没有持续很

① 这是根据莱蒙托夫的《梦》（1841）一诗谱成的抒情歌曲。

久。她那憔悴的黄脸往后一仰，嘴巴大张，两腿抽搐一下便僵直了。她长出了一口气，就死了。

索尼娅扑到她身上，双手抱住，头贴在她那枯瘦的胸脯上，就这样呆呆地不动了。波列奇卡扑到母亲脚上，吻着她的脚，哽噎着痛哭起来。科利亚和莉多奇卡还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感到事情非常可怕，彼此抱着肩膀呆望，突然张开嘴巴，大叫起来。他俩还穿着戏装呢，一个扎着头巾，另一个戴着插鸵鸟毛的小圆帽。

那张“奖状”怎么突然出现在床上，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身旁？它就在这儿，在枕头旁边。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了它。

他朝窗子走去。列别贾特尼科夫急忙跑到他的跟前。

“她死了！”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有两句重要的话要跟您说，”斯维德里盖洛夫走到跟前说，列别贾特尼科夫立刻闪到一旁，很有礼貌地悄悄走开。斯维德里盖洛夫把不胜惊异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拉到远些的墙角。

“所有这些麻烦事，也就是说安葬，都由我来办吧。您知道这需要钱，我不是告诉过您，我有些富余钱吗。我把这两个小孩子和波列奇卡送到条件好一些的孤儿院去，给他们每人存一千五百卢布的托管基金，一直用到成年，这样可让索尼娅完全放心。我也要把她救出火坑，因为她是个好姑娘，不是吗？好吧，您就这样转告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说我就这样用了她的一万卢布。”

“您这样大做善事，目的是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

“哎呀！您真是个多疑的人！”斯维德里盖洛夫笑了起来，“我不是说过嘛，我的这些钱是富余的。只不过是出于人道，

您认为这不可能，是吗？要知道，她不是‘虱子’（他用手指了指躺着死人的角落），不像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嗯，您不得不承认，难道‘真的该让卢仁活着胡作非为，还是该让她去死？’要是我不伸手相助，那么‘波列奇卡，比如说，也会走上同一条路……’”

他说这番话时，好像挤眉弄眼地调侃，两眼盯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到这正是自己对索尼娅说的话，不禁脸色煞白，不寒而栗。他猛地后退一步，神情古怪地望着斯维德里盖洛夫。

“怎么……您会知道？”他喃喃地说，几乎喘不过气来。

“要知道，我就住在这儿，在这堵墙后面，在列斯丽赫太太的房子里。这里是卡佩瑙莫夫的房间，那边则是我最忠实的老朋友列斯丽赫太太的房间。我是邻居。”

“您？”

“我，”斯维德里盖洛夫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往下说道，“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对您很感兴趣。我不是说过嘛，我们会成为朋友的，我对您预言过此事，您瞧，我们真成了朋友。您会发现，我是个挺不错的人。您会发现，同我是可以相处好的……”

第六部

第一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进入了一个奇特的时期，如同一场大雾突如其来地笼罩了他，令他陷于极度的孤独之中而毫无出路。后来，过了很久，当他回想起这段时光时，他才明白，自己的脑子不时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没有停过，直至大悲剧的发生。他完全可以肯定，当时有许多事他都弄错了，比如一些事的日期和时间记得就不对。后来他回想旧事，并竭力要弄清楚原委的时候，他是靠了从旁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才知道了许多有关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他把一件事情同另一件事情混淆了起来；他以为后一件事是前一件事的结果，而前一件事只不过是他的想象而已。他时而被一种病态的痛苦不安所控制，这不安甚至又变成了失魂落魄的恐惧。然而，他同样也记得，有些瞬间，有些时刻，甚至可能是有些日子，他的心情与先前的恐惧截然相反，而是一片漠然，宛如垂死之人对一切都冷漠无情。总之，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自己好像在竭力避免清晰彻底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一些刻不容缓需要澄清的至关紧要的事实，尤其使他苦恼不堪；他该多么高兴能摆脱某些忧虑呀，可是在他的处境上，忘记这些忧虑就有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

尤其是斯维德里盖洛夫让他提心吊胆，甚至可以说斯维德里盖洛夫在他意识里生了根。自从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索尼娅家里，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断气后对他说了那番极有威胁而且露骨的话以后，他的思维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不过，尽管这一新的情况使他极度不安，但他不知怎的并不急于弄清情况。有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是在城里一个偏僻的角落，独自一人坐在破旧的小酒馆里，靠着桌子冥思苦想。他回忆不起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但突然间会想到斯维德里盖洛夫。这时他忽然不由自主地清晰而又不安地意识到，他必须尽快地同这个人谈妥，也可能彻底地加以解决。有一次他走到了城外，甚至想象自己是在这儿等候斯维德里盖洛夫，两人事先约好在这里碰面。还有一次，他在黎明前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在灌木丛中，几乎不记得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其实，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死后的两三天里，他碰见斯维德里盖洛夫已经有两次，几乎都是在索尼娅住的房子里，他是随便去看看，每次差不多只待上一会儿。他俩总是简短地交谈几句，从未提及那个重要的话题，仿佛彼此有约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遗体还未下葬。斯维德里盖洛夫忙于操办丧事。索尼娅也同样很忙。最近一次见面时，斯维德里盖洛夫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孩子们，他已经安置好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他通过关系找到一些人，可以帮助立刻把三个孤儿送到适合他们的孤儿院里；为他们存的信托基金也起了不小作用，因为有钱的孤儿要比穷孩子更容易送进孤儿院。关于索尼娅他也说了几句，还答应最近几天亲自去看望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且提到“很想请教一下；应该谈一谈，有些事……”这话是在楼梯旁的过道里讲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专注地望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眼睛，沉默片刻突然压低声音问

道：

“您怎么啦，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无精打采的？真的！您也能听也能看，可好像什么都不明白。您应该振作起来。让我们来谈谈吧。不过可惜我事情太多，有别人的，也有我自己的……哎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所有的人都需要空气，空气，还是空气……这是首要的！”

他忽然往旁边一闪，让上楼来的神父和教士走过去。他们是来举行祭祷仪式的。根据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安排，每天按时祭祷两次。斯维德里盖洛夫办自己的事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站立片刻，稍稍沉思便随着神父走进了索尼娅的房间。

他站到了门口。祷告开始了，那么庄严肃穆，那么令人哀伤。从孩提时起，每想到死亡，每感到死亡的存在，他总觉得沉重不安，有种神秘的恐怖；他已经很久没听过祭祷声了。而且这里面还有另一种东西，令人毛骨悚然。他望着孩子们：他们都跪在灵柩跟前，波列奇卡在哭泣。索尼娅在他们身后，一边祷告一边胆怯地轻声哭着。“这几天来她可没看过我一眼，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想道。太阳把屋子照得豁亮，香炉里的烟在冉冉上升；神父祷告说：“让她安息吧，主啊。”在整个祭祷仪式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站立着。神父在祝福和告辞时，有点儿好奇地四下打量着。祭祷仪式结束后，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索尼娅跟前。她立刻抓住他的双手，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这种亲热的举动甚至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莫名其妙，他很是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厌恶，丝毫也不觉得讨厌，她的手一点儿也没有发抖！这多半是极端自卑的一种表现，起码他是这样认为的。索尼娅什么话也没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握了握她的手，便走了出去。他的内心非常沉重。倘若此刻他能远走高飞，离群索居，

哪怕一辈子如此，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然而问题在于，近来他尽管几乎总是独来独往，但丝毫没有一人独处的感觉。他有时到城外去，走在宽阔的大路上，甚至有一次还钻进了一个小树林；可地方越是偏僻，他越是感到有人在周围，让他十分不安；这虽说并不可怕，却叫人十分不舒服，结果他总是尽快地返回城里，到人群中去，进家小饭馆、小酒馆，上旧货市场、干草市场。在这儿他似乎轻松些，甚至更僻静些。一天傍晚，一家小酒馆里有人唱歌，他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听歌。他记得，当时他甚至非常高兴。但是，临近结束时，他心里突然又感到不安，仿佛突如其来受到良心的谴责："瞧，坐在这儿听歌，难道这是我该干的吗！"他心里似乎这样想。其实他顿时便明白了，使他惶惑不安的何止是这一点；还有一件事迫切需要去办，可这事他既无法思索，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事情全乱成了一团。"不，最好再较量一下！最好再去找波尔菲里……或者找斯维德里盖洛夫……快点儿再来一次挑战吧，再来一次攻心吧……来吧！来吧！"他思忖着。他走出小酒馆，几乎跑了起来。对杜尼娅和母亲的思念不知怎的突然使他惊恐万状。次日天亮前，他在克列斯托夫岛上的灌木丛中醒过来时，浑身直打哆嗦，发着高烧；他立刻往家走，到家已经清晨了。睡了几个小时后，他的高烧退去，但他醒来已经很迟，是下午两点钟。

他记起来，这天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下葬的日子，他很高兴没去参加葬礼。纳斯塔霞给他端来了饭菜；他胃口大开，几乎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他的头脑清醒多了，心里也比最近三天平静多了。片刻间，他甚至对自己先前那一阵惊恐感到不可思议。这时门开了，拉祖米欣走了进来。

"啊！他在吃饭，可见没有生病！"拉祖米欣说着拉过一把椅子，在桌旁面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坐了下来。他显得很不安，

而且也不想掩饰自己的不安。他说话时明显带着烦恼，可是话说得不慌不忙，也没有特别提高嗓门，让人觉得他是抱定了一个特别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目的。“听着，”他口气坚定地说了起来，“你的事与我无关，但凭我现在亲眼目睹的情况来看，我十分清楚，我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你别以为我是来盘问你。我才不管呢！我不想知道！即使你现在要公开你的全部秘密，说不定我还不想听，一走了之呢。我来这儿只是为了能够亲自弄个水落石出：第一你是不是真的精神失常了？你要知道，有种看法（在那边，某个地方），说你可能精神失常了，或者接近失常。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本人也非常倾向于这个观点，一是根据你那愚蠢的、有些是可恶的行为（简直叫人无法解释），二是根据你不久前对待自己母亲和妹妹的态度。除了疯子，只有恶魔和坏蛋才会像你那样对待她们。可见你是疯了……”

“你很久没见到她们了？”

“刚才还见了呢。你从那以后再没见过她们吧？你到哪儿闲逛去了，给我说说。我已来这里找过你三次。从昨天起，你母亲就病得很厉害。她打算来找你；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拦住了她；但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她说：‘如果他病了，如果他神经错乱了，那除了母亲谁还会去照顾他呢？’我们三人一起来到这里，因为不能让她独自一个人来呀。一路上我们一直劝她放宽心。我们来了，可你不在，她就坐在这儿，有十来分钟，我们一声不吭地站在她身旁。她站起来说：‘要是他能外出，可见他身体健康，但忘记了母亲。那母亲也不好毫无身份地，不要脸面地站在门口，像求施舍一样乞求他的孝心。’她回到家就躺倒了，现在发着高烧。她说：‘我知道，找心上人他是有时间的。’她说的心上人就是指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你的未婚妻还是情人，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去过索菲娅·谢苗诺

芙娜那儿，因为，老兄，我想把一切都弄个水落石出。我去了，看见停放着一口棺材，孩子们在号啕大哭。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正给他们试穿丧服。你不在那儿。我看了看，道声歉就走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这样看来，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你没有什么心上人，或许最准确的说法，是你精神失常了。可你却坐着狼吞虎咽地吃牛肉，好像三天没吃东西似的。可以说疯子也会吃东西的，但假如你对我一句话不说呢，可你……你不是疯子！对此我可以发誓。首先，你没有精神失常。总而言之，见你的鬼去吧，因为这里有你的什么秘密。我可不打算费神琢磨你的秘密。我只是来骂你一顿，”他说完便站起身来，“来发泄一通，但我心里明白现在我该干什么了！”

“你现在想干什么？”

“我现在想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来，你想去喝酒！”

“怎么……你怎么知道的？”

“这还用说嘛！”

拉祖米欣沉默了片刻。

“你的头脑向来非常理智，你从来没有，从来也没有精神失常，”他突然激动地说，“的确如此，我想去喝酒！再见！”说着他就要走。

“大概是前天，我跟我的妹妹说起过你，拉祖米欣。”

“谈起过我！可是……前天你在哪里见到她的呀？”拉祖米欣猛地收住脚步，甚至脸色都有点儿发白。可想而知，他的心慢慢地紧张跳动起来。

“她上这儿来了，独自一人，坐在这儿，跟我谈了谈。”

“她！”

"是的，是她。"

"你说了些什么……我的意思是，关于我你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她，你是个非常善良的、正直的、勤奋的人。我没有对她说，你爱她，因为她自己心里明白这一点。"

"她自己心里明白?"

"那当然啰！不管我去哪儿，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留在她们身边。也可以说，我把她们托付与你，拉祖米欣。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完全知道，你是多么爱她，而且我相信你心地纯洁。我同样知道，她会爱你的，甚至可能已经爱上你了。现在你自己看着办吧，要不要去喝酒。"

"罗季昂……你瞧……啊，真见鬼！你想去哪儿呢？是这样，如果这是秘密的话，那就算啦！不过我……我会弄清这个秘密的……我确信，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小题大作，都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你是一个最好的人！一个最好的人！……"

"我正想对你补充一句，可被你打断了，我想说你刚才的考虑非常正确，就是你不想打听这个隐私和秘密，暂且别去管它，不用担心。到时你会明白一切的，也就是说到该知道的时候。昨天有个人对我说，一个人需要空气、空气、空气！我想现在就去找他，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拉祖米欣若有所思，又激动不安地站立着，他揣度出了什么。

"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一定是这样的！他即将采取某种重大的行动，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有别的……而且杜尼娅也知道……"他突然暗自寻思。

"这么说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常到你这儿来，"他一字一顿地强调说，"而你本人则要去见那位说什么最需要空气的

人……可见，这封信……这封信同样跟此事有关，”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做出结论。

“什么信？”

“今天她收到一封信，这使她坐立不安，很不安，甚至是极度不安。我谈起了你，她却求我别说。然后……然后她说，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分手，然后她又因一件什么事而对我表示了极大的谢意，然后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并锁上了门。”

“她收到了一封信？”拉斯柯尔尼科夫若有所思地追问了一句。

“是的，一封信；你不知道吗？哼。”

两人都沉默不语。

“再见，罗季昂。我，老兄……有一段时间……不过再见吧。你瞧，有一段时间……啊，再见吧！我也该走啦。我不会去喝酒。现在用不着喝了……你说得不对！”

他匆匆地走了。他已经出了门，几乎快把门随手带上了，又忽地把门打开，眼睛望着旁边说道：

“顺便说一句！你还记得那件谋杀案吗，嗯，也就是波尔菲里经办的案子：一个老太婆被杀了？你知道吗，凶手已经抓到，他本人也已经招认，供出了所有证据。他就是那些工人，油漆匠中的一个，你想得到吗。你可记得，我还在这里为他们辩解过呢？你可相信，当看门人和两个见证人上楼时，他故意同一个伙计在楼梯上嘻哈打闹，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这个狗崽子多狡猾，多沉得住气呀！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他本人把一切都揭穿了，一切都供认不讳！我上了个大当！据我看，这只不过是个会作假、能应变的家伙，一个很会逃避法律制裁的家伙，可见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奇的！难道不会有这种人吗？但他没能顶住，供认了一切，因此我更相信这是他干的。

更合情理……可我怎么，我那时怎么会上了当呢！我还为他们而愤愤不平呢！”

“请告诉我，你从哪儿知道这件事的，你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拉斯柯尔尼科夫问道，明显有些激动不安。

“那还用说！为什么我会感兴趣！真有你的！……我是从波尔菲里那里，还有别的人那里知道的。不过，几乎全是从他那儿知道的。”

“从波尔菲里那儿？”

“从波尔菲里那儿。”

“那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惊恐地问道。

“他对我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案子。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解。”

“他解释了？他亲自对你做了解释？”

“是的，亲自做了解释，再见！有些话以后我再给你讲，现在我有事。那时……有一段时间我曾认为……不说了，以后再谈！……现在我还喝什么酒哇。没有酒你已把我灌醉了。要知道，我醉了，罗季昂！现在我没喝酒就醉了，那好，再见，我会来的，很快就会来的。”

他走了。

“这人，这人真是个政治阴谋家，①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拉祖米欣一边慢慢地下楼，一边暗自判定地想，“他把妹妹也扯了进去；这非常、非常可能，因为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个性如此。他们还见过面……她不是也对我做过暗示吗。从她的一些话里……从她的只言片语……和暗示中，都可

① 这一推测可能是受卡拉科佐夫案件的影响而做出的。

以得出这个结论！要不然这一团乱麻做何解释呢？哼！我还以为……啊，天哪，我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不错，这是一时糊涂，我有愧于他！那时他在电灯旁，在走廊上，就把我给弄糊涂了。呸！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恶、这么无礼、这么卑鄙的想法呢！米柯尔卡[①]是好样的，自己招供了……先前的事现在也都可以解释了呀！那时他的病，他那一切古怪的举动；甚至更早以前，还在大学里时，他也总是郁郁寡欢，愁眉苦脸的……可是现在这封信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同样也是有其用意的。这信是谁写的？我怀疑……哼，不行，我要把这弄个水落石出。”

他想到杜涅奇卡和有关的事，感到一阵揪心，拔腿跑了起来。

拉祖米欣刚走，拉斯柯尔尼科夫便站起身来，转身朝窗子走去。他从这个角落踱到了另一个角落，仿佛忘记了自己斗室的窄小，接着……他又坐到了沙发上。他仿佛全身注入了活力；又要来一次较量，这也就是说有了出路！

“是呀，这么说又有了出路！要不然太憋闷了，压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昏昏沉沉。自从在波尔菲里那里遇上了米柯尔卡认罪的场面之后，就开始有了走投无路的窒息感。在那之后，当天在索尼娅房间又演出了一幕，而这一幕的进程和结局，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他预先设想的那样……他变得软弱无力，一下子彻底地软瘫了！刹那之间！他当时可是同意了索尼娅的看法呀，自己同意的，打内心里同意的，那就是：内心里藏着这块病，独自一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那么，斯维德里盖洛夫呢？斯维德里盖洛夫是个谜……斯维德里盖洛夫令他不安，这是事实，不过这好像是另一种不安。或许与斯维德里盖洛夫也

① 尼古拉的爱称。

同样要进行一场较量。或许，斯维德里盖洛夫同样也是一条出路。可波尔菲里却是另一码事了。

“这么说，波尔菲里还亲自对拉祖米欣解释了案情，又是什么心理学的解释！他又来贩卖他那可恶的心理学啦！这能像波尔菲里吗？波尔菲里哪能相信这一套呢？在米柯尔卡之前，他与波尔菲里面对面的交锋，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经过这个场面以后，波尔菲里恐怕一分钟也不会相信米柯尔卡是有罪的！（这些天来，拉斯柯尔尼科夫脑海里不止一次闪现和回忆起与波尔菲里面谈的零碎片断，要回想整个过程他是承受不了的。）那时他俩互相说了那样的话，做出了那样的手势和举动，彼此投以了那样的目光，说话使用了那样的语调，以致在这之后，绝非米柯尔卡（波尔菲里从他一开口就能一眼把他看透），绝非米柯尔卡能够改变他的基本看法。

“情况不妙哇！甚至连拉祖米欣也开始怀疑啦？当时在走廊上电灯旁的那一细节，还是引起了注意。他就忙着去找波尔菲里……可是波尔菲里这人何苦要这样蒙骗拉祖米欣呢？他把拉祖米欣的注意力转移到米柯尔卡身上是何用心？要知道，他一定在打什么主意；这是别有用心的，然而这是什么用意呢？不错，自从那天早晨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太长、太长的时间。但波尔菲里那边毫无动静。噢，这当然很糟糕……”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制帽，沉思着走出屋子。这些天来，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至少头脑是清晰的。“应该与斯维德里盖洛夫有个了结，”他寻思着，“无论如何要尽快地了结：或许这人也在等我去找他。”就在这一瞬间，他疲惫的内心突然出现一种强烈的憎恨，他恨不得去杀掉两人中的一个：斯维德里盖洛夫或是波尔菲里。至少他感觉到，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以后他也会干得出来。“走着瞧吧，走着瞧吧，”他暗自反复地

说着。

可是他刚刚打开通向过道的房门，便冷不防撞见了波尔菲里。这人来找他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瞬间呆若木鸡。奇怪的是他对波尔菲里来访并不感到很惊讶，几乎也没有恐惧。他愣了一下，立刻做好了应付的准备。“也许要收场了！但他怎么会像只猫似的悄悄溜进来，我却什么也没听见呢？难道他在偷听？”

“没料到会来客人吧，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笑着嚷道，“我早就想来看看，这会儿路过这里，心想为什么不进去坐上五分钟呢。您打算出去吧？我不会耽搁您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只占用一支烟的工夫。”

“请坐，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请坐，”拉斯柯尔尼科夫让客人坐下，他的表情显得那么高兴，那么友好，说实在的，要是他自己能瞧见的话，他都会感到惊讶。最要命的人登门了！有时一个人遭遇强盗，能有半个时辰吓得魂飞魄散，可一旦刀子横在喉咙上，恐惧反而不翼而飞了。他在波尔菲里对面坐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波尔菲里眯缝起眼睛，开始点香烟。

“好哇，说吧，说吧，”这话几乎要从拉斯柯尔尼科夫心底蹦出来，“怎么啦，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

第二章

“说起这香烟来呀，”波尔菲里点上烟，抽了两口以后终于开口说话了，“完全有害的，没什么好处，可我却丢不掉！我常常咳嗽，喉咙也开始发痒，并且有气喘。您要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去看过波医生①，每位病人他 minimum② 检查半个小时；他对我进行检查，又是敲打，又是听诊，甚至看着我大笑起来；他说，抽烟对您不好，肺有了气肿。唉，可我怎么戒掉呢？用什么代替烟呢？我不喝酒，这就是我倒霉的地方，嘿嘿，我倒霉就倒在不喝酒上了！要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一切都是相对的！”

“他是干什么，又是故技重演吧！”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地思忖着。不久前他俩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突然复现在他眼前，当时的那种感觉也波涛般涌上心头。

“前天晚上我来找过您一次；您不知道吧？”波尔菲里一边打量着房间，一边继续往下说，“我进了房间，就是这一间。

---

① 显然是指 С.П.波特金医生，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过病。——俄编注

② 拉丁文：至少。

像今天一样，我路过这里，心想去看看他吧。我走了进来，房门开着；我四下看了看，等了一会儿，也没告诉您的女仆就走了。您不锁门吗？"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波尔菲里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

"我是来作解释的，亲爱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是来作解释的！我应该当面向您作出解释，"他微笑着继续往下说，甚至还轻轻地拍拍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膝盖，但几乎与此同时，他脸上显出严肃而关切的神情，甚至好像笼罩了一层忧郁，这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大为吃惊。他从未见过，也没想到他会有这种神情。"最近一次我们之间出现了奇怪的场面，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恐怕我们初次见面时，也有过同样奇怪的场面，不过那时……现在呢，是愈演愈烈！是这样，可能我是非常有愧于您；我感到了这一点。我们分手时的情形，您可记得吗：您的神经快爆裂了，膝盖直哆嗦，我的神经也快爆裂了，膝盖也在哆嗦。您看，当时我们彼此的态度甚至有失体面，没有绅士风度。而我们总还都是绅士呀；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首先是个绅士；这一点应该明白吧。您可记得当时僵到了什么地步……已经完全没有体面了。"

"他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拉斯柯尔尼科夫稍稍抬起头，两眼盯着波尔菲里，惊奇地自问。

"我想好了，我们现在最好是开诚布公，"波尔菲里接着说道，他的头向后微仰，眼睛朝下看，似乎不愿用目光逼迫自己先前的猎物，也鄙视自己先前使用的手段和计谋。"是呀，以前那种怀疑，那种场面不可能维持许久。当时是米柯尔卡给我们解了围，要不然真不知道我们之间会闹到怎样的地步。那个该死的小市民，当时正坐在我的间壁后面，您怎么能料得到

呢？您当然知道，我本人也清楚，后来他去找过您。不过，您当时设想的那件事倒没有过：我既没有打发人去找谁，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安排。您会问，为什么不做安排呢？怎么对您说呢？因为当时发生的一切，弄得我自己也手足无措。我勉强来得及吩咐人去找看门人（您经过时也许见到了看门人）。当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如同闪电一般。您瞧，罗季昂·罗曼诺维奇，那时我可是坚信不疑的。我心想，虽然我暂时忽略一个线索，但我要抓住另一个线索不放，至少我不会放弃我自己的那个想法。您非常容易冲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生来如此，从您的性格和心地的主要特点来看，您甚至是过分地冲动了。我希望自己有幸能说多少已经了解了您的这些特点。当然啰，我也能想到，甚至在当时也能想到，很少会有这样的事：一个人站到您面前就把他的全部底细全吐露出来了。尽管这种事能发生，特别当一个人失去耐性的时候，但毕竟是罕见的。这一点我是能想到的。不过我想，哪怕得到一点点东西也好哇！哪怕是最小的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但要可以摸得着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光是个心理。因为我想，如果一个人有过失，那无论如何总会从他那儿得到些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期望获得最意想不到的结果。那时我就把希望寄托在您的性格上，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主要是您的性格！当时我对您的指望特别大。”

“您……现在您为什么讲这些呢，”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嘟哝起来，甚至都没有仔细思考自己的问题了。“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暗自惶惑地想，“难道他真的认为我是无辜的？”

“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是来做解释的呀，可以说，我认为这是我的神圣职责。我想把一切都如实告诉您，也就是当时那场可以说是误会的整个经过。我使您感到痛苦不堪，罗季昂·

罗曼诺维奇。可我并不是魔鬼。我心里也很明白，对一个郁郁寡欢却生性高傲、威严而又急躁的人来说，特别是对没有耐性的人来说，忍受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我认为您是个相当高尚的人，甚至还有些豪爽的气质，尽管我不能同意所有您那些观点；这一点我认为有责任一开始就坦率诚实地告诉您，因为我首先是不愿欺骗人。了解您之后，我对您产生了好感。您听了我这个话，可能会发笑。您有权这么做。我知道，您从第一眼见到我就不喜欢我，因为实际上我也没什么可讨您喜欢的。但不管您怎么想，我现在希望从自己这方面设法消除我留下的坏印象，并且证明我也是一个有感情有良心的人。我说的是真心话。"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矜持地停顿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心头又涌上了一种新的恐惧感。波尔菲里以为他是无辜的这一念头，突然叫他感到害怕。

"恐怕没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叙述这一切当时是如何突然发生的，"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我觉得这甚至是多余的。再说我也未必能够说清楚。那么怎么把情况解释清楚呢？起初是有些传闻。至于是什么传闻，来自什么人，什么时候传来的……又怎么牵涉到您，这些我认为也不值一提。说到我自己关注此事，是出自一个偶然情况，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偶然，这种偶然极可能发生，但也可能不发生。是什么偶然的情况呢？嗯，我想这同样不值得一说。当时，所有的一切，传闻和偶然情况，在我脑子里汇集成了一个想法。我坦率地承认，我既然不想隐瞒，那就全告诉您吧，那个时候我首先就怀疑上您了。说到老太婆在抵押品上所做的记录等等，这全都算不了什么。这样的物品可以数出成百件。当时我同样碰到一个机会，详细了解到发生在警察分局里的那个场面，也是偶然地，

却不是顺耳听见三言两语，而是一个特殊的有分量的人物讲的，他无意中讲得非常生动。要知道，这一切是一个接一个，串到了一起，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亲爱的！这样注意力怎么可能不指向特定的方面呢？一百只兔子凑不成一匹马，一百个怀疑凑不成一个证据，英国不是有句谚语这么说吗，可要知道这只是理智的说法，要加上情绪呢？对付强烈的情绪你试试，因为侦探也是人嘛。这时我也想起了您的那篇文章，发表在期刊上的那篇文章；您可记得，第一次来访时我们就仔细谈过它。当时我嘲弄了一番，但目的是为了让您再往下发挥。我再说一遍，您非常暴躁又病弱，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至于您不畏惧、高傲、认真，还有……感受很多，我都早已知道了。您这些感受，我都熟悉；读您的文章，我也感到熟悉。这篇文章构思在不眠之夜，在思情狂乱之中，心怦怦地跳，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可是，青年人身上这种压抑的、倨傲的激情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嘲弄了一番，而现在我要告诉您，我向来非常喜欢，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爱好者，我向来喜欢充满青春活力、激情洋溢的处女作。这是烟，是雾，雾中响起琴声。① 您的文章有点荒诞，想入非非，但闪烁着真挚的情感，闪烁着青年人真诚的骄傲，闪烁着临危不惧的勇气。这是篇沉郁的文章，但这很好。我读了您的文章，便把它搁在了一旁，然而……刚搁到一旁，心里就想道："嗯，这个人不会无声无息的！"请您说说

---

① 此语引自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但略有改动。果戈理的原文是："……灰蒙蒙的雾在脚边缭绕；雾中响起琴声。"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屠格涅夫的信中（1863 年 12 月 23 日）也引用过这句话。他谈到后者的小说《幽灵》时说，这个作品的现实内容太丰富了，"它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修养有素和自觉的人的忧伤，一种感受到了的忧伤。《幽灵》处处都充溢着这样的忧伤。这是'心弦在迷雾中奏出的声音'"。

看，既然有了前因，怎么会不引出后果呢！啊，天哪！难道我讲出点什么来了吗？难道我现在证实了什么吗？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哇，我想。这里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任何内容都没有，或许绝对地什么也没有。我一个侦探这么热衷于这个，甚至很不像话，因为我手里已经有了米柯尔卡，而且掌握了事实，不管您怎么说，反正有事实！他也有自己的心理过程，须要在他身上下些功夫；因为这是涉及生死的问题。现在我为什么要向您解释这一切呢？这是为了让您了解，并在理智上和感情上不要因我当初凶狠的行为而责备我。我说句心里话，那并非是凶狠的行为，嘿嘿！您以为，我那时没有搜查过您的住处？搜查过的，搜查过的，嘿嘿，您生病卧床的时候，我来搜查过。不是正式的，也没有用自己的身份，但我来搜过。甚至不失时机地仔细地察看了您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但是 umsonst[1]。我心里琢磨，现在这个人要来了，他自己会来的，很快就会来；既然他错了，那一定会来的。别人不来，但这个人会来的。您是否记得，拉祖米欣向您透露过消息？这是我们安排的，为了惊动您一下，我们故意放出风声，好让他向您透露消息，拉祖米欣先生正是那种心里藏不住愤怒的人。您的愤怒，您那毫不掩饰的大胆行为，首先引起了扎米托夫先生的注意：哎呀，怎么能在酒馆里张口就说“要是我杀了人！”太大胆了，太放肆了，于是我思忖，假如是他犯了罪，那可是个厉害的对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就等着您来！认准一条：等着您来，而扎米托夫那时简直被您镇住了……问题就在于，所有这种可恶的心理分析都是模棱两可的！我就这么等着，一瞧，啊，上帝成全我，您来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① 德文：白忙一场。

唉！那时您干吗要来呢？您进门时哈哈大笑，还记得吗。要知道当时我如同透过玻璃看，一切都识破了；假如我不是特意在等您，那我是不可能在您的笑声中发现什么的。瞧，这就是精神的作用。拉祖米欣先生那时……啊哈！石头，石头，您可记得，底下藏着东西的石头？嗯，我仿佛就看见它在那里，在菜园里；这可是您对扎米托夫说的，在菜园里，后来在我那儿又说了一遍？当我们开始分析您的文章时，您做了一番论述，而您的每个字我听起来都具有双重的含义，如同话里有话。就这样，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等撞了个头破血流，这才清醒过来。不，我说，我这是怎么啦！要知道如果愿意，那我也可以把所有这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都做另一种解释，甚至显得更自然些。真是活受罪！‘不，’我心里想，‘我最好还是找证据！……’当我听说门铃的事，我一下子愣住了，甚至浑身打颤。‘好哇，’我想，‘这就是一个证据吗！就是它！’当时我没有仔细思索，干脆不想去思索。那时我宁愿出一千卢布，从自己口袋里掏，也要亲眼看着您，在那个小市民当面叫您‘凶手’之后，您当时是怎样与他并排走了一百来步，而且在一百步里您什么也不敢问他！……还有，为什么脊背上发冷呢？这些门铃，您生着病，神志都不清，怎么还拉门铃呢？总之，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在这一切之后我同您开了那种玩笑，您其实是不该感到惊奇的，您为什么偏在那个时候自己来呢？说实在的，好像有人把您推来似的，要不是米柯尔卡给我们解了围，那么……您可记得那时的米柯尔卡？记得很清楚吧？要知道，这真是晴天霹雳！要知道，这真是乌云中传来的一个响雷，一道电光！嗯，我是怎样对待他的呢？我一点儿都不信他的话，这一点您自己也看到了！我哪里会相信他呀？后来在您走后，他又回答了一些问题，已经说得

头头是道，连我也感到十分惊奇；但往后我也毫不相信他！他真可谓金刚石一样坚硬，咬定不改。不，我想，морген фри[①]！米柯尔卡与这有什么相干！”

“拉祖米欣刚才对我说，您现在也还认为尼古拉是凶手，您亲自说服拉祖米欣也相信这一点……”

他一时喘不上气来，没有把话说完。他处于难以名状的紧张中，听着这个对他了如指掌的人讲如何放弃了自己的看法。他害怕相信这人的话，也就不肯相信。他在这人暂时还模棱两可的话里贪婪地寻找、捕捉某种更真实、更确切的意思。

“拉祖米欣先生吗？”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叫了起来，好像很高兴听到一直沉默不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提出这个问题。“嘿嘿！正应该叫拉祖米欣先生当局外人，因为两个人欢喜，第三个别掺和。拉祖米欣先生不应当卷入，何况他是局外人；可他跑来找我，脸色煞白……上帝保佑，不要把他扯进来！至于米柯尔卡，您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也就是说据我的理解这是怎么回事？首先，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倒不是胆小鬼，却像个艺术家似的。真的，您别笑我这样分析他。他天真幼稚，对什么事情都十分敏感。他富有同情心，又爱幻想。他会唱歌、跳舞、讲故事，据说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吸引别处的人都来听。他上过学，他也非常喜欢捧腹大笑，他能喝得烂醉，倒不是堕落，是被人像孩子似的灌醉的。他那时也偷过东西，但自己并不明白这是偷窃，因为‘从地上捡起来怎么算偷呢？’您可知道，他是个分裂派教徒[②]呢，其实说他是分裂

① 这是用俄文字母写出的德语：一派胡言。

② 俄国旧礼仪派信徒的正式名称。他们是官方正教会的反对派或敌对派。1906 年前他们一直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

派教徒，不如说他是个一般信教的；他的家族中有过逃亡教派①的信徒，而他本人则在不久以前，有整整两年在乡村接受一个长老的精神启蒙。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从米柯尔卡和他的同乡那儿听来的。真的！他简直想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他很虔诚，每天夜里做祷告，读古老的‘真经’，读得入迷。彼得堡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女人和酒。他容易受感染，早把长老，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到了脑后。我听说，这里有一个画家很喜欢他，他就常去找画家，接着便发生了这件事。嗯，他吓坏

① 18世纪末俄国分裂教派的一支，号召逃避国家义务和赋税，迁往荒凉之地，或者匿藏起来。参加这一教派的大多为农民、小市民和逃兵，在民间又被称作“云游派”和“索别洛克派”，后一称谓源自雅罗斯拉夫尔附近索别洛克村的村名，该派的创始人被认为是逃兵叶夫菲米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罪与罚》期间，俄国的报刊上刊载了许多关于分裂教派的文章和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1866年向《俄国导报》推荐过迈科夫那部以逃亡教派为描写对象的长诗《浪游者》。有材料表明，19世纪40年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时，他就曾试图接近分裂教派，这种兴趣他后来又保持了很久，在他的藏书中，有许多关于分裂教派的书籍。关于俄国分裂教派产生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做过思考，在1862年的《两个理论家阵营》一文中，他写道：“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无法对我们历史生活中这样一个重大现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不理解这种奇特的否定之中所包含的那种对真理的热情追求，对现实的深刻不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时代》杂志上，也刊登过相关的文章，如 A. П. 夏波夫的《地方自治局和分裂教派。逃亡教派》（1862年，第10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他的旧教派也很感兴趣，他在《死屋手记》中曾写到他与旧教徒的相遇，《时世》杂志上也曾刊有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文章。逃亡教派的主要信念之一，就是必须心甘情愿地承受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俄罗斯人自古就有的一种性格特征：“我认为，俄罗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精神需求，就是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苦难的需求。似乎，他自古以来就具有这种对苦难的渴求。”（《作家日记》，1873年，第5章）——俄编注

了，闹着上吊，逃跑！老百姓心中对我国法律有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对一些人来说，‘审判’这个词儿就极其可怕。这是谁的过错呢！看新的法庭会怎样说吧。啊，但愿上帝保佑！嗯，现在在牢房里他看来又想起了那位正直的长老；同时又出现了圣经。您可知道，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怎么看‘受苦’的吗？这不是说要为了‘某人’去受苦，而是说‘理当去受苦’；也就是说，人应当经受磨难，当政者给的磨难尤其应当承受。我当班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最老实的犯人，一年到头每晚坐在牢房的炉灶上读圣经，读得入了迷。[①] 您知道迷到什么地步吗，他无缘无故地抓起一块砖头就朝典狱长扔去，从他本意来说丝毫也不想伤害人。他故意扔得偏离一俄尺，免得砸着！好哇，众所周知，用武器袭击典狱长的犯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于是他也就‘承受了磨难’。因此，我现在怀疑米柯尔卡也想‘受苦’，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对此我确实是知道的，甚至掌握有事实。只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我了解这些。您是否认为这种人里不会有什么幻想家？不，多得很呢！现在长老又开始有作用了，尤其是在米柯尔卡想上吊以后。其实这些都是他来时自己告诉我的。您认为他会承受到底吗？等着瞧吧，他要翻供的！我随时等着他前来翻供。我喜欢上了这个米柯尔卡，正在仔细研究他。您猜怎么着？嘿嘿！他对我的有些问题，回答得很有条理，显然是获得了必要的消息，做了精心的准备；可对另一些问题，他简直一无所知，而且自己没意识到是一无所知。不，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弟，这事跟米柯尔卡无关！这是一件离

---

① 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到过这个犯人。他整天读圣经，是个很温顺的人。

奇的、令人感到沉重的案子，一件现代的案子，一个当今时代的事例，因为如今人心迷惘，常爱引用‘流血能够令人精神清爽’① 这句话，鼓吹整个生活在求舒适。这里有书本里的幻想，有被理论搅动起来的心灵；这里看得到迈出第一步的决心，但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决心，这个决心一下，就像从山上滚下去或者从钟楼上跳下去，又仿佛身不由己地走向了犯罪。他忘了随手把门关上，根据一种理论他杀了人，杀了两个人。他杀了人，却没能拿走钱，并且把来得及拿走的东西全都藏在一块石头底下。当他躲在门后，有人敲门并拉门铃时，他忍受了巨大的折磨；但痛苦还不仅如此，后来他回到空屋子，又神志不清地回想着这门铃声，脊背上再次感到一阵冰冷。……如果说他是有病，那么还有呢：他杀了人，却自以为是正直的人，还鄙视别的人，并且进进出出保持一副天使的模样。不，这绝不是米柯尔卡，亲爱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这不是米柯尔卡干的！”

在听了他前面那番很像改变看法的话之后，这最后几句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仿佛被刺了一下，浑身哆嗦起来。

“那么……是谁……杀了人？……”他忍不住地问，声音是上气不接下气。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甚至急忙一闪，仰靠到椅背上，仿佛也因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惊愕不止。

“怎么是谁杀了人？……”他重复了一遍，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您杀了人，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杀了人……”他几乎用耳语补充说道，但语气十分肯定。

---

① 可能引自有人谈论拿破仑的话。据说拿破仑的血液循环很慢，只有在战争中心脏才正常跳动。

拉斯柯尔尼科夫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呆呆地站了几秒钟，接着又坐了下来，一声不吭。轻微的痉挛从他的脸上一掠而过。

“看，像上次一样，嘴唇又在颤抖啦，”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甚至同情地嘟哝着。“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大概误解了我的意思。”沉默了片刻以后，他又补充道，“所以您才会吃惊。我来正是为了说出一切，开诚布公。”

“不是我杀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嗫嚅地说，像个孩子做了坏事被当场抓住而不胜惊慌。

“不，是您干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是您，不会有别人了。”波尔菲里口气严厉而又坚定地低声说道。

两人都不做声，沉默的时间甚至出奇地长，大约有十来分钟。拉斯柯尔尼科夫肘腕撑着桌子，一声不吭地用手抓弄头发。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心平气和地坐着等待。突然，拉斯柯尔尼科夫轻蔑地瞧了波尔菲里一眼。

“您又老调重谈，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又是您那老一套的把戏，这真的不叫您厌烦吗？”

“哎，得了吧，我现在要什么把戏！假如这里有证人在，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是一对一地私下谈话。您自己也看到了，我到您这儿来不是捉兔子似的追捕您。您承认还是不承认，此刻对我来说都没关系，即使您不承认，我内心对此也是确信不疑的。”

“既然这样，您干吗来呢？”拉斯柯尔尼科夫愤然问道，“我向您提一个老问题：如果您认为我有罪，为什么不把我抓进牢房？”

“嗯，这才像个问题！我分几点回答您。首先，直截了当地逮捕您对我不利。”

“怎么不利！假如确信无疑，那就应该……”

“哎哟，我确信不疑管什么用？要知道，所有这些暂时还只是我的想象。再说我干吗让您安安静静地坐在牢房里？既然您自己要求抓起来，可见您自己心里也明白。比如说，我要是把那个小市民带来指控您，您就会对他说：‘你是不是喝醉了？谁和你一起见到了我？我当你是个酒鬼，那时你果然喝醉了。’这么一来，我能对您说什么呢？尤其是您的话要比他的话显得更真实，因为他的证词说的全是心理活动；说这种话甚至不适合他的模样；而您却说到了点子上，正中要害，因为这个坏家伙老喝酒，甚至是个尽人皆知的酒鬼。不过我本人也向您坦率地承认，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心理分析是模棱两可的东西，有两种解释，而第二种解释往往更为有力，更为真实；此外，再说我暂时又没有什么可指控您的证据；尽管我以后要抓您，现在甚至前来（完全不合常情）把一切预先告诉您，但我仍要直截了当告诉您（同样也不合常情），这样做对我不利。嗯，其次，我之所以来找您……”

“那其次呢？”（拉斯柯尔尼科夫依然喘息困难。）

“是因为我自认为有责任向您做一番解释，这我已经讲过了。我不愿意您把我当做恶棍，况且我打心眼里对您有好感，信不信由您。因此，第三，我给您提出一个坦率而直言不讳的建议——去投案自首。这对您有极大的好处，对我也同样有利，因为我可以交差了。您看，我坦率不坦率？”

拉斯柯尔尼科夫沉吟了片刻。

“听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您不是亲口说：只是靠心理学吗，怎么又岔到数学上去了。要是您自己现在弄错了，那怎么办呢？”

“不，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不会弄错的。我已经掌握了

那么个证据。当时我就找到了那么个证据，是上帝赐给的!”

“怎样的证据?”

“我不能告诉您是什么证据，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再说，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没有权利再拖延下去了，我得逮捕您。您想想看：现在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所以我全是为了您。老天在上，这样要好些，罗季昂·罗曼诺维奇!”

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狠地笑了一下。

“要知道，这不仅可笑，甚至是无耻。即使我有罪（我可没这么说），可您亲口说过，我能安安静静地蹲你们的牢房，干吗我要去您那儿自首呢?”

“唉，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别完全相信我讲的话嘛，或许不全是安安静静！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而且只是我的理论，而对您来说我算什么权威呢？或许，甚至现在我本人还瞒着您一些事。我不能不管青红皂白什么都告诉您呀。嘿嘿！第二，有什么好处吗？您是否知道，这样您会得到减刑？想想看，您是什么时候自首的呢？在什么节骨眼上？您想啊！别人已经代过认罪，把案子搞得一团糟。我向上帝发誓，我会为您在‘那边’[1] 做出安排，让您的投案自首成为完全出人意料的举动。我们把这些心理分析一笔勾销，我要消除对您的一切怀疑，这样您的犯罪就像是一时神志错乱，说良心话，实际上也正是神志错乱。我是个诚实的人，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会信守诺言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地沉默着，低下了头。他思索良久，最后又笑了一下，但这笑声是短促而悲伤的。

“唉，没有必要!”他说道，仿佛对波尔菲里已毫不隐讳。

① 意指法庭。

“用不着！我根本不需要你们减刑！”

“您瞧，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波尔菲里很激动，好像不由自主地叫起来，“我担心的就是您不要我们的减刑。”

拉斯柯尔尼科夫忧郁而深沉地瞧了他一眼。

“哎呀，您可别厌弃生命啊！”波尔菲里接着往下说，“生活还长着呢。怎么能不需要减刑，怎么能不需要呢！您这人太缺耐性！”

“什么还长着呢？”

“生活嘛！您能预见什么呀，您又懂得多少呢？只要寻求，就会有收获。或许，上帝正期望您这样做。镣铐是不会戴一辈子的……”

“会有减刑……”拉斯柯尔尼科夫笑了起来。

“怎么啦，您是害怕出现资产阶级的羞耻感？可能就是这样，不过您自己并没意识到，因为您还年轻！但不管怎样，您可不该害怕自首，或者羞于自首。”

“啊！这无所谓！”拉斯柯尔尼科夫鄙夷又厌恶地嘟哝了一句，似乎不屑一顾。他再次欠起身来，好像要去什么地方，但明显露出绝望的神色，又坐了下来。

“好个无所谓！您丧失了信心，还以为我很粗俗地奉承您。您有多少生活阅历呢？您懂多少生活呢？您杜撰了一种理论，但它失败了，结果很不漂亮，因而又感到难堪！结果很卑劣，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您却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败类，绝不是这种败类！至少您没有长时间自我蒙蔽，因为您一下子就走到极端，碰了壁。知道我把您看成怎样的人吗？我认为您是这样的一个人：哪怕把肠子掏出来，他还是站着不倒，笑对刽子手，只要他能够找到信仰或者找到上帝。好吧，您去找到它，继续活下去。首先，您早已需要换换空气了。没什么，受苦受

难同样是件好事。您得去受苦。米柯尔卡想去吃苦，恐怕也是对的。我知道，您很难信仰这个，但您别自做聪明，把自己直接交给生活，不必冥思苦想。您不用担心，生活会把您直接送上岸去，让您站稳脚跟。被送到什么岸上？那我不得而知。我只是相信，您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您现在会把我的这番话当做老生常谈的训诫；或许以后您会想起来的，有朝一日会对您有用的，所以我才说这些。还好，您只杀了一个老太婆。要是您杜撰出另一种理论，那您大概还会干出坏上一万倍的事来！或许还应该感谢上帝呢。您怎么知道，也许上帝正为了什么在保护着您呢。您该有宽广的胸怀，不要太多的畏惧。您是不是面对即将做出的伟大举动有些退缩呢？不，这时退缩是可耻的。您既然走出了这一步，就应该坚强起来。这里有着公正。您要实践公正要求您做的事。我知道您不相信上帝，不过生活会帮助您，往后您会喜欢上的。而现在您需要的只是空气，空气，空气！”

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浑身一颤。

“您是什么人哪？”他叫嚷着，“您算什么预言家呢？您凭什么这样庄严肃穆、居高临下地赠我高深的预言？”

“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前途无望的人，仅此而已。或许我是个有感情、有恻隐之心的人，或许还是个有些阅历的人，但却是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人。而您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上帝已为您安排好了生活（谁知道呢，或许您的生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说不定您会变成另一种人呢？因为以您的心胸，您是不会追求舒适的。说不定在很长时间里您不为人所知。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您本人。倘若您成为太阳，人们就都能看到您。太阳首先应该是太阳。您干吗又发笑了，因为我像个席勒吗？我敢打赌，您一定以为我在讨好您！是呀，也许我真的在

讨好您。嘿嘿！您，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必太信我的话，甚至永远也别完全相信。我就是这个脾气。不过我得补充一句，我这个人多么卑下，又多么诚实，您大概可以自己判断！”

“您打算什么时候逮捕我？”

“我还能让您有一天半或两天的自由。好好想一想，亲爱的，向上帝祈祷吧。而且这会有利，真的，这会有利。”

“要是我逃跑呢？”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问，一边不知怎的古怪地笑着。

“不，您不会逃跑的。乡下佬会逃跑，时髦的教派分子会逃跑①，他是别人思想的应声虫，因为只要对他打个小手势，就像海军准尉窦尔卡② 那样，那么不管您说了些什么，他们都会坚信一辈子。可您已经不信自己的那套理论了，还跑个什么劲儿呢？对您来说，潜逃有什么好呢？潜逃令人厌恶，又困难重重，而您需要的首先是生活和稳定的地位，相应的环境；逃窜是您要的环境吗？您就是逃跑，也会自己回来的。绕过我们您是不行的。如果我把您关进牢房，那么您待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请记住我这话，您就会在那儿突然地，甚至连自己也感到意外，主动跑来供认。这之前一个小时您都不会想到要来。我甚至可以确信，您会‘决意去受苦’；现在您不相信我的这句话，但您自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受苦，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是件伟大的事。您不要看我臃肿发胖，这没

① 此处所指的可能是 В. И. 克利西耶夫（1835—1872），他自 1859 年起侨居国外，在伦敦的自由俄国印刷所工作，印刷一些面向分裂教派的宣传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很感兴趣，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笔记中多次提到他。——俄编注

② 果戈理喜剧《结婚》中的人物。这里把他误作同剧中的另一个人物，即可笑的海军准尉彼杜霍夫。

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您可不该嘲笑这个话，受苦受难是包含着深意的。米柯尔卡是对的。不，您不会逃跑，罗季昂·罗曼诺维奇。”

拉斯柯尔尼科夫起身拿了帽子。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

“打算去散步？傍晚的天气不错，只是别有雷雨。其实，有雷雨能凉快些，那更好……”

他也拿起了帽子。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您别脑子发热，”拉斯柯尔尼科夫倔强认真地说，“别以为我今天向您招认了什么。您是个奇特的人。我是出于好奇才听您说话。我可什么也没向您招认……请记住这一点。”

“嗯，这我知道，我会记住的。瞧您，身子都发抖啦，别担心，亲爱的；就照您的意思，去稍微走走吧，只是别太多。不管怎样，我对您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他低声补充道，“这个有点儿难以启齿，但很重要：如果，这是以防万一（其实我并不信会这样，我认为您根本不可能这么干），如果万一在这四十或五十个小时里，您产生愿望用另一种方式，某种荒唐的方式把自己了结（这个假设是荒谬的，只好请您原谅我），那么请留下一张简短但明确的纸条，就写两行，只要短短的两行，再提一下石头的事，那就更可敬了。好吧，再见……愿您好自为之！”

波尔菲里仿佛哈着腰，像要避开不看拉斯柯尔尼科夫，径自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窗前，焦躁地等着，等那人照他估摸着已上了大街走远了，他这才急忙走出了房间。

第 三 章

他急忙去找斯维德里盖洛夫。他能期望从这个人那里得到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清楚。然而，这人身上潜藏着某种左右他的力量。自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便无法平静了，况且现在已经到时候了。

一路上有一个问题特别折磨着他：斯维德里盖洛夫有没有找过波尔菲里？

据他的判断，而且他敢发誓说：没有，没有找过！他想了又想，回忆波尔菲里来访的整个过程，得到的结果是：没有，没有找过，当然没有去找过！

倘若他还没有找过，那么以后会不会去找波尔菲里呢？

现在他觉得斯维德里盖洛夫暂时不会去找。为什么呢？他还无法解释，但即使他能够解释，现在也不会为此大伤脑筋了。所有这一切都在折磨他，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已顾不上这些。说来也真奇怪，或许谁也不会相信，他对自己眼下面临的命运并不太关心，甚至心不在焉。令他痛苦的，是别的远为重要的事，异常重要的事。这也是关系到他自己而非他人的事，却是另一件，更为主要的事。此外，他感觉自己精神上已极度疲惫，尽管今天上午他的脑子比最近这几天要清爽得多。

事已至此，现在还值得想方设法去克服已然微不足道的新难题吗？比如说，还值得想方设法去施展手段，不让斯维德里盖洛夫去找波尔菲里吗；还值得去研究、打探斯维德里盖洛夫，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吗！

啊，这一切让他厌烦透了！

不过他仍然匆匆去找斯维德里盖洛夫。他或许指望从那里获取某种新消息，得到指点和出路吧？病急乱投医呀！也许是命运或某种本能把他们两人连接到了一起吧？也有可能这不过是疲惫和绝望的表现；或许他需要的不是斯维德里盖洛夫，而是别的什么人，只是让斯维德里盖洛夫碰巧赶上了。那索尼娅呢？他现在去找索尼娅干什么呢？再去乞求她的眼泪吗？而且对他来说，索尼娅很可怕。索尼娅意味着无情的判决，破釜沉舟的决定。这里要么走她的路，要么走他的路。尤其在此刻，他无法去见她。那么，去试试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是更好吗？看一看这是什么人。他内心不能不承认，他的确在某个方面早已需要这个人了。

然而，他们两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甚至连他们的恶行都不可能一样。况且这个人很令人厌恶，显然非常淫荡，一定很狡猾，善欺骗，或许还特别狠毒。关于他的传闻就是这样说的。不错，他安置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孩子们；但又有谁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意呢？这个人总是不断想出一些意图和计划来。

这些天来，拉斯柯尔尼科夫脑海里一直有个念头，使他坐立不安，虽然他竭力想驱赶这个念头，因为太令他痛苦了！他不时觉得：斯维德里盖洛夫总在他周围转悠，而且现在还在转悠；斯维德里盖洛夫知道他的秘密；斯维德里盖洛夫打过杜尼娅的主意。要是他现在还贼心不死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

还没死心。他既然掌握了他的秘密，因此而能够左右他，倘若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杜尼娅呢？

有时这个念头甚至在梦中还折磨着他，但此刻当他去找斯维德里盖洛夫时，这念头在意识里第一次如此清晰。单是这一点已经使他火冒三丈。首先，那样一来一切都将发生变化，甚至连他的处境也会变化。那他就应该立即把这个秘密告诉杜尼娅。恐怕应该自己去投案，免得杜尼娅做出某种轻率的举动。还有信呢？今天早上杜尼娅收到一封什么信！在彼得堡有谁会给她写信？（难道是卢仁？）不错，有拉祖米欣在那里保护她；然而拉祖米欣什么也不知道。或许应该向拉祖米欣公开一切？想到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情就糟糕透了。

"不管怎样，应该尽快见到斯维德里盖洛夫，"他最终暗自下了决心，"谢天谢地，现在需要知道的倒不是细节，而是事情的实质；但只要他力所能及，如果斯维德里盖洛夫对杜尼娅耍什么阴谋，那他就……"

在这段时间里，整整一个月当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弄得如此精疲力竭，以至解决类似的问题，他只剩了一种办法，就是："那我就杀了他。"他极度绝望地这样想。一种阴郁的情绪压上心头，他在马路旁停住脚步，四下张望起来：他走的是什么路，是往哪儿去呢？原来他站在×大街[①]上，离路过的干草市场有三四十步远。左面一幢房里整个二层是家小饭馆，所有窗子都敞开着；根据窗前移动的人影来看，饭馆已是宾客满座。大厅里一片歌声，有人吹黑管，有人拉提琴，还有响亮的土耳其鼓声。又听到女人们的尖叫。他心里纳闷，为什么走到×大街来了；可刚想折回去，他蓦地在饭馆一扇敞开的窗前

① 应该是外巴尔干大街。

看见了斯维德里盖洛夫，他正坐在窗下一张茶桌旁，嘴里叼着烟斗。这让他大吃一惊。斯维德里盖洛夫默默地观察他，打量他。同样又令他惊奇的是，斯维德里盖洛夫好像打算站起来，趁着没被发现赶快溜走。拉斯柯尔尼科夫立刻装作没有看见他，若有所思地瞧着旁边，同时继续用眼角观察那人的动静。他的心此时怦怦直跳。果然，斯维德里盖洛夫显然是不想被人发现。他从嘴里取出烟斗，已经打算躲开了；但当他起身拉开椅子时，大概突然发现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了他，并在观察他。他们之间又出现了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住处头一回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正睡着。一丝狡黠的微笑浮现在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脸上，笑容逐渐展开。他俩都知道已经彼此发现，并且相互观望着。终于斯维德里盖洛夫大笑起来。

“好吧，好吧！如果愿意，请进来吧；我在这里！”他从窗口叫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进了饭馆。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紧挨大厅后面只有一扇窗子的小房间里找到了他。大厅里摆有二十张小桌，歌手们声嘶力竭地合唱着，商人、官吏和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喝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打台球的声音。斯维德里盖洛夫面前的茶桌上，放着一瓶打开的香槟和盛着半杯酒的玻璃杯。房间里一个少年流浪琴师拉着小手风琴，还有一个红脸蛋、壮实实的卖唱姑娘，穿着花条布裙子，下摆挽在腰间，头戴饰有飘带的尖顶帽，年龄大约十八岁。尽管别的房间里正在合唱，她仍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用那极有力的女低音，唱着一首奉承人的歌曲……

“行，够了！”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进屋时，斯维德里盖洛夫打断了她的歌声。

姑娘立刻不唱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她唱那首押韵的

奉承曲时，脸上同样是一副毕恭毕敬的严肃表情。

“喂，菲里普，拿个玻璃杯来！”斯维德里盖洛夫叫道。

“我不喝酒，”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随您的便，我不是给您的。喝吧，卡佳！今天不用再唱了，你走吧！”他给她斟了满满一杯，又拿出一张黄色钞票①。卡佳像一般女人喝酒那样，也就是杯不离嘴连喝二十口，一下子干了杯，然后接过钞票，吻了一下斯维德里盖洛夫郑重伸出的手，便走出了房间；背手风琴的男孩也跟着慢腾腾地走了出去。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彼得堡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而他周围已是一派族长气氛了。饭馆伙计菲里普同样已成了“老熟人”，极力奉承他。通大厅的门上了锁，斯维德里盖洛夫在这间房里如同到了自家，或许整天就待在这里。这家饭馆又脏又破，连中等馆子都算不上。

“我本来是去您那儿找您，”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口说，“可不知怎么却突然从干草市场拐到了×大街！我从来没朝这边走过，也没来过这儿。我总是从干草市场向右拐。到您那儿去也不该走这里。但我刚拐弯过来，就瞧见了您！这真是怪事！”

“您干吗不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奇迹！”

“因为这可能只是巧合。”

“要知道，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毛病！”斯维德里盖洛夫哈哈大笑说，“哪怕是内心相信真的有奇迹，但嘴上也绝不承认！您自己不是也说‘可能’只是巧合吗。这里的人们多么害怕有自己的见解，您是无法想象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指的不是您。您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也不害怕，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好奇。”

① 票面是一卢布。

“再没有其他原因?”

“这就足够了。”

斯维德里盖洛夫看得出处于兴奋状态，其实不过稍有一点儿，因为他只喝了半杯酒。

“我觉得，您来找我时，还不知道我会有您所谓的自己的见解，”拉斯柯尔尼科夫指出道。

“那是另外一回事。各人有各人的路。至于说到奇迹，我来告诉您，您这两三天来好像是睡糊涂了。我邀过您来这家饭馆，所以您径直来了，并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详细说了怎么走法，告诉了它的位置，以及什么时间可以找到我。您记得吗?”

“不记得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惊异地回答道。

“我相信。我对您说过两次。这个地址机械地印在了您脑海里。您也就机械地朝这边拐来，并且丝毫不差地按地址找到了，虽然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告诉您时，我并没指望您能听明白。您太过于暴露自己了，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还有，我相信彼得堡有许多人一边走路一边喃喃自言自语。这个城市是半疯的城市。假设我们的科学发达的话，那么医生、法学家和哲学家都能根据各自的专业对彼得堡进行极有价值的研究。很少有地方像彼得堡那样，对人的心灵会有这么多阴郁的、强烈的和奇怪的影响。单单气候就有很大的影响![①] 而这里是全俄罗斯的行政中心，它的特点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俄国。但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我已经不止一次从侧面对您观察。您

---

① 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常常谈到气候条件对罪犯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如《罪与罚》中曾提及的瓦格纳的那本书里，就写有这样的话:“犯罪同样也会受到自然的影响，比如气候。”

走出家门时还昂着头，走了二十步，您已经低下了头，倒背着手。显然，不管是对面前的还是旁边的，您都视而不见了。末了，您开始嚅动嘴唇，自言自语说起来，又不时挥起一只手像在朗诵。最后您站到街心很久不走。这非常不好。可能除我以外还有别的人发现您，这对您是不利的。其实这跟我毫不相干，我也治不好您，但您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您知道有人在监视我?"拉斯柯尔尼科夫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他问道。

"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斯维德里盖洛夫似乎诧异地回答说。

"那您就别管我的事啦，"拉斯柯尔尼科夫皱着眉头嘟哝说。

"好吧，我们不谈了。"

"您最好说说，既然您常上这儿来喝酒，并且两次约我来这儿找您，那刚才我在街上朝窗口看时，您为什么想躲起来走掉？这一点我看得一清二楚。"

"嘿嘿！那次我站在您的家门口，您为什么躺在自己的沙发床上闭着眼睛装睡，而实际上您根本没睡着？这一点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我可能有……原因……您自己也知道。"

"我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只是您无法知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右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掌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望着斯维德里盖洛夫。有好一会儿他端详着斯维德里盖洛夫的面孔，这张脸一直让他感到惊异。这是一张类似假面具的古怪面孔：白净的脸膛，绯红的面颊，鲜艳的嘴唇，淡黄的大胡子，还有相当密的淡黄头发。蓝眼睛过于浅淡，眼神又太阴沉呆滞。在这张漂亮的，从年龄上看又异常年轻的脸上，有

着某种令人十分厌恶的东西。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衣着极其讲究，穿了一套轻薄的夏服，衬衣更为漂亮。手上戴着一枚大戒指，上面镶着一颗贵重的宝石。

“难道我又得来应付您一通吗，”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急不可耐地摊牌说，“尽管您要害人的话可能是个最危险的人物，我可不愿再委曲求全。我马上就让您看到，我并不是您想的那样怕死。您得知道，我来找您就是为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假如您对舍妹仍然痴心妄想，假如您为此而想利用最近发现的情况，那我在您把我送进监狱之前就杀了您。我可说话算数，因为您也知道，我能说到做到。其次，假如您打算对我说些什么，因为这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您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您就赶快说吧，因为时间宝贵，或许不久以后就为时已晚了。”

“您这是忙着干什么呀？”斯维德里盖洛夫问道，一边好奇地打量着他。

“各人有各人的路嘛，”拉斯柯尔尼科夫阴沉着脸，不耐烦地说道。

“您自己刚才还提出要相互坦诚，现在头一个问题就不愿回答，”斯维德里盖洛夫笑着指出，“您一直觉得我不怀好意，因此对我疑心重重。的确，处在您的境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虽说我想与您交个朋友，但我不会耗费精力去改变您的看法。真的，这是得不偿失的事，再说我也没打算同您谈这类特别的话题。”

“为什么当时您那么需要我？您可是总在我周围转悠哇！”

“我只不过认为您是个有趣的观察对象。我喜欢的是您的微妙处境，原因就在这里！此外，您是我曾经十分关注的一位

女士的兄长，还有，从她那里我经常听到许许多多您的情况，由此认定您对她具有极大的影响。难道这还不够吗？嘿嘿！不过我承认，对我来说您提的问题太复杂了，我很难做出回答。比如说，现在您来找我不仅是有事，而且还想打探消息？是这样吧？是这样吧?”斯维德里盖洛夫狡黠地微笑着追问道，“您再想一想，我自己在来这里的途中，在火车上，也曾指望您，想您能告诉我一些消息，也希望能从您这儿借鉴一些东西！看，咱俩都还蛮有用的呀!”

“借鉴什么?”

“该怎么对您说呢？难道我清楚吗？您瞧，我整天待着的小饭馆是啥样子，可我待得蛮舒心；倒也不好说舒心，反正总有个地方坐坐吧。还有，找来了这么个可怜的卡佳，您看见了吧？……再比如说，我也算不上个好吃的人，不是那种俱乐部的美食家，您看我下咽的是些什么东西！（他用手指着墙角，那里搁着一张小桌，桌上的金属盘子里放着令人倒胃口的土豆牛排。）顺便问一句，您吃过饭了吗？我稍微用了点儿，不想吃了。说到酒，我根本不喝。除了香槟别的都不喝，香槟我整晚上也只喝一杯，那也会感到头痛。现在我要的这杯酒，是为了提提神，因为我打算去一个地方。您正赶上我的情绪有些特别。刚才我像小学生似的躲了一下，是因为我怕您耽误我的事。不过，我或许（他掏出了手表）能够和您坐上一个小时。现在是四点半。您相信吗，我哪怕有一点儿长处也好哇，比如能当个地主，当个神父，当个枪骑兵、摄影师、新闻记者……可我什么也不是，什么长处也没有！有时简直百无聊赖。我就想，您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新东西呢。”

“那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我是干什么的？您要知道，我是个贵族，当过两年骑兵，

然后就这样在彼得堡这里闲荡，后来娶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住在庄园里。这就是我的经历！”

“您大概是个赌客？”

“不，我算什么赌客。我是个赌棍，而不是赌客。”

“您曾经是赌棍？”

“是的，我曾经是赌棍。”

“那您挨过揍吗？”

“被人揍过。那又怎么样？”

“这么说您也能要求举行决斗了……总之，决斗会使人振奋。”

“我不反对您的观点，但我却不擅长发表议论。坦白地告诉您，我赶到这里来，多半是因为女人的事。”

“刚刚安葬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之后？”

“是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无比坦率地笑了笑，“那又怎么啦？大概您认为我这样谈论女人是件不道德的事？”

“也就是说，我是否认为淫荡是不道德的事？”

“淫荡！瞧您说的！不过让我按顺序首先回答您有关女人的问题。您知道吗，我这人喜欢聊聊。您说说看，我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既然我喜欢女人，那我干吗要抛弃她们呢？至少还有事可干呢。”

“可您在这里追求的只是淫荡啊？”

“那又怎样？淫荡又怎样？说来说去就是个淫荡！至少我喜欢直率地提出问题。淫荡这东西，起码是稳定的，甚至以天性为基础，不是幻想的结果；人的血液里一直有这种燃烧着的东西，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能很快将它扑灭。您不能不同意，这总也算一件事情吧？”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是一种病，一种危险的病。”

“您是指这个！我同意，这是一种病，什么事情过分了都是这样，而这种事免不了会过分的。但是要知道，这种事上首先人和人的情况不一样。其次，当然啰，一切事都须有个分寸，有个考虑，哪怕这种考虑是可鄙的，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没了这个，那我恐怕就不得不自杀了。我承认，一个规矩人应该耐得住寂寞，可是……”

“您会自杀吗？”

“哎呀！”斯维德里盖洛夫以厌恶的口气反驳道，“求您了，不要谈这个，”他急急忙忙添上一句，甚至没带一点儿他先前讲话的那种夸张，连脸色好像都变了。“我承认有个不可饶恕的弱点，可没有办法，我怕死，也不喜欢别人谈论死。您知道吗，我多少是个神秘主义者？”

“啊！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的鬼魂！怎么，它还经常出现？”

“算了，别提它啦。在彼得堡还没有显形过；让它见鬼去吧！”他叫道，好像一脸恼怒的样子。“不，我们最好还是谈谈这个吧……不过……哎呀，时间不多了，我不能同您多待，真遗憾！本来有些事要告诉您。”

“您是什么事，女人吗？”

“是的，女人，一件意外的事情……不，我想谈的不是这个。”

“这么说，您对这个糟糕的环境已是习以为常了？已经没有力量罢手了？”

“您自以为还有力量吗？嘿嘿？您刚才真的让我吃惊，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尽管我早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您是在给我讲什么是淫荡，什么是审美！您是个席勒，您是个理想主义

者！[1] 当然，这一切本该如此，不如此那才是怪事呢。然而，实际中却是很奇怪的……可惜时间不多了，因为您自己就是个叫人非常感兴趣的人物！随便问一句，您喜欢席勒吗？我非常喜欢他。”

“您可真是个吹牛大王！”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点儿厌恶地说道。

“说实在的，我可不是那种人！”斯维德里盖洛夫笑着回答道，“不过我不想争辩，就算是个吹牛大王吧。但既然于人无害，为什么不吹吹牛呢。我在庄园里与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共同生活了七年，所以现在碰上像您那样的聪明人，一个既聪明又有趣的人，我很乐意聊一聊。此外，我又喝了半杯酒，酒劲有点儿发作。主要的是，有一件事让我大伤脑筋，但这事……我不想谈。您去哪儿呀？”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惊异地问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站起身来。他觉得心里既沉重又憋闷，又觉得来到这里挺别扭。他确信斯维德里盖洛夫是世界上最浅薄无聊的恶棍。

“哎！再坐一会儿，别走哇，”斯维德里盖洛夫竭力劝说着，“至少来杯茶喝嘛。再坐一会儿，我不再胡说八道，不谈自己了。我有话要告诉您。如果您想听，我讲一讲女人是怎样……照您的说法……‘拯救’了我。这甚至可以算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女人就是令妹。可以讲讲吗？我们也就消磨时间了。”

“说吧，但我希望您……”

---

①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手稿中，德米特里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席勒的爱好者，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谁认为我是个坏蛋，那他就是还不了解我。”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少年起就喜欢席勒，在他心目中，席勒一直是精神纯洁和高尚的象征。

“唉，别担心！因为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甚至能让我这样顽劣空虚的人产生极大的敬意。”

第四章

“或许您知道（其实我自己就告诉过您），”斯维德里盖洛夫开始说了起来，“我曾经在这儿坐过牢，因为我欠了一大笔债，而又无力偿还。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是如何把我赎出来的，我就不必详细叙述了；您可知道，有时女人痴情会达到怎样的程度？这是一个正直的、相当聪明的女人（尽管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请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忌妒但正直的女人，在多次吵闹和数落之后竟然决心迁就，跟我签了个协议，婚后她一直履行着。问题是她年龄比我大得多，还经常在嘴里含着什么丁香。我也够忘恩负义的了，却还有点诚实，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对她做不到完全忠诚。这一下子气得她发狂，不过我这种粗鲁的坦率反倒使她似乎有些宽慰。她想：‘这么看来他不想欺骗我，因为预先就这样说了。’对于一个忌妒心强的女人来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她哭了很久，然后我们之间达成了这样的口头协议：第一条，我永远不抛弃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与她白头偕老；第二条，没有她的许可，我哪儿也不去；第三条，我永远不养固定的情妇；第四条，作为回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允许我偶尔看上某个女仆，但一定得悄悄告诉她；第五条，我决不可爱上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女人；第六条，万

一发生不该发生的事，即我产生某种强烈认真的感情，我得对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坦白一切。其实对最后一条协议，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一直是很放心的，因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不可能看不出我是一个淫荡好色之徒，不可能产生真挚的情感。不过，聪明的女人和爱忌妒的女人，是两种不同的人，这也正是不幸的所在。其实，为了公正地评价某些人，必须先摒除一些成见，必须改变对我们周围普通人和事的习惯看法。我有理由相信您的判断要比别人更为可靠。或许您听到了许多有关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的荒诞可笑的传言。不错，她有一些极其可笑的习惯；但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真心实意地感到懊悔，因为是我一次又一次给她带来了悲伤和痛苦。或许，在一篇像样的 oraison funèbre[①] 里，写上最温柔的妻子有个最体贴的丈夫也就足够了。过去每逢我俩吵架时，我多半一声不吭，也不发火，这种绅士风度几乎总是行之有效的。这对她能产生影响，她甚至喜欢这样，还常常为有我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但她还是容不下令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竟冒险把个漂亮女人领进自己家来当家庭教师！我是这样认为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是个热情易感的女人，她自己简直是爱上了，的确就是爱上了令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同样喜欢她！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事不妙。于是，您猜怎么着，我就决定不抬眼去瞧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倒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自己开了个头，您相信吗？您是否相信，起初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甚至对我大为恼火，因为我从不谈论令妹，还因为我在她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没完没了赞不绝口时态度冷淡，无动于衷。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想干什么！当然啰，玛尔法·

① 法文：葬礼悼词。

彼得罗芙娜也向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详细叙说了我的一切情况。她有一个坏毛病，喜欢把我们家里的一切秘密毫无保留地向任何人倾诉，并且逢人就抱怨我；她怎么会放过这么一个新交的好友呢？我认为，她们两人除了谈论我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别的话题的。毫无疑问，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一定知道了给我编造的那些不快的神秘故事……我敢打赌，您同样也听说过一些吧？”

“听说了。卢仁指责说，一个女孩是因为您死了。真是这样吗？”

“求您了，别再提这种庸俗的流言啦，”斯维德里盖洛夫一脸厌恶地抱怨道，“要是您一定要了解这无聊之极的故事，我另找时间给您讲，现在……”

“我还听说庄园里您家一个仆人的事，好像起因同样也在您身上。”

“好啦，够啦！”斯维德里盖洛夫又一次明显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就是那个死后还来给您装烟斗的仆人吗……还是您亲口告诉我的吧？”拉斯柯尔尼科夫越来越愤怒了。

斯维德里盖洛夫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后者觉得这一目光中闪电般掠过一丝讥笑。但斯维德里盖洛夫克制住了自己，颇有礼貌地回答说：

“就是这个人。我发现您对这一切也都非常感兴趣，因此我觉得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候原原本本讲出来，好满足您的好奇心。真见鬼！我发现在别人眼里我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罗曼蒂克。您可想而知，为此我该多么感谢已故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因为是她给令妹讲了有关我的许多神秘有趣的故事。我不敢断言这产生了什么印象，但不管怎样对我是有利的。尽管阿

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自然地要讨厌我，尽管我整天那么一副阴沉沉的不爱理人的模样，可她终于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对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人产生了恻隐之心。然而，当一个姑娘产生怜悯的时候，那她自然就处于最危险的境地。这时她一定想方设法去‘拯救他’，去开导他，使他振作起来，叫他去追求崇高的目标，开始新的生活，从事新的活动，总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类事。当时我就知道鸟儿要自投罗网啦，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您好像在皱眉头，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没什么事，您也知道，结果不过如此。（真见鬼，我喝了这么多的酒！）您要知道，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感到惋惜，命运没有让令妹生在公元 2 世纪或者 3 世纪，让她成为王公家或者领主或者小亚细亚总督的千金。毫无疑问，她会是一个受苦殉难的人，即使通红的火钳灼胸，她当然也会从容微笑。她会心甘情愿地去受苦。倘若她生在 4 世纪或 5 世纪，那她就会去埃及的沙漠①，在那儿住上三十年，靠草根，靠激情，靠幻想生活。她自己唯一渴望的并要求的，便是为他人尽快去承受苦难，如果不让她去，她恐怕会跳楼的。我听说了拉祖米欣先生。据说他是个明白事理的青年（他的姓就含有这个意思，大概是神学院的学生吧），让他保护令妹吧。总之，我觉得我理解了她，因此很感到荣幸。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刚认识她时，您也知道，不知怎的人往往显得轻率愚蠢，眼光是错误的，该看到的却看不见。真见鬼，她干吗这么漂亮啊？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总之，我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冲动，事情就从这开始了。阿芙多季娅·

① 此处指基督圣徒埃及的马丽娅。据说她曾是荡妇，后来在约旦沙漠中生活四十七年受尽苦难，并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孽。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晚年，始终对她很感兴趣，《少年》（第 3 部，第 2 章，第 2 节）中讲述了她渴望“为任何人承担苦难”。

罗曼诺芙娜贞洁自爱，真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请注意，我告诉您的有关令妹的情况都是事实。或许她的贞洁达到了病态，尽管她博学聪慧，这对她却是有害的。）这时我们庄园里来了个姑娘巴拉莎，黑眼睛的巴拉莎[①]，刚从别的村庄来，是个女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人长得很漂亮；但却笨得出奇：她哭起来，干号声满院都能听到，于是闹出了丑闻。有一次吃罢午饭，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特意在花园小径上单独找到了我，她两眼闪着泪光，要求我别再纠缠可怜的巴拉莎。这几乎是我们两人头一次单独谈话。当然啰，我认为满足她的愿望是极大的荣幸，于是我竭力装出吃惊、窘迫的模样，总之我表演得不赖。这样就开始有了交往、密谈、劝说、开导、说服、央求，甚至还有泪水。您是否相信，甚至还有泪水！有些姑娘的传道热情真是不得了！当然，我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命运，我装作渴望光明，最后使出了那种最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征服女人的手段，那种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百发百中的手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奉承。世上最难的是直率，最容易的是奉承。直率的话里只要有百分之一的虚伪，就显得不谐调，随之会闹出不愉快。可是奉承的话，哪怕从头至尾都是虚伪的，还是受听而且让人高兴，即便令人肉麻但毕竟听起来高兴。不管奉承是多么露骨，至少有一半还是真话。这适用于社会上各种水平，各个阶层的人。甚至可以用奉承去引诱纯洁的少女。至于普通的人，那就更不用提了。想起一次如何勾引一位忠于丈夫、热爱孩子、恪守妇道的女人时，我就禁不住要笑。那真是开心而且不费气力。那女人的确算是贤惠的，至少恪守自己的规矩。我的策略说起来就是几乎每时每刻都退让屈服于她的

---

① 这是讽刺性戏拟杰尔查文的《巴拉莎》一诗的诗句。

贞洁，并对此钦佩得无体投地。我昧着良心地奉承她，常常只要互握一下手，甚至她瞧我一眼，我就责备自己，说是我强加于她的，而她是抗拒的，坚决抗拒的，要不是我卑劣，大概我永远一无所获；又说什么她太纯朴天真而不知提防阴谋诡计，才在无意中失了身，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察觉，如此等等。总之，我得到了一切，而她还坚信自己是清白贞洁的，是完全恪守责任的，失身则完全是偶然的。因此，当我最终告诉她，说我真心相信她与我一样在寻求欢乐时，她便对我大发雷霆。可怜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同样也非常爱听奉承话，要是我愿意，那么毫无疑问在她生前我就能把她的全部财产归到我自己的名下（我这会儿酒喝得太多了，尽说些废话）。我希望您别生气，我现在要说，奉承对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也同样开始产生效果了；只怪我自己太蠢，缺少耐性，就把一切都搞糟了。这以前我的眼神就不止一次（特别有一次）引起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的极大不快，这您相信吗？总之，我的目光里有一团火越来越炽烈，越来越不安分，这使她感到害怕，并终于让她怒火中烧。不必细说了，我们断绝了来往。这时我又干了件蠢事。我立刻非常粗暴地嘲弄起所有那些说教和规劝；巴拉莎再度登场，而且还不止她一人。总之是一团糟。啊呀，您要是见过一次，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哪怕一生中只见到一次令妹那一双闪亮放光的眼睛（它们有时会放光的），那就明白了！我现在醉了，喝了整整一杯，但这不碍事，我说的是实话；我坦白地告诉您，我梦见过这样的眼神，而且再也受不了她衣裙的窸窣声。说实在的，我觉着自己会犯癫痫了；我从来也没料到自己能癫狂到这种地步。总之，必须和解才行，但这已是没有可能。您试想一下，当时我干了些什么？疯狂会把人变得如此糊涂！疯狂时您千万别做任何的决定，罗季昂·罗曼诺维奇。

我想到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实际上是一贫如洗（哎呀，对不起，我没想说……不过既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怎么说反正都一样吗）。一句话，她是自食其力，而且还得赡养母亲和补贴您的生活（哎呀，糟糕，您又在皱眉头了），于是我下决心向她提出一个建议：把我的全部财产都给她（当时我就可以拿出将近三万卢布），为的是她能跟我一起私奔，哪怕是到彼得堡这儿来也行。当然，我会发誓永远相爱，获得幸福，等等。您可相信，那时我是鬼迷心窍，如果她对我说：先杀死或毒死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然后再结婚，那我也会立刻照办！但一切都以悲剧告终。这您已经知道了。您自己也可以想象，当我得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为她找到了这个最卑鄙的律师卢仁，差点儿让他俩结了婚，我是何等气愤哪。其实这实际上不是跟我的提议如出一辙嘛。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这样的吧？我发现，您非常专心地听我说了……真是个有趣的年轻人……"

斯维德里盖洛夫心情急躁地用拳头敲击桌面。他满脸通红。拉斯柯尔尼科夫看得很清楚，他一口接一口，不知不觉间喝下去的一杯半香槟，引起了病态的反应。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觉得斯维德里盖洛夫很是可疑。

"听了您这一番话以后，我是完全相信，您来这儿是冲着舍妹，"他直言不讳地对斯维德里盖洛夫说，以便进一步刺激他。

"哎呀，得了吧，"斯维德里盖洛夫好像突然惊醒过来，"我不是告诉过您吗……再说令妹现在对我是无法容忍的。"

"我也相信她是不会容忍您的，但问题如今不在这里。"

"您相信她是不会容忍我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眯缝起眼睛，嘲弄地笑了一笑。）您的看法不错，她不爱我。但是，您

任何时候都无法担保夫妻之间或情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里总有一个角落，是外人永远猜不透的，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您能担保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一直对我厌恶得很吗？”

“从您这番话的一些说法里，我发现您直到现在对杜尼娅还没死心，您还怀着急迫的企图，当然是卑鄙的念头。”

“怎么！我竟会冒出这样的说法？”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非常天真地吃惊了，却丝毫没有在意加在他企图上面的那个形容词。

“现在又冒出来了。比如您为什么如此害怕？您现在怕的是什么？”

“说我害怕？我怕您？倒该是您怕我，cher ami[①]。哎呀，这真是胡说八道啦……是我喝醉了，这我心里明白；差点儿又说走了嘴，让酒见鬼去吧！喂，拿水来！”

他抓起酒瓶，毫不客气地把它扔出窗外。菲里普端来了水。

“这些全是胡扯，”斯维德里盖洛夫说着，把毛巾浸湿放在额上。“我只消一句话就让您无话可说，消除您的一切猜疑。您是否知道我要结婚了？”

“这事您以前也曾对我说过。”

“说过了？我不记得了。但是，那时我不可能这么肯定地说，因为我甚至还没见过未婚妻；我只是有这个打算。现在我已经有了未婚妻，也订了婚。要不是现在有事急着要办，我一定马上带您去他们那儿，因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哎呀，真见鬼！总共还剩下十分钟了。真的，您看看表吧。不过我会讲给您听的，因为我这婚姻是件有趣的事，有它特别的地方。您上

① 法文：亲爱的朋友。

哪儿去?又要走?"

"不,我现在不走。"

"真的不走?等着瞧吧!我会带您去那儿,这是真的;我一定给您介绍我的未婚妻,不过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您很快也要走的。您向右走,我朝左走。您知道那个列斯丽赫吗?我现在就住在她那儿啊,听说过吗?不,您在想什么呀,就是那个女人,据说她那里有个女孩子冬天投河啦,您听说过吗?听说过吗?嗯,就是她一手给我撮合的。她对我说,你太寂寞了,找个乐趣消磨时间吧。要知道,我是个忧郁无聊的人。您以为我整天嘻嘻哈哈?不,我是个忧郁寡欢的人:我不做坏事,但独自闷坐在角落里;有时三天都不同人们说话。列斯丽赫是个狡诈的女人,我告诉您,她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我一感到厌倦,会抛下妻子出走,那我的妻子将落入她的手中,她就可以利用她做交易,在我们这个阶层里或是在更上层。她说,有个年迈多病的父亲,是退休官吏,整天坐在圈椅里,已瘫痪了两年多。她又说,还有个母亲,是个头脑清醒的太太。他们有个儿子在省里任职,但不赡养他们;一个女儿出嫁了,也不来看望他们;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自己的孩子不多嘛)。他们又从学校领养了一个没毕业的小女孩,算是小女儿。她再过一个月满十六岁,就是说再过一个月她就可以出嫁了。就是嫁给我呀。我们去过他们家,那回实在是可笑。我做了自我介绍:我是个地主,鳏夫,出身名门,交际广,有钱财;至于说我五十岁,她还不到十六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关心这个?难道这不很诱人吗?啊?要知道,这确实非常诱人,哈哈!您可能没看到我是怎么同她父母耍嘴皮的。恐怕应该收费才能让人看一眼我当时的模样。她走进屋来,行了个礼,您想想她还穿着短裙呢,像一株含苞待放的花蕾,脸蛋绯红,如同

抹上了朝霞（当然她知道了这件事）。不知您对女人容貌有什么见解，但我的感觉，十六的芳龄，孩子气纯洁的目光，羞怯的神态，腼腆的泪珠，这一切甚至胜过美色；况且她自己又是一幅美丽的画。一头浅发做成一卷一卷的小花，两片丰满的嘴唇红彤彤的，一双纤弱的小脚十分可爱！……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我对他们说，因家里有事我不能耽搁太久，于是第二天，也就是前天，我们订了婚。从那时起，只要我去就立刻把她抱在膝上，不让她离开……啊，她脸红得像抹上朝霞，我不停地吻她。她妈妈一劲儿说：这是你丈夫，就应该这样。总之，真是妙不可言！说实在的，现在婚前的感觉恐怕要比婚后更美妙。这就是所谓的 la nature et la vérité[①]！哈哈！我跟她聊过两次，这小姑娘一点儿也不笨；有时她悄悄地瞧我一眼，真叫人神魂颠倒。您要知道，她那张小脸就像拉斐尔笔下的圣母。要知道，《西斯廷圣母》[②] 画上的那张脸是充满幻想的，是悲痛的狂热信徒的脸[③]，您注意到了吗？嗯，事情就是这样。订婚后第二天，我就送去了价值一千五百卢布的礼物：一件钻石饰品、一串珍珠和一个银制的梳妆盒，盒子有这么大，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物品。结果她那张圣母脸红到了耳根。昨天我把她抱在腿上，大概太放肆了，她羞得满脸通红，泪珠夺眶而出，但又不愿显露出来，人可是非常激动。别人走开了一会儿，只剩下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她突然搂住我的脖子（这还

① 法文：又自然又真实。

② 拉斐尔的名画（1515—1519），绘有圣母同圣婴、圣瓦尔瓦拉和教皇西斯廷二世。画作和谐典雅，既表现了庄严肃穆的神态，又反映出焦虑的心情。

③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斯廷圣母》的一贯看法。作家的夫人在 1867 年 4 月 18 日的日记中写道：“费奥尔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母的微笑中看到了忧伤。”

是第一次），用两只小手搂住我，吻着对我发誓说，她要做我的温顺、忠诚、贤惠的妻子；她要让我幸福；她要奉献自己的一生，奉献自己一生中的每时每刻，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她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回报只有一个——尊重她。她说：'我再也不需要任何东西，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礼物！'您得承认，当您面对这么一个年方十六，穿着透花纱裙，满头鬈发，一脸少女羞怯的红晕，泪珠盈眶的小天使，听她这一番表白，您得承认，这可是相当美妙。难道不是这样吗？要知道，这是值得花钱的，啊？值得的嘛！嗯，您听着……我们一起去看我的未婚妻……只不过不是现在！"

"一句话，是年龄和涉世方面的惊人差异，引起了您的情欲！难道您真的同她结婚吗？"

"那有什么？一定会的。人都是为自己考虑的，谁最会哄骗自己，谁就生活得最快活。哈哈！您为什么要在道德之路上钻牛角尖呢？宽恕我吧，老弟，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嘿嘿！"

"不过，您安置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孩子们。但是……但是您这样做是有用心的……我现在全都明白了。"

"一般说我喜欢孩子，我非常喜欢孩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哈哈大笑，"在这方面，我甚至可以告诉您一个非常有趣，至今还未结束的故事。我到这儿第一天就去逛各种下等地方；七年没去，我简直迫不及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并不急于去找自己的伙伴，过去的熟人和朋友。往后我怎么可能离得开他们呢。您要知道，在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庄园生活的时候，我非常留恋那些神秘的地方和场所，痛苦难熬。在那种地方，只有十分熟悉的人才能发现其中的许多奥秘。天哪！人们都在酗酒；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由于无所事事，整天沉湎于不可实现的梦幻之中，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弄得畸形；又不知从哪儿来了些

犹太人，他们一劲儿地攒钱；其余的人只是花天酒地过日子。从一到这儿，这座城市就让我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我赶上了一个所谓舞会，是个可怕的粗野场所（我喜欢的正是这类带着龌龊的场所），嗯，当然啰，人们在跳康康舞[①]，我年轻时还没有这种舞呢。是呀，这就是进步嘛。突然我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打扮得非常可爱，正同一个跳舞高手在跳舞；那人站在她正对面。她的母亲就坐在墙边椅子上。您可想而知，康康舞是怎样一种舞！那个女孩羞得无地自容，满脸通红，终于觉得自己受了欺侮，哭了起来。跳舞高手抱起她开始旋转，还对她扮各种鬼脸。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这种时刻我很喜欢咱们的观众，哪怕是康康舞的观众。他们又笑又喊：‘好，就该这样！谁叫你带孩子来呀！’他们这种自我安慰是否合乎情理，我并不在乎，也与我无关！我立刻看好了一个座位，在她母亲身边坐下，开始同她攀谈起来。我说我也是个外省人，这里的人都很愚昧，他们看不出真正的优点，也不能给以应有的尊重；我让她明白，我很有钱；我请她们搭我的马车回去；我送她们到了家，结识了她们（她们刚到彼得堡，向二房东租了间小屋住）；她们告诉我，她俩很荣幸认识了我；我也了解到，她们一贫如洗，是为了到衙门办事来的；我提出帮助她们，并在经济上助她们一臂之力；我得知她们是误入那个舞会的，还以为那儿真的在教跳舞；我表示，我可以协助让姑娘受教育，学习法文和舞蹈；她们兴奋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以此为荣。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来往……要是您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只不过不是现在。”

“算了，别再讲您那些卑劣下流的轶事啦，您这卑鄙下流

① 法国游乐场中的一种下流舞蹈。

的好色之徒!”

“真是个席勒,我们的席勒,席勒! Où va-t-elle la vertu se nicher?[①] 您可知道,我是故意向您讲这类事的,为的是听听您的叫喊。是种享受!”

“那还用说,难道此刻我自己不觉得可笑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愤愤地嘟哝着。

斯维德里盖洛夫纵声大笑;末了他叫来菲里普,结完账站起身来。

“啊,我可是醉了,assez causé![②]”他说,“真痛快!”

“您能不痛快吗,”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叫着也站起身来,“一个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讲这类艳遇,又怀着类似的险恶用心,而且是在这种场合向我这样的人讲,还能不感到痛快吗……这可真够刺激的。”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斯维德里盖洛夫打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点儿惊异地回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自己也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耻之徒了。至少您在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许多东西您都能够领会……而且许多东西您也是能身体力行的。嗯,不过,到此为止吧。我打心底里感到遗憾,我没能与您多谈谈,反正您也离不开我……只不过让您等一等……”

斯维德里盖洛夫走出了小饭馆。拉斯柯尔尼科夫跟在他的身后。其实斯维德里盖洛夫醉得并不厉害;酒劲只发作了一下,便渐渐地消散了。他心里一直牵挂着某件事,某件极其重要的事,紧锁起双眉。显然,因为等待着什么,他心情焦虑不

① 法文:“哪里没有美德?”这是莫里哀对一个诚实的乞丐说的话。
② 法文:闲聊得够多啦!

安。不知怎的，在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态度突然变了，口气越来越粗暴，越来越尖刻。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察到这一切，也不安起来。他觉得斯维德里盖洛夫越来越可疑，于是决定跟着他。

他们走到了人行道上。

“您往右走，我往左走，或者相反，只不过——adieu, mon plaisir①，愿我们愉快地再见！”

说着他朝干草市场的方向走去。

① 法文：再见，亲爱的。

第五章

拉斯柯尔尼科夫跟在了他身后。

“这是干什么!”斯维德里盖洛夫扭过头来，大叫起来，“我好像对您说过……”

“这就是说，我现在是不会离开您的。”

“什么?”

两个人都站住，相视片刻，仿佛是在较量。

“从您这些似醉非醉的话里，”拉斯柯尔尼科夫毫不客气地厉声说道，“我完全可以断言，对舍妹您不但没有死心，反而变本加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用心险恶。我知道今天早上舍妹收到了一封信。您一直心神不定……即使您可能在路上捡到一个妻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要亲自查个水落石出……”

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也未必能肯定，他现在想要查实什么，他希望证实什么。

“原来是这样！您想让我立刻喊警察吗?”

“喊吧!”

他俩又一次面对面站了片刻。末了，斯维德里盖洛夫改变了态度。他确信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被吓住，马上换了一副最愉快的和最友好的模样。

“看您这样子！我是故意没同您谈您的事，尽管我自然十分好奇。事情很离奇。我本打算留到下一次再谈，可您真能把死人都给激怒了……好，我们走吧，只不过我事先说明：我现在只是回家拿些钱，然后锁上房门，叫上一辆马车，去岛上待一个晚上。您跟着我干吗呀？”

“我现在去那幢房子，不是去找您，而是去找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她原谅，因为我没有去参加葬礼。”

“那就请便吧，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不在家。她带着所有的孩子去见一位太太。这是一位有声望的老太太，是我很久以前的熟人，几所孤儿院的院长。我给她送去了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三个孩子交纳的钱，哄得她很喜欢；另外还向孤儿院捐赠了一笔钱；末了我对她谈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情况，甚至是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这一切产生了极好的效果。所以今天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应邀直接到一家旅馆去，我的这位太太从别墅来，临时住在那里。”

“没关系，我还是要去一趟。”

“随您的便，不过我不和您去，不关我的事！咱们说着就到了。我相信您之所以对我疑心重重，是因为我太客气了，迄今为止没有向您问这问那；您说是不是这样……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觉得这有些反常；我敢打赌一定是这样的！既然如此，您也得客气一点儿才是！”

“那您就在门后偷听吧！”

“啊，您说这件事！”斯维德里盖洛夫大笑起来，“不错，要是现在您还不提这件事，我可真觉得不可思议了。哈哈！您那次……在那儿折腾了一通，亲口对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讲了些话，我从中虽说听懂了一些，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大概完全落伍了，什么也弄不明白。给我讲讲吧，看在上帝的分

上，亲爱的朋友！拿最新的道理来开导开导我。”

“您根本什么也没听到，您一直在胡说！”

“我不是指那件事，不是指那件事（尽管我多少听到了一些），不，我是说，您总是唉声叹气！您内心的那个席勒一刻也不肯消停。现在却不许别人在门后偷听。既然如此，您还是去警察局自首，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我出了件意外：理论上出了点小差错。假如您确信不允许门后偷听，但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什么砍死老太婆，那么您最好尽快逃到美国去！① 逃跑吧，年轻人！或许还来得及。我说的是真心话。没有钱吗？我来出路费。”

“我根本没想这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理解（其实您不必为难自己，不想说就不必多说）。我理解您想的是什么问题，是道德问题，对吗？是公民和人的问题？您把它们丢在一边吧，现在它们与您有什么相干？嘿嘿！是因为您还自认为是公民和人吗？既然这样，那就不该去管什么闲事；不是自己的事用不着去管。那您开枪自杀吧。怎么，不愿意？”

“您大概存心激怒我，好让我马上离开您……”

“真是个怪人，我们已经到了嘛，请上楼吧。那就是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房间，您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不信吗！那您去问卡佩瑙莫夫吧；她一直把钥匙留在他们那里。那就是

---

① 在《作家日记》1873 年第 11 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到，人们逃到美国去的目的是去感受“自由国家的自由劳动”。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中也都提到：在《群魔》中，主人们在美国的生活以失望告终；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也曾建议德米特里逃往美国。

她，卡佩瑙莫夫 madame de[①]。”

“啊？什么？（她有点耳聋）走啦？去哪儿了？”

“您看，这下子听见了吧？她不在家，或许要很晚才会回来。好吧，现在到我的住处来吧。您不是一直想到我这儿来吗？您看，这就是我的住处。列斯丽赫太太不在家。这个女人整天忙忙碌碌，但她这人不坏，您得相信……她或许对您有用，要是您能理智些。好吧，您看，我从写字台里拿出这张五厘债券（这样的债券我还有几张），现在就去钱庄兑现。嗯，看见了吗？我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锁上写字台，锁上房门，我们再下楼去。好吧，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叫辆马车！我可要去岛上。您愿意坐一会儿马车吗？我雇车到叶拉金，怎么样？您不坐马车？您受不了啦？我们一起坐一程吧，没关系。大概要下雨了，没关系，我们把车篷放下来……”

斯维德里盖洛夫已经坐上了马车。拉斯柯尔尼科夫琢磨，他的怀疑至少现在是不正确的，于是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又朝干草市场方向走去。假如他在路上回头看一眼，就会发现马车没走出一百步，斯维德里盖洛夫便付了车费，悄悄下车，拐到了人行道上。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没能看见，因为他在街角拐了弯。厌恶感使他想尽快离开斯维德里盖洛夫。“我怎么能对这个粗野的恶棍、淫荡好色之徒和卑鄙小人抱什么希望，哪怕是一时的希望！”他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的确，拉斯柯尔尼科夫刚才过于匆忙和轻率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斯维德里盖洛夫身边有着某种东西，它至少给他增添了某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氛围，如果不是神秘氛围的话。但这一切一涉及妹妹，拉斯柯尔尼科夫依然深信不疑，斯维德里盖洛夫是不会放过她的。但

① 法文：太太。

是，思索这一切，反复反复地琢磨，实在令人太难受了，几乎无法忍受。

像往常一样，他独自一人走上二十来步，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上桥时凭栏站下，开始眺望河水。而就在此时，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正站在桥旁。

他在桥头走过了她的身边，但没有看到她。杜涅奇卡从来没有见他这副模样走路，不禁惊呆了。她站住不知该不该叫他，突然发现斯维德里盖洛夫正从干草市场那边匆匆走来。

但斯维德里盖洛夫似乎是小心地秘密地朝这儿靠近。他没有上桥，而是在一旁的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极力不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他早已看到杜尼娅，开始向她打手势。她觉得，他用手势求她不要喊哥哥，别惊动他，并让她到他那边去。

杜尼娅照做了。她悄悄地经过哥哥的身边，朝斯维德里盖洛夫走去。

“我们快走，”斯维德里盖洛夫对她悄声说，“我不想让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知道我们会面的事。我先告诉您，我刚才还同他一起坐在一家饭馆里，他自己去那里找我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他。不知怎么他知道了我给您写信，起了疑心。当然不会是您告诉他的吧？如果不是您，那会是谁呢？”

“咱们已经拐了弯，”杜尼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家兄看不见咱们了。告诉您，我不会再跟您往前走。就在这儿把一切都告诉我吧；这一切都可以在街上说清楚的。”

“首先，这件事绝不能在街上说；其次，您也应该去听听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怎么说；再则，我得给您看一些证据……嗯，最后，如果您不肯去我那儿的话，那我什么也不想说，马上就走。但同时我请您别忘记，我完全掌握了您亲爱的兄长隐藏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秘密。”

杜尼娅犹豫不决地站着，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斯维德里盖洛夫。

“您有什么可害怕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不动声色地说道，“城市不比乡村。就是在乡间，也是您对我的伤害比我对您的要大，而这里……”

“您事先告诉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对她说，甚至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她现在是否在家。不过，可能会在家吧。她今天安葬了自己的继母，这可不是做客的日子。我暂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甚至我都有点后悔告诉了您。这种事一不小心就成了告密。我就住在这里，在这幢房子里，咱们就要到了。这就是我们这幢房子的看门人；这个看门人跟我挺熟的；瞧，他在点头打招呼；他看见了我跟一位女士在一起，当然，他也看见了您的脸。而这对您是有用的，假如您非常担心，怀疑我的用意。对不起，我说话太粗俗了。我的房间是从别人那里转租来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住在我的隔壁，也是转租的。整层楼都住着人。您像个孩子似的，有什么可怕的？莫非我真是那么可怕？”

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脸上强做出宽厚的笑容。不过他已经没有心思去笑了，他的心怦怦直跳，胸口憋闷，喘不上气来。他故意大声说话，以便掩饰越来越激动的情绪。不过杜尼娅没能觉察到这种不同寻常的激动，因为她非常恼火说她像孩子似的怕他，说他给她一种恐惧感。

“尽管我知道您是一个……并不正直的人，但我丝毫不怕您。请在前面带路吧，”她说道。外表看上去她很镇静，但脸色却变得煞白。

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索尼娅的房门前停住了脚步。

“让我去问一下，她是不是在家。不在家。真不凑巧！但

我知道她马上就会回来。如果她外出，那定是为了孤儿的事去找一位太太。孩子们的母亲死了。我也在这儿帮助操办和安置。如果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十分钟以后还没回来，那我就让她自己今天去找您，只要您愿意。瞧，这就是我的住处。这是我的两间房。隔着一扇门住着我的房东列斯丽赫太太。现在您朝这边看，我指给您看我的主要证据：我卧室的这扇门通向两间招租的房子。就是这两间房……您得仔细看看……”

斯维德里盖洛夫租了两间摆有家具的相当宽大的房间。杜涅奇卡满心狐疑地四下打量着，但不管是房中的陈设，还是房间的布局，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虽然也可看出些特别之处，比如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住房不知为何夹在两套空房之间。他进房不是直接从走廊走，而是穿过房东的两间几乎空着的屋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卧室里又打开了一扇上锁的门，指给杜涅奇卡看另一间同样空着招租的房间。杜涅奇卡在房门口站住，弄不明白为什么让她看这房子，斯维德里盖洛夫赶紧做了解释：

“您往这儿看，这是第二个大房间。您看见了这扇门，它上着锁。门旁有把椅子，这两个房间里只有这一把椅子，是我从自己房间里搬来的，为的是偷听时能够舒服些。现在那边的门后摆着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桌子；她就是坐在那儿同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谈话的。我却坐在这把椅子上偷听，连续两个晚上，每次听了两个小时。当然我就能知道一些情况了，您觉得怎样？”

“您偷听了？”

“不错，我偷听了。现在到我的房间里去吧，这里可没地方坐。”

他带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回到了他作为客厅的第一个房间，请她坐到椅子上，自己则坐在桌子另一端，离她至少

有一俄丈远，但他眼里已经流露出曾使杜涅奇卡感到恐惧的目光。她打了个哆嗦，疑虑地四下望望。这是不由自主的举动，显然她本不想流露出自己的疑虑。但斯维德里盖洛夫住处的僻静终于令她吃惊了。她很想问问，房东太太起码在家吧，但出于自尊心……她没有问。况且，有另一种要比担心自身安全大得多的痛苦，正在啃噬着她的心。她感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

"这是您的信，"她把信放到桌上，开口说了起来，"怎么可能有您在信中写的事情呢？您暗示好像家兄犯了罪。您的暗示太明显了，您现在无法再否认。您要知道，在您之前，我已听说了这个荒诞的传闻，我一句话也不相信。这是可恶又可笑的猜疑。我知道这个故事，也知道是怎么杜撰出来的，为什么会杜撰出来。您不可能有任何的证据。您答应证明给我看：您说吧！但是，您得明白，我不相信您！我不相信！……"

杜尼娅急促地说着，脸刷地一下子涨得通红。

"要是您不相信，您怎么会冒险单独到我这儿来呢？您为什么会来？只是出于好奇？"

"别折磨我啦，说吧，说吧！"

"没什么可说的，您真是个勇敢的姑娘。说实在的，我还以为您会请拉祖米欣先生陪您来呢。但是他没有同您一起，也不在您的周围，我已经注意看了。这是很勇敢的，这意味着您想宽恕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过，您的一切都是这样神圣的……至于令兄，我对您怎么说呢？您刚才也亲眼见了，他是个什么样子呀？"

"您不只是根据这一点吧？"

"不，不仅是这一点，我根据的是他亲口说的话。他连续两个晚上来找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我指给您看了他们坐在什么地方。他自己把一切都完全向她坦白了。他是凶手。他杀了

一个老太婆，是放高利贷的官太太，他到那里抵押过东西；还杀了她的妹妹，一个名叫丽莎维塔的买卖人，她是姐姐被杀时无意之中走进屋的。他用随身带去的斧头把两人砍死的。他杀人是为了抢劫，也确实抢了一些东西；他拿走了一些钱和物品……他亲口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她是唯一知道这一秘密的人，不过她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参与行动，恰恰相反，她就像您此刻这样，吓得目瞪口呆。您放心吧，她是不会告发他的。”

“这是不可能的！”杜涅奇卡嚅动两片苍白得毫无血色的嘴唇，喃喃地说道，她感到喘不上气来。“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丝毫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原因……这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他抢劫了，这就是全部的理由。他拿走了一些钱和物品。不过，据他自己承认说，他既没有动用那些钱，也没有动用那些物品，他是藏在了某处一块石头底下，现在还藏在那里。然而，这是因为他不敢用。”

“难道他会去偷，会去抢劫吗？难道他可能动这种念头吗？”杜尼娅嚷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您不是也了解他，也见过他？难道他会是个强盗吗？”

她仿佛在恳求斯维德里盖洛夫，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恐惧。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这里可以有千种、万种的不同情形。小偷偷东西，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个坏蛋。可我听说一个正派人抢劫了邮车，那有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或许他还真的以为自己干了件大好事呢！的确，倘若我是听旁人说的，恐怕也会像您一样不能相信。但我相信亲耳听到的事。他也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解释了全部的原因；那一位起初也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末了她还是相信了自己的眼睛，相信了自己的亲眼所见。要知道，他是当面告诉她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

“说来话长，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怎么对您说呢，这是一种特别的理论，从这件事上我发现，比如说，如果主要的目的是好的，那么个别的坏事是可以允许的。干一件坏事而做一百件好事！对一个有才干、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来说，明知道只要有三千卢布就能使他的前程和人生的未来改观，可偏偏没有这三千卢布，当然令人感到沮丧；况且还因饥肠辘辘，住房狭窄，破衣烂衫，因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悲的社会地位，还加上妹妹和母亲的境遇，心里愤愤不平。但更主要的是虚荣心，骄傲和虚荣心。不过，天晓得，或许他有着崇高的志向呢……我可不是责备他，请别这样想；此事也与我无关。这也是个人的一种观点，一个马马虎虎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您知道吗，人被分成了普通的材料和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人物由于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相反，他们自己制定法律来管束其余的人，就是普通的材料和废物。这理论也还可以，马马虎虎吧。Une théorie comme une autre.[①] 他对拿破仑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最令他佩服的是，许多伟人并不在乎干个别的坏事，他们不假思索地干完就迈步前进。他大概也自以为是个天才，某段时间里有这种自信。他如今一想到自己能够造出一种理论，却无法不假思索地逾越障碍，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天才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痛苦。这对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屈辱，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那么良心的谴责呢？那么，您否认他有任何的道德观念？难道他是这样的人吗？”

“哎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现在全变得混乱不堪

① 法文：如同所有理论的一种理论。

了，其实从来就没有特别明白过。一般说，俄罗斯人有开阔的胸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就像他们的国土那样开阔，他们特别喜好离奇幻想，喜好随意无序；但只是心胸开阔而无特别的才智可就糟了。您可记得，每天晚上吃罢晚饭，在花园的凉台上我们两人多次谈过这类话题和这个题目。您还责备过我的这种开阔。有谁知道，或许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躺在这儿琢磨着自己的计划呢。在我们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圣的传统可依，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除非有人根据书本编出点什么来……或者从编年史里引申出点什么来。但要知道这多半是学者干的，他们又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因此上流社会的人士对这些甚至不屑一顾。其实，您是知道我的看法的、我绝不责备任何人。我自己是个不干活的人，并且坚持这样。这话我们已经不止谈过一次了。我甚至因为您对我的议论有兴趣而觉得荣幸……您的脸色很苍白，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我知道他的这个理论。我读过他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讲的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们……是拉祖米欣拿给我看的……”

“拉祖米欣先生？您读过令兄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的？有这样的文章？我不知道。看来一定很有趣！您这是上哪儿去呀，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我去找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杜涅奇卡有气无力地说道，“上她家从哪儿走？她大概回来了；我一定要马上见到她。让她……”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说不下去了，她真的喘不过气来。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要到半夜才能回来。我想是这样的。她本该很快就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得很晚才回来……”

“啊，你是在说谎！我看得出……你说了谎话……你一直在说谎！……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不相信！”杜涅奇卡发狂地大声叫道，完全失去理智。

她几乎是晕倒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及时挪到跟前的椅子上。

“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怎么啦，醒醒啊！给您水。喝一口吧……”

他朝她脸上喷了一些水。杜涅奇卡浑身一抖便清醒了过来。

“受的刺激太大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别担心！您要知道，他有朋友。我们会救他，会救出他来。要是您愿意，我带他出国？我有钱。我只要三天时间就能搞到票子。至于说他杀了人，他还可以做许多善事，一切也就宽恕了。您别担心。他也许会成为伟人呢。您怎么样啦？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狠毒的人！他还在冷嘲热讽呢。让我走……”

“您去哪儿？您要去哪儿？”

“去找他。他在哪儿？您知道吗？为什么这扇门上了锁？我们是从这进来的，现在却锁上了。您什么时候锁的？”

“不能叫嚷得让全楼的人都听到我们的谈话呀。我根本没有嘲笑，我只是讨厌说这一类的话。您这个样子上哪儿去呀？您是想交出他吗？您会弄得他发疯，他就自己把自己交出去了。您该知道，他已经被监视，被盯上了，您只会把他出卖了。您别着急，我刚刚见过他，并同他谈过话。现在还能救他。别着急，坐下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我叫您来正是为了与您单独谈谈这件事，并且好好想一想。坐下吧！”

“您用什么办法救他？难道能救得了他吗？”

杜尼娅坐了下来。斯维德里盖洛夫坐到了她身边。

“这全取决于您，取决于您，取决于您一个人，”他两眼闪光，几乎在耳语，激动得话也说不清了。

杜尼娅惊恐地闪向一旁，离他远了些。他同样浑身在哆嗦。

“您……只要您说一句话，他便得救了！我……我会救他。我有钱也有朋友。我立刻把他送走，我亲自去搞护照，两张护照。一张是他的，另一张是我的。我有朋友；我有些神通广大的朋友……您愿意吗？我也给您搞一张护照……给令堂搞一张……您何必要拉祖米欣？我也爱您……我无限地爱着您。让我吻一下您的裙边，让我吻一下！让我吻一下！我听不得您衣裙的窸窣声。只要您对我说：去做那件事吧，那我一定去做。我什么都会去做的。我会去做我不能做的事。您信仰什么，我就信仰什么。我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做！您别这样看我，别这样看我！您知道吗，您这样是在杀我……”

他甚至开始语无伦次了，好像突然当头挨了一棒，失了常态。杜尼娅跳起来，向门口扑去。

“开门！开门！”她一面用力摇晃着门，一面隔着门大声叫喊，想叫人来，“开门哪！难道没人在家？”

斯维德里盖洛夫站起身，同时也清醒了过来。他那还在哆嗦的嘴唇上显出了凶狠的嘲笑。

“那边屋里没有人，”他声音不高却一字一顿地说道，“房东出去了，这样喊也是白费劲，只是让自己更紧张。”

“钥匙在哪儿？立刻把门打开，立刻打开，卑鄙的家伙！”

“钥匙我给弄丢了，找不到。”

“啊！想要强奸！”杜尼娅叫了起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她扑到墙角，飞快地拉住手边的小桌作为掩护。她没有叫喊，但两眼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对手，警觉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

动。斯维德里盖洛夫也没有挪步，他在房间另一端原地未动，面对着她。他甚至控制住了自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不过他的脸仍然像先前那么苍白，嘴角仍露着嘲笑。

“您刚才说‘强奸’，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要是强奸，那您自己也看得出，我已做了安排。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不在家，卡佩瑙莫夫家离这儿很远，隔着五间上锁的房子。还有，我力气起码比您大一倍。此外，我还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因为事后您也无法告发我：要知道您可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兄长？而且谁也不会相信您的，因为一个姑娘干吗独自去光棍的家里呢？所以，即使您牺牲了令兄，您还是什么也证明不了，要想证明强奸是很困难的，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

“卑鄙小人！”杜尼娅愤怒地低声说道。

“随您怎么说，但您要注意，我说的还只是一种假设。据我个人的见解，您说得完全正确：强奸是龌龊的行为。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您以后无论如何都不必感到内疚，甚至哪怕是……甚至哪怕是您自愿依我的提议去救助令兄。这就是说，您不过是受环境所迫，屈服于暴力，如果不得不这样说的话。您得好好想一想：您的手中掌握着令兄和令堂的命运。我将是您的奴隶……终身都是……我在这儿等着……”

斯维德里盖洛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离杜尼娅有八步之隔。他的决心已定，对此杜尼娅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况且她还了解他……

突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打开保险，握枪的手放到桌上。斯维德里盖洛夫噌地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啊哈！竟然是这样！”他惊讶得大叫，但脸上是一种狞笑。“这一来情况可就根本不同啦！您这样倒让我觉得简单了，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您从哪儿搞到这把手枪的！不会是

拉祖米欣先生给的吧？哎呀！这把枪是我的！好眼熟啊！那时我到处找它！……我很荣幸在乡下教过您射击，算是没白教了。”

“这不是你的手枪，而是被你这恶棍害死的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的手枪！在她家里你是一无所有的。我拿走手枪，是因为我担心你会干出什么事来。现在，只要你胆敢走过来，哪怕是走过来一步，我发誓，我就开枪打死你！”

杜尼娅气得发狂了。她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好吧，那么令兄呢？我是出于好奇才问一声，”斯维德里盖洛夫仍然站在原地问。

“要是你想去告密，去告吧！不许动！别过来！我要开枪啦！你毒死了自己的妻子，我知道，你是杀人犯！……”

“您能肯定是我毒死了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吗？”

“是你！你亲口对我暗示过；你对我谈起过毒药……我知道你去买过毒药……你早有准备……这一定是你干的……你这坏蛋！”

“即便这一切是真的，那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不管怎样，你是祸根。”

“胡说！我一直恨你，一直恨你……”

“唉，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看来您忘了，在那热情的说教时，您是那么投入，那么痴情……我是从您的目光中觉察出来的；您可记得，晚上在月光下，还有夜莺歌唱？”

“胡说（杜尼娅两眼射出愤怒的火焰）！你胡说，你这个造谣的家伙！”

“我胡说？好吧，就算我胡说，是我胡说八道。对女人不该提这种事。（他嘿嘿地笑了笑。）我知道你会开枪，你这头可爱的小野兽。喂，开枪啊！”

杜尼娅举起手枪，脸白得像死人，毫无血色的下唇哆嗦着；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犹如闪着火光，死死盯着他看。她横下了一条心，打量着对手，等着对手迈出第一步。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美丽。当她举起手枪时，眼里喷射出的火焰仿佛把他给点燃了，他的心痛苦地揪紧了。他向前迈出了一步，枪声砰地响了一下，子弹擦着他的头发飞过去，打在他身后的墙壁上。他站住了轻声一笑。

“被黄蜂蜇了一下！直接冲着脑袋打了……这是什么？血！”他掏出手绢，擦去右边太阳穴上流着的一道鲜血。大概子弹擦破了头皮。杜尼娅放下手枪，瞧着斯维德里盖洛夫，样子不是害怕，而是困惑不解，仿佛她自己也不明白干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您没打中！再开一枪，我等着，”斯维德里盖洛夫低声说，他仍然面带笑意，不过脸色有点儿阴沉。“不等您扣动扳机，我就抓住您了！”

杜涅奇卡哆嗦了一下，赶快打开保险，又一次举起了手枪。

“走开！”她绝望地叫道，“我发誓，我马上开枪……我……我要打死……”

“没关系……相隔三步不会打不中的。但假如您打不中……那么……”他的眼睛射出凶光，又向前走了两步。

杜涅奇卡开了枪，但没有打响！

“子弹没装好。没关系！枪膛里还有子弹。再装好，我等着。”

他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等待着，抱着非凡的决心不顾一切地望着她，目光充满欲望和痛苦。杜尼娅心里明白，他宁死也不会放过她。“那……那毫无疑问，她现在开枪一定打死他，

只隔两步！……”

忽然她扔掉了手枪。

“她扔了枪！”斯维德里盖洛夫惊叫道，长出了口气。仿佛有什么东西猛地从他心头落了下来，或许这并不只是对死亡的恐惧；但此刻他也未能觉察是什么。其实此刻他摆脱了自己都难以名状的另一种情绪，一种更加可悲、更加阴暗的情绪。

他走到杜尼娅跟前，伸手轻轻搂住她的腰。她没有反抗，身子如叶片似的瑟瑟颤抖，眼睛哀求地望着他。他本想说什么，但只是撇了撇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放我走！”杜尼娅哀求道。

斯维德里盖洛夫颤抖了一下：你的这个声调已与刚才大不一样了。

“那么你不爱我？”他低声问。

杜尼娅否定地摇了摇头。

“那么……你不能爱我？……永远也不能？”他绝望地低声问道。

“永远不！”杜尼娅喃喃地说。

顷刻间，斯维德里盖洛夫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用一种无法形容的目光望着她。突然他放开手，转过身子，快步朝窗口走去，在窗前站了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这是钥匙！（他从外衣左边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在身后的小桌上。他没有瞅杜尼娅，也没有朝她转身。）您拿去吧。快走吧！……”

他死死地盯着窗子。

杜尼娅走到桌前，拿起了钥匙。

“快点！快点！”斯维德里盖洛夫重复着，仍然一动不动，

也没有转过身来。但这个“快点”听起来令人心惊。

杜尼娅明白了这一含意，抓起钥匙朝门口奔去，飞快地打开门锁冲出了房间。不大一会儿，她发疯般跑到了河堤上，朝×桥奔去。

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窗前又站了二三分钟，接着缓缓转身环顾四周，用手掌轻轻地摸了一下额头。一阵怪笑扭曲了他的脸，这是可怜的、悲哀的、无力的笑，是透着绝望的笑。他手上染的血已经干了。他恶狠狠地看了看脏手，然后沾湿一块毛巾，擦去太阳穴上的血迹。杜尼娅扔在门口的手枪突然映入他的眼帘。他捡起来察看了一下。这是一支老式、袖珍型的手枪，可以打三发子弹；枪膛里还有两颗子弹和一根底火。还可以发射一次。他想了想，把手枪揣进口袋，戴上帽子就走了出去。

第六章

这天晚上直到十点钟，他一直在小饭馆和下等场所厮混，从一家跑到另一家。在某个地方他也见到了卡佳，她正在唱另一首低级歌曲，歌词说有个人是“流氓和恶棍”，

开始吻起了卡佳。

斯维德里盖洛夫买酒给卡佳喝，还请了流浪乐师、歌手、跑堂，两个什么录事喝了点。他同这两个录事搭讪起来，只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歪鼻子，一个鼻子朝右歪，另一个朝左歪，这使斯维德里盖洛夫感到十分惊奇。后来，他们还带他去了一家游艺场，他替他们出钱买了票。游艺场里有棵长了三年的瘦小枞树和三丛灌木。此外，里面还建有一家“вакзал”[①]，其实就是一家酒店，但里面也可喝茶，而且还摆着几张绿色小桌和椅子。有几个差劲儿的歌手在合唱，一个红鼻头、醉醺醺、不

---

① 俄文中вакзал（火车站、车站等）的旧写法，源于英文vaux-hall，这是伦敦近郊成为可以游玩的公园的一处地名。这里指“饭馆、酒店”。

知为何无精打采的德国慕尼黑人在模仿小丑表演，这算是给顾客助兴。这两个录事同其他几个录事争吵起来，要动手。他们推斯维德里盖洛夫居中调解。他说和了一刻钟，可他们还是大叫大喊，弄得他简直不懂是怎么回事。多半是他们当中有人偷了一样什么东西，随即把它卖给了偶然碰到的犹太人，卖掉以后却不愿与自己的同伴分赃。原来偷的是“вакзал”的一把茶匙。“вакзал”发现丢了茶匙，到处寻找，这一下惹出了大麻烦。斯维德里盖洛夫替他们赔了茶匙，然后起身出了游艺场。快到十点钟了，这段时间里他自己滴酒未沾，只是在“вакзал”要了一杯茶，也多半是照顾规矩。傍晚闷热，天色阴沉沉的。到十点钟可怕的乌云从四面八方聚来，响起一阵震耳的雷声，大雨倾盆而下，落在地上不是水滴，而是泉涌般的水柱。空中闪电不断，余光持续达五秒之久。他回到家里时，浑身淋得透湿。他关好门，打开写字台，取出所有的钱，还撕碎了两三张纸契。接着，他把钱塞进兜里，本想去换套衣服，但望了一眼窗外，侧耳听了一下轰鸣的雷声和哗啦啦的雨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拿起了帽子，门也不锁就走了出去。他径直去找索尼娅。她正在家里。

她不是一个人在家，身边围着卡佩瑙莫夫家的四个孩子。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在请他们喝茶。她默默地却十分尊敬地迎接斯维德里盖洛夫，惊讶地打量着他那湿漉漉的外套，但一声没吭。孩子们吓得要命，马上一溜烟地跑掉了。

斯维德里盖洛夫在桌旁坐下，请索尼娅坐到旁边。她怯生生地准备洗耳恭听。

“我也许要去美国，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斯维德里盖洛夫说道，“所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我有事要交代一下。嗯，您今天见到那位太太了吗？我知道她会对您说些什

么，用不着再重复了。（索尼娅动了动身子，脸涨得通红。）这种人的脾气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您的弟弟妹妹们，他们确实都已经被安顿好了；他们该交的钱，我则一一照章行事，付给了可靠的人，并取得了收条。不过，您得收好这些收条，以防万一。好，给您！现在这件事算是了结了。这是三张五厘债券，共值三千卢布，您把它收下，是给您个人的。这算是我们两人之间的默契，不必叫任何人知道，不管您以后听说什么。您需要钱，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因为像过去那样生活太糟糕了，而且您也没有必要那样了。”

“我受了您这样的恩惠，还有几个孤儿和已故的继母，”索尼娅慌忙地说道，“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好好地感谢您……您可别以为……”

“哎，得了，得了。”

“这笔钱呢，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我非常地感激您，但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总能够养活自己一个人，您别以为我不识好歹：既然您这么乐善好施，那这笔钱……”

“就给您，就给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别再多说，因为我也没有时间了。您需要钱。罗季昂·罗曼诺维奇面前摆着两条路：或者冲头上开一枪，或者去西伯利亚。（索尼娅惊愕地望了他一眼，浑身哆嗦起来。）别担心，我一切都知道，是听他本人说的，我不爱饶舌，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当时您劝他自己去自首，这很好。这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嗯，如果得去弗拉基米尔卡[1]，他一走，您要跟他去吧？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那好，如果是这样，那就需要钱。为了他您就需要钱，明白吗？送给您钱，也就是送给他钱。况且，您还答应偿还欠阿

① 这是流放西伯利亚必经的大道，穿过省城弗拉基米尔。

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的钱。我听说了。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您怎么竟然不假思索地承揽了所有的债务？要知道，欠德国女人钱的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而不是您。您何必理睬这个德国女人。总这样日子怎么维持呀！好啦，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您，明天或者后天，问起我或者与我有关的事（会有人来问您的），那您不要提现在我到您这儿来的事，决不要把钱拿出来，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给过您钱。嗯，现在再见了（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罗季昂·罗曼诺维奇问好。顺便说一句，您可以暂时把钱放在拉祖米欣先生那里。‘您认识拉祖米欣先生吗？’‘当然认识啰。’这个年轻人还不错。明天就送到他那儿去，或者……等到适当的时候。在那之前您得藏好。”

索尼娅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惊慌地望着他。她很想说些什么，问些什么，但她起初不敢说，后来竟也不知从何说起。

“您怎么……您怎么……现在下着这么大的雨，您就要走啦？”

“嗯，打算去美国还怕下雨吗，嘿嘿！再见，亲爱的，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活着，您会对别人有用的。顺便……请转告拉祖米欣先生，我向他致意。就这样说：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向他致意。一定要转告。”

他走了出去，撇下索尼娅一人，又是惊异又是恐惧，怀着某种模糊而沉重的疑虑。

后来才知道，就在这天夜里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他还做过一次极为反常、意料不到的拜访。雨仍然下个不停。十一点二十分，他浑身湿漉漉地走进了自己未婚妻的家，就是瓦西里岛

第三区玛雷大街[①]上那所小小的住宅。他费了好大劲才敲开门，起初弄得人们惊慌不安。然而，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只要愿意，总能表现出魅力十足的举止。结果，未婚妻那两位足智多谋的父母本来怀疑（这猜测应该说是蛮机智的）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也许是在什么地方喝了太多的酒而忘乎所以，这种猜测顿时烟消云散。明白事理的善心母亲把坐在圈椅上的病弱父亲推到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跟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她马上提出了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这个女人从不开门见山地提问题，先是微微一笑，搓一搓手，之后如果需要确切知道什么，比如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愿意什么时候举行婚礼，那她首先就巴黎和那里的宫廷生活问些最令人感兴趣的和最想了解的情况，然后再有条不紊地把话题转到瓦西里岛第三区上。）在其他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当然会叫人肃然起敬。但这一回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似乎显得特别没有耐心，坚决要见未婚妻，尽管事先已告诉他说未婚妻睡下了。当然，未婚妻还是出来了。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他必须暂时离开彼得堡，所以给她带来了不同票面的一万五千卢布，请她作为礼物收下，因为他早就计划婚礼前送她一份薄礼。当然，这番话丝毫无助于说明，送这份礼与他马上动身外出，与深更半夜冒雨前来，有什么特别的逻辑联系。然而，一切办得都很顺利，甚至连通常少不了的“哎呀”、“哎哟”，刨根究底，大惊小怪，都突然反常地得到节制。不过，他们表达了最热烈的感激之情，那位最明智的母亲甚至还流下了热泪。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站起身来，笑着吻了吻未婚妻，拍拍她的脸颊，强调说很快就会回来的。当他发现在她

---

① “玛雷”实际上是小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条街实际上是“小街”。

的眼神里虽有孩子般的好奇，同时也有着无声的严肃的疑惑时，他沉吟一下，再次吻了她，心底里顿时感到遗憾：这份礼金马上就会被最明智的母亲收起来上锁。他走了出去，留下的人仍然非常兴奋。善心的母亲立即低声快语地解释了一些最重要的疑点，也就是说，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是个大人物，是个有事业、有交际的人，是个富有的人；天晓得他脑袋里想什么，高兴了就外出，高兴了就送钱，因此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啰，他浑身淋湿了来的，是有点奇怪；但比方说英国人那就更古怪了，而且上流社会的人们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拘小节。或许他是故意这样子，想显示他的胆量。要紧的是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因为天晓得会出什么乱子，钱呢，应该尽快锁起来。当然啰，菲多西娅刚才一直待在厨房里，真是最好不过了。而重要的是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告诉那个老奸巨猾的列斯丽赫，如此等等。他们坐着低语，谈论到两点钟。但未婚妻先去睡了，她感到惊讶，还有点儿忧郁。

与此同时，就在深更半夜，斯维德里盖洛夫过了某桥①，朝彼得堡区方向走去。雨停了，风还呼呼吹着。他开始哆嗦起来，有一会儿他十分好奇甚至是不解地望着小涅瓦河里发黑的河水。但很快他就觉得站在河边太冷了，于是转身朝某街②走去。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某大街上，他走了很久，几乎有半个小时，因为天黑，他在木板路上还摔了几次跤。但他仍然怀着好奇心，不停地在大街右面寻找着什么。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已是大街的尽头，他不久前路过时曾发现一家很宽敞的木

① 指小涅瓦河上的图奇科夫桥。

② 这指的是彼得堡的“大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有房子在这里，他很熟悉此地，但他经过此处时，常以该街漫长、似乎走不到头而深感烦恼。

屋客栈。客栈名称他记得好像是阿德里阿诺波尔。结果他的估计没有错，因为在这偏僻的地方这家客栈太引人注目了，哪怕天黑也不可能找不到它。这是一排长长的已然发黑的木头房子，尽管深更半夜里面还是灯火通明，能看见人影在走动。他走了进去，向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一个衣衫破旧的人要了个房间。衣衫破旧的人打量了斯维德里盖洛夫一眼，甩了一下身子，立即把他带到远处的一个房间。这间屋又闷又暗，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底下。再没有别的空房了，旅馆已经客满。那个衣衫破旧的人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他。

“有茶吗?”斯维德里盖洛夫问道。

“有。”

“还有什么?”

“小牛肉、伏特加、冷盘。”

“给我来点儿小牛肉和茶。”

“不需要别的吗?”那个衣衫破旧的人问道，甚至有点儿困惑不解。

“别的都不要，别的都不要!”

衣衫破旧的人非常失望地走了。

“大概是个好地方，”斯维德里盖洛夫思忖着，“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模样大概也像从某个酒馆里回来的，而且路上出过了什么洋相。不过，我倒很想看看，什么人会在这儿逗留过夜。”

他点燃了蜡烛，更加仔细地打量起这个房间。这简直像个小笼子，小得让斯维德里盖洛夫几乎挺不直身子；只有一扇窗，床铺非常脏；一张普通的油漆桌子加上一把椅子，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墙壁好像是用木板钉起来的，糊着的墙纸是那么肮脏、那么破旧，以至于它的颜色（黄色）勉强能猜得出

来，但花纹却怎么也无法辨别了。就像一般的顶楼那样，有一部分墙壁和天花板是倾斜的，斜面上则是楼梯。斯维德里盖洛夫放下蜡烛，坐到床上，陷入了沉思。然而，从隔壁小屋传来了奇怪的、不停的窃窃私语声，有时又高得像叫喊，这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自从他进了房间，这低声的说话就没有停止过。他侧耳细听：有人正在辱骂，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数落着另一个人，不过只听得见一个人的声音。斯维德里盖洛夫站起身来，用手遮住烛光，墙上一条裂缝顿时透出一丝光亮；他走到跟前朝里看去。在比他这间稍大一点儿的房子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脱去了礼服，有一头鬈曲的浓发，脸色红彤彤的，情绪很激昂。他摆出一副演说家的架势，叉开两脚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用手拍着胸膛，一边振振有词地数落着另一个人，说那人是个叫花子，没混上个一官半职；说是他把那人从泥潭救出来，因此只要他什么时候愿意，就能把他撵走；还说这一切只有至高至尊的上帝知道。挨训的朋友坐在椅子上，那副模样活像一个人极想打喷嚏却怎么也打不出来。那人偶尔用浑浊无神的目光瞥一眼数落者，显然他丝毫没有听懂这番数落，甚至恐怕都没有听进去。桌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一旁还放着几乎喝光的伏特加酒瓶、几只酒杯、面包、几只玻璃杯、黄瓜和早已喝光了的茶具。斯维德里盖洛夫仔细地打量了这一切以后，便兴味索然地离开了这道墙缝，又到床边坐了下来。

衣衫破旧的人端来了茶和小牛肉，接着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再也不需要什么啦？"他又一次听到了否定回答后，终于走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大口大口地饮茶，想暖暖身子。他喝完一杯茶，牛肉却一口也吃不下，毫无食欲。显然，他开始发烧了。他脱去大衣和常礼服，用被子裹住身体，躺在床上。他心里很懊恼，"这一刻要是不生病就好多了，"他琢磨着，轻轻一

笑。屋里闷热，烛光黯淡，屋外狂风怒号，角落里老鼠咯吱咯吱地咬着，满屋子弥漫着老鼠的气味和皮革的气味。他躺着仿佛在梦幻中，思绪不断像走马灯。似乎他很想集中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某一件事上。“窗外大概是座花园吧，”他寻思着，“风吹得树响，我是多么讨厌在黑夜里，在狂风暴雨中听见树响，这声音令人心烦!”于是他回想起，刚才他经过彼得罗夫公园时甚至感到它很讨厌。这时他又联想到×桥，联想到小涅瓦河，他再次感到一阵寒气袭人，如同他刚才站在河边那样。“我一生都不喜欢水，即使在风景画上也一样，”他又一次沉思起来，突然因冒出一个古怪念头而冷笑了一声。“想一想，什么美呀，什么舒适呀，现在本该是无所谓了，可我却变得这么挑剔，好像一头野兽在类似的场合……一定要给自己挑选个好地方。刚才就该回到彼得罗夫公园去！大概在那里觉得黑，觉得冷吧，嘿嘿！简直是要一种愉快的感觉呢！……咦，我怎么不熄了蜡烛呢（他把蜡烛吹灭了)？隔壁的人也睡了，”他看到刚才那条墙缝已经没有光亮了，心里想道，“好啦，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现在您该来了吧，一片漆黑，地点也合适，时候也很特别。可您现在怎么偏偏不来……”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到，刚才在他实施对杜涅奇卡的行动之前一小时，他向拉斯柯尔尼科夫提议，让拉祖米欣来保护她。“事实上，正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猜测的那样，我当时说这话更多是出于挑衅的心情。不过，这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可真是个滑头！他自己揽的事太多了。一旦脑子里的谬论甩掉些，他定是一个更大的滑头。可现在他太想活命了。就这一点来说，这种人就是卑微小人。让他见鬼去吧，随他的便，与我毫不相干。”

他怎么也睡不着。杜尼娅刚才的样子又出现在他眼前，他

不禁浑身一颤。“不，现在应该抛开这个，”他清醒过来暗自想道，“应该想点其他的事。奇怪而又可笑的是：我对任何人都从未有过深仇大恨，甚至从未想到过要报复，这可不是好兆头，不是好兆头！我同样也不喜欢与人争论，对人发火，这也不是好兆头！刚才我对她可许下了一大堆诺言，真是见鬼！不过她说不定能改变了我呢……”他又一次默默地咬紧牙关，杜涅奇卡重又浮现在他眼前，是头一次开枪以后，惊恐地放下手枪，面无人色地望着他；因此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抓住她，而且要没有他本人的提醒，她也不会举枪进行自卫。他回想起在那一瞬间他是多么怜悯她，仿佛他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唉！真见鬼！又是想这些，应该把这一切抛开，全都抛开！……”

他已经迷糊过去了，身子也不再颤抖。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被子下面，从他的手上和脚上爬过去。他哆嗦了一下：“呸，见鬼，这大概是只老鼠！”他思忖道，“是我把小牛肉放在桌上啦……”他实在不愿意掀开被子起床挨冻，但突然又有东西令人厌恶地在他腿上爬过；他猛地掀开被子，点上蜡烛。他身子冷得直打哆嗦，弯下腰去查看床铺，什么也没有。他一抖被子，有只老鼠跳到了床单上。他扑过去抓，老鼠并没跳下床逃走，却在床上乱窜；一会儿从他手底下溜走，一会儿又在他手上爬过，最后噌地钻到枕头底下。他扔掉枕头，一瞬间感到有东西跳进他怀里，在他身上乱窜，又跑到背上，钻在衬衫里面。他神经质地浑身抖起来，这下子就醒了。屋里一片漆黑，他躺在床上，像刚才那样裹着被子，窗外狂风怒号。“真可恶！”他恼怒地想道。

他下了床，背对窗子坐到床沿上。“最好不再睡了，”他下了决心。从窗子透进来阴冷的空气，他没有起身，只是把被子拉过来裹到了身上。他没有点蜡烛。此刻他什么也不想，也不

愿意去想。但幻象却接二连三地出现，零碎的思绪在脑海里闪过，没头没尾也没有联系。他好像进入了昏昏沉沉的半睡状态。不知是寒冷，是黑暗，是潮湿，还是在窗外怒号着摇曳树木的狂风，唤起了他内心强烈的幻想欲和渴望，于是他眼前不断地浮现出一簇簇鲜花。他好像看到一幅美妙的景色，一个晴好温暖的日子，几乎有了热的感觉，正值三一节①。一座英国式的豪华乡间别墅，遍布香气袭人的花坛，四周环绕一条条田畦。入口台阶上爬满蔓藤，摆着一丛丛玫瑰；明亮阴凉的楼梯铺着豪华的地毯，两边是盛着奇异花卉的中国瓷瓶。他特别留心到了窗口盛水的花瓶里插着洁白娇嫩的水仙，花朵从粗壮碧绿的长茎垂下来，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他甚至都舍不得离开这水仙，不过他还是拾梯而上，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大厅，这里也处处摆着鲜花，在窗边，在通往凉台的敞开着的门边，在凉台上、地板上洒满新割的香草；敞开的窗子送进一阵阵清新凉爽的微风；鸟儿在窗外啾啾欢唱；而大厅的中央，在覆盖白缎台布的桌上，放着一口棺材，用 гроденапль② 包着，边缘镶着白色的厚边。棺材四周缠绕着鲜花扎成的花条。在棺内的鲜花丛中躺着一位少女，身穿白纱裙，双手交叉在胸前，宛如大理石雕刻出来的。然而，她那披散的淡黄色头发是湿漉漉的，头上戴着玫瑰花扎成的花冠。她那表情严峻、已然僵硬的侧脸也如同大理石雕成一般，但是挂在苍白嘴唇上的微笑却充满非童稚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悲伤。斯维德里盖洛夫认识这个少女。棺木旁既没有摆圣像，也没有点蜡烛，更听不到诵经的声音。这少女是自杀的，投河自尽。她只有十四岁，但这已是一颗破碎

① 每年夏季的耶稣复活节后第五十天为三一节。
② 这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法语：白绢。

的心；[1] 这颗心毁灭了自己，因为它受到了侮辱；这侮辱使这个年轻、幼稚的灵魂感到恐惧和惊诧，使她那天使般纯洁的心灵蒙受了不应有的羞辱；这侮辱引出了她最后绝望的一吼，但这吼声没得到回应，却被粗暴地践踏了，在昏天黑地的夜里，在刺骨的严寒中，在冰雪融化的湿冷天里，在狂风怒号之中……

斯维德里盖洛夫清醒过来，下了床，大步走到窗前。他摸到窗栓，打开了窗子。一股冷风疯狂地涌进了窄小的房间，好像一片寒霜贴在他脸上和只隔着一件衬衫的胸膛。窗外的确像个花园，这里多半也是个游艺场；很可能白天同样有人唱歌，还有茶座。这时从树上和灌木丛里溅起水珠，飞进窗口，外面一片漆黑，如同地窖，勉强能辨别出星星点点的某种东西。斯维德里盖洛夫弯下腰，胳膊肘支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朝暗处望了足有五分钟。黑夜中传来了一声大炮的轰鸣，接着又响了一声。

"啊，发警报啦！河水上涨了，"[2] 他思忖道，"到早晨河水就会涌上街头，淹没低洼的地方，灌进地下室和地窖。地下室里老鼠全会冒出来，人们则在风雨交加中淋得透湿，咒骂着把自己的破东西往顶楼上搬……现在几点钟啦？"他刚想到时间，近处就听到有架壁钟滴答滴答仿佛很匆忙地卖劲走着，即刻响了三下。"哎呀，再过一个小时天就亮了！还等什么？现在就走，直接去彼得罗夫公园，到那儿随便什么地方找一片雨水

---

① 后来在《群魔》的"谒见吉洪"（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中，又谈到类似的故事。当时，在《时代》杂志 1861 年第 5 期上曾发表过有关少女自杀的报道。

② 1865 年 6 月 29 日夜彼得堡确实遭遇暴风雨，有的地区受灾很重。

打湿的大灌木，只要肩膀轻轻一碰，成千上万颗水珠便会洒到头上……”他关上窗子，走去点燃蜡烛，穿上坎肩和大衣，戴好帽子，端着蜡烛来到走廊上，去找不知在哪间小屋里睡在废物和烛头之中的那个衣衫破旧的人；他想付清房钱，然后离开这家客栈。“这是最恰当的时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恰当的时间了！”

他在狭长的走廊上来回走了很久，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刚想大声叫喊，突然在黑糊糊的角落里他发现有一个奇怪的东西，放在一个旧柜子和门之间，好像还是个活动的东西。他举着蜡烛弯下腰去，看见了一个小孩，是个不满五岁的小姑娘；她穿着像块湿抹布似的淋透的衣服，哆哆嗦嗦地在哭泣。她似乎并不怕斯维德里盖洛夫，瞪起乌黑的大眼睛惊讶地呆望着他，还不时地抽泣；孩子就是这样，哭了许久已经停下不哭了，甚至高兴起来，可过不了一会儿又会突然抽泣起来。小姑娘的脸色惨白疲惫，她身子冻坏了。可是，“她怎么到这里来的呢？看来她是躲在这里的，一夜都没睡觉。”于是他问起她来。女孩突然变得很活跃，用孩子的语言飞快地对他说个不停。她说到什么“妈妈”，“妈妈要打”，“摔碎了”茶杯。女孩不停地说着，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这是个没人疼爱的孩子，她母亲大概是这家客栈里常常喝得烂醉的厨娘，把女孩打怕了；这次女孩打碎了妈妈的茶杯，吓得连夜逃了出来；她大概一直躲在院子里的什么地方，淋着雨，末了又溜到了这儿，躲在柜子后面，整夜都坐在角落里，因为浑身湿透，四周漆黑，又担心遭一顿痛打，才不断哭泣，不停地哆嗦。他把她抱回自己的小屋，放在床上就开始给她脱衣服。她光脚穿的破鞋子精湿精湿，像是整夜都泡在水塘里。他给她脱去衣服，把她放在床上盖上被子，连头带脸全都用被子裹上。女孩立刻睡着了。

把这一切做完，他又陷入了抑郁的沉思之中。

“又管起闲事来啦!”他突然痛苦而又气恼地想道，“简直是胡来!”他生气地端起蜡烛，无论如何要去找到那个衣衫破旧的人，好尽快离开这里。“哎，小姑娘!”他暗自咒骂着打开了房门，却又转身看看女孩是否睡着了，睡得怎样。他轻轻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孩子睡得很熟，正做着美梦。她裹着被子，身子暖和起来，惨白的脸上也浮出红晕。奇怪的是这比一般孩子脸上的红晕似乎更鲜艳，更红润。“这是发烧时的脸色,”斯维德里盖洛夫思忖着，这就像酒后出现的红晕，仿佛有人给她喝了一大杯酒。她那两片鲜红的小嘴唇像火在燃烧，散着热气。但这是怎么回事?他忽然觉得她那乌黑的长睫毛好像在颤抖，在闪动，好像在微微抬起。睫毛下面是狡黠、敏锐、绝非童稚般闪动的小眼睛，它在窥视，仿佛孩子并没有睡着，而是在佯装。真的，果然她的双唇嚅动露出了笑意，嘴角颤抖着，像是想忍着不笑出声来。但此刻她再也忍不住，发出粲然一笑，毫不掩饰的粲然一笑；在这绝非稚气的脸上，露出某种放荡的挑逗人的表情。这是淫荡，这是烟花女子的脸，这是法国妓女无耻的脸。瞧，那双眼睛已经毫不掩饰地睁了开来，它们用火一般的不知廉耻的目光在勾引他，挑逗他，在对他笑……在这笑容中，在这眼神中，在孩子脸上这猥亵的表情中，有着某种十分丑恶的、侮辱性的东西。“怎么！一个五岁的小姑娘!”斯维德里盖洛夫喃喃地说道，他真正感到毛骨悚然。“这……怎么会这样?”就在这时，她那红润的小脸转向了他，小手也朝他张开…… “啊，可恶的东西!”斯维德里盖洛夫惊得叫起来，举手要打……就在这时他从梦中醒来。

他还是躺在那张床上，还是裹在被子里；没点蜡烛，窗外天色已白。

“做了一夜的噩梦！”他生气地欠起身子，感到浑身无力，骨节酸痛。外面大雾笼罩，什么也无法看清。快到六点了，睡过了头！他起身穿上还湿着的礼服和外衣。他在口袋里摸到手枪，拿出来调正了一下。接着他又坐下，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在头页最显眼的地方写上了几行大字。他读了一遍，胳膊肘撑在桌上沉思起来。手枪和笔记本就搁在手旁。睡醒的苍蝇叮在桌上未动过的小牛肉上面。他久久地盯着苍蝇，然后伸出空着的右手去捉。他捉了好一会儿，累得精疲力竭，却还是无法抓住苍蝇。末了，当他发现自己在干这种无聊的事时，才清醒过来，浑身一颤站了起来，坚决地出了房间，不一会儿便来到大街上。

城市的上空弥漫着乳白色的浓雾。斯维德里盖洛夫顺着溜滑肮脏的木板路，朝小涅瓦河方向走去。在他的幻觉中，闪现出一夜间水涨了很高的小涅瓦河，彼得罗夫岛，淋湿的小径、淋湿的青草、淋湿的大树和灌木，最后那一丛灌木……他走着，开始懊丧地端详起一幢幢的房子，为的是使自己想些别的事。在大街上，他既没遇到一个行人，也没遇到一辆马车。一些橘黄色的小木屋紧闭着百叶窗，看上去显得冷清而且脏兮兮的。寒气和潮气渗进他的肌体，浑身发冷。有时他抬头看见铺子的和菜店的招牌，就把每块招牌上的字都仔细读一遍。木板路已经到了尽头。他走进一幢宽大的石头房。一条龌龊的小狗冷得直打哆嗦，蜷着尾巴，跑到了他的前头。一个穿大衣的酒鬼醉得不省人事，横趴在人行道上。他瞅了瞅这人，继续往前走去。他的左边隐隐约约出现一座很高的瞭望台。“好！”他心里想，“就是这个地方，干吗去彼得罗夫岛呢？起码得有个正式的目击者……”对这个新念头他差点儿报以冷笑。但他转身朝×大街走去。这里就是连着瞭望台的大房子。在上了锁的大

门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肩膀靠在大门上，身上裹着一件灰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阿喀琉斯[①] 式的铜头盔。他睡眼惺忪，冷冷地瞥了一眼走到跟前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他脸上是一种永远怨天尤人的悲哀神态，所有犹太人毫无例外地都是这么个样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和阿喀琉斯两人，一声不吭地彼此打量了片刻。最后，阿喀琉斯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这个人没有喝醉，却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直愣愣地望着他，什么话也不说。

“哎，您想在这儿干什么?”他问道，仍然原地站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

“不干什么。老弟，你好!”斯维德里盖洛夫回答道。

“这儿不是该待的地方。”

“我嘛，老弟，要去国外。”

“去国外?”

“去美国。”

“去美国?”

斯维德里盖洛夫掏出手枪，打开了保险。阿喀琉斯竖起了眉毛。

“哎哟，干什么，这可不是开这玩笑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呢?”

“就不是。”

“得了，老弟，反正都一样。地方不错；要是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说他去美国了。”

他把手枪顶在自己右面的太阳穴上。

---

① 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绘画中的他常头戴一顶鸡冠式的头盔。

“啊，这可不行，这不是地方！”阿喀琉斯浑身哆嗦，眼瞪得越来越大。

斯维德里盖洛夫开了枪。

第 七 章

就在这一天，已是傍晚六点多钟，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到母亲和妹妹的住处，这是拉祖米欣替她们安排的一套房子，在巴卡列耶夫的一栋楼里。拉斯柯尔尼科夫从街上直接登上楼梯，来到了房门口却踟蹰不前，好像还在犹豫不决：进去还是不进去？然而他决不能返回去，他已下定了决心。“况且，反正她们还一无所知呢，”他心里琢磨着，“再说她们已经习惯把我当成一个怪人……”他的衣服不堪入目：淋了一夜雨，又脏又破的上衣皱皱巴巴。由于疲惫不堪，由于天气恶劣，由于体力不支，加上几乎一整夜的内心斗争，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这整整的一夜天晓得他独自一人是在哪里过的。

他敲了敲门，给他开门的是母亲。杜涅奇卡不在家。恰好这时女仆也不在。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起初惊喜得发呆了，接着她拉住他的手，把他拽进房里。

“你可来了！”她高兴得都结巴起来，“别生气，罗佳，瞧我多傻，流着泪迎接您；我是在笑，不是哭。你以为我在哭？不，我这是高兴，我有个坏毛病，爱流眼泪。从打你父亲去世就这样，有点儿什么就流泪。坐吧，亲爱的，一定累了吧，我看得出。啊哟，你怎么弄得这样脏。”

“我昨天淋了雨，妈妈……”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说下去。

“哦，不，不!”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急忙打断了他，“你以为我会照从前女人的老习惯，马上向你问个没完。你别担心，要知道我懂。我一切都明白，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此地人的办法，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发现此地的办法更好些。我彻底地想通了：我哪能理解你那些想法，我怎么能要求你这样那样呢？或许你在想着一些天晓得多大的事情和计划，或是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我哪能总是推着你的胳膊问：你在想什么呢？我……天哪！我怎么东一句西一句，唠叨个没完……罗佳，我已经是第三遍读你在杂志上写的那篇文章，这是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给我带来的。我一看到这文章就哎哟叫了一声：我真糊涂，我心里想，他原来在琢磨这些问题，这就是原因嘛！或许现在他脑子里出现了新的思想，正在苦苦地思索，我却去烦他，折磨他。我读了，亲爱的，当然有许多地方看不懂；不过这也是势所必然的，我哪可能全懂啊？”

“让我看看，妈妈。”

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杂志，飞快地浏览了一下自己的文章。尽管这同他此刻的处境和情绪极不协调，他还是有种奇特的无比甜蜜的感觉，如同每一个作者第一次看到自己作品得到发表那样，何况他还只有二十三岁。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才读了几行，他便蹙起眉头，可怕的痛苦涌上心头。他一下子回忆起最近几个月来一直不断的内心斗争。他厌恶而懊恼地把文章扔在桌上。

“不过，罗佳，不管我多笨，还是看得出你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学术界一个领头人物，即便不是头号人物。可他们竟然认为你神经不正常。哈哈！你不知道，他们可是这样看你的！唉，这些无能之辈哪能理解什么是智慧！要知道，杜涅奇卡差

点也相信了，想想看！你死去的父亲给杂志投过两次稿，起初是几首诗（我还保留着笔记本，以后我给你看），后来是一个完整的中篇小说（我曾要求他让我来誊清），尽管我俩不停地祷告，希望稿子能被采用，结果却没有采用！罗佳，六七天前我看到你的衣着，看到你过的日子，吃什么，穿什么，我心里痛苦极了。但现在我明白，我真是太傻了，因为只要你愿意，就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立刻获取一切。也就是说，你现在暂时不想这样做，因为你正在干更加重要的事情。”

“妈妈，杜尼娅不在家？”

“不在，罗佳。家里经常见不到她的人影，我总是一人待在家里。多亏了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他常常来陪我坐坐，聊聊你的情况。他爱你，敬重你，我亲爱的。我倒不是说你妹妹不很孝敬我。要知道，我并不是抱怨。她有她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她近来有了些自己的秘密；可我对你们从来不隐瞒什么。当然，我坚信杜尼娅是非常聪明的，此外她爱我，也爱你……但我不知道这样将会有什么结果。现在你来了，我可非常高兴，罗佳，她却在外面玩疯了，等她回来我会告诉她：你不在家的时候，哥哥来过了，你到哪儿闲逛去了？罗佳，你用不着太迁就我。你能来就来，不能来就算了，我可以等待。我会感觉到你是爱我的，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以后要读你的文章，会从所有的人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自己就来看我，还能比这再好吗？你这不是安慰母亲来了吗，我看得出……”

这时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哭了起来。

“我又来了！别管我这个傻瓜！啊，天哪，我怎么光是坐着，”她叫着急忙起身，“有咖啡呢，我倒没给你拿！这就是老太婆的自私呀。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妈妈，别去，我马上就走。我不是来喝咖啡的。您听我把话说完。”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忐忑不安地走到他跟前。

“妈妈，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您听说我的什么消息，不管别人对您说我的什么情况，您都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他突然发自肺腑地问道，似乎脱口而出，没有斟酌字句。

“罗佳，罗佳，你怎么啦？你怎么能问这样的话？谁会对我说你的坏话？我谁也不相信，不管谁到我这儿来，我都把他赶出去。”

“我来是为了告诉您，我一向爱着您，现在我很高兴只有我们两人，我甚至因杜涅奇卡不在家感到高兴，”他仍然激动地继续说，“我来是要直截了当告诉您，即使您会遭遇不幸，但您要知道，您的儿子现在爱您胜过爱他自己；您以为我冷酷无情，以为我不爱您，这些都不是事实。我会永远爱您的……啊，够了；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以此作为开始……”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默默地拥抱他，把他紧紧搂在自己胸前，轻轻地哭泣。

“我不知道你怎么啦，罗佳，”末了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段时间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对我们感到厌烦，可如今根据种种情况看，你是面临大难，所以非常苦恼。我早已预感到了，罗佳。原谅我说起这件事，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夜夜都没法合眼。昨天夜里你妹妹也一直在做噩梦，老是讲到你。我听了听，但什么也没懂。整个早晨我就像要去刑场，等待着什么，有种预感，果然等到了你！罗佳，罗佳，你去哪儿？你是不是要去什么地方？”

“是要走。”

“我料到会是这样的！要知道，我能跟你一起走，如果你

需要的话；杜尼娅也是，她爱你，她非常爱你；还有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也可以让她同我们一起去，如果需要的话；你瞧，我甚至乐意收她做干女儿。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会帮助我们筹办上路的……可是……你要……去哪里呢？”

“我告别了，妈妈。”

“怎么！今天就走！”她大声叫道，仿佛要永远失去他。

“我不能再待，我得走了，我急切需要……”

“我不能同你一起去？”

“不能，您跪下替我向上帝祈祷吧。您的祷告或许会有用的。”

“让我为你画十字，为你祝福！就这样，就这样。噢，天哪，我们这是怎么了！”

的确，他很高兴，他非常高兴，因为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和母亲。在这段可怕的时光里，头一次他的心软了下来。他扑倒在母亲的跟前，吻她的脚，接着他俩抱头痛哭。这一回，她既没有大惊失色，也没有刨根问底。她心里早已明白，儿子发生了可怕的事，而现在他临近了可怕的时刻。

“罗佳，我亲爱的，我的长子，”她恸哭着说，“现在你就像小时候那样来到我跟前，抱我吻我。当我与你父亲一起熬着贫困日子时，你和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安葬你父亲以后，我俩有多少次像现在这样拥抱着，在他的墓前痛哭。为什么我老在哭泣，那是因为这颗做母亲的心预感到了灾难。上次我头一回看到你，你可记得那是在傍晚，我们刚刚来到这里，我单从你眼神中就猜到了一切，那时我的心就怦然一跳；今天我给你开门时，我一见到你心里就想，看来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罗佳，罗佳，你马上动身吗？”

“不。”

“你还会来吗？”

“会的……我会来的。”

“罗佳，你别生气，我可不敢细问。我知道不该问，但我只说一句：你去的地方很远吗？”

“很远。”

“到那儿做啥，是有公职，有发展？”

“听天由命吧……只求您为我祈祷……”

拉斯柯尔尼科夫朝门口走去，但她拉住了他，用绝望的目光望着他的眼睛。恐惧扭曲了她的脸。

“够了，妈妈，”拉斯柯尔尼科夫说道，心里非常后悔到这儿来。

“不会一去不归吧？总不会不回来吧？你不是还来吗，明天来吗？”

“我会来的，我会来的，再见。”

他终于脱身走了。

傍晚时分，空气清新，暖和而又明亮；从早晨天就放晴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往家走，步履很匆忙。他想在太阳下山前把一切都了结。而在这之前他不愿意碰见任何人。当他上楼去自己房间时，发现纳斯塔霞丢下茶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目送他上楼。“难道我屋里有人？”他心里琢磨着。他仿佛看见了波尔菲里，心里一阵厌恶。可当他走到自己房间打开房门时，却看见了杜涅奇卡。她独自坐在那里冥思，好像早在等他。他在门口站住了，她惊恐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站到他面前。在她那一动不动地死死盯着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极度的恐惧和无限的痛苦。单凭这一目光，他顿时便明白了。她一切都知道了。

“怎么，我是进去还是离开？”他心怀疑惑地问。

“我一整天全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那里；我俩都在等你。我们以为你一定会去那儿。”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进房间，疲惫不堪地坐到椅子上。

“我太累了，杜尼娅，已经精疲力竭；可我真希望哪怕这一会儿能完全控制自己。”

他又疑惑地瞥了她一眼。

“你是在哪儿过的夜？”

“我记不清了。你瞧，妹妹，我想最终拿定主意，在涅瓦河边徘徊了好久；这我记得。我又想就在那里一了百了，但……我下不了决心……”他喃喃地说，仍然疑惑地瞧着杜尼娅。

“谢天谢地！我们，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怕的正是这个！你还有生的信念，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拉斯柯尔尼科夫苦笑了一下。

“我没有信仰，但刚才同妈妈一起抱头痛哭了一场；我不信上帝，却求她为我祈祷。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杜涅奇卡，我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你到妈妈那里去过了？你也告诉她了？”杜尼娅惊叫起来，“难道你真下决心告诉她了吗？”

“没有，我没有……明说，但她知道了不少。她夜里听到你说的梦话。我相信她能知道一半。或许我去看她是干了件蠢事。我也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偏去看她。我是个卑鄙的人，杜尼娅。”

“是卑鄙的人还能准备去受苦吗！你不是要去受苦吗？”

“是的。马上就去。正是为了逃避这种耻辱，我才打算投河自尽，杜尼娅。但我站在河边时又转念一想，如果迄今为止我一直自认是无所畏惧的，那我现在也不该害怕耻辱，”他抢

先说起这事，“这是自尊心吗，杜尼娅，是吗？”

“是的，罗佳。”

在他那黯然无神的目光中，仿佛闪过一丝火光；他好像有些高兴，因为还有自尊心。

“你是不是以为，妹妹，我只不过是怕水而已？”他盯着她苦笑地说。

“哎，罗佳，够啦！”杜尼娅痛苦地大声叫道。

沉默持续了大约两分钟。他低头坐着，眼睛瞧着地板；杜尼娅站在桌子另一端，痛苦地望着他。突然，他站起身来。

“很晚了，我该走啦。我这就去自首。但我不明白，我干吗要去自首呢。”

杜尼娅脸上滚下来一颗颗硕大的泪珠。

“你哭啦，妹妹，你能跟我握握手吗？”

“你连这个都怀疑？”

她紧紧地拥抱他。

“你现在去受苦，难道不就洗刷了自己一半的罪孽吗？”她大声说道，同时紧紧抱着他吻他。

“罪孽？什么罪孽？”他一下子变得狂怒了，高声大叫，“我杀死了一只可恨的有害的虱子，一个吃高利贷的老婆子，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人；杀她一个能抵消四十个罪过，她只知榨干穷人的血汗，这难道是犯罪？我不认为这是犯罪，也不想去洗刷这个罪恶。干吗人们从四面八方戳着我脊梁说：‘犯了罪，犯了罪！’如今我才明白，我完全用不着那么心虚胆怯；如今才明白，可我已决定去承受这不该有的耻辱了！我这么决定，全是因为自己卑下，自己平庸，再有就是有利，正像那个……波尔菲里说的！……”

“哥哥，哥哥，你在说些什么呀！要知道你欠了血债！”杜

尼娅绝望地叫道。

“人人都在杀人流血，”他几乎发狂似的接着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在流血，血流成河，血淌得像香槟酒；在卡庇托利[①] 有人因杀人如麻而戴上桂冠，后来被称为人类的救星。[②] 你只要仔细看看就会看清楚！我本想为人们做好事，也可能做上几百几千件好事来抵消这件蠢事。这甚至算不上蠢事，只不过是欠妥而已；因为整个想法并不像现在遭受挫折时显得那么愚蠢……（在遭受挫折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愚蠢！）我只是打算通过这件蠢事使自己经济上自立，跨出第一步，弄到些钱，而后能用相比之下无法估量的好事来抵消这一切……但是我，我连第一步都没能迈过去，因为我是个卑下的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但我仍然不能用你们的眼光来看问题；因为如果我成功就会戴上桂冠，可现在我得戴镣铐！”

“可事情不是那样，根本不是那样！哥哥，你在说什么呀！”

“啊！是形式不好，形式上不那么好看！我真弄不懂，为什么用炸弹炸人们，正规地围攻人们，就是比较可敬的形式呢？担心形式不美，这是无能的第一个迹象！……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从没像现在这样越发无法理解自己的罪行！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坚强有力，更坚信不疑！……”

---

① 古罗马城发源地的七丘之一。丘上建有卡庇托利神殿，是当时元老院和民众大会的会场。

② 指尤里·凯撒屠杀海盗后回到罗马，获得大教长和大将军等头衔。在《地下室手记》（第 1 章，第 7 节）中也有类似的想法：“……请你们举目环顾四周：血流成河，而且如香槟酒一般流得欢畅。这便是巴克尔也曾生活其中的、我们整个的 19 世纪，这便是拿破仑——那个伟大的拿破仑和当代的拿破仑……”

他那苍白憔悴的脸上，甚至出现一片红晕。但讲到最后一句时，他的视线与杜尼娅的目光不期而遇，在这目光中他发现妹妹为他承受着极大痛苦，不由得冷静了下来。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给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带来了不幸。他无论如何是罪魁祸首……

“杜尼娅，亲爱的！如果我有罪，请你宽恕我吧（虽然如果我有罪，是无法宽恕的）。再见！我们别再争论了！该走啦，真的该走啦。别跟着我，我求求你，我还得去一个地方……你现在就走吧，马上回到妈妈身边。这件事我求你啦！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请求。永远不要离开她，我让她担惊受怕，她未必受得住，或许会死去，或许会发疯。你要和她在一起！拉祖米欣会与你们在一起的；我对他说过……别为我掉眼泪：我要努力一生都做勇敢和诚实的人，尽管我是杀人凶手。或许有一天你会听到我的名字。我不会给你们丢人，你瞧着吧；我要证实给你看……现在暂时分手吧，”他赶紧结束说话，当他最后说到诺言时，发现杜尼娅眼睛里流露出异样的光彩。“你干吗这样伤心？别哭啦，别哭啦；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永别！……哎呀，对啦！等一等，我忘了……”

他走到桌前，拿起一本厚厚的尘封的书，打开取出夹在书中的一幅小画像，是一片象牙上的水彩画。画像上的姑娘是房东女儿，他从前的未婚妻，死于热病；她曾一心想进修道院，是个性格古怪的姑娘。他仔细看了一会儿这个表情丰富的病容脸孔，吻了吻画像就把它递给了杜涅奇卡。

“我同她曾多次谈论过这件事，只同她一个人，”他若有所思地说，“后来事情搞糟了，可许多想法那时我对她是坦诚相告的。你别不安，”他对杜尼娅说，“她像你一样并不同意，我很庆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主要的，主要的是现在一切都将是另

一个样子，一切都要被消磨掉，”他忽然叫起来，再次陷入自己的烦恼之中。“一切的一切，而我对此是否准备好了呢？我自己是否愿意这样呢？他们说这是为了磨炼我！干吗要这种毫无意义的磨炼呢？等我服完二十年苦役，被苦难和愚钝压垮，苍老无力时，难道我会比现在更好地认罪？再说到那时我还活个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为什么要同意那样活下去呢？唉，今天黎明站在涅瓦河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个卑微的小人。”

他们两人终于走出了房间。杜尼娅很难受，但她爱他！她走了，走出五十来步又回头看他，还能看得见。他走到了街角，也转过头来，两人目光最后一次相遇了。但他一发现她在望着他，便不耐烦地甚至恼怒地挥了一下手，示意她走，自己则快步拐了弯。

“我太狠心，这我知道，”他心里想，过了片刻便因向杜尼娅打了恼怒的手势而感到羞愧，“可是，既然我不值得她们爱，她们却为什么这样爱我呢！啊，如果我是孤身一人，没有谁爱我，我也不爱任何人，那该有多好哇！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试问，难道在今后十五至二十年里，我的心会那么服帖，在人前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开口就骂自己是强盗吗？不错，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现在要流放我，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他们如今在街上跑来跑去，要知道，本质上他们都是卑微的小人，都是强盗；更糟的他们还是傻瓜！试想一下，如果让我逃避了流放，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义愤填膺而发狂！啊，我是多么憎恨他们所有的人！”

他苦苦思索：“可怎么才能达到让我在人们面前不假思索地就服帖，从信念上俯首帖耳呢！但为什么这不可能呢？当然就必然是这样嘛。难道二十年不停的压迫，还不能最终达到目的吗？水滴石穿。要是这样还活着干吗。我明知道一切都将如

书上写的那样，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去自首!”

从昨晚起他这样问自己恐怕已上百次，但他还是去了。

第八章

当他来到索尼娅住处时，暮色已经降临。整整一天，索尼娅在焦虑不安中等着他。她同杜尼娅一起等着。杜尼娅想起斯维德里盖洛夫说索尼娅“知道此事”，一早就来找她了。我们不打算详说这两个女人如何交谈，如何抱头痛哭，如何成为了好朋友。从这次会面中，杜尼娅至少感到了一种宽慰：她哥哥将不会形单影只，因为他来找过索尼娅，他第一个向她做了自白。当他需要人的理解时，他便到她的身上去寻找。不管命运把他抛向何处，她都会随他去。杜尼娅没有问过，但心里明白事情就会是这样。她甚至怀着敬意望着索尼娅，这差点儿使索尼娅窘迫不安。索尼娅几乎要哭出来了，因为她相反认为自己都不配望上杜尼娅一眼。她俩第一次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房里相遇，杜尼娅郑重礼貌地向她鞠躬告别；从那时起杜尼娅的美好形象，永远铭刻在她的心里，成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

杜涅奇卡终于失去耐心，就留下索尼娅，自己去哥哥住处等他。她一直觉得他会先到住处来。等只剩了自己一人，索尼娅立刻感到心惊胆战，心想他也许真会去自杀。杜尼娅也担心这个。这一天里，她们两人争先恐后举出各种理由相互说服，

证明这事不可能发生。所以当她们在一起时，还感到比较放心。而此刻，她们刚刚分手，两人满脑子就全是想这一件事了。索尼娅回想起昨天斯维德里盖洛夫曾告诉她，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被流放或者……况且她还知道他有虚荣心，傲慢，自负，又不信上帝。“难道只有胆怯和怕死才能使他活下来？”最后她绝望地这样想。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她忧心忡忡地站在窗前向外凝视，可隔着窗子只能看见隔壁楼房没有刷浆的墙基。最后，当她确信这个不幸的人死了的时候，他却走进了她的房间。

她发自内心地欢呼了一声。但定神瞧了他的脸色以后，她的脸刷地变白了。

“是呀！”拉斯柯尔尼科夫冷笑着说，“我是来拿你的十字架的，索尼娅。不是你自己要我去十字路口的嘛，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却胆怯了。”

索尼娅吃惊地望着他。这种口气让她感到奇怪，一瞬间她不寒而栗。但过了一会儿她便恍然大悟，原来这种口气，这番话都是装腔作势。他就连对她说话时，眼睛也望着墙角，似乎避免直接看她。

“你瞧，索尼娅，我想好了，这样或许更有利。这里有一个情况……嗯，说来话长，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你知道唯一让我恼火的是什么吗？我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愚蠢凶残的嘴脸会马上把我团团围住，瞪着眼珠直盯着我，向我提出各种各样非回答不可的愚蠢问题，并且用手指指点点……呸！你知道吗，我不上波尔菲里那里去，我讨厌他。最好到我朋友波罗赫那里，让他大吃一惊，也算产生某种效果。我其实应该冷静一些，近来脾气变得太暴躁了。你是否相信，我刚才几乎是用拳头吓唬我妹妹，就因为她转身来最后看我一眼。这真是猪狗不

如了！唉，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啦，十字架在哪儿？”

他变得魂不守舍，甚至不能静静地待上一分钟，不能集中精神在某件事上。他的思想乱糟糟的，说起什么没个完，手微微地颤抖着。

索尼娅默默地从箱子里拿出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柏木的，一个是铜的。她先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又在他的身上画了十字，然后把柏木十字架挂到他胸前。

“这意思是象征我背上了十字架，嘿嘿！好像到今日为止我受的痛苦还不够！柏木的表示是平民百姓的；而铜的是丽莎维塔的，你自己留着挂，让我看看。这个当时——就挂在她身上？我也见过两个类似的十字架，一个是银的，一个有小圣像。当时我把它们扔在了老太婆身上。那两个现在用倒不错，真的，我戴上那两个就好了……哎呀，我尽胡扯啦，忘了正事。我现在丢三落四的！……你瞧，索尼娅，我特地来这儿是为了预先告诉你，让你知道……就是这样……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嗯，不过我也还想对你多说几句。）你自己不是也希望我去吗，现在我就要坐牢了，你的愿望就实现了。你哭什么呀？你也这样！别哭啦，够了。哎呀，这一切我真受不了！”

然而他也动了感情。他望着她，心都揪了起来。“她干吗要这样，她为什么？”他暗自想道，“我是她什么人？她干吗要哭，干吗也像母亲和杜尼娅那样为我打点上路？快成我的保姆啦！”

“画个十字吧，哪怕祷告一次呢，”索尼娅胆怯地用颤抖的声音求他。

“啊，好吧，只要你愿意多少次都行！而且我是诚心诚意的，索尼娅，我是诚心诚意的……”

其实他想说的不是这个。

他画了几次十字。索尼娅拿起自己的头巾披在头上。这是一块绿色呢料头巾，大概就是马尔梅拉多夫当时提到的“全家合用的”头巾。这个想法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脑海里一闪而过，但他没有开口问她。的确，他自己已经感觉到神情恍惚，慌乱不安。对此他感到害怕。看到索尼娅想和他一起去，他又突然大吃一惊。

“你干什么！你上哪儿去？你别去，你别去！我一个人走，”他担心而又痛苦地大叫起来，接着几乎气呼呼地朝门口走去。“干吗要带上一批随从！”他出门时还在嘟哝着。

索尼娅留在了屋子中央。他甚至没有跟她告别，他已经把她忘到脑后。他内心涌现出一个挖苦的和表示反对的疑问。

“这样对吗，这一切对吗？”他一面下楼，一面琢磨着。“就不能再等一下，把一切再扭转过来……先不要去？”

但他还是走了。他突然恍然大悟：没有必要再给自己提出问题。走到街上，他才想起没向索尼娅告别，想起索尼娅站在屋中央，披着自己的绿头巾，因他的吼叫而不敢迈步，于是他一下子站住了。就在那一瞬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令他清醒，仿佛一直在俟机给他彻底的一击。

“我刚才为什么要来找她，目的是什么呢？我对她说有事，有什么事呢？什么事都没有！来宣布我要走了，这算什么呢？有这个必要吗！是因为我爱她？不是嘛，不是嘛。刚才我还把她像狗似的赶开了。我真的需要拿她的十字架吗？啊，我是何等地堕落呀！不，我要的是她的眼泪，我要的是看她如何恐惧，如何伤心痛苦！我是需要找点什么借口，拖延时间，看一看她！我居然还敢这么抬举自己，还这么自觉不错，我这个卑鄙的人，一文不值的人，我这个坏蛋，坏蛋！”

他沿着河岸走去，没有多远就到了。可走到桥边他站住

了，忽然拐弯上了桥，朝干草市场走去。

他贪婪地四下环顾，仔细瞧着每一样东西，但看什么也无法聚精会神，一切都是浮光掠影。“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我要关在囚车里驶过这座桥，往某个地方押送，那时我看这河会是怎样的呢，最好能记住现在的样子。”他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念头，“这是一块招牌，到那时我会怎样读这些字母呢？瞧，这儿写着‘合股公司’，好吧，得记住这个 a，字母 a；一个月以后再看看它，看看这个字母 a，看那时它是怎样的。到那时我会有怎样的感触和想法呢？……天哪，所有这一切，我现在的这些……心思，想必都是卑微庸俗的。当然，所有这些大概也还有趣……（哈哈！看我在想些什么！）我简直成了小孩子，自吹自擂；不过，我又干吗要自己骂自己呢？哎哟，多么拥挤呀！瞧，这个胖子，德国人，一定是他撞了我一下。可他知道他撞了个什么人吗？这个乡下女人抱着孩子在乞讨，有趣的是她以为我比她幸福。怎么，给点钱高兴一下。真巧，口袋里还有五戈比，是哪儿来的？给，给……拿着吧，大娘！”

“上帝保佑你！”女乞丐哽咽地说道。

他走进了干草市场。他不愿意，非常不愿意同人们挤在一起，然而他却偏往人多的地方走去。如果能独自一人待着，他甚至宁愿献出自己的一切；不过他自己也感到，独自一人他连一分钟也待不住。人群里一个酒鬼正在大出洋相：他一心想跳舞，但总是跌跤。人们把他团团围住。拉斯柯尔尼科夫挤进人群，看了那个醉鬼几分钟，忽然发出咯咯的笑声。可一转眼他就忘记了这个醉汉，甚至对他视而不见。最后他离开了人群，却弄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当他走到广场中央时，突然感到一阵冲动，一种情绪立刻控制了他，控制了他的整个身心。

他蓦地想起索尼娅的话："去站到十字路口，先跪下吻一吻被你玷污了的大地，然后向四周整个的世界大声说：'我杀了人！'"想到这番话，他不禁浑身打战。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尤其是最后几小时，他被无可排遣的痛苦和慌恐压得近乎窒息，这时就紧紧抓住机会想获得一种纯洁的、全新的、丰富的感受。这情绪是骤然暴发的，宛如内心有颗火星突然变成大火燃遍了全身。他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泪如泉涌。他就地扑倒了……

他感到一种欢乐和幸福的心境，在广场中央跪下，叩头到地，吻着这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又跪倒一次。

"瞧，他喝醉啦！"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道。

响起了一阵笑声。

"他这是要去耶路撒冷，弟兄们，他在向孩子们，向家乡告别，他是向整个世界行礼，是在吻首都圣彼得堡和它的土地，"一个微醉的市民接着说。

"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另一个人插嘴说。

"是个体面人！"有人郑重地指出。

"如今哪分得清谁是体面的，谁是不体面的。"

这些议论和对话阻止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我杀了人"这句话或许已经准备脱口而出，却被咽了回去。但他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些叫喊，目不旁顾地径直穿过胡同朝警察分局走去。一路上有个人影在他眼前一晃而过，但他丝毫没感到惊奇。他已经预感到一定会是这样。当他在干草市场第二次叩了头，朝左转身，在离他五十步远的地方，他看见了索尼娅。她躲在广场上一排木棚的后面，怕他发现。看来在他这段痛苦的行程中，她一直伴着他！此刻拉斯柯尔尼科夫感觉到也理解到，不管命运把他抛向何方，哪怕是天涯海角，索尼娅从此将永远同他在

一起。他感到心如刀绞……这时他来到了决定命运的地方了……

他振作起精神，走进了院子。应该上三楼。“还得上楼呢，”他寻思道。总之，他觉得离决定命运的时刻还远，还有不少时间，许多东西还可以再想想。

在那螺旋形的楼梯上，依然到处是垃圾和果壳，一些房门依然大开着，从厨房里依然飘来阵阵油烟和臭味。从那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再没来过这里。他的两腿发麻发软，但他仍向上走。现在他停留片刻，歇口气，整理一下衣服，以便进去时像个人样儿。“这是为啥呢？目的是什么呢？”意识到自己这一举动后，他突然想，“倘若不得不喝下这杯苦酒，那还不是一样吗？越令人厌恶越好。”这时他脑海里出现了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波罗赫的模样。“难道真的去找他？不能找别人吗？不能找尼科季姆·福米奇吗？要不马上转身去家里找探长本人？至少一切可以在私下进行……不行，不行！就找波罗赫！找波罗赫！要喝苦酒，就一口气喝干……”

他浑身发冷，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就这样他推开了刑侦科的门。这一次里面只有寥寥数人，站着一个看门人，还有一个平民。警卫也没有从自己的间壁后面探头看一眼。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进第二个房间。“说不定还可以先不说呢，”这念头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里面有一个录事，穿着普通上衣，煞有介事地端坐在办公桌旁抄写着什么。墙角还坐着一个录事。扎米托夫不在。尼科季姆·福米奇当然也不在。

“没有人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向那个坐在办公桌旁的录事问道。

“您要找谁？”

“啊哈！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俄罗斯精神……童

话里是怎么说的……我忘了！您好哇！”一个熟悉的声音冷不丁地叫了起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浑身一抖。他面前站着波罗赫，是从第三个房间突然走出来的。“这可是命中注定，”拉斯柯尔尼科夫心想，“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找我们来了？有什么事？”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大声说，(看来他心情极好，甚至有点兴奋。)“要是有事，您可来早啦。我本人也是碰巧在这儿……不过我尽力帮忙。我对您说实话……您怎么称呼？对不起……”

“拉斯柯尔尼科夫。”

“我还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难道您真以为我忘记了！请您别把我看成那种人……我是问罗季昂·罗……罗……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这样对吗？”

“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

“对，对啦！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我愿意效劳。我甚至多次打听过您。我对您说实话，从那以后我真心地懊悔当时那样对待您……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您是一位年轻的作家，甚至是一位学者……也就是说刚崭露头角……啊，天哪！哪一个文人和学者最初不会做出一些新奇的举动！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俩都尊重文学，我的妻子简直是酷爱文学！……她酷爱文学和艺术！一个人只要品德高尚，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可以靠才赋、靠知识、靠理智、靠独创来获得！比如说帽子，帽子是什么呢？帽子不过像张薄饼，我可以在齐默尔曼的商店里买到。但是帽子底下保护着的东西，帽子所遮盖的东西，我可买不到！……说实在的，我甚至想去找您解释一下，又一想您或许……不过，我还没问：您真的有事吗？听说，您的家人来了？”

“是的，家母和舍妹来了。”

“我有幸见过了令妹，她是一个有教养又漂亮的女子。说实在的，我很懊悔当时我们那么冲动。案子太复杂了！对您晕倒这件事，当时我是有了某种看法，可后来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解释！过于残忍和狂热了。我理解您的愤慨。或许由于家人过来，您要换套房子吧？”

“不，我只是……我顺便来问问……我以为在这儿能找到扎米托夫。”

“啊，对啦！你们俩的关系不错吗，我听说了。可扎米托夫不在我们这儿，您见不到他。是呀，我们少了个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从昨天起，他就不属这里的人了；他调走了……调走时他甚至同所有的人都吵了架……甚至是极其粗暴……是个浮躁的毛孩子，仅此而已。他本来还是很有前途的。可我们的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是很怪的。他想参加什么考试，其实在我们这里只不过说说而已，吹吹牛，考试的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您或者那位拉祖米欣先生，您的朋友，可就不同啦。你们的前途在学术方面，失败不会使你们泄气！对您来说，生活中的这些美事，可以说是 nihil est①，您可说是禁欲主义者、僧侣、隐士！……对您来说，书本、夹在耳后的笔、学术研究，这些才是您的志向所在！我自己也……您读过利文斯敦② 的游记吗？”

“没有。”

“我读了。现在到处都有许多虚无主义者；要知道，这是

① 拉丁文：微不足道。

② 大卫·利文斯敦（1813—1873），英国的非洲考察家。这里是指他的著作《赞比西河游记》。

可以理解的；我问您，这是什么样的时代？不过，我和您……您当然不会是虚无主义者！请坦率地、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不，不是……”

“不，您要坦率地跟我说，别不好意思，就像对自己一个人说！公事是公事……您以为我要接着说：友谊是友谊？不，您没猜对！我不是说友谊，而是要说公民的感情和人的感情、人道主义和对上帝的爱。我可能执行公务，我可能是个官员，但我必须永远意识到并明白，我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并承担起责任……您刚才不是提到扎米托夫吗，扎米托夫能在不体面场所，喝上一杯香槟或顿河葡萄酒，便模仿法国人丢人现眼，大出其丑。您的扎米托夫就是这种人！而我呢，或许可以这么说，我有满腔的忠诚和崇高感情。此外，我还有价值，有官衔和职位！我有妻儿。我履行一个公民和人应尽的义务，可请问他是什么人呢？我把您看做是一个有教养的高尚的人。还有就是那种接生婆[1] 现在多得遍地皆是。”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解地扬起眉毛。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显然刚从桌旁走出来，他讲的这番话听起来如同空无内容的声响。不过他多少还是听懂了一些；他探询地望着，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我是说那些剪短发的姑娘们，”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又唠唠叨叨地接着往下说，“我自己把她们称之为接生婆，并且发现这一称呼十分贴切。嘿嘿！她们非要上医学院，学什么解剖。可您说说，假如我生病了，我会去请一个年轻的姑娘来看

① 指受过教育的女子。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受到很大限制。通常她们只能学习并从事两种职业：助产士和教师。

病吗？[1] 嘿嘿！”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哈哈大笑起来，十分得意自己这番俏皮话。

“假设说吧，受教育的渴望有些缺乏节制，那么一个人受了教育也就够了，干吗要滥用知识呢？干吗要侮辱高尚的人格呢，像扎米托夫的所作所为？他干吗要侮辱我，您说呢？再比如这种自杀现象那么流行，您简直无法想象。挥霍完最后一个戈比，就自杀了事。有姑娘，有小伙子，也有老头儿……就在今天早上报告说死了个刚来此地的先生。喂，尼尔·巴特雷奇，尼尔·巴特雷奇！刚才报告说的那位在彼得堡区开枪自杀的先生叫什么名字？”

“斯维德里盖洛夫，”有人在隔壁房间里用嘶哑而冷漠的声音回答。

拉斯柯尔尼科夫打了个冷战。

“斯维德里盖洛夫！斯维德里盖洛夫开枪自杀啦！”他叫了起来。

“怎么！您认识斯维德里盖洛夫？”

“是的……我认识……他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

“对，不久前来到这儿的。他是个鳏夫，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突然开枪自杀；而且那情形很丢人，真是无法想象……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留了几句话，说他自杀时神志清醒，不要把他的死归咎于任何人。据说这个人很有钱。您怎么认识他

---

① 1861 年，基辅的《当代医学报》上曾登出一篇小品文，小品文作者称：“如果女医生们要去医治那些只有男人们才会得的病，她们就会落入一个尴尬的境地。”皮萨列夫曾反驳过这篇小品文的作者。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小说中的人物“复述”了那位小品文作者的可笑观点。——俄编注

的?"

"我……认识他……舍妹曾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

"啊,啊,啊……看来您可以给我们提供些情况了。您也没料到吧?"

"我昨天看见过他……他……在喝酒……我什么也不知道。"

拉斯柯尔尼科夫仿佛觉得有什么东西砸到他身上,压得他喘不上气来。

"您好像又脸色发白了。我们这里太气闷……"

"是的,我该走啦,"拉斯柯尔尼科夫嗫嚅地说,"对不起,打扰了……"

"噢,不客气,欢迎常来!我很愉快,我要说……"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甚至伸出手来。

"我只想……我只想找扎米托夫……"

"我明白,我明白,见了您很愉快。"

"我……我很高兴……再见……"拉斯柯尔尼科夫微笑着。

他走了出来,身子摇摇晃晃,头昏目眩。他感觉不出自己是否还站得住。他右手扶着墙,开始往楼下走。他仿佛觉得一个看门人手里拿着一个簿子,迎面上楼去刑侦科时,撞了他一下;一楼某处像有条狗汪、汪、汪地狂吠;一个女人用棒槌朝狗砸去,并且尖声叫喊。他下了楼,走到院子里。就在院子里离大门口不远的地方站着脸色煞白、呆若木鸡的索尼娅,她神色古怪地,非常古怪地望着他。他在她的面前站住了。她脸上流露出某种痛不欲生的感情,绝望的感情。她困惑地两手一摊。他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难看的,不知所措的微笑。他站了片刻,冷笑一声便转身上楼,又回到了刑侦科。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坐着,正在公文堆里翻腾着。他的面

前站着一个人，正是刚才上楼时撞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看门人。

“啊——啊——啊？您又回来啦！忘了什么？……您怎么啦？”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嘴唇变得苍白，眼神呆呆的，无声无息朝他走去，走到桌子跟前，一只手扶着桌子，嘴里想说却说不出来，只发出断断续续的一些声音。

“您病啦，有椅子！给，坐在椅子上，坐下吧！拿水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坐到椅子上，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伊里亚·彼得罗维奇那张令人不快的愕然面孔。他俩彼此对望了一会儿，互相等待着。水端来了。

“是我……”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口说道。

“喝水吧。”

拉斯柯尔尼科夫用手推开水，声音不高，舒缓而清晰地说道：

“是我用斧子砍死了那个官太太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并抢了东西。”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惊得目瞪口呆。人们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又把供词说了一遍。

尾

声

第 一 章

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而荒凉的大河，岸边有一座城市，是俄国的行政中心之一；城里有一座要塞，要塞里有一座监狱[①]。二级流放苦役犯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在这座监狱里关了九个月。从他犯罪时起，已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他的案子审理起来并不棘手。犯人没有混淆案情，没有为减刑而避重就轻，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遗漏细枝末节。他坚定、准确和清晰地认定自己的供词。他详尽无遗地供述了整个凶杀过程：他揭开了被杀老妪手中一件抵押品（一块钉着铁皮的木板）的秘密；他详尽地讲了如何拿到死者的钥匙，描述了钥匙的式样，箱子的式样以及箱里塞满了什么东西；他甚至还列举出箱子里的几样物品；他解开了丽莎维塔被害之谜；他供述了科赫是怎样上楼，怎样敲门，随后又怎样来了一个大学生；他还复述出这几个人当时的对话；他供述了自己作为罪犯当时是怎样跑下楼梯的，并且听到了米柯尔卡和米杰卡的惊叫声；他讲述了他如何躲进一套空房，如何回家的；最后他指出

① 从作者描写的环境看，这是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位于额尔齐斯河岸。他本人曾在此服刑四年。

那块石头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一个院子里，就在大门旁边。人们在石头下面果然找到了物品和钱袋。总之，案情一清二楚。然而，侦探和法官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他把钱袋和物品藏在石头底下不用呢；而且更难理解的是，他不仅不清楚具体抢了些什么东西，而且甚至说不出有多少件。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说一次也没有打开过钱袋，甚至也不知道里面放着多少钱（原来钱袋里有三百一十七银卢布和三枚二十戈比的硬币；由于长时间压在石头底下，上面几张面额最大的纸币已经严重污损）。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想弄清楚，为什么罪犯在其他方面都供认不讳，并且完全属实，单单在这一点上没说实话。最后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完全有可能是这样：他的确没有看过钱袋，因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就这样把钱袋塞到了石头下面。由此他们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犯罪只可能发生在一时的某种神经错乱之中，也就是说出于病态的杀人狂和抢劫狂，并没有下一步的目的和谋财的企图。这里正巧用上了最新的时髦理论——一时性神经错乱理论，现在常常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某些犯罪的起因。况且，许多证人，佐西莫夫医生，他从前的同学，女房东以及女仆，都据实证明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很久以来一直患有忧郁症。所有这一切有力地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一般的杀人凶手、强盗和抢劫犯不完全相同，这里是另一种情况。不过，坚持这一看法的人感到极大遗憾的是，罪犯本人却几乎没有尝试为自己辩护。对于最后两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他去杀人，是什么促使他去抢劫，他回答得十分清楚，再准确不过了：原因是处境恶劣，贫穷无助，期望从被害人那里至少得到三千卢布，来维持初入社会的生计。他所以决意去杀人，是由于他生性轻率而怯懦，加之受到贫穷和挫折的刺激。对“是什么促使他前来自

首的”这个问题，他回答得非常干脆：是真诚的悔悟。所有这一切都显得过于简单了……

然而判的结果照他所犯的罪行来说，比意料的还要轻得多；这或许正是因为犯人非但不想为自己辩解，甚至本人希望严判。对案件的种种奇特情况，也都给予了考虑。犯人犯罪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和贫困的处境，没有遭到任何置疑。他没有挥霍赃物这一情况，则被认为部分是由于有了悔悟之心，部分是由于他犯罪时精神不完全正常。误杀丽莎维塔这一情况，甚至成了证实上述第二种判断的佐证：一个人在实施两次谋杀时，竟会忘记了关门！最后，他前来投案自首之时，此案正因一个意志沮丧的狂热信徒（尼古拉）提供了假供词而陷入极度的混乱，而对真凶不仅没有掌握任何明确的证据，甚至几乎没有丝毫的怀疑（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完全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所有这一切对量刑从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完全出乎意料地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极其有利于被告的情况。前大学生拉祖米欣从某处了解到的情况证明，犯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倾其所有资助一个家境贫困、肺病缠身的同学，长达半年之久。同学死后，他又照顾起已故同学还活着的年老多病的父亲（那个同学几乎从十三岁起就干活赡养自己的父亲），最后把这位老人送进了医院，在他死后还替他料理了后事。所有这些事在决定拉斯柯尔尼科夫命运时都起了某种有益的作用。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前的女房东，即病故未婚妻的母亲，寡妇扎尔尼岑娜也作证说，当他们还住在五角地周围的另一幢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着火，拉斯柯尔尼科夫从已经起火的房间里救出两个幼儿，自己则被烧伤。这件事经过详细调查，得到许多人的证实。总之，由于考虑到投案自首和其他有助于减刑的情况，犯人最后被判只服八

年二级苦役。

早在审判初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就病倒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设法使她在整个审判期间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选择了一个离彼得堡不远、在铁路线旁的城市，以便能够经常关注审判情况，同时又有更多机会见到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病是一种有点儿奇特的神经性疾病，伴有类似神经错乱的症状，即使不是完全的神经错乱，至少部分地是这样。杜尼娅与哥哥见了最后一面之后回到家时，发现母亲已经病得很重，发烧，说胡话。就在当天晚上，她与拉祖米欣商量好了，要母亲问起哥哥该怎么回答。她甚至还跟他一起编了一通故事来哄骗母亲，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一项最终会名利双收的私人委托业务，到很远的俄罗斯边疆去了。然而令他们诧异的是，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管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问起任何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事。相反倒是她自己想出一个儿子突然出远门的故事；她哽咽着说，他曾前来向她告别；同时她又暗示，只有她一人知道许多最重要的、最秘密的情况；还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有许多非常厉害的敌人，因此他不得不躲藏起来。而至于他的前程，她认为等某些不利的因素一消失，他的前程毫无疑问仍然是美好的。她要拉祖米欣相信，她的儿子将来甚至会成为国家栋梁，他的那篇文章和他那文学才华就是证明。她不断地看那篇文章，有时甚至是大声朗读，几乎连睡觉时都书不离手；但她几乎没有问过罗佳此刻在什么地方，尽管他们显然是避免同她谈这个话题，单是这一点已足能引起她的疑心。后来，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一些事出奇地保持沉默，引起了他们惊恐不安。比如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埋怨他不给她写信，那时她住在自己的小镇上，整天眼巴巴就是盼着快些收到自己心爱的罗佳的来信。现

在的情形实在无法解释，杜尼娅由此感到非常不安。她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或许母亲预感到儿子遭遇了厄运，不敢打听，怕听到更可怕的消息。不管怎样，杜尼娅已经看得很清楚，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神志已不很正常了。

不过，有两次是她自己把话扯到了这个问题上。结果他们回答时就不能不提到罗佳现在在什么地方，由于回答必然不会令她满意并且引起了她的怀疑时，她突然变得极其忧伤，抑郁，沉默寡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杜尼娅终于发现，很难编一套谎言来自圆其说，于是她得出最后的看法：对某些事最好绝口不谈；但情况却越来越明朗：可怜的母亲猜到了某种可怕的事。与此同时，杜尼娅回想起哥哥曾说过，在最后决定命运的前一天夜里，也就是她与斯维德里盖洛夫见面后的那夜，母亲听到她在说梦话；是不是那次她听到了什么呢？常常是这样，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她忧心忡忡、沉默着暗自流泪，然后就歇斯底里地兴奋起来，突如其来大声说起儿子，几乎一刻不停，说起自己的希望，说起未来……她的幻觉有时非常古怪。他们安慰她，附和着她（她自己大概也看得清楚人们是在附和她，无非想给她安慰），可仍然不停地说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投案五个月后，被判了刑。拉祖米欣一有机会便去探监。索尼娅也同样如此。最后，离别的日子来到了；杜尼娅向哥哥保证，说这次离别决不是永别；拉祖米欣也同样这么说。在拉祖米欣那年轻而炽热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计划：在今后三四年里尽可能为未来打好基础，至少攒下一笔钱，然后搬到西伯利亚去；那里资源丰富，但缺少劳力、居民和资本；到那儿在罗佳将去服役的城市定居下来……一起开创一种新生活。离别时他们都流了眼泪。最后的几天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心事重重，他仔细打听母亲的状况，

经常为她感到惊恐不安。他甚至为母亲感到痛苦不堪，这使杜尼娅忧心忡忡。当详细了解到母亲反常的情绪后，他变得非常消沉。不知怎的，他与索尼娅一直是特别不爱说话。索尼娅利用斯维德里盖洛夫留给她的钱，早已准备好行装，要跟着他这一批犯人一起走。此事她从没向拉斯柯尔尼科夫提过一个字，但俩人已是心照不宣，知道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在最后告别时，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热情地保证说，等他刑满之后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此他只报以古怪的一笑，并预言母亲的病情很快会导致不幸。他同索尼娅终于动身出发了。

两个月后，杜尼娅嫁给了拉祖米欣。婚礼有些凄凉冷清。不过，应邀的来宾中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和佐西莫夫。近来拉祖米欣的样子像个胸有成竹的人。杜尼娅不假思索地相信他定能实现自己的一切计划，而且她也不可能不相信，因为他身上显现出了坚强的意志。他又开始去大学听课，以便完成学业。他俩都在不断地琢磨未来的计划；两人都打定主意五年后一定迁到西伯利亚去。在这之前他们就倚仗索尼娅了……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兴高采烈地为女儿与拉祖米欣结婚祝福；但婚礼以后她似乎越发闷闷不乐，心神不宁。为了使她高兴，拉祖米欣顺便告诉了她那个大学生和年老病父的事；讲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去年还为救出两个孩子被烧伤，甚至病了一场。这两个消息使本来已经神志失常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几乎进入狂喜状态。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这两件事，在马路上逢人就说这两件事（尽管杜尼娅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在出租马车上，在店铺里，只要有人感兴趣，她便谈起自己的儿子：他发表的文章，他如何资助一个大学生，如何在火灾中被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简直不知道怎样阻止她。除了病态的兴奋情绪会带来危险以外，还担心有人可能联想到不久

前判决的案件中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会谈起此事。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还打听到了火中被救的两个幼儿的母亲住在什么地方，执意要前去拜访。后来她的慌恐不安达到了极点：她时而忽然哭泣，不断生病，发烧多有呓语。一天清晨她干脆宣称，根据她的推算，罗佳不久就该回来，她记得他在同她告别时亲口说过，九个月后等他归来。她开始打扫屋子，准备迎接他的归来；她开始收拾留给他住的房间（就是她自己住的房间），擦家具，拖地板，换新窗帘，等等。杜尼娅心里非常不安，但没有做声，也帮助母亲布置房间准备接待哥哥。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在不断的遐想、兴奋的幻觉和满面泪水中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夜里就病倒了，到第二天早上已经发起高烧，神志不清。她得了热病。两个星期后，她死了。她昏迷时说了些话，从这些话来判断，她揣想中儿子的命运，甚至比人们估计的要可怕得多。

拉斯柯尔尼科夫很长时间并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尽管他在西伯利亚一安顿下来就与彼得堡通信了。他们的通信是通过索尼娅实现的，索尼娅每月按时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义给彼得堡写信，每月按时收到彼得堡方面的来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写的信干巴巴，读来很不满足；但后来他俩却觉得，信写得再好不过了，因为根据这些来信他们最终也能全面准确地了解那位不幸哥哥的处境。索尼娅在信中写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琐事，她极其简单明了地叙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形。信中既没有写任何她个人的希望，她对未来的揣测，也没有写她个人的感情。她并不试图去说明他的精神状态和他的内心世界，而只是记述了事实：也就是他亲口说的话，关于他身体的详细情况，探视时他有些什么愿望，向她提过什么要求，托她干什么事，等等。所有这些情况

都写得详尽无遗。于是，不幸哥哥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那么逼真，那么清晰；这里决不会弄错什么，因为清一色是可信的事实。

然而，在这些信里，尤其是最初阶段，杜尼娅和她丈夫得不到什么令人宽慰的消息。索尼娅不断地告诉他们，他总是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甚至对她每次收到信后转告他的消息几乎无动于衷；他时而问起母亲的情况，当她发现他已猜到真相时，终于把母亲去世的噩耗告诉了他；而令她惊奇的是，就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似乎也没有对他产生很大影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如此。她还告诉他们，尽管他显然越来越孤僻，仿佛与世隔绝，但他对自己的新处境处之坦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境遇，不企盼近期会有什么改善，也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处在他的境地必然如此)；他在这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中对什么都丝毫不感到惊异。她在来信中说，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他去干活，既不偷懒，也不抢先。对伙食他几乎也无所谓，但除了星期日和节日以外，饭菜实在太糟糕。他最后还是同意从她索尼娅那里拿些钱去，以便每天喝上一杯茶；其余的事他则要索尼娅不必操心，并说这样为他操心只会让他难受。接下来索尼娅在信中说，他与其他犯人同住一室，她没有见过牢房里面的情形，但她断言里面拥挤，杂乱，肮脏；他睡在铺板上，垫着一条毯子，其他什么都不要。然而，他过得这么简朴穷困，完全不是出于某种想好的计划或意图，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在意，外表上相当冷漠。索尼娅在信中坦率地写道，他不仅不喜欢她去探监，最初几乎是恨她去探视，不同她说话，甚至待她粗暴。但后来她的探视终于成为他的一种习惯，甚至快成了他必不可少的需求。结果当有几天她因生病无法去看他时，他甚至是牵肠挂肚。每逢节日，她便在监狱的大

门口或者警卫室里与他见面，他被叫到那里跟她见上几分钟；平时干活时，她则去他干活的地方见他，不是在作坊里，就是在砖厂，或者额尔齐斯河岸边的棚子里。① 至于她自己，索尼娅在信中告诉他们说，她在城里已经顺利地结识了一些人，并且有了些依靠；还说她在当裁缝，由于城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她对许多家庭来说已是必不可少的人；只不过她没有提起由于她的缘故，拉斯柯尔尼科夫得到典狱长的庇护，派给他的活儿也减轻了，等等。最后传来了一个消息（在索尼娅最后的几封信中，杜尼娅甚至觉察到了某种特别的不安和惊慌），说他回避与别人接触，监狱里的苦役犯都不喜欢他；他一连几天沉默不语，面孔苍白。突然在最近的一封信中索尼娅写道，他得了重病，躺在医院里，在囚犯的病房里。

① 这里的描述具有自传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犯人们一起去离要塞数里之外的砖厂干活。

第二章

他病了已经很长时间，但把他压倒的，不是可怕的苦役生活，不是苦工，不是难以下咽的饭菜，不是剃光的头，不是布条囚衣。啊，对他来说这种艰苦和折磨算不了什么。恰恰相反，他甚至喜欢干活；因为累得筋疲力尽，他至少可以安安稳稳睡上几个小时。对他来说，浮着蟑螂的清水菜汤又算得了什么呢？从前当大学生时他常常连这样的菜汤都喝不上呢。衣服是暖和的，也适合他现在的生活。他甚至都感觉不到戴着镣铐。他用得着对自己剃光头和穿拼条囚衣感到羞耻吗？在谁的面前感到羞耻呢？在索尼娅的面前？可索尼娅是怕他的，他会在她面前感到羞耻吗？

可实际上呢？他连在索尼娅面前也羞愧难当，别看他因此而对她态度轻慢粗鲁。不过他羞愧的不是剃光头和上镣铐。他羞愧而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巨大打击；他病倒正是起因于被摧毁的自尊心。啊，假如他能够自责罪己，那他是何等幸福哇！那样他就能忍受一切了，甚至能忍受耻辱。他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考察，但他那铁面的良知在他过去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只找到一点儿普通的失误，而失误是任何人都会有的。他感到耻辱的正是因为他，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

法左右的命运的指使，就这样盲从地彻底地稀里糊涂毁掉了自己，而如果他想做到多少问心无愧，就得接受和服从某个“荒唐”的判决。

现在是承受莫名的惶恐，而将来则是不停地牺牲，牺牲却又毫无所获，这就是他在世上所面临的命运。至于说再过八年他还只有三十二岁，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要活着呢？有什么奔头？有什么追求？难道仅为了生存而活着吗？就是在过去，他也曾千百次矢志为思想，为希望，甚至为幻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存。他向来不满足于仅仅生存；他总是希望更多的东西。也许只是凭着自己有极其强烈的希望，他当初才自认为比他人拥有更多的特权。

倘若命运能赐给他悔恨之心，一种强烈的悔恨，刻骨铭心，长夜难眠，痛苦得恨不得自缢投河，那该多好！啊，他会为此而感到高兴的！痛苦和泪水，同样也是生活呀。然而他没有悔恨自己犯罪。

至少他本可以恨自己的愚蠢，就像他以前恨自己那些使他锒铛入狱的荒唐而愚笨的行为。不过现在，当他已经身陷囹圄，时间有了自由，再仔细考察思索自己过去的行为，却根本不觉得愚蠢荒唐，像先前危机时刻所感觉到的那样。

“我的思想在哪一点上，”他思忖着，“比其他的思想和理论要愚蠢呢？那些思想和理论早自这个世界诞生就一直存在并相互冲突着。只要用完全独立的、宽广的、不落俗套的眼光来观察，那么我的思想就完全不是那么……古怪。啊，卑微的否定者和哲人，你们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呀！”

“我的行为中有什么让他们觉得荒唐呢，”他扪心自问，“因为我的行为是一种恶行？‘恶行’意味着什么？我问心无愧。当然，我犯了刑事罪；当然，我犯了法，杀了人，那你们

就依法杀我的头好啦！……仅此而已。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许多人类的救世主若非继承来的权力，而是夺取来的权力，那也就在刚刚创业时便被送上绞架了。可是这些人迈过了第一步，因此他们就正确了，而我没有迈过去，因此我就没权利这么做。”

他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就是他失败了，因此他去投案自首。

他还因为一个想法而痛苦不堪：当初他为什么没有自杀？当初他为什么在河边徘徊却选择了投案自首？难道活下去的愿望有那么强烈，而战胜这种愿望竟会那么困难？怕死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是战胜了吗？

他常常痛苦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理解，早在他徘徊河边时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信念中有着极大的虚伪性。他不理解，这种预感可能成为他生活中未来转机的一个先兆，他将来精神复活的一个先兆，他后来获得新人生观的一个先兆。

他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种愚钝而沉重的本能，他无力摆脱和超越（由于软弱和渺小）的本能。他看看与他同狱的囚犯们，不禁好生奇怪：他们也都是那么热爱生活，那么珍惜生活！他特别地觉得，人们在监狱里要比自由时加倍地热爱生活，加倍地珍惜生活。他们之中有些人，比如流浪汉，什么可怕的痛苦和折磨没有经受过！对他们来说，难道一丝阳光，一片茂密的森林，某处荒原上的一股清泉，能有很大的意义吗？可是他们提早两年就思念起这些地方，像渴望见到情人那样企盼着，会在梦里见到它，梦见清泉周围的绿茵，灌木丛中啼啭的小鸟。随着进一步的观察，他发现了一些更难解释的事情。

当然，在监狱里，在他周围的人群里，他有许多事情没有

注意到，而且也根本不想去注意。他似乎垂下眼睛过日子，因为看着感到厌恶，不堪忍受。但到最后还是有许多事情让他惊奇，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开始留意那些他先前没想到的事情。最使他吃惊的，是在他与所有这些人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可怕的鸿沟。他与他们好像是两个民族。他与他们彼此猜疑，互相敌视。他知道并理解产生这种分歧的一般原因，不过他以前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种原因实际上会这么深刻而强大。监狱里还有被流放的波兰人，都是政治犯，他们简直把这一群人视做是野蛮人和奴仆，看不起他们。拉斯柯尔尼科夫则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他看得很清楚，这些野蛮人在许多方面远比那些波兰人聪明。这里也有些俄国人，比如一个从前的军官，两个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同样极其瞧不上波兰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清晰地看出了他们的错误。

至于他自己，这里的人都不喜欢他，避免同他接触。后来甚至仇视起他来，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那些罪行比他要严重得多的囚犯，都鄙视他，嘲讽他，嘲讽他所犯下的罪行。

“你是个老爷！”他们对他说，“你哪能随身带着斧头；这压根儿不是老爷们儿干的事。”

在大斋[①] 的第二个星期，轮到他与同牢囚犯一起去做斋戒祈祷。他同别人一起去了教堂。一次为了点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忽然发生了争执；群情激愤，一下子都攻击起他来。

“你这个无神论！你不信上帝！”他们朝他吼叫着，“就该打死你。”

① 基督教为教徒所规定的斋期，在复活节前七个星期；斋期里不许吃荤食，禁止娱乐和结婚，还有其他一些禁忌。

他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过上帝，谈过信仰，可他们却想把他当做无神论者杀死；他一声不吭，没有去反驳。一个囚犯狂怒地朝他扑去；[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沉着地默默等待着，连眉毛也没动一下，脸上神情自若。看守及时站到了他与凶手之间，要不然准会流血的。

还有一件事他大惑不解，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喜欢索尼娅？她并不巴结人们，人们也很少见到她，只是偶尔在干活的地方见她来上片刻，为的是能够看一看他。可是人们都认识她了，知道她是陪着他来到这里的，也知道她靠什么谋生，住在哪儿。她没有给过他们钱，也没有帮过特别的忙。只有一次是在圣诞节，她给监狱里所有囚犯送去了馅饼和白面包。但渐渐地他们与索尼娅之间建立起某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她替他们给亲人写信，并帮他们把信寄走。他们的亲人到城里来时，按照他们的交代，把带来的物品甚至现钱，都交给索尼娅。他们的妻子和情人都知道她，常常去找她。有时她去工地找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同正去上工的一批囚犯相遇，所有的囚犯都会脱下帽子，向她打招呼说："妈妈，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亲爱的母亲！"那些脸上烙印的粗野囚犯对这个瘦小女人这样说话。她微笑着鞠躬还礼。所有的人都喜欢看她对人们微笑。他们甚至还喜欢她走路的姿势，转过头去目送她远去，开口夸赞她；他们甚至夸赞她长得个子小，总之不知道该赞美什么好。有人还去找她看病。

---

① 这里的描述具有自传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1854年2月22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对于我们这些贵族，他们抱有敌意，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的痛苦……"在《死屋手记》中也有相关的描写。

斋期的最后几天和复活节，他都是躺在医院里度过的。[1]当病情好转时，他回想起了自己发烧昏迷时做的梦。他梦见全世界都在遭遇一场前所未闻的可怕鼠疫，它从亚洲内陆传到了欧洲。所有的人都将丧命，只极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幸免。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是侵入人体的微生物。[2]但这些微生物都是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被精灵附体的人们立刻变得疯疯癫癫。但是，从来也没有人，从来也没有人会像精灵附体的人那样自以为是足智多谋，自以为掌握不可动摇的真理。从来也没有人会像他们那样坚信自己的判断力，坚信自己得出的科学结论，坚信自己所具有的道德观和信仰。一个个村庄，一座座城镇和一群群人都被传染上了，都发疯了。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互不理解；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真理，看到别人就痛苦万分，捶胸顿足，又是哭，又是绞着指头。他们不知道该责怪谁，该如何去判断，也无法达到一致看法：什么是美，什么是恶。他们不知道判谁有罪，判谁无辜。人们以一种毫无意义的仇恨，彼此残杀。他们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准备对攻，但军队还在途中便突然自相残杀起来，队伍乱不成军，士兵们彼此扭打在一起，刺呀，砍哪，咬哇。城市里整日警报声不断，要召集起所有的人；但谁在召集，召集人们干什么，对此没有人知道；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日常工作全停顿下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改正案，但无法达成一致；农事也荒废了。有的地方人们聚集到一起，协商共同去干某件事，并发誓绝不分离，但一转眼他们便干起截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期间也因病住过院。

② 在 1865 年底至 1866 年初的俄国报纸上刊登过一些让人不安的消息，说发现了一些微生物，即旋毛虫，它们能导致流行病。——俄编注

然相反的事，开始互相指责，互相殴打厮杀。到处着起大火，发生了饥荒。一切都在毁灭。瘟疫蔓延开来，范围越来越大。整个世界只有个别几个人得以幸存，他们是纯洁而优异人物，他们的使命是创造新的人类和新的生活，复兴和净化大地；可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这些人，谁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话语和声音。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备受折磨，这个毫无意义的梦魇竟在他心中留下了十分忧郁痛苦的回忆，那一幻景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已是复活节后的第二周了，天气晴朗，春意盎然；囚犯病房里打开了窗子（窗子装有铁栅栏，窗下有卫兵巡逻）。在他生病期间，索尼娅只有两次在病房里看到了他；每次都得申请准许，但这是很难的。不过她常到医院的院子里去，站在窗下，特别是在傍晚时；有时只能在院子里站上片刻，从远处看一眼那间病房的窗口。有一天傍晚时分，几乎已经完全康复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睡着了；他醒后无意中走到窗前，突然看见远处在医院大门口旁的索尼娅。她站在那里似乎等着什么。此时他的心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他浑身一抖，急忙离开了窗子。第二天索尼娅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他察觉自己在心神不安地等着她。他终于出院了。回到监狱后，他从其他犯人那里得知，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病倒了，躺在家里不能出门。

他非常不安，托人去打听她的病情。很快他就得知她的病没什么危险。索尼娅也了解到他很想念、关心她，便托人给他带去一张铅笔写的便条，告诉说她好多了，只不过受了点风寒；不用多久就能去工地看他。读着这张便条，他的心怦怦跳

① 这一象征性梦境表现了小说的哲理和警示：个人主义得逞而忘记人们之间的道义联系会给文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动，感到一阵痛苦。

天气又是那么晴朗，暖洋洋的。清晨六点钟，他到河岸上去干活了。那里的一个板棚中，有座烧制建筑石膏的窑，他们就在那儿捣石膏。共派去了三个人，一个囚犯跟看守去要塞取什么东西，另一个在准备木柴，把柴火堆放到窑里。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出棚子，来到河岸上，坐在板棚旁的一堆圆木上，眺望起那宽阔而荒凉的大河。从高高的河岸上放眼望去，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从遥远的对岸传来一阵歌声，隐约可辨。在那洒满阳光的辽阔无际的草原上，牧民们的帐篷像一个个小黑点，依稀可见。那边是自由的天地，生活着与这里人们截然不同的另一类人。在那边，仿佛连时间都停步不动了，好像亚伯拉罕[①] 及其部落的时代还没有流逝。拉斯柯尔尼科夫坐着，一动不动地凝视；他的思念变成了幻觉和遐想；他什么都不想，却有一种愁情使他不安，使他痛苦。

突然间，索尼娅出现在他的身旁。她悄悄走到跟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天色还早，晨寒尚未散尽。她穿着破旧的斗篷大衣，扎着绿头巾，脸上还留着病容：消瘦、苍白、憔悴。她亲切而又高兴地对他微微一笑，仍像往常一样胆怯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她向他伸手总是这样怯生生地，有时根本就不伸手，好像害怕他拒绝握手。他一向也似乎很厌烦地握住她的手，好像不大高兴见她。有时她来看他，他执意一声不吭，弄得她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但此刻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飞快地瞥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便低下头望着

---

① 神话中犹太人的始祖，他曾带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放牧，过着游牧的生活。

地面。只有他们两人，谁也看不见他们。这时看守也把头扭开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不明白，突然像有什么东西抓起他，扔到了她的脚边。他哭着搂住了她的膝盖。在最初的瞬间，她大惊失色，一下跳了起来，浑身颤抖地望着他。但随即她就恍然大悟了。她两眼闪现出无限幸福的光芒；她明白了，而且再也无须怀疑：他爱她，深深地爱着她，终于等来了这一时刻……

他俩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话来。两人都热泪盈眶。他们都苍白消瘦，但在两张苍白病态的脸上已经出现未来完全新生的曙光。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两颗心相互成了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

他们决心等待和忍耐。他们还得等上七年的时间，七年间还会有多少难忍的痛苦，多少无尽的幸福啊！但他已获得新生，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以全新的感受体验到了这一点；而她呢，她不正是以他的生命为生命吗！

这天晚上，当牢房的门上锁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铺板上思念着她。在这一天里，他觉得过去是他对头的囚犯们，好像已是用另一种眼光看他。他甚至主动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亲切地回答他。这时他回忆起了日间情形，其实不是正该如此吗？因为如今一切都应改变了呀！

他思念着她。他回想起自己是如何不断地折磨她，伤她的心；回想起她那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不过，这些回忆此刻几乎并没有使他感到痛苦，因为他知道，他如今要用无限的爱来补偿她忍受的一切痛苦。

所有这一切，过去所有的痛苦，算得了什么呢！此刻，在他精神初振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甚至他的罪行，甚至判刑和

流放，都仿佛是身外之事，是奇闻，甚至与他并不相干。不过这天晚上他无法长时间不停地思索什么，无法全神贯注地去想什么；他更不能意识清醒地去决定什么；他只剩下了感觉。生活代替了思辨而来，意识也应该形成一种全新的方式。

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圣经。[①] 他不经意地把它拿了出来。这本书是她的，她曾从中给他读过拉撒路复活的一章。在刚服苦役时，他以为她会用宗教来折磨他，给他讲圣经，塞给他书读。令他大为惊奇的是，她一次也没有谈起过宗教，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出把圣经给他。这本书是他在生病前不久，自己开口向她要的，于是她一声不吭地把书给他带来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打开过。

此时他同样没有打开书，但有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难道她的信仰如今能不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追求，至少……"

这一整天，她心情一直很激动，甚至夜里又生起病来。但她感到无比幸福，几乎因自己的幸福而受宠若惊。七年，只不过七年！在他们的幸福降临初期，有那么一些时刻，他俩都宁愿把这七年看做只是七天。他甚至忘记了，他的新生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得到，为此须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还得在未来做出巨大的功绩才行……

不过历史现在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人逐渐新生的历史；是人逐渐脱胎换骨，逐渐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逐渐了解前所未闻的崭新现实的历史。这能够成为一篇新小说的题材，而我们现在的小说就此结束了。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常常把圣经放在枕头下面。

题　解

《罪与罚》最初发表于《俄国导报》，1866 年，第 1、2、4、6～8、11、12 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

《罪与罚》创作于 1865—1866 年，但构思很久，计划几经更改，锐意求精，可说是呕心沥血才写成的。早在 1856 年初服苦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给友人写信说，他酝酿出一部“很长的完整的中篇小说”。不过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初，这一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据阿·普·苏斯洛娃回忆，1863 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饭店用餐时，指着一个女孩子说：“你想，就这样一个孩子，跟着一个老人，可突然来了个拿破仑似的人物，说要把这些人全部消灭。”据说，话里透露了后来《罪与罚》所蕴涵的哲理思考。而直接为此书做了准备和铺垫的，是《地下室手记》。地下室人的痛苦思考和人生悲剧，体现生命活力的卖笑女郎，已经显露出《罪与罚》男女主人公的轮廓。

1864 年他又开始构思一部小说，定名为《醉鬼》，以酗酒

为题材展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病态，涉及家庭、子女教育等等。在作者看来，彼得大帝改革以后的俄国，知识阶层脱离民众，无所事事，酿成社会一大弊端。酗酒就是突出的一种表现，导致道德沦丧，民生凋敝。同年 7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长兄米哈伊尔去世，此后差不多一年时间他单独支撑《时世》杂志，维持家计，经济十分拮据，身体也不胜重负。他曾想写成《醉鬼》，把书稿卖给《读者文库》、《现代人》等文学杂志，以稿费还债，但遭到拒绝。7 月他不得不向出版商 Ф. 斯捷洛夫斯基出让汇编自己过去作品的版权以获得预付金，而且接受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必须在 1866 年 10 月底以前交出不少于大开本十个印张的一部新小说。三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养病和写作。从他 9 月写给《俄国导报》主编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可以看出，原先的小说构思得到扩展和充实，但放弃了《醉鬼》的计划，重起炉灶。信中说，新的小说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事情就发生在当代，在本年。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生活十分窘困，轻信了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幼稚思想，决心破釜沉舟，一举摆脱自己的糟糕处境。他想杀掉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妪，以救助母亲和遭人凌辱的妹妹，并准备自己完成学业后出国度过正直诚实的一生，罪行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抵消。但行凶抢劫之后，虽没有留下罪证，内心却陷入始料未及的痛苦折磨之中。同整个人类完全隔绝的孤独感，迫使他自首认罪，哪怕死在服刑的劳役中，也要再回到人们中间。由此可以看出，构思中的小说，主旨在批判这导致犯罪的“幼稚”思想，肯定罪犯的道德忏悔。这是个杀人犯的自白，并没有容纳《醉鬼》计划中的广阔的社会背景。

1865 年 10 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当时小说的第一稿已在收尾。然而他并不满意，第一人称自白

的叙述形式和刑事犯罪的单一线索，影响了艺术构思的深化，艺术家的才华难以发挥。他在 1866 年 2 月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一封信里说："11 月底许多部分都已写好，并修改完毕，我全给烧了，现在可以把这种情况如实讲出了。我自己不满意。新的形式、新的结构吸引了我，于是我重新写起。"这样，从 1865 年 11 月底开始了第二稿的创作，到 12 月中旬便将已写成的前几章交付给《俄国导报》编辑部。但此后又陆续写了近一年之久，才完成了小说的第二稿。第一稿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而第二稿则是由一个全知的叙述者、即用第三人称讲故事的。自我忏悔转变为全方位的性格展现，犯罪故事扩展成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但作者挖掘心灵、揭示内在矛盾的初衷没有改变。例如草稿中本来构思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被捕，定稿则强化了内心斗争，并让他与警察局科长波尔菲里作心理较量，虽然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罪证，表面上他斗赢了警察局科长，而内心却感到道德良心的惨败。

作者在创作第二稿时再度思考小说的中心思想，曾记录下这样两点：第一，"东正教的观念，什么是东正教呢？幸福不在于舒适，幸福要用苦难换取……人不是生下来就享福的，人要赢得自己的幸福，而且总是通过苦难。"第二，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表现出一种思想，就是极端自负，傲慢并鄙视人们。他的想法是，把人们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专横是他的特征。这一特征把他引向了反面。"

《俄国导报》1866 年 1 月号和 2 月号刊出了《罪与罚》的前两部。作者于 4 月写给友人约·列·亚内舍夫的信中说："应该说我这本小说写得十分成功，提高了我作为作家的声誉。我的未来全系于把小说好好地写完……"从此边写作边发表，直到年底，作者一直处于极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

然而就在写作《罪与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济上十分困窘，一身债务。稿费迟迟拿不到手，拿到后又立刻被债主索走。在这种环境里，心情烦闷，纵然有奇思妙想，有时也只好弃置，而不能倾诸笔端。可是，写不出或写得不好，又直接关系到生计和创作前程。作者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加上他的癫痫症频频发作，经常是抱病伏案，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毅力。

3月号的《俄国导报》没有连载《罪与罚》，在目录页的声明里说作者因病无法读校样，所以推迟到下期发表。实则在杂志出刊前，1866年4月4日，彼得堡发生了大学生德·弗·卡拉科佐夫开枪行刺沙皇（未遂）的事件。《俄国导报》主编米·尼·卡特科夫担心，作家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分析，可能使读者联想到卡拉科佐夫的行刺，于是撤下了稿子；米·尼·卡特科夫还要求作家对稿子作一系列的修改。可惜这部分的稿子与定稿的差异因为没有留下可靠的材料，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修改的具体情况。

据同代人的证明，这一行刺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强烈的影响。当天他非常激动，跑至友人阿·尼·迈科夫家，和他一同上街，与惊慌的人群走在一起。创作《罪与罚》的后半部时，正值准备和进行卡拉科佐夫案件的庭审，随之又是执行卡拉科佐夫的死刑（1866年9月1日）。沙皇政府由此强化了反动统治，进步刊物《现代人》和《俄国言论》都遭查封；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城市都逮捕了许多人；文学界人人自危。所有这些情况无疑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罪与罚》后半部时的思想情绪。与此同时，他认为卡拉科佐夫是个“不幸的自杀者”，他的暗杀行为是单枪匹马反对旧制度者的悲剧，而处死卡拉科佐夫又是当局犯下的新罪行。凡此种种对拉斯柯尔尼科

夫杀死高利贷老太婆后的悲剧心理，他同警察局科长波尔菲里的较量等的心理描写也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小说后半部分涉及的各种哲学与伦理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打算春天去德国德累斯顿小住三个月，完成整部小说，但由于逼债人紧追不放，没有成行。到了6月，《罪与罚》刚刚完成一半，他又不得不同时构思另一部新作，即《赌徒》，因为曾签约承诺10月底前交出一部新的小说。作家决心用四个月时间总共写出三十个印张，上午继续写《罪与罚》，晚上写另一本小说——《赌徒》。后来，这个计划终于实现。

1866年6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莫斯科郊外柳布林诺租到的别墅里度夏，当时他的妹妹住在该地。在这里他拟出了《赌徒》的写作计划，完成了《罪与罚》的第5部。

此时作家与《俄国导报》发生了冲突。6月号本来计划刊出四章，却只登了三章。编辑部认为有一章必须修改，因为担心内容有悖于社会上的道德观念，此外还认为其中有张扬自由思想的痕迹。前者说的是小说第4部第4章，描写索尼娅给拉斯柯尔尼科夫读福音书的情景。编辑尼·阿·柳比莫夫和主编米·尼·卡特科夫不同意作家让一个“堕落女子”读福音书，认为不该由她做基督教义的热情传布者，不该由她当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新生的引路人。还有一点也令编辑部感到不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辩解很有说服力：使他犯罪的理由同社会上一些人干同样不道德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并无二致，而这些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既符合现行法律也符合基督教的道德的。作家在寄还修改稿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里说：“……我都修改过了，看来，这一回可以通过了。善与恶绝对泾渭分明，再想混淆和曲解是绝不可能了。同样完成了你们标出的其他改动，我

已尽我所能，而且可算大刀阔斧。不仅如此，我甚至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在出版前再看一遍原稿。肯定地说，我自己也不会原封不动就发稿。现在我对你们有个最大的请求，看在上帝的分上，其余的请不要再改动了。你们说的我全做了，一切都分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读福音书的氛围也另是一种。总之，请让我完全地相信你们，爱惜我这可怜的作品吧……”这样，在最后定稿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维护自己理论的讲话便失去了原来的尖锐和固执，索尼娅读完福音书之后的谈话也大为删节。

小说第 5 部到 8 月号全部登完，只剩下了最后一部。由于不得不赶写《赌徒》，《罪与罚》的写作和刊载出现了间隔。

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之后，为加快《赌徒》的创作，听从友人亚·彼·米柳科夫的建议，聘请了阿·格·斯尼特金娜担任速记工作。10 月 4 日晚，开始了新小说的口授。到 11 月 1 日《赌徒》的定稿就交给了出版商。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才得以续写《罪与罚》。他在 11 月 2 日致《俄国导报》编辑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提到：“我现在请了个速记员，口授的稿子虽然我也同往常一样要校改三遍，速记还是减轻了近一半的工作。只靠使用这个办法我才在一个月内写出了十个印张……不然连五个印张都写不成。”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赌徒》的写作中，作家与速记员斯尼特金娜萌发了爱情。11 月 3 日作家登门拜访了她和她的母亲，请求她完成《罪与罚》最后部分的口授速记。8 日向她求婚，此后，在 1867 年 2 月她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她后来回忆说，1866 年 11—12 月每周她来 3～4 次做速记；其余日子作者做笔记准备口授或是校改速记稿。

12 月 13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出《罪与罚》最后部分书稿，写信给尼·阿·柳比莫夫说：“在这第 6 部之后的结尾工作，

我现在已看得很明显；我已动手写尾声，如今很清楚，结尾比我预想的还要短（这是自然形成的，从文学角度看这样好些，效果更佳）…… 我坚信圣诞节前能结束，把全书稿子交齐。”但圣诞前他只寄出结尾的两章，还剩有尾声（也是两章）。他带着稿子于12月28日去了莫斯科，一是办事，一是访友（因为临近婚期）。1867年1月6—7日作家回到彼得堡交齐了书稿。12月号《俄国导报》刊出了最后部分和尾声，至此小说在杂志上全部刊载完毕。

也就在1867年，彼得堡就出版了《罪与罚》的单行本，分为两册。单行本标为修订本，小说各部和章节之间多有调整，但内容并无增加，却颇多删节，去掉了不少拖沓的言语和次要的细节，修辞上也颇多润色。

1870年编辑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全集，把《罪与罚》收在最后一卷——第4卷，采用的是1867年的修订本。

1877年《罪与罚》出了作家生前最后一版的单行本（两册），看来是经过作者校阅的，其中有数十处他亲笔做了修改。

二

《罪与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承前启后，是前期创作的总结和提高，又标志着更高的艺术创造的开始。在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的小说里，彼得堡底层人物的悲剧生活随处可见，其中城市的剪影，性格的素描，人生的思索，仿佛都是为《罪与罚》做了准备和铺垫。他的《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中首次提到了拿破仑式的人物；一些中篇里描写了幻想家的性格；《地下室手记》则揭示幽居独处的思索者矛盾的内心活动。这一切在《罪与罚》

中都得到呼应，升华为完整的艺术悲剧。作家自己说过，从开始写作，他所关注的就是“十分之九人类”的命运，是当代社会中屈辱穷苦的人们。城市贫民的社会境遇，劳动者的贫困化，精神的痛苦和心灵的扭曲，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深刻的哲理阐发。在为《时代》杂志刊出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俄译）而写的前言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19世纪整个伟大进步的欧洲艺术有一个基本的崇高的道德思想，就是让那些为环境和成见压迫所毁了的人们得到新生，为社会上备受屈辱与无依无靠的贱民伸张正义。这一思想也贯穿于小说《罪与罚》中。作者在笔记里直呼男女主人公（一个杀人犯，一个卖淫女）是社会贱民。正是这些贱民的遭遇和命运，牵动着作者的情思。

《罪与罚》依照构思是写内心的悲剧，但这悲剧在小说里又酿成于特定的环境中——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城市彼得堡，评论界有人说这是一部写19世纪大城市的小说。的确，是那些酒馆、妓院、客栈、警察局、学生阁楼、高利贷者门厅、长街僻巷等合在一起酝酿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念头。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演出，从低矮的小屋到喧嚷的街区。索尼娅在大街上做出卖身的牺牲，马尔梅拉多夫在大街上被马车撞倒致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马路上血流如注，斯维德里盖洛夫站在大道上举枪自杀，拉斯柯尔尼科夫到广场上当众忏悔。与此相应，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官吏、地主、大学生、高利贷者、警探、医生、手艺人、神父、劳役犯人等等。这正是发于中而形于外，由一次基于错误观念的谋杀，引出彼得堡社会的广阔图景，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社会内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一向以回应时代为显著特色。这同他的文论是一脉相承的。《罪与罚》的写作便是一个典型的

例证。在小说成书的年代，书中反映的社会生活种种状况经常见诸报端。[1] 例如19世纪60年代初报载，由于劳动阶层日益贫穷，在彼得堡放高利贷成了很普遍的现象。1865年一份地方小报一下子登出十一家放贷广告，通过典当抵押可以借债。由贫困导致的各种犯罪不断递增。据彼得堡警察局统计，自1853年至1857年全市犯罪增加了一倍，每年因盗窃诈骗案造成的损失达十四万卢布，每年抓捕的罪犯达四万人，占当时首都人口的八分之一。[2] 城里大街小巷不断出现醉鬼闹事，报纸惊呼"酗酒近来蔓延开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让人们不由得要思考这个社会性的灾难"。与酗酒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日益增多的娼妓。《时代》杂志1862年就曾载文讨论妇女卖淫的社会原因。

作家自己在一封信里明确地说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最初就取材于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1865年8月莫斯科的野战军事法庭审判了一名杀人犯格拉西姆·奇斯托夫，二十七岁，出身商人家庭，宗教信仰属分裂教派。他被控于1865年1月在莫斯科蓄意杀害了两个老妇（一个厨娘，一个裁缝），目的是抢劫她们的女主人杜勃罗维娜。犯罪发生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死尸为房主的儿子所发现，分别躺在两个房间的血泊里。宅内物品一片狼藉，是从箍有铁条的木箱中翻出来的，箱里丢失了现金、金银饰物。据彼得堡报纸报道，两个人在不同房间里分别被打死，没有反抗迹象，是用同一凶器多次击伤致死，看来用的是斧头。揭露奇斯托夫的证据，便是这把丢失

① 以下引述的事实，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31～341页。

② 原文如此。当时彼得堡人口是否仅有三十二万人，似值得怀疑，但我们无法从他处找到佐证材料。

的异常尖利的短柄斧头。有的评论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读到了奇斯托夫案件的速记材料，审判记录加深了作家的艺术想象。

当然，无论是写进书中的真实地点、建筑、实物，也无论是借用的生活事件、人物原型，在小说中都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构成作品的完整结构，服务于创作艺术中的现实生活，因此无不具有深刻的蕴涵，有的还表示着某种象征的意义。

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作者眼里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青年的代表，有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精神特征。作者一方面同情主人公的痛苦境遇和他对周围世道不公的愤懑，另一方面又不赞成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某些观念，同它们进行不断的斗争。因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既有不懈思考的才智，有对社会矛盾的痛苦体验，又有个人主义的冲动，正是后者把他推上了犯罪的道路。小说里说他热衷于一些当时广泛传播、无处不在的思想。事实上的确如此。据研究者考察，《罪与罚》里主人公和其他人物身上接触到的思想观念，很多是当时报刊上进行激烈思想交锋的话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着重和其中的19世纪60年代民主派和空想社会主义派的思想论争。

19世纪40—60年代俄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指出了现实社会存在的主要灾难：压迫、贫困、犯罪。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同意这一判断，却不同意他们对灾难成因的分析和他们提出的解决途径。

作家早在《地下室手记》中就表达过这样的见解：1861农奴制改革后社会现实所造成的个性，远比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者想象的要复杂，那时的社会主义理论过于抽象和简单，没有考虑到现实的人的本性有相互矛盾的两面，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罪与罚》中对主人公个性

的选择。

1865年初，在《罪与罚》动笔半年之前，评论家尼·尼·斯特拉霍夫曾撰文说，俄国文学早就对“新人”产生兴趣，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都贯穿着新人的主题。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未来还会出现不少这类小说。的确,《罪与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19世纪60年代初关于“新人”的社会和文艺方面的论争。在小说中也塑造出了新的人物性格：一方面有悲剧性人物、思想上的“虚无主义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另一方面又有讽喻性人物、“市侩哲学”的代表人物卢仁和列别贾特尼科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聪明而有才华的穷大学生，苦苦思索着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不公正深恶痛绝。不过，当时民主主义文学关注的中心是同农奴制及其残余进行斗争，所以它着重刻画年轻一代中满腔热忱地与旧制度作斗争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面向当代另一类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在他的主人公身上有对贫苦民众的热烈的同情心和良知，却又傲视民众，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他希望根除社会上的恶行，却又带着个人主义的激愤复仇的冲动。这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罪与罚》之后给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在小说中要描写的正是一种充满矛盾心理的性格，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中重要而又典型的倾向。小说与时代的交汇点正在这里。作者面对改革后俄国社会的激烈变化和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观察知识阶层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感到他们面临着诱惑和危险，很容易走上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传统道德的危机，社会伦理规范的淡化，常常导致一些青年在抗议社会弊端的同时沾染上无政府主义情绪。拉斯柯尔尼科夫便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主人公个人主义的批判，是将其同拿破仑思想

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正值法国第二帝国的末期，在普鲁士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社会上盛行个人主义哲学思潮。拿破仑被奉为个人主义和“强人”、“超人”的典型。而拿破仑三世时期的社会斗争史，昭示了随着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个人主义的“超人”论也必然为历史抛弃。

这样一来，两个问题在《罪与罚》中纠结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难题。一方面是抗议社会不公平的造反；另一方面是“超人”意识的犯罪。面对这样一个既深刻又矛盾的新型主人公，作家应取什么态度，如何处理人物的命运呢？全书贯穿了作者的东正教思想：解救罪人的唯一途径，是接近人民，通过劳动和苦难，获得道德上的新生。个人主义思想及其导致的犯罪，使拉斯柯尔尼科夫脱离民众，不由自主地沦为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之流的角色。而犯罪后痛苦折磨他的良知，则体现了他身上潜藏的人民的道德感情，阻止他去享用行凶劫得的财物，引导他倾听贫苦人的道德召唤，类似福音书般的爱心召唤。索尼娅给他读圣经中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以及整个尾声，就是表达作家的这种宗教思想。

三

《罪与罚》向读者展示了彼得堡的一个全景图，而且彼得堡广阔的现实图景与人们内心世界、生活的哲理蕴涵结合得浑然一体；司空见惯的日常事件同它的象征意义、道德底蕴互为表里。与人物情节相呼应，小说中景物都处于明暗对照的巨大反差中，仿佛自身也包含着人的感受，亦即产生了象征的意蕴。例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作案前心情紧张，彼得堡时逢酷暑，整个城市犹如庞大的石头袋子，气都喘不过来。而他住的矮小

屋子活似一口棺材。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时阴雨连绵，大自然同他一样痛苦，眼见要大水决堤。特别是一些悲凉哀伤的情节，几乎全部上演在狭小旅店里、肮脏街道上，在极不起眼的冷清角落里，让人觉得这是被人们遗弃的世界。彼得堡在俄国文学中早就有了象征意义，特别是在普希金、果戈理等大作家笔下获得了不同的内涵。而在《罪与罚》中它被笼罩上一层悲剧的色彩，小说也堪称是悲剧小说，在俄罗斯文坛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当然，悲剧主题也可找到文学史上的渊源。普希金在《黑桃皇后》里塑造的人物格尔曼（或译赫尔曼），便是个悲剧角色，他与老妇的较量也颇似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铤而走险。不仅如此，普希金在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拿破仑和他的影响。《叶甫盖尼·奥涅金》第2章讲到许多年轻人崇拜拿破仑而藐视民众时说："我们大家全盯着拿破仑，而千百万两条腿动物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工具而已……"从西欧文学来看，在浪漫主义之前的许多典型人物，同样表现出英雄与群氓的对立，行动往往介乎于大众道德观念与犯罪之间。像拜伦式人物便具有反叛精神和傲视民众的两面性。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以前俄国乃至西欧诸多典型人物又有很大不同。那些人奋斗的目的仅仅在于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可拉斯柯尔尼科夫却是真诚无私的，他追求改变社会不公平的世道，让人们都能活下去，为此才抓住超人无所顾忌的思想不放。正由于这个缘故，他把自己同拿破仑类比，以为自己创立了新的世界宗教。

如果说《地下室手记》为《罪与罚》做了哲学铺垫，那么《罪与罚》对作家本人后来的创作更加具有开路的作用。社会关系的解体，性格成长的艰难多舛，个人主义生活哲学的危害，这些贯穿于《罪与罚》里的主题，在其后的《白痴》、《群

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人不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思想，不仅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还体现在他的某些政论文章中，直到《作家日记》里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分析（虽然这一分析并不一定正确），直到他关于普希金的演讲里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分析。

四

小说第 1 部 1866 年初刚一发表，读者便好评如潮。3 月初报刊文章就说，此书可能成为作者关键性作品之一，故事写得惊人的真实细腻，您不由得如亲历这场悲剧，随着人物从萌生罪恶念头到悲剧结尾不停地感受着心灵的熬煎。《俄国导报》由于连载《罪与罚》，印数激增五百份。整个 1866 年人们全在争读这部小说，街谈巷议，无不抱怨作品令人压抑；神经健全的人读得几乎要生病，神经脆弱的人简直不敢合眼。震撼性的效果，绝非寻常可比。

同时代作家对小说也有很大的兴趣。屠格涅夫读到小说开头后，写信给诗人阿·阿·费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开头“很精彩”，第 2 部稍差，主人公有点挖空心思折腾自己的味道。而据阿·费·科尼的回忆，诗人阿·尼·迈科夫对第 1 部赞扬备至。作家尼·普·奥加辽夫 1867 年在日内瓦读到《罪与罚》，也大加赞赏。

在评论界，围绕《罪与罚》却是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不同看法的争论。自由主义派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革命民主主义派则对作者发难，指责他通过小说攻击 19 世纪 60 年代的进步大学生和整个革命的青年一代。例如格·扎·叶利谢耶夫撰

文质问作者："几时可曾有过大学生图财害命的事情？即便有过，这又怎能证明所有大学生都怀着某种情绪？""拉斯柯尔尼科夫并非是典型，而是一个孤立的、特殊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另一位评论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现在不满意青年一代，倒没有什么，这一代人的确有可批评的缺点，把它反映出来也是很好的，但应该用正当的办法，而不是从背后扔石头……"作者"不是直说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引导青年去杀人，引导姑娘去做娼妓，而是拐弯抹角让人感觉是如此……"

尽管这样，最早的评论中已经有人指出小说的深刻与真实，高度评价了作者的心理刻画和小说架构的艺术。比如说："作者明显可见的主要目的，是对罪行做心理解剖，分析犯罪的原因和后果。这一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完成得十分出色，写出了震撼心灵的真实。"又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显著地拓展了，同我们的其他作家大异其趣……他深入到人的内心，仔细观察性格的发展，从而充分地、无情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在方面，他的思想和感情。"

事有凑巧。在《罪与罚》的开头几章已交付杂志编辑之后，1866 年 1 月 12 日莫斯科发生一起凶杀案。一个叫 A. M. 丹尼洛夫的大学生图财害命，杀死了放高利贷的退役军官波波夫和他的使女诺德曼。这一年里报章不断报道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1867 年 2 月 14 日法院判决 A. M. 丹尼洛夫九年劳役。这几乎就是《罪与罚》连载完毕之时。所以在小说出齐后出现的评论文章，免不了要对比拉斯柯尔尼科夫与 A. M. 丹尼洛夫两个罪犯。一家报纸这样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先杀了老妪，又杀了丽莎维塔，因为后者无意间走进了没上锁的门。A. M. 丹尼洛夫先杀了波波夫，又杀了诺德曼，因为后者从

药店回来，也是进了没上锁的门。您如果把小说同这件真事比较一下，就可更明显地看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病态特征。作案后和审判期间，两个罪犯的表现全然不同。诚实善良的天性一直在折磨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声音逼他悔过，尽管他极力使自己确信这不是罪恶，反而近乎善行。A. M. 丹尼洛夫却编造谎言，态度冷漠，毫无悔意。据报载，A. M. 丹尼洛夫是个漂亮的花花公子，与大学同学毫无共同之处，整天同女人、珠宝商、放债人混在一起。拉斯柯尔尼科夫糊里糊涂地乱藏赃物，之后又返回查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A. M. 丹尼洛夫的一切行动却是处心积虑，为了钱而不顾一切。"由发生丹尼洛夫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阿·迈科夫写信说，当代人所说的现实主义"连现实中发生的实事的百分之一都解释不了，可我们的理想主义甚至预言种种事实。事情已经发生了"。这里作家指出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深刻独到之处。

全书发表后评论界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分析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原因。有些评论家不同意人们责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侮辱了年轻一代"，但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成是有神经质的病人，表现出白热病的一切症状，这种分析是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物的社会典型性问题，而把犯罪只归结为病态心理的发作。

持相反观点的是德·伊·皮萨列夫。这位19世纪60年代革命民主派的重要代表，以《为生活而斗争》为题，撰文对小说做出了总结性的评论。文章第一部分发表于1867年5月，第二部分被禁，到1868年8月才得发表，其时德·伊·皮萨列夫已经逝世。德·伊·皮萨列夫坚持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现实的批评"原则，不过问作家个人的信念、个人的倾向，不管小说如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观思想的表现，而只看它如何反映了

当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过程和大部分民众的悲惨境况。文章认为“不能把拉斯柯尔尼科夫视为病人”，他的犯罪同现代社会大多数犯罪一样是由社会因素而非疾病引起的。而导致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类人犯罪的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的不平等，贫穷百姓整天为生存而斗争。拉斯柯尔尼科夫苦于为生活而挣扎，于是变得万念俱灰，于是萌生了犯罪的念头。据德·伊·皮萨列夫的分析，主人公出现反社会的心理并因此起意杀死高利债者，是当时社会制度不人道、反常理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制度下，连同情和帮助他人都成了一种社会特权；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如果有地位、有资产、有职业，他就有权利、有义务关爱母亲和妹妹，让她们免遭苦难和侮辱，甚至可以为她们亲身承受打击。可一旦没了钱，他便连爱护、保卫她们的权利也失掉了。“谁要不能吃穿得像个人，他就不应该有人一样的思想和感情。不然的话，他如果以行动赢取人的思想和感情，这行动必然造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便是德·伊·皮萨列夫的结论。

不过，当涉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德·伊·皮萨列夫的分析就显得薄弱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超人有为所欲为的特权，皮萨列夫则说这只不过是诡辩逻辑，并非来自生活的特定立场的一种表现。这样一来，他的解释便有悖于文章的初衷：揭示犯罪的社会原因。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引起人们对超人论这种思潮的重视，而皮萨列夫却没有能够及时抓住这种社会情绪。

与德·伊·皮萨列夫关注广泛的社会背景不同，斯拉夫派评论家尼·尼·斯特拉霍夫在 1867 年发表的评论文章，则集中研究了小说的道德心理内容。他主要提出的问题是，小说如何反映了 19 世纪 60 年代民主主义青年的思想，作家对这思想又是

怎样一种复杂的态度。

尼·尼·斯特拉霍夫不同意民主派评论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攻击大学生的责难，也不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是精神失常的病人。但他的解释只强调了作者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作者思想的其他方面。根据尼·尼·斯特拉霍夫的见解，如同屠格涅夫塑造了巴扎罗夫的形象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塑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一个新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不幸的虚无主义者，是心灵扭曲、饱尝痛苦的悲剧人物。他是典型的俄国人，走错了路还非要走到底。思想的极端和个性的固执，造成了思想者兼杀人犯的精神悲剧，然而他善良的心地又起来反对他的这种抽象的思想。尼·尼·斯特拉霍夫深刻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在迷途者、酒鬼、一切可怜人身上看出人的本性。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他正是发现了人的存在。但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不足之处是，他的出发点局限于同虚无主义的斗争，局限于作家对虚无主义的态度，换言之，是把拉斯柯尔尼科夫从周围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中间孤立出来，把他的精神悲剧归结为青年虚无主义者的悲剧，结果忽略了小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

除德·伊·皮萨列夫和尼·尼·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之外，1867年第三篇有分量的评论出自一位散文家、批评家尼·德·阿赫沙鲁莫夫之手。他的研究侧重于小说的心理刻画和一些人物的性格塑造。据他的看法，书中成功的形象除拉斯柯尔尼科夫外，还有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波尔菲里、斯维德里盖洛夫。文章中有一个精辟的见解，认为在作家的构思里罪与罚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罚，首先不是外在法律之罚，却是内在良心的谴责。罪念萌生之时，便是惩罚降临之日。良心之罚比法律之罚要痛苦千百倍，以至拉斯柯尔尼科夫无力承受。这是从道德

的视角解读小说的主题。文中强调小说无与伦比的艺术感染力，读者不由自主地紧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绪和苦痛，仿佛亲身参与其中，感同身受。主人公的悲剧几乎变成了读者的悲剧。诚如当时另一位评论家所说，小说的题材恰好最适于发挥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天赋的特长，人物内心世界的捕捉和展现达到了惊人的准确。情思每一步发展变化，都入情入理，而且写得细腻深刻，令人信服。

在作者去世后，小说《罪与罚》一直为文学评论界广泛关注的传世杰作，得到诸多方面的阐释和分析，如法律与犯罪角度、心理精神角度、哲学宗教角度。对小说的评论和研究，迄今已有数百本专著和无数论文。

五

早在《罪与罚》完整出版之前，其开头部分就被翻译成法文刊登在彼得堡的报纸《俄国信使》上，但是它并未引人注意。《罪与罚》最初的完整译文是德文版，它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书名于1882年出版。译者是曾在俄国生活多年，并积极在德国宣传俄国文学的亨克尔（В. Генкель[①]，1825—1910）。出版者并不指望此书能够成功，所以其出版依赖亨克尔自己出资。看到小说销售不好，译者将其寄赠各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这部小说从此在德国文学生活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这一译本在1886、1889、1890、1894年和1912年多次再版，而在1917年之前，还出现过四种德译本。

1884年法译本《罪与罚》问世，它多次再版，至1909年

① 此处及下文中括号里的人名均为俄文。

已出第16版。译者德雷利（B. Дерели）与屠格涅夫十分熟识，听取了他的建议，或许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考虑翻译这部作品的。在德雷利之后，法国继续出现很多译本。

稍晚于法国的是1886年在伦敦出版的英译本《罪与罚》，此后1889年再版，它在美国也比较有名。这部作品的其他英译本是在二十多年后，在1911年和1914年问世的。后者属于才华横溢的女翻译家K. 加尼特，并被收入由她编辑的作家文集之中。

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1917年，《罪与罚》被译成多种外文，其中的一些语言有着多种译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亨克尔的德译本转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译者则一度从法译本转译，后来则从原文直译。

这部长篇小说在欧洲各种文字的最初译本大致如下：挪威文——1883年，瑞典文——1884年，丹麦文——1884年，芬兰文——1888年，荷兰文——1885年，西班牙文——1901年，意大利文——1889年，匈牙利文——1888年，罗马尼亚文——1912年，捷克文——1883年，保加利亚文——1889年，波兰文——1887年，塞尔维亚文——1888（不完整）、1899年。在20世纪初《罪与罚》出现了最早的东方语言译本：1913年有日文译本，1914年在开罗有阿拉伯文译本。这样，《罪与罚》在三十年间成为全世界的文化财富。

从留存至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小说给那些最初接触到它的外国读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罗曼·罗兰在1886—1889年间的日记本上激动地写道："《罪与罚》让我着了迷。我愿把这本小说同《战争与和平》等量齐观。我更喜爱托尔斯泰，因为他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气质，他的思维和观察特点，很贴近我和我的理想。但他们两人同样伟大。《战争与和

平》是无边无际的生活，是心灵的海洋，你自己也仿佛变成了上帝的灵魂，在浪涛上方飞翔。《罪与罚》则是一个人内心突然爆发的风暴；而你就像一只海鸥，一个巨浪打来，浪花飞溅，就把海鸥卷走了……”

刚刚起步、将要成名的波兰作家热罗姆斯基被小说所震撼，他在 1887 年 3 月 7 日日记中写道：“昨天我几乎整个晚上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第 1 部。左拉也好，布尔热也好，甚至连普鲁斯特都不能夸口能如此深悉人们的心理。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后的那些想法，写得极具震撼力，致使我熄灯后，害怕地扑到床上，觉得不能再读下去——他的思想嵌到你的脑海里，你好像自己成了那个狂躁的人。除了《前哨》(亦可译《先锋》，普鲁斯特作。——俄编者）之外，没有任何一本书如此扣动我的心弦。这种心理超出了一般的感觉，我甚至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亲自体验过这种危机。与此同时，每一念头都写得如此真实可信，难以想象这全是虚构。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天才的直觉，是不可企及的揣度人心的艺术。”

在早期国外关于长篇小说《罪与罚》大多数的反响中，丹麦文学史家、批评家勃兰兑斯（1883)，法国文学史家德·沃盖(1885，部分在 1886 年发表）、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西班牙女作家帕拉多·巴桑等批评家们写于 19 世纪 80 年代论及该小说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心理刻画的突出表现力、强烈的道德感染力。批评家们一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进行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富人性，而左拉则是兽性”，法国批评家弗雷利(Ж. Фрели）在将《罪与罚》与左拉的《泰蕾丝·拉甘》这两部几乎同时写成、同样以谋杀为题材的小说进行对比时这样

说。在英文杂志《雅典娜神庙》（1886 年，第 3038 期）上一位匿名者的评论也认为《罪与罚》的作者高于左拉。而另一些批评家则断言，他们都关注严峻的、不加粉饰的现实。

在法国，在小说连续再版（1885、1886、1887）和被改编成剧搬上巴黎舞台（1888）之后，19 世纪 80 年代末将它进行创作性改编，使其主题适应现代性的若干尝试，使小说更为流行。1888—1889 年间马洛的小说《良心》和《审判》问世，它们的作者依据的是《罪与罚》中的道德问题，紧接其后出现了布尔热的忏悔小说《弟子》(1889)，它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凶手的戏剧用于与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而都德的戏剧《生存斗争》(1889）的前言中，直接称《罪与罚》为自己的范本。在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拉法格评论都德的剧作的文章中，则称《罪与罚》为“伟大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具有“难以企及的心理分析的天赋”。

在早期国外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中，德·沃盖在其《俄国小说》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唤起了广泛共鸣。该书在其他各国引发了很多反响并对《罪与罚》作者的文学声望产生巨大影响。

德·沃盖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真实的深刻，认为《罪与罚》是继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之后对犯罪心理无与伦比的体验，他惊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感受的细致入微和作为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技巧。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整个俄国文学中最吸引他的，因为作家们不是无动于衷地冷眼观察人类的苦难，而是抱有医治这种苦难的愿望。但是，虽则德·沃盖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作家创作中的全人类内涵仍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在他有关的评论中含有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全世界对俄国小说的最初认同中：热情的赞美夹杂着他们对臆想出来的缺点的否定，而这些“缺点”实际上是那些未能

为人理解的、作家创新的表现。

《罪与罚》的法文译介也推动了西班牙概括性地介绍俄国文学的开始——著名西班牙女作家埃米利亚·帕拉多·巴桑在她的《俄罗斯的革命与小说》一书前言中谈到，她这部书构思始于1885年，正值她读完《罪与罚》，内心深处为之震撼之时。

现代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所进行的解释是片面的。许多现代主义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进行抽象的解释，将他视为对“超人”的辩护，认为他接近尼采的思想。著名的德国批评家、《现代文学中的超人》（1897）一书的作者莱奥·贝格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两方面影响现代文学：一是极强的洞察力；一是提出超人的命题”。晚些时候，法国作家纪德也将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超人主义的先驱，他创作了一部关于毫无缘由而杀人的小说《梵蒂冈的地窖》（1914），其杀人的目的就在于确认个性的意志自由。“瞧，我们面前站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他首先萌生了尼采的那种‘超人’思想。”后来纪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923）一书中写道。与纪德观点相近的还有英国批评家马里（Д. М. марри），他论证说：《罪与罚》作者的世界观之实质在于“形而上学的犬儒主义”，小说中这一方面最彻底的表现则是——斯维德里盖洛夫。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那些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有关的批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视为渗透着愤怒和痛苦，充满着真理和深切关注那个时代社会矛盾的作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84年的机关报《新时代》（“Neue Zeit”）上发表了表示充满同情的评论：其作者施魏希利（P. Швейхель）高度评价《罪与罚》，称它是当时俄国所经历的危机的真实写照，是俄国的“病史”。

1917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在国外多次重

译再版。1917—1940 年间，此书在选集中或以单行本出版过多次：德国——八次，法国——四次，意大利——四次，英国和美国——八次，西班牙——二次，瑞典——一次，挪威——二次，丹麦——一次，罗马尼亚——二次，保加利亚——一次，波兰——一次，日本——六次，中国——一次（1931）。

1944—1945 年小说首次由著名女翻译家叶森斯卡娅译为斯洛伐克语。1953 年它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新译本问世。

还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国际上就出现了关于这部小说的大量批评，围绕着对小说的思想的阐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十月革命之后，在资本主义危机普遍深化的大环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比原来更加突出。那些在国际上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的人，没有忘记该作家是一个歌咏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诗人。卢森堡在其《俄国文学的灵魂》（1918）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长篇小说——是掷在资本主义社会脸上的最严正的控诉：真正的杀人凶手、人类灵魂的毁灭者——是你！"奥·考斯不无理由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革命而言是个不小的问题，其意义并不亚于革命对他。"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位为了人类而对压迫人的金钱权力发出抗议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

1919 年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刊登了两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感情上和心灵上将自己归于那些心中感到有罪的人，他不是因他们犯罪而同情他们，而是因他们由犯罪而带来的不幸而同情他们。"——诗人沙尔基济（Д. Шаркези）写道（他后来成为了法西斯的牺牲品）。在法国，巴比塞在 20 世纪 20 年代挺身捍卫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那些歪曲作者的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共产党作家

奥·采萨雷茨在读过《罪与罚》后，写出了中篇小说《审判我吧》(1925)；在小说中他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十分接近，同时又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家进行论争。

一大批无产阶级文化活动家和世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辞都可以证明他们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伏契克在评论一部与《罪与罚》题材相近的捷克戏剧时说："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是第一位的，他至今还活着……"对《罪与罚》的思考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奠基人葛兰西《狱中日记》的一部分，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19世纪法国民主运动的传统联系起来。

对于茨威格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学家中的心理学家"，而《罪与罚》和他的其他小说则是"19世纪的巨作，是对我们内心世界包罗万象的描写"。"难道普鲁斯特能写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这部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犯罪小说吗?"——晚些时候托马斯·曼这么问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要恰如其分》，1946)。

1891年在论小说《罪与罚》的文章中，著名的美国作家豪威尔斯对其中对人类苦难的描写给予了足够的肯定，但却附带说明，依他看来，在美国，如此的生活描写就会是错误和虚假的。而在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各种关于该国资本主义的和谐性幻想已经最终变成了泡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罪与罚的题目被认为具有现实性。知名的美国文学史家帕灵唐在1931年就持这种看法。就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促使外国作家和批评家更为深刻地思考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生活中的悲剧性矛盾。

《罪与罚》所给予的强烈和直接的作用可见于斯蒂文森、汉姆生的创作中，德国小说家L. 弗兰克的长篇小说《原因》(1915)中、F. 韦尔弗、J. 瓦塞尔曼、汉斯·法拉达的其他书

中，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1925）、卡缪的中篇小说《局外人》（1949），福克纳的各部长篇小说以及20世纪的其他一系列文学作品中。

社会主义文学代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的掌握的典范例子是安娜·西格斯的长篇小说《死者青春常在》（1949），小说重新审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她使他们服务于我们这一时代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所进行的斗争。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矛盾的思想，在安娜·西格斯那里充满了我们时代的新内容："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卑鄙无耻的思想在她的小说中表现为毫无人性的法西斯主义，而"人非虫豸"这一朴素的真理成为对希特勒法西斯强加给人类的世界战争的残酷性所作的人道主义的抗议。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拿破仑权力欲》（1948）一文中，安娜·西格斯从《罪与罚》出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个人主义的人及其历史中的作用的批评态度。

1940—1960年在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出版了许多《罪与罚》的新版本，其中带有评论和注释。这样，围绕着对小说的解说展开的争论就是在今天也在持续着，而小说的思想仍继续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服务。

白春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罪与罚　下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７２０
ＳＳ号＝１２６８３３０９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２８５５８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